

禅真逸史

明 清溪道人 著

(上)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禅真逸史

(上)

(明) 清溪道人 著

目 录

第 一 回	高丞相直谏辟邪 林将军急流勇退	(1)
第 二 回	钟爱儿圆慧出家 梁武帝金銮听讲	(14)
第 三 回	林长老除孽安民 丘县尹荐贤礼释	(28)
第 四 回	妙相寺王妃祝寿 安平村苗二设谋	(40)
第 五 回	大侠夜阑降盗贼 淫僧梦里害相思	(51)
第 六 回	说风情赵尼画策 赴佛会赛玉中机	(66)
第 七 回	绣闺禅室两心通 淫妇奸僧双愿遂	(81)
第 八 回	信婆唆沈全逃难 全友谊澹然直言	(99)
第 九 回	害忠良守净献谗 逃灾难澹然遇旧	(116)
第 十 回	贪利工人生歹意 知恩店主犯官刑	(129)
第十一回	弥勒寺苗龙叙情 武平郡杜帅访信	(142)

第十二回	都督巧计解僧头 守净狼心验枕骨	(154)
第十三回	桂姐遗腹诞佳儿 长老借宿擒怪物	(173)
第十四回	得天书符救李秀 正夫纲义激沈全	(191)
第十五回	佞子妙相寺遭殃 奸党风尾林中箭	(207)
第十六回	夺先锋诸将斗勇 定埋伏陈玉麋兵	(220)
第十七回	古嶠关啜守存孤 张老庄伏邪皈正	(234)
第十八回	梁武帝愎谏纳降 虞天敏感妻死节	(254)
第十九回	司农忠愤大兴兵 梁武幽囚甘饿死	(270)
第二十回	都督冥府指翁孙 阿丑书堂弄师父	(285)

第一回 高丞相直谏辟邪 林将军急流勇退

诗曰：

魏帝逃禅建法幢，谗臣媚主激忠良。
纵横铁骑人难敌，倖直金銮气莫当。
不肖游畋残稼穡，英雄肮脏厉刚肠。
急流勇退真豪杰，乐道逍遥云水乡。

话说梁武帝即位以来，酷信佛教，崇尚虚无。长斋断葷，日止一食，轻儒重释，朝政废弛。至天监十六年，诏宗庙用牲牢，有累冥道，今后皆以面易之，识者知其为庙不血食。遍处建立寺庙。改元大通，舍身同泰寺。群臣以钱亿万赎之。后贤有诗讥之曰：

梁武不知虚寂道，却于心外觅真禅。
弑君篡国皆甘忍，煦煦求仁奚裨焉！

梁武帝于大通十一年正月，敕禁城内造一大寺，名曰妙相寺，极其壮丽宽敞。颁诏天下文武官员，荐举材德兼全高僧二员，为本寺正副住持。消息传入东魏来，时魏主临朝，闻奏梁主建寺招僧、舍身作善一事，暗暗称羨。问侍臣道：“朕亦欲洛阳城外仿梁主所为，也创一个大刹，筑起浮图，召高僧广行法事，上祝

皇太后圣寿无疆，下亦可祈黎民之福。卿等以为何如？”众臣等一齐俯伏赞扬道：“陛下立此善愿，上延圣寿，下庇苍生，乃天地仁孝之心也。”魏主大喜，颁诏工部知道，择日兴工。朝内大小官员，见了旨意，尽皆不悦，同聚集渤海王府中商议此事。

却说渤海王乃是东魏大将军左丞相，姓高名欢，因立清河王世子善见为帝有功，故封王爵，赐袞冕九锡，剑履上殿。当下众官见了高欢礼毕，共禀此事。高欢低首无言，沉吟半晌，正与决不下。只见班部中闪出一员大将，高声禀道：“皇上新登大宝，众心惶惶，正宜澄心窒欲，求贤礼士，宵衣旰食，以副民望，以保金瓯。今乃不明君道，反信异端，建寺筑塔，劳民伤财，甚非治体。主公为朝廷柱石，若不极言谏阻，则社稷险危，恐非大臣事君之道也。”众官视之，却是镇南将军林时茂也。这将军身长八尺五寸，碧眼虬须，状貌魁伟，膂力绝伦。猿臂善射，箭不空发。使一枝方天画戟，无一个对手。能骑劣马，上阵如飞。立性鲠直，临事不苟。妻戈氏，甚相恩爱，蚤亡，誓不再娶。昔曾随高欢出征，与尔朱世隆大战。高欢兵败，尔朱世隆率军赶来，林时茂匹马截住。世隆部下六员健将：岳铭、程廷锡、王骄、陶钊、尔朱世宁、尔朱敬，一齐来战。林时茂独战六将，一戟将尔朱敬刺死回阵。五将奋怒力追，林时茂又回身一箭，将程廷锡射于马下，翻身又战四将。尔朱世隆在土山指麾众军，重重围裹。林时茂撇了四将，一马奔上土山，势如猛虎之入羊群，无人敢当，被他直杀上山顶。尔朱世隆措手不及，林时茂箭到，早中左足，翻身落马，众将校拚死救出。四将亦不敢恋战，救护主将而去。因此高欢得脱大难。班师之后，重加擢用，升为镇南将军，参赞军务，次后屡建大功，不能尽述。当日高欢听了林时茂之言，心下大悦

道：“将军所言，甚合孤意。明日早朝，必当面诤。皇上如不听孤言，只索挂冠而去。”众官俱各欢喜散讫。

次日魏主临轩，百官齐集。有诗为证：

龙烟日暖紫重重，宣政门当玉殿风。

五刻阁前卿相出，下帘声在半天中。

文武臣僚，皆随着渤海王高欢，朝见已毕。高欢俯伏金阶奏事，魏主令内侍扶起，钦赐坐下，其余宰臣侍立丹墀。高欢道：“臣昨见圣谕，欲建寺筑塔，延召僧众，不知陛下圣意将欲何为？”魏主道：“皇太后年高多恙，朕欲创寺召僧，广修善事，为太后祝寿，以尽人子之心耳。”高欢道：“陛下为皇太后祝寿，此乃尧舜之心。但寿算在天，非释氏所能延；孝道在人，亦非佞佛所能尽。皇上聪明睿智，岂不闻帝王之孝，有虞舜可师，文武可法；布衣之孝，有圣门曾、闵，贤士奇、莱，皆未尝谄佛修行，以为善事。若夫持斋诵佛，造寺收金，乃异端惑民之术，非圣主所宜留心也。若尊释教以为孝，则舍本而务末矣。”魏主道：“朕闻藏经有云：‘一人成佛，九族升天。往生净土，能超万劫。’又云：‘帝王相继以治天下，皆缘罗汉托生。’可见佛力无边，为三教之首。相国反言其异端惑民，恐非确论。”高欢道：“陛下身登九五，务要清心寡欲，亲贤远佞，成就圣德，何故信此虚浮妄诞之教，以为修善也？必有奸党蛊惑圣聪者。臣请为陛下解之：夫佛氏崇尚虚无，绝灭人伦，悖逆天理，误天下之苍生者也。人禀阴阳之气，则生生化化，终始不穷，理所必有。假令尽皈佛法，则灭而不生，人无遗类，成何世界？世俗子女难育，故借佛老之教以冀延旦夕之命，出乎不得已，谅非其本心也。虽云披缁削发，而男女之欲，人孰无之？不能遂其听愿，轻则欲火煎熬，忧思病死；

甚且逾墙窥隙，贪淫犯法而不之顾。至于佛会之说，其恶尤著。科敛人财，聚集男女，阳为拜佛看经，暗里偷情坏法，伤风败俗，紊乱纲常，莫此为甚，其罪一也。天地生物，以滋养人群。若从释氏戒杀之说，则兽蹄鸟迹充斥宇宙，鱼虫鳞甲填满江河，人生又何赖焉？此尧、舜之所焦劳而治者也。坐关实无罪之囚，讲经为聚物之藪，持戒者是贪官污吏忏悔之私门，削发者乃强暴奸顽避罪之活路。圣人为民立教：仕禄于朝，农耕于野，商趋于市，工习于艺。莫不尽心殚力，以资国家之用。惟此缁秃，暖衣饱食，游手好闲，口诵弥陀，心藏荆棘，蠹国害民，又莫此为甚，其罪二也。凡人既脱红尘，以皈净觉，则宜布衣蔬食，随缘而足。今之沙门，贪鄙万状，有如叩头乞食，剜肉点灯，屈膝桥栏，匍匐途路，沿门打坐，送渡求钱，此丧廉失耻，僧而乞丐以求富者也；书符咒水，请圣参禅，惯分缘簿，善说因果，摇唇鼓舌，此僧而幻术以求富者也；谈禅说法，塑佛印经，筑寺建庵，修桥砌路，此又假公营私，托善缘以济所欲者也。至于涉险履危，梯山航海，贱人贵出，贸易开张，能思善算，以罔天下之利，此又僧而商贾者也。更若钻仓掘洞，鼠窃狗偷，据山掳掠，谋财害命，丧心肆恶，此则僧而贼盗者也。又若鬼计神谋，争田夺产，倚官托势，贿赂公行，争讼以求必胜，图谋以期必得，博弈赌钱，酗酒宿娼，逞无厌之欲，以为师徒衣钵计，此则僧而贪婪奸险、持诈力以乱天下者也。僧为世蠹，又莫此为甚。其罪三也。负此三大罪，重佛何为？臣素奉教于贤人君子，振纲肃纪，崇正辟邪，乃圣帝明王相沿之法。释教之谬，实所未闻。臣愚戆，冒渎天听，伏乞圣涵。”

魏主闻奏，微笑道：“朕闻相国所言，已洞见缁流之妄。但

佛称三教之魁，何也？往往显灵护国，阐法济民，亦似有益于人世，相国不可不察也。”高欢道：“臣闻上古圣主御世，惟以仁义为重。君臣敦睦于上，人民亲爱于下，故熙皞之治成焉。彼时佛老不尚，何助国济民之有？世祖永平年间，专尚释氏，远近承风，无不佞佛，十数郡中，共有壹万叁千余寺。后梁将陈庆之进兵荥阳，一路纵火，烧掠殆尽。佛苟有灵，何不显身救护，而使济民利国之身，化成灰烬？可笑世间愚夫愚妇，不辞跋涉艰难，远出烧香，邀福求祥，至于登山遇虎狼之噬，渡海遭风涛之溺，损躯丧命，悔恨无及。佛若有灵，又何不预先警觉以救之乎？设以此二端问彼愚人，彼必委之以数。夫既有一定之数，则事佛又何益焉？盖禅教易以惑人者，生前谈果报之因，死后论地狱之苦。富贵而修行，必获来生禄寿；贫穷而敬佛，能消往昔冤愆。女可转男，祸堪为福。犹恐智士达人不尊其说，故谬云：‘谤经毁佛，必堕阿鼻。’立此危言，以愚心志。举世受其迷妄笼络而不觉，可胜叹哉！固亦有英雄杰士，功成名遂，而怀鸟尽弓藏之虑者，寄迹禅林，遨游云水，效子房之辟谷，仿莲社之参禅，此明哲以保身，非实崇事于三乘也。陛下万民之主，社稷安危所系，正宜肃纲纪，正百官，承天顺民，创制立法，垂训百世，以为子孙不拔之业。岂可尊奉夷教，劳疲弊之民，靡费脂膏，构无益之寺乎？臣切为陛下不取焉。”魏主大悦道：“若非相国良言，几被众佞所误。烦卿传示诸臣，朕即缴旨，不复建寺矣。”高欢谢恩出朝。当晚圣旨批黜近臣二员：田有思、邬泮，削职为民，永不录用。朝野尽皆相庆，遍处播扬高丞相、林镇南有回天之力。因此林时茂名闻四海，人人敬仰。止有高欢世子高澄，心下不足，暗成仇隙。

看官，你道高澄为何不足林时茂？原来高澄为人狠毒，性如

烈火，酒色财气，博奕游猎，无所不至。侍妾数十，稍不如意，辄致之死，家丁僮仆，打死无算。高欢每每教训，只是纵性不改。极好阿谀奉承，凡是逃亡死命、无籍之徒，投他府中，尽皆收用。这一班人，狐假虎威，残虐百姓，远近人民，无不嗟怨。因父亲称扬林时茂材能，暗里不服，偏要灭他威风。忽一日，正逢初夏天气，四月初旬，到处村乡田麦成熟，高澄带领一班棍徒，擎鹰逐犬，击鼓鸣锣，骑着高头骏马，径往东门外打猎作耍。凡是高山峻岭，无不游遍。哄至一山，名系舟山，乃大禹治水时，曾系舟于此。山边有一石如环轴，故名系舟嵬。满山树木，遍岭藤蔓，十分嶮峻。但见：

巍巍万丈，叠叠千层。四围翠柏参天，遍岭苍松蔽日。翠柏上但见猿呼，苍松顶惟闻鹤唳。昏沌沌云封山岫，黑沉沉雾锁山峦。藁棘里虎狼逐队，草丛中狐兔成群。呜呜咽咽，山禽鸣古树高校；习习潇潇，岚气吐巉岩幽壑。深林蔚秀，从教健翮飞腾；大麓宽平，一任良材驰骋。惊心处，无非水怪山妖；触目间，尽是闲花野草。只见潺湲飞瀑布，屈曲路峻嶒。不闻鸡犬之声，罕见行人之迹。正是：攀藤附葛犹难上，跣险登危路怎行！

却说众人打猎赶上山顶，放鹰逐犬。正打围之间，见一只大白鹿睡在草内，众人呐喊捕捉。那白鹿失惊，跳起来，冲开人，径往山下奔走。真个是疾同鹰隼，快似流星。高澄喝众军士放箭。内中有一个善射的弓弩手，连忙弯弓搭箭，觑清射去，正中白鹿背上。这鹿带箭负疼，没魂的乱窜，一直赶到山下田畝里。高澄与众人骑马一齐赶来，追得这鹿慌了，一味地乱滚，将这田内结成的麦子，尽皆滚倒，约有一二十亩宽阔。众人那里肯

舍，不顾人田麦，呐喊围将拢来，钢叉、苦竹枪、长刀、大棍，并力乱戳，登时将这白鹿结果了性命。高澄即教军士将索捆绑扛去。

正要抬起，只见一人蓬头跣足，叫苦连天，两脚似碾车儿一般，飞也赶来。这人是谁？原来此人姓齐名德，就是本村农夫。正在沙沟里斫蟹，邻近牧童报说此事，慌忙跑来看时，众人兀自未散。见了这景象，不觉心内火生，腮边泪落，捶胸跌脚，痛哭道：“天呀！这几亩田麦将已成熟，一家男女十余口性命，全赖此过活。如今被你众人踏倒了，怎生是好！”高澄怒道：“汝是甚人？敢这等撒赖无状！军校们，着实打这厮。”众棍徒听得公子喝打，一齐动手，却如众虎攒羊，将这齐德打得皮开肉绽，面肿血流，横倒地上。高澄还嚷道：“将这厮锁了，送到县衙去。”此时过往人众，见齐德受亏，俱忿忿不平，奈是渤海王世子，何等势耀，谁敢向前，只得远远站立观望，互相唧唧道：“没天理，这时候雷公那里去了！”

正在喧闹之间，只见林时茂骑一匹黄马，随着苍头，因往城外访友，打从系舟山前经过。见这伙人喧嚷，问苍头：“这是甚么人在此厮哄？”苍头打一看时，覆道：“高公子领着军士，打一个村夫。”林时茂就下马来见高澄。礼毕，问：“公子为何打这村人？”高澄道：“林将军，你不知道，这狗才无状，不识尊卑，辱言秽骂，因此打这厮。”林时茂又问齐德道：“你这村人，为何不知上下，辱骂高爷？若送官司，罪责不小。”齐德大哭道：“老爷呀，你只看这些田麦就是了。”林时茂抬头看时，见满田麦子，尽皆踹坏，惊道：“这却为何？”齐德道：“小人满家男女，全靠此田麦过活，被高爷带这伙不达事的军士，因捉鹿放马，将小人麦

子尽情踹坏。如今麦已成空，又被痛打，不如就死也罢。不然，日后免不得做个饿死鬼也。”说罢，号啕大哭。林时茂听说，激得怒气冲天，嚷道：“高公子忒没分晓，他的田禾被你人马踏坏了。人若无粮，岂不饿死！他来哭诉，出乎不得已，你们知事的，就当赔偿安慰他才是，为何反打他这般模样？忍心害理，不体民情。”高澄骂道：“你这狗职，也与村牛一样。汝在我父王麾下为将，是何等样抬举你？得到今日，不思报本，反与村牛分疏，抵触俺，可恶，可恶！”众棍徒一齐嚷道：“这是甚么鸟官，敢来触犯公子！”林时茂骂道：“都是你这伙无籍棍徒引诱公子。明日对丞相面讲，把你这干人尽行驱逐，方豁俺胸中之忿。”高澄喝众人：“与我打这厮。”众军士见说，素知林时茂手段高强，都不敢动手。林时茂发话道：“今日不与你角嘴。明日早朝后，同你到会议堂高爷处说个明白。”回头分付齐德道：“你且去，俺明日将些银两赔偿你便了。”齐德磕头道：“深谢老爷恩德。”爬起来，一步一跌，叫苦连天的自回去了。林时茂策马带苍头向西而行。这高澄带领军士，扛着大鹿，慢不为意，一头笑一头骂，也进城中去了。众人领赏散讫。

次日，林时茂同众官早朝已罢，齐赴会议堂，参见高欢，共议朝政，至巳时皆散。高欢将欲退堂，林时茂向前道：“总参有事禀上主公。”高欢问：“有何事说？”林时茂将高澄打猎踏坏民田，打伤齐德之情，循头至尾，细说一遍。又道：“公子终日游荡，不理正务，淫人妻女，僭人产业，为害不浅。不知何处寻来一伙无籍恶少，引诱公子，无所不为。若使圣上闻知，主公面上须不好看。速宜把这班棍徒流徙边远，晓谕公子改过，不惟主公之幸，天下亦幸甚矣。”高欢听罢，道：“孤已知道，将军请回。”

林时茂拜辞自回。

高丞相上轿回府，厅上坐定，唤管门官进来，问：“公子在外，一向作何事业？”管门官道：“公子在府则攻书史，出外则习弓马，并无他事。”高欢怒道：“总是你一班蠢材蒙蔽引诱。若不直言，先斩汝首！”管门官见丞相发怒惧怕，只得跪禀说：“公子近来与一伙花拳绣腿无赖之徒，终日饮酒作乐，出猎游戏。常打乡村百姓，坏了田中禾稼，吃了人家鸡犬。这些百姓，一来感老爷德政，二来惧老爷法度，敢怒而不敢言。街坊上乱纷纷说公子的过失，此事是实，余者不知。”高欢将管门官喝退，当下怒发冲冠，坐在堂上。午牌时分，只见高澄醉醺醺回来了，高欢骂道：“你这畜生，在外做得好事！若非林总参禀知，几被汝所误。”喝令军士拿下斩首。原来高欢的军令极严，众军士不敢不遵，只得将高澄松松缚了，且未动手。早有人报入衙里。只听得当地一声，云板响传出堂来，夫人请老爷议紧要话，高欢带怒退入私衙。

原来这高欢的夫人娄氏，所生四子，独爱高澄。当下闻报，惊惶无措，急请高欢，劝道：“丞相差矣。父子天性之恩，况儿子不犯军法，何故致之死地？只是训诲一番，教他改过便了。”高欢道：“夫人不知，这畜生带领一起棍徒，在外生事害民，非止一端，为祸不小。异日干出事来，孤与夫人为他所累。今日不若早除，免致后悔。”言罢，即传令刀斧手速斩报来。娄氏双膝跪下道：“看妾薄面，饶他死罪，但重责这畜生，戒他下次。把这些无籍之徒重治，连夜配发远方，无人引诱，便没后患。”高欢思想一会道：“夫人请起，孤自有处。”即出堂，叫军士拿转不肖子来，开了绑跪下，喝道：“你这畜生，罪不胜诛。且看夫人之面，把你这头，权寄在颈，以后再蹈前辙，必然诛戮。今日死罪

既饶，活罪不恕！”教军士行杖。众军士跪下道：“公子虽然犯罪，小的们焉敢行刑。”高欢喝散军士，令虞候带进衙里，自打至数十余下，怒气不息。夫人又力劝，方才住手。随将高澄监禁在书房，不许足迹出门。当晚升堂，凡是高澄平日亲近的军士，相随的棍徒，尽发有司问罪，驱遣刺配。又着虞候赍白银十两，送与齐德。因此乡村百姓互相传扬，感叹林时茂的恩德。

且说高澄监禁在书房中，闷闷不已，又无一个心腹人在身旁，咬牙切齿，深恨林时茂，痛入骨髓。只待身子挣扎些，决寻衅隙，害他性命，方泄此恨。不题。

再说林时茂已知高澄被父责打，棍徒俱已赶逐，心里暗想：“是我一时路见不平，将此事对丞相说知。这伙凶徒赶逐，却也罢了；只是他父子至亲，高澄虽然被责，日后相合时，必进谗言，终须有祸，不如及早寻一个避祸计策。”心下踌躇半晌，点头道：“是了，是了。俺如今妻妾双亡，又无男女，单只此身。平生不知害了多少生灵性命，罪业深重。今此一计，一者避祸保身，二者消魔解瘴。想这魏国里安身不得了，闻知梁武帝最重佛教，不如走入中国，削发为僧，逃灾躲难，免遭暗害。”当下预将金银财物藏顿匣内，随身衣服包裹停当，又修下一封辞职的文书。次日聚集本衙虞候军士人等，分付道：“俺今日要去访一亲故，路途遥远，来往须费月余。若辞丞相，必定羁留不放。俺今不辞而去，汝众人须要谨慎，各守执事。如丞相爷差人问时，有书一封，着个精细的去呈上，自然明白。不可有误。”分付毕，即改换衣妆，扮做道人模样，令一苍头向上挑了行囊，一主一仆，悄悄离家，出了城门，径望东南而进。

且不题林时茂主仆二人远行，再表往事。梁朝建康城外，有

一村民，姓钟名子远，娶妻朱氏，两口儿极是好善。年至四十余，并无子嗣，典田卖地，斋僧塑佛，不吝施舍，愿求子息接续香火。梁武帝普通二年，朱氏忽作一梦，梦一猛虎入宅，因而有孕。于十二月初五日丑时，产下一子。生得眉清目秀，相貌奇俊，人人称羨可爱，就取名叫做爱儿。年至七岁，聪明乖巧，无所不知，读书过目成诵，只是稟弱多病。一日，钟子远在家无事，与朱氏商议道：“我与你两个年纪许大，求神拜佛，生得这个儿子。虽然聪明，却是常有疾病，未知养得成人否。毕竟我夫妻二人，命里不该招子，以此多恙。闻得过继在外，改姓移名，便养得大。不如将爱儿送与近村寺院，出家为僧，不但他有所倚靠，抑且我和你存这点骨血，死亦瞑目。未知你心下何如？”朱氏道：“儿子是你生的，由你张主。但是千难万难，止得这点骨血，如今送他出家，心下一时怎地割舍。倘有缘，遇得个忠厚的师父，庶可度日；若撞着不知冷热的人，朝捶暮打，教我如何放心得下？”子远道：“浑家，你的言语也说得是。且不必性急，慢慢地打听，择一个忠厚老成的师父，送与他便了。若无好的，且留在身边，另作区处。”

也是这爱儿命该出家，子远夫妇商议之后，未及半月，一日，子远往地上灌种，将及巳牌，朱氏闭上门，正要到厨房内整治午膳，只听得有人敲门。朱氏笑道：“老人家终不耐饥，出门不多时，就回来吃午饭了。”走出来开门看时，原来不是丈夫，却是一个年老的和尚。朱氏看那长老时，生得：

眉长耳大，体健神清。手持小磬，项挂数珠。身穿一领不新不旧褊衫，脚着一双半黑半黄僧履。却似阿难降世，犹如弥勒临凡。

原来这和尚是本村圆慧寺中法主，姓阎，法名智觉，每常来钟家打斋米的。这长老合掌向前，叫一声：“施主问讯了。”朱氏连忙回礼道：“师父请坐。”智觉坐下，击动小磬，诵了数卷经，念了几句咒，吃了茶，问道：“钟檀越那里去了？”朱氏答道：“他去地上种菜，还未回来。”智觉又问道：“二位施主都一向安乐否？”朱氏道：“仗托三宝庇佑，遣日而已。”正说之间，只听得笑声渐近，却是爱儿读书回来。对和尚唱个喏，智觉回礼道：“好位小官，回来吃午饭了？”爱儿道：“师父猜得着。”这智觉定睛看了一会，猛失声道：“咳咳，可惜！”朱氏问道：“师父为何叹惜？”智觉道：“施主莫怪，贫僧有一句话，不好出口，怕施主见责。”朱氏道：“师父有话，但说不妨。”智觉道：“令郎相貌甚清，只嫌额角上多了一块华盖骨，此为孤相。若在俗门中，恐无受用，又且寿夭。贫僧有一个救他的道理，但恐施主见怪，故此失声叹惜。”朱氏道：“多承师父好意，指示迷途，焉敢见怪。”正说话间，钟子远回来了。智觉即起身问讯，袖手相别而去。

子远吃饭毕，依旧往地上种作，直至天晚方回。临睡时，问浑家道：“日间曾有人来寻我么？”朱氏道：“并无人来。有一事说起，倒也凑巧。”子远道：“甚事凑巧？”朱氏道：“就是日间看经的长老，把爱儿相了半晌，蓦然叹道：‘可惜！’我问他为何叹惜，他说：‘好一位清秀贤郎，只嫌额角上多了华盖骨，大抵寿少，恐无受用。贫僧有个好方子救他，只是怕怪难说。’我正欲问时，你却回了，隔断了话头，他就相别去了。察他的念头，想是要爱儿出家的意思。我正欲与你议此一事如何。”子远道：“这机会却也凑巧。我前日与你商议，正没个好师父出家，倒将这位长者忘记了。浑家，你不知这智觉是个笃实老成的长老，况且寺

又邻近，不如选个吉日，送爱儿与他为徒孙绝好。”

夫妻二人商量停当，次日侵早，钟子远径行圆慧寺中来。进了山门，只见殿门半开半掩，静悄悄并没个人影。子远咳嗽一声，也不见有人答应。子远就佛殿门槛上坐了一会，心里想道：“这些和尚着实快活，日高三丈，尚兀自安睡未起，”正想之间，猛听得咚的一声响，子远吃了一惊。也是机缘辐辏，遇着响这一下。正是：

有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阴。

毕竟响的甚么东西，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钟爱儿圆慧出家 梁武帝金銮听讲

诗曰：

削发披缁作野僧，止因多病入空门。

无缘歌舞三更月，有分修持一卷经。

诵梵罢时知觉路，参禅静里悟无生。

偶逢武帝求贤诏，引向金銮面圣君。

话说钟子远听得伽蓝案前一声响，急抬头看时，见一个老鼠在琉璃上偷油，见了人跳将下来，不偏不斜，却好跳在签筒上，将签筒仆倒，响这一声。子远思量道：“这寺里伽蓝甚有灵感，不如将这事求一签，问爱儿出家，日后成得功否。”就跪在伽蓝案前，通诚求一灵签，以卜凶吉。求得第二十四签，子远看时，签上四句诗道：

枯木逢春月至秋，他乡遇故喜相投。

求名问利虽成就，未若禅林更好修。

子远看了诗，正合其意，甚是欢喜，坐在门槛上念诵。只听得人叫一声：“钟施主，为何大侵早到我敝寺中闲坐？口里念些甚么？”子远回头看时，却是管园的矮道人。子远慌忙起身道：“阿公，要见你阎长老说话，有烦转达。”矮道人笑道：“我去。”

即忙进去。不移时，阎长老出来，迎子远到方丈里坐下。智觉问道：“钟老丈久矣不到敝寺中来，今日甚风吹得到此？”子远道：“小子不为别事，就是师父日昨到舍诵经，相小儿无寿，说有甚么计较可救，今日特造宝刹求教。”智觉道：“一向看令郎容貌，是一孤相，在俗门中，惟恐寿薄；若入空门为僧，必成正果，又且可以延寿。这便是救他的方子。虽如此说，只恐你夫妻二人未必割舍。”子远道：“小子正为这事而来。适间向伽蓝求一签在此，请看一看。”智觉看罢道：“不必说了，这一签是上吉的，只怕施主心下恍惚。若出家时，必有收成结果。”子远道：“有何恍惚？既承师父美意，肯收留小儿，即选吉日送来。”智觉道：“施主，再要和你令正商议，不可造次。待贫僧拣一个空亡日子，办些盒礼过来，请令郎出家，方是道理。”子远道：“这也不消了，亦不必和贱荆计议，师父拣定日期，小子送来便是。”子远茶罢，起身告别而回，一一与浑家说了。过了数日，智觉着行童送柬帖到子远家里来，说道：“本月十二日，是华盖空亡日子，果肯不弃，此日圆成更好。”

话不絮烦。真是个光阴迅速，倏然又是十二日到了。这智觉长老着道人挑些盒礼送来，不过是蔬菜点心之类。子远即央贴邻当里长的孔爱泉，写一张将子情愿舍身出家文契，叫：“爱儿过来，别了娘，送你到寺中快活去。”这爱儿对朱氏唱了一个喏，叫声：“娘，我去呀！”只见两泪交流，不忍离别。朱氏放声哭将起来，道：“我儿，不是我做娘的心毒，只为你多灾多病，我爹娘命里招不得你，不得已送你出家。从此去，切要向上学好，勤谨听教训，不比在父母身边撒娇。”说罢，悲咽不胜。子远亦垂泪道：“爱儿呵，寺若远时，也不舍得你去了。今幸喜寺院邻近，阎

住持老师又且纯厚的，你去决然快活，不必苦切。”可怜母子二人，牵衣难舍，连这道人邻舍，亦各垂泪，免不得拭泪而别。子远携了爱儿手，往寺中来。这智觉和尚出来迎接，到方丈坐下。子远将文契双手奉与智觉，智觉看了，收于袖中。吃茶已罢，即办斋供佛。子远叫爱儿先参拜佛像，次拜师父，凡寺中和尚，俱各相见。行礼毕，长老取法名，唤作守净。众人坐下吃斋，斋罢，子远在寺里东西两廊、前后佛殿，闲玩到晚。斋毕，又嘱咐了爱儿几句方回。闲话不题。

且说这钟守净自到圆慧寺出家之后，真是缘会，精神倍长，灾病都除。智觉请师训读，果然颖悟异常，记作两绝。年近十四，经典咒忏，念诵乐器，无不精妙。更兼性耽诗画，善于写作，寺中和尚四五十众，尽皆敬服。智觉长老甚是爱惜。年至十六岁，长老与他讨度牒披剃为僧。好一个清秀俊俏的和尚，凡是宦门富室之家有佛事者，请得钟守净去，方才欢喜。自王孙公子以至骚人墨客，无不往来交游。

说这金陵城里，有一公子，姓谢名循，乃是有名才子。其父谢举，现任梁朝左仆射之职，武帝甚相亲信。为人醇厚，家资巨富。这公子谢循，酷好诗画，与钟守净文墨往来，情义稠密。闻得妙相寺工程已完，朝廷颁诏，要文武官举荐和尚为寺中住持，谢循意欲父亲荐举这守净与天子，无便可说。一日，谢举晚朝回来，父子二人饮酒，说话间，公子问道：“爹爹在朝，曾有甚么新闻否？”谢举道：“朝内别无甚事，当今圣上，酷信佛法，最重的是沙门。如今城中新创这妙相寺，不知用了多少钱粮，靡费太甚。又诏众官举荐两个有才德的和尚，为此寺住持。朝中外郡诸臣，至今未有所举。我寻思这城内城外庵庙寺院僧人，那得个出

类拔萃有才德者？只这件新闻，心下踌躇未定。”谢循道：“儿子也闻知这件事沸沸的说。儿子有一个相识的和尚，经典咒忏，件件皆精；琴棋书画，般般皆妙；况兼除荤戒酒，性格温柔，举止诚实。这长老可荐得与圣上么？”谢举道：“依汝所说，这和尚果然如此，尽可去得。你且说他姓甚名谁，在何寺挂搭？”谢循道：“这和尚名姓，爹爹多分也尝闻得，就是圆慧寺姓钟的年少长老。”谢举道：“莫非是钟守净么？”谢循道：“正是此僧。”谢举点头道：“我倒失忘了。只怕他年幼，未必老成。待明日早朝面奏定夺。”二人晚膳毕，歇息了。

次早五更，谢仆射起来梳洗，穿了朝服，到朝房内来，只见纷纷文武官员，齐集早朝。但见：

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虬漏初停，绛帟鸡人报晓；鸣鞭甫动，黄门阁使传宣。太极殿钟鼓齐鸣，长乐宫笙簧竞奏。黄金炉内，游丝袅袅喷龙涎；白玉阶前，仙乐铿铿和凤管。九龙座缥缈渺渺，红云里雉尾扇掩映赭黄袍；五凤楼济济锵锵，紫雾中獬豸冠厮配红珠履。侍御宫娥袅娜，谨身内监端详。两班文武肃威仪，一国君王垂袞冕。左列着紫袍玉带，世官世禄，果然大老元臣；右立的翠绶金章，铁券丹书，端的皇亲国戚。苍髯阁老，公公正正，调和鼎鼐理阴阳；铁面台官，是是非非，培植纲常行赏罚。纠弹的绣衣御史，专飞白简之霜；匡弼的骨鲠谏垣，惯作青蒲之伏。挥毫草诏，操象管潇潇洒洒，翰林学士，卖弄着山斗文章；挂甲顶盔，执金瓜狰狰犴犴，镇殿将军，妆点出貔貅气象。羽林卫军容严肃，旌旗影里剑光寒；神策军队伍整齐，戈戟丛中彪

体壮。班部中叮叮当当玉佩响，品臣执笏觐天颜；鸳队里翩翩跹跹袍袖动，忠宰扬尘呼万岁。这正是：九重宫阙开闾阖，万国衣冠拜冕旒。

只听得净鞭三响，文武两班山呼舞蹈已毕。帘内中贵官喝道：“众臣有事早奏，无事退班。”忽见文臣班内左仆射谢举，执简当胸，俯伏启奏道：“臣启陛下，今有妙相寺工程完毕，臣等奉诏，荐举两员才德兼全之僧，为正副住持。臣访得圆慧寺中一僧，姓钟，法名守净。戒行清高，立心诚实，禅宗透入玄微，密谛悉窥精蕴，才德俱优。此僧可充寺中住持之职。未敢擅便，伏乞圣裁。”武帝道：“朕万博访名僧，未得其人。今卿所荐不虚，可速召来面朕。”即着中书官写诏，就差谢举为使。谢举谢恩，领旨出朝，差虞候飞马先到城外圆慧寺中通报，然后上马到寺中来。只见寺门前悬花结彩，众和尚击鼓鸣钟，请仆射下马，迎进山门，径入佛殿。看的人拥满寺前。钟守净忙排香案，领众僧一齐俯伏。谢仆射开读诏书。诏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释教宏开，爰启三途之苦；佛门广大，聿除八难之灾。登一世于春台，跻四生于仁寿。招提既建，国家之福德无边；慧照日新，佛教之法轮常转。惟尔左仆射谢举所荐圆慧寺沙门钟守净，秉性圆明，不失本来面目；操功清净，能培夙世根基。神定而戒行精严，律明而禅机透悟。在朕素为渴想，惟师一指迷途。兹即差谢举为使，前来礼请入朝，匡朕不逮。诏书到日，主者奉行，即速趋朝，毋违朕命。大通十二年七月日诏。

读诏已罢，钟守净和众僧山呼谢恩已毕，款留谢仆射素斋。

谢举道：“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圣上临轩以待，长老同下官就行。”钟守净穿了袈裟，慌忙上马，同仆射进朝。谢举先入朝内奏道：“臣奉圣旨，召圆慧寺僧人钟守净，已在朝门外候旨。”武帝传旨宣上殿来，黄门官引钟守净直进殿上。武帝举目看时，果然好一个少年俊秀沙门。有《西江月》为证：

头顶五山绣帽，身披百衲禅衣。飘飘俊逸美丰姿，
罗汉端然再世。

红晕桃花两颊，青分柳叶双眉。儒门应自步云梯，
何事招提栖止？

钟守净山呼朝拜已罢，武帝道：“朕今新构妙相寺，每听政暇时，欲到寺中谈经说法，参禅礼佛，以求正果，免堕轮回。特抢一位才德拔萃之僧，引归正觉。适间仆射谢举盛称贤卿才德，朕欲面受教益。况朕皈依佛教已久，经典之义，颇知大略，但不识释门真诠，果以何者为先。卿可细剖，以开朕茅塞。”钟守净俯伏金阶，正欲开谈启奏，武帝道：“卿开讲佛法，安可轻褻，敕赐锦墩坐下。”钟守净谢恩，右首侧边坐了。奏道：“夫佛者，寂灭之道也。诸经典千言万语，只是救人守其灵明，勿使物欲迷障。所谓寂者，澄然清静；灭者，冥然浑化。人能守其初心，不为物欲所蔽，则心静神清，依然本来面目，不惟可以延龄，抑且圆寂时，魂凝魄结，圆陀陀正觉菩提，自然登于彼岸。此‘寂灭’二字之正果也。人能解得此意，然后持斋布施，诵佛看经，方有功德。不然，佛灯不照，不过是糟粕而已，何与于正觉哉！”武帝道：“卿言深透禅机，使朕豁然省悟。谢仆射荐举得人矣。”令光禄寺大排蔬筵，着谢仆射陪宴。斋毕，谢恩退朝。次日早朝，谢举又率钟守净进朝候旨。武帝御笔亲封钟守净为僧纲司都法主、

妙相寺正住持、宏仁阐教大师，一概寺院僧人，俱受节制。钦赐锦绣袈裟一件，九宝僧冠一顶，锡杖云鞋。又赐近城良田二百顷，以为斋供。外赐御轿一乘，差中贵官八员，两人持幢幡，两人捧僧纲司都法主、妙相寺正住持印匣，两人赍敕诰，一人捧御烛，一人捧御香。其余细乐、金鼓、旗帐，何止百余人，前呼后拥，送至妙相寺来。钟守净下了轿，进入大雄宝殿，参佛已毕，望阙谢恩。本寺僧众和道人行者，撞钟击鼓，俱来参见。钟守净一一礼毕，厚赠中贵还朝覆旨。以下乐人轿夫等，俱各赏赐，不必细说。

原来这钟和尚素有名望，因此妙相寺中僧众俱无他议，虽有些器量窄狭，众人也只道佛家当如此俭啬。况又是天子钦差来的，寺里人不必说服他管辖；即公侯将相，国戚皇亲，俱各敬重往来。自钟守净进寺之后，天子时常驾临，说法谈经，参禅打坐，哄动了远近僧俗士女，都来听经，参见活佛。俱各载米赍钱，远来布施。烧香的人，隆寒盛暑，络绎不绝。施舍的钱财米麦，不可胜计，真个是富堪敌国。不要说钟住持受用过于国戚王亲，便是钟子远夫妻二人，享用极其丰足。子远常对浑家说：“也不枉了教儿子出家一场。”此时村民俗子，看了钟守净的样子，个个羡慕为僧，天下习以成风，出家者甚众，不在话下。

再说林时茂主仆二人，自从离家避难，行了数日，不觉已到沁州沁阳驿地界了。看看天晚，过了绵山，投一村店安息。苍头放下行李，向厨下炊饭，林时茂客房暂睡。苍头正炊饭间，有一个老者，也在那里烧火，坐于灶下，将苍头不转睛的窥觑。苍头见了，心下疑惑，问道：“老丈为何瞧着小人？”那老者道：“我看兄有些面善，兄莫非在太原府中来的么？”苍头道：“我正在太

原阳曲县内住。”老者又道：“兄尊姓？”苍头道：“在下姓林，住升仙院前。”老者思想了一会，嚷道：“我想着了，兄莫非是林将军尊使么？”苍头道：“是也，老丈何以相认？”那老者欢喜道：“我当初在高丞相麾下犯罪，辕门临斩时，你拿酒饭与我吃，至今不忘。为何至此？”苍头道：“老丈莫不就是杜旗牌么？”老者笑道：“然也。”原来这老者姓杜名悦，绰号石将军，因他有些膂力，颇通武艺，投在皇亲王骠骑麾下为旗牌官。因随高欢出征，失机当斩，亏林时茂一力救解，免死充军。在边塞上十余年，逢赦回乡，不期在村店相遇。

当下杜悦问道：“你家老爷好么？”苍头道：“如旧。现今要远出，访甚么亲戚，唤我跟随出来。想是途路辛苦，身体困倦，睡在客房里，等我炊饭吃哩。”杜悦道：“爷爷，你便早说些也好。隔了十余年，不想恩人在这相会。”跳起身就往客房里来，口里叫道：“林爷在那厢？”林时茂问道：“是什么人叫？且低声。”这杜悦走到床前，跪下道：“老恩主，小人受了莫大之恩，未得衔结之报，讵料今日在此相会。”说罢，纳头就拜。林时茂起身道：“老丈请起。素不相认，何劳重礼。”杜悦拜罢，起来道：“老爷，你可记得十年前失机的杜悦么？”林时茂惊道：“你既是杜旗牌，当时俺救了你性命，免死出配边方，何以至此？”杜悦道：“一言难尽。恩主请睡，待小人去沽壶村酒来酌一杯，以表孝心，慢慢的告禀。”即出房门，问店家讨一个酒瓶儿，径往市上去沽酒。

不多时，提了一瓶酒，买了几味肴馔回店，叫苍头烫起酒来，就在客房里桌上摆下肴馔，请林时茂上面坐了，杜悦侍陪。两个吃了数杯，林时茂道：“公在边塞受尽风霜，俺常时思念。今日

得赦还乡，万千之喜。”杜悦答道：“小人自从老爷救拔之后，即往边上，一路历尽多少艰难苦楚，不可胜言。今得赦回故土，依栖着一个故友过活，因他借些资本与这店家、左右乡民，时常令小人来收些帐目，不意得遇恩主。小人得获残生，实赖老爷再造之德，小人虽粉骨碎身，不足以报万一。”说罢，又吃几杯。杜悦道：“老爷如今欲往何处访亲？”林时茂道：“俺非是访亲，因有一腔心事，难对人言，今与公谈，谅不泄漏。”将高澄打猎害民、被父责罚的事情，备细说了一遍：“俺如今意欲走入梁国，削发为僧，潜身远害，故此全真打扮，以辞故国。”杜说道：“老爷一生忠孝，真乃豪杰丈夫，若入菩提，必归正道。正是知机避害，明哲保身，出人头地之处，有何不可。只是一件，老爷这般打扮，虽似道家，但这些英雄气概，毕竟是一个将门模样，未免被人识破。况且又无文凭路引。梁魏两地，关隘防闲甚紧，惟恐有阻，难以过去。老爷有心出家，不如就在这里近处寺院，削发为僧，讨了度牒，消停几时，然后往梁国去，岂不美哉？”林时茂道：“此论甚高，但这里近处寺院，大概厮认者甚多，或看破时，反为不美。怎地得一偏僻幽静的寺院方好。”杜悦一面劝酒，笑道：“小人有一亲弟，自幼出家，在泽州析城山成汤庙侧首问月庵内为僧。这庵甚是僻静，此去却是顺路，数日可到。自小人问军之后，彼此并不消息。明日小人就陪老爷同去那里访问，一来为老爷大事，二来就探望舍弟一遭。倘或在时，就彼削发披剃，甚为便也。”林时茂道：“若得如此，足感盛情。”二人商议已定，叫苍头收拾杯盘，同榻抵足而睡。

次日，三人鸡鸣起来，别了店主，一同往东。随路而进，夜住晓行，不一日，已到泽州析城山下问月庵前。林时茂举目看时，

真个好一座清幽庵院。但见：

松篁交翠，湾一带流水小桥；殿角巍峨，显几处钟楼古刹。门临山岫，隔溪每听野猿啼；址靠岗峦，绝顶时惊斑虎啸。伽蓝殿树悬薜荔，梵王宫炉喷旃檀。两廊彩壁画菩提，倒座观音随龙女。经翻贝叶，禅床老衲响金铃；花供优昙，精舍沙弥称佛号。果然景致清幽，须信一尘不到。不闻贵客来相访。惟有僧敲月下门。

当下三人径进山门，只见金刚殿上，有一个小头陀扫地。杜悦问道：“小沙弥，动问一声，宝庵有一位永清长老可在么？”小头陀道：“永清师太在禅房里打坐。”三人听说，不胜之喜。杜悦道：“相烦你通报一声，说一个姓杜的弟兄，特来相访。”小头陀丢了扫帚，忙进禅房通报。这永清长老听得，即忙出来迎接，见了亲兄杜悦，十分欢喜，笑颜可掬。请二人进禅堂内相见，礼罢坐下。兄弟间别十余年，一旦相会，免不得叙些寒温，说些离别相念之意。当下永清长老分付办斋管待。问杜悦道：“这一位道者是谁，与兄同来光顾？”杜悦道：“我正为这道者特来见贤弟。这就是高丞相部下镇南大将军林爷。”永清长老慌忙起身稽首道：“失敬！失敬！”问道：“林爷正好享福，为何这般打扮做云游的模样？”杜悦即将林时茂出家情由，细说一遍。永清长老道：“原来林爷为这个缘因。既要出家，贫僧敝庵，极是僻静，人迹罕到。况贫僧还有几张空头度牒、抄化文凭路引，待明日早晨，替林爷斋佛削发便了。”林时茂拱手称谢。当日晚斋已罢，各自安歇。次日，永清长老办斋供佛，看经诵咒，林时茂跪在佛前，摩顶受戒。削发已毕，长老代取法名，名为太空，别号澹然。即将空头度牒一张填上法名，又有抄化文凭路引，俱付与林澹然收

了。

在庵盘桓了旬余，林澹然思欲投梁，即便告行。永清长老弟兄二人，苦苦留住。又过了数日，林澹然辞长老坚执要行，永清长老和杜悦款留不住，只得办斋送行。永清长老捧出一条熟铜打成的禅杖，一领缁色褊衫，一顶纯绵头搭，一个金漆钵盂，笑嘻嘻道：“这条杖子却也古怪，两月前有一禅和子，长眉赤脚，来此挂搭斋供，临去时道：‘无以为谢，愿留此物。’贫僧再三不肯受，他道：‘权且收下，日后可转法轮，施与一个盖世英雄，佛家领袖。’不想今日却好遇着尊驾，正是法缘，伏乞笑留。”林澹然收了，稽首称谢。杜悦又赠白金二十两，以为路费。林澹然道：“老师所赐，小僧不敢不领，老丈之赠，决不敢领。既已出家，要此何用？”杜悦道：“些须之物，不足以报大恩，聊为路途薪水之助。”林澹然坚辞不受，杜悦亦不敢强，道：“既然不收薄礼，小人相送一程。”林澹然道：“如此足感厚意。”当下拜辞永清长老。林澹然道：“日后得有进步，必不忘吾师大德。”永清送出山门，稽首而别。

林澹然同杜悦、苍头三人，一齐取路，行了一日，投店歇了。次日行至河内地方万善镇前，三人腹中有些饿了。见一村店，酒旗招贴，三人进店里坐下，叫酒保拿酒来。这酒保烫热两壶酒，铺下些鱼肉菜蔬。三人正吃之间，杜悦忽然泪下。林澹然道：“杜公为何垂泪？”杜悦道：“小人非为他事悲伤，一来今日与恩主拜别，老朽年近七旬，风中之烛，朝不保暮，不知与恩主还有相见之日否。二来老朽止有一子，名成治，颇读兵书，亦通武艺，自我未犯罪之前，令他去梁国投母舅麾下，图一个进身，谁知去后杳无音信，十余年不见一面，未知存亡若何，常怀悒悒。有此

二事系心，所以惨切。”林澹然道：“俺为僧道的，云游四海，与你虽然暂别，也有相逢日子。便是令郎远投令舅，精通兵法，必不落于人后。但不知令舅尊姓大名，目今为梁朝甚么官职？”杜悦道：“妻弟姓傅名恽。向来闻得人说守边有功，官为总兵统制，镇守南陵郡，管辖十三州、四十五县军民。到梁朝问时，便知端的。”林澹然道：“既如此，老丈不必惨切，快修书一封，待俺带去，慢慢访问令郎消息。若遇得机会送书与他，必然回来父子相会。”杜悦拭泪称谢。即借店主笔砚，写了书，封固已毕，递与林澹然。澹然收了道：“古人云：‘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承君相送，已是数日，足见厚情。就此告别，再图后会。”杜悦算还酒钱，苍头挑着行李，驮了禅杖，三人走出店门。行至三岔路口，杜悦道：“今此一别，实觉心中恋恋不舍，未知何日再相会也。”林澹然道：“君今年老，不可忧郁，以伤天和。相会有期，即此告辞。”二人垂泪而别。

话分两头。却说高欢一连数日不见林时茂来参，心下疑惑，差值日虞候往参府衙门查问。此时参府军士一同虞候进高丞相府中回话，呈上文书。高欢拆开放在案上，细细展看。书云：

部下末将林时茂薰沐叩首状上大恩主明公大王麾下：窃以茂乃一介征夫，常蒙国土之遇；区区武弁，更叨提拔之私。学不谙于韬铃，身不通乎谋略。常怀垂轡之情，未效衔环之报。数茂之罪，擢发难穷；感王之恩，粉身莫罄。兹者茂有眷属，系瓜葛之至亲，远处遐方，叹鳞鸿之久绝。欲行一心探访，敢惜半载途遥。意欲叩别军门，恐妨静摄；遽尔潜离政府，罪律难逃。惟恩主大德海涵，使茂感恩岳重。冒死状上，统冀垂怜。回首

故乡，可胜眷恋。年月日部下沐恩小将林时茂状稟。

高欢看毕，失惊道：“林总参去访甚亲？为何有数月路程？汝等可知道么？”军士道：“参爷临行，只说这亲住得鸾远，不曾说甚么地方去处，小的们故此不知。”高欢发付军士去了，暗中思忖：“林镇南是个知机烈士，虑那畜生寻他衅端，故此不辞而去。可惜没了一员智勇足备的大将！”心下郁郁不乐。部下将士一齐稟说：“林镇南此去，多分投于梁国。我这里军情虚实，他尽知之，况他智略过人，勇力盖世，若为梁朝所用，异日为患不小。丞相可速差精骑追赶转来，免生后患。”高欢道：“汝等不知。这林时茂为将，随孤多年，遇战敢前，有功不伐，立性鲠直。想他此去，不过是知几隐遁而已，焉肯事二主，以为不忠之人？尔等毋得多言，孤自有处。”众人无言而散。次日早朝，高欢将林时茂辞官探亲之事，面奏魏主不题。

却说林澹然自与杜悦分别之后，同苍头向上往东南进发，迤逦行了数日，一路无话。看看走近梁魏交界地面，到晚投饭店安歇。次早苍头正欲挑担出门，林澹然道：“向上慢着，俺有句话与你说。自你随俺以来，勤谨老实，众仆之中，不能如你，俺故带你出来。如今俺已为僧，况前面是梁朝地界，出家人仆从同行，甚为不便。今日与你分手，拿这行囊过来。”苍头双手递过皮匣，林澹然取出两封散碎银两藏了，次后只取禅杖、钵盂、褊衫、便服，余者金银财物，尽数交与苍头道：“不是俺今日无情撇你，只是俺既跳出红尘，便要云游天下。自此之后，你当随便拣一个好去处，将此财物，买些田产，自耕自种，足以养老终身，不必记念俺了。”向上听罢，拜倒地上，放声痛哭道：“小人自从老爷收录之后，养育深恩，未尝忘报，今日又赐小人许多财物。老爷今

日孤身出外，野店风霜，路途劳苦，正当小人跟随伏侍，虽使上天入地，粉骨碎身，死而无怨。何故老爷今日不用小人？毕竟还要随老爷同去。”林澹然道：“俺主意已定，何必多言。就此分路，不须啼哭。只是前途谨慎平安，俺亦放心得下。”说罢，手持禅杖钵盂，背驮包裹，出门欲走。这苍头苦痛难禁，赶出门外，拖住林澹然衣服，跪在地下悲哭，不忍分手。林澹然含泪，假意发起怒来，喝道：“可恶这厮胡缠！”向上只得在地上拜了几拜，起身挑担，滴泪往西而去。

林澹然独自一人到武津关口，即是战国昭关，伍员适陈处也。守关吏见是个游方僧人，也不甚盘诘。况林澹然又有度牒、抄化文凭路引，大落落地径闯进关里。就关口饭店坐下，叫店主办饭来。店内后生即忙铺下蔬饭。林澹然吃饭之间，问店主人：“贵境到建康还有多少路程？”店主道：“敝地到京师，尚有千里之程，只是有些阻碍，惟恐难行。”林澹然道：“清平世界，浪荡乾坤，怎么难去？”店主道：“我说起来，委实惊心，果然骇异。”正是：

乌鸦与喜鹊同鸣，吉凶事全然未晓。

不知店主人说出甚地艰难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林长老除孽安民 丘县尹荐贤礼释

诗曰：

古道荒凉人影绝，红颜土穴遭磨折。

天生侠士逞神威，叱咤一声妖兽灭。

贤良县宰能鉴别，荐引双双朝凤阙。

声名远播鬼神钦，千载流芳林俊杰。

话说林澹然在店中欲往京师，问店主人路程，店主道：“建康有千里之遥。但此去百余里，地名嵇山，乃睢阳地面，向来太平，不知怎生，近日出一野人，虎头熊掌，身长丈余，专一吃人。本府太守差猎户士兵，山前山后，日夜用心剿捕，反被他伤损多人，因此行人难过，大都辗转往别路走了。若过得此山，一路平坦，直到建康。”林澹然笑道：“不信此畜有这般利害。”店主道：“师父，你不知这野人，口边露八个獠牙，长三五寸。一双臂膊，一丈有余。那十个指头，就如钢钩一般，利似霜锋。腿上粗毛，硬如针刺。跳一跳有三四丈远。浑身黑肉以镔铁打成，刀箭不能入。人若撞见，就骑着快马也难逃脱。一手揪来，先抠眼珠，次剜胸膛，吃了心肺，然后受用四肢身首哩。纵是八臂哪咤，也近他不得。师父若去时，早晚切不可行，直待午牌前后，等有伙伴，

聚集了数十人，方可去得。”林澹然道：“多承指教。但俺出家人，一心以救人除害为念，前途有此妖畜，若不驱除，怎显得慈悲救物之意？除他不得，死而无怨。不知这畜巢穴在于何处，那里是他出入路径？”店主道：“我一向听得人传说，在嵇山正南路上，一座土地庙里藏身。庙前是走路，庙后是一条阔溪，东南两边都是山村。东边还有几村百姓，西首人民都被他吃得慌，搬移别处去了。师父若要去，切须谨慎。今日天色将晚，且就荒店暂宿，明早起程罢。”林澹然称谢，就在店中歇了。

次早，算还饭钱，辞别了店主。澹然初入梁国，路径不熟，只望大路而走，一路无话。至第三日午牌时分，看看走到嵇山，并不见一个行人。远远望见正南路口一座古庙，果然寂静，真是荒凉。趑步上前看时，但见：

屋宇皆倾坏，门窗四下空。雕梁尘满积，面壁已通风。乱草生阶道，啾啾吟砌蛩。神厨无顶板，案桌没签筒。左廊悬破鼓，右庑缺鸣钟。土地脱须发，夫人褪脸红。判官靠壁北，小鬼拄门东。烛台堆鼠粪，炉内可栽葱。屋檐蛛网丝，瓦片似飘蓬。萧条真惨切，四顾绝人踪。

林澹然将包裹除下，和禅杖放在土地神座前，对土地稽首，将包裹内所余干粮吃了。手提禅杖，周围廊下前后细细寻看，并不见一毫踪迹，也没一个人影。只见土地橱座下白雪雪几堆骨殖，橱左边侧首一块石板，滑溜溜却似水洗磨光的一般，其余都是些灰尘乱草，并无别物。林澹然暗忖道：“这孽畜在此栖身，败得庙里光荡荡的，只有这几堆骨头，甚是可怜。”忖了一会，无处搜寻，提起禅杖，在这光石板上撒了几下，嗟叹数声。只听得

石板底下，嚶嚶的有人做声响。林澹然道：“却不作怪么？莫不这孽畜在石板底下存身，也不可知。”拄着禅杖，将石板四围看了一转，原来是摇得动的。将禅杖双手用力撬起来，只见底下是一土穴，穴内甚宽，两个少年妇人，鬓发鬅鬆，形容憔悴，坐在石条上。内有一张床，两头是石，中间数根乱木横搁为床，上面铺些乱草。余外山禽野兽，堆积满地。林澹然喝道：“你两个妇人，是人是鬼？为何在这石板底下安身？好好对俺实说！”那两个妇人一齐哭道：“佛爷呀，我两个是本村居住的百姓，一姓唐，一姓宓，丈夫都是倚靠田庄过活，一日丈夫出去耘田，我两个在门口闲话，猛然起一阵狂风，风过处，见一怪物走到面前，把我二人惊倒在地，被他一手一个，拿到石板内。只疑命尽，谁知不分昼夜，轮流淫媾。每日采些山桃野果，与我们度命，就如在阴司地狱一般，苦不可言。今日遇着活佛，望救蚁命。”言罢，双膝跪下，泪如涌泉。林澹然道：“你且说这畜物怎么样出入？”妇人答道：“每常间夜里出去，日间躲在洞中。近来却又早晨出去，傍晚方回，止有些野兽山禽之类拿来。今日天色阴暗，这时分已晚，将次回来了。望乞佛爷怎地救得我两人性命，实是再生爷母。”林澹然道：“你二人且不要慌，只躲在这洞里，待俺把这孽畜断送了，然后方救得你二人出来。”

三人说话未完，忽然一阵腥风，刮得尘飞满庙。林澹然忙将石板仍旧盖了，手提禅杖，立在庙门内张望时，又见一阵风起。这风比前更大，腥气触人。远远望见野人，双手提着一只大鹿，走将来。林澹然闪在门后，定睛细看这野人，果然生得利害。但见：

身躯怪异，分明野兽又如人；状貌狰狞，却像魔王

疑似鬼。光闪烁，眼射两道金光；乱鬚鬆，顶撒一丛黄发。两条臂膊，浑如靛墨妆成；十个指头，一似纯钢打就。腥气难闻，行动处阴风匝地；雄威可畏，哮吼时霹雳喧天。且休言勇力超群，果然是吃人无厌。虎豹见伊魂魄散，豺狼撞他命遭倾。

只见这孽畜眼观着他处，看看走入庙中，不提防林澹然在门后举着禅杖，大喝一声道：“畜生休走！”将禅杖劈头打去。野人吃了一惊，侧身闪过，就丢了鹿，大吼一声，舒两只黑爪，向前扑来。林澹然舞动禅杖，滚将入去。那畜物并不惧怯，搔手舞脚向前扑人。两个斗了一会，林澹然暗想和他这等相斗，怎能除得？心思一计，倒拖禅杖，往东山凹里便走。这野人伸开长脚，箭一般赶来。林澹然觑他来得近了，扭回身，将禅杖照肩膊一掠。说时迟，那时疾，野人即忙躲过，澹然却不打他肩膊，就势往下毛腿上用力一扫，正扫着他膝儿骨。只听得啞的一声，这毛腿早已打折。野人就摔倒地上，挣扎不起。林澹然随即照顶门着力一下，打得个发昏章第十一，就连肩带脊，不住手的打了数禅杖。那消半顿饭时，除了一村大害。有诗为证：

野兽无情势莫当，村民数载尽遭伤。

贤僧试展屠龙手，一杖当头命即亡。

话说林澹然仗平生武艺，没顿饭间，将野人打死。见他气绝了，用得力乏，即走到庙里门槛上坐了半晌。喘息已定，跳起来，仍将禅杖撬起石板，叫道：“这孽畜已被俺打死，你两个且上来说话。”这两个妇人欢天喜地，答应道：“谢神明，原来也有今日！佛爷且住，待我们取些物件上来。”林澹然道：“却又作怪，土窟里有甚么东西？”只见两个妇人在洞里将些竹木搭起，你我相扶，

爬将上来，手里各提了一个破衣包。见了林澹然，只是下拜，口里齐叫：“救苦救难的佛爷，重生的父母，再世爷娘，救我二人性命，何以报答！”磕头不止。林澹然道：“你且起来，不须拜了。你二人趁早寻路，认回家去。贫僧自在庙内暂过一宵，明早取路，要上京都。这野人可叫人来烧毁就是了。”那两个妇人道：“佛爷说甚么话！你今舍生拚命，除此畜物，救了妇人与满村百姓，恩德如天，如何便去？今晚佛爷同村妇到家里用些晚饭，就在草舍权宿一宵，明早着地方报县官知道，办些香花灯烛礼物，即谢佛爷留下大名，以便各家供奉。这两个包裹内，都是这畜生吃了遗下的金银首饰，乞佛爷收下，权为路费。”林澹然道：“俺出家人，要此金银道饰何用？你两个自收去养活，或者与丈夫做些资本。也不必报知县官，亦不劳众人酬谢，俺今晚在此庙中暂歇一宵。你女俺男，若到汝家，甚为不便，你两人自去罢。”两个妇人再三道：“佛爷，这古庙中甚是荒凉，并无人影，怎地在这里安歇？还是到我们家里去不妨。”林澹然道：“贫僧断然不去的。不必多言，天色已晚，快去快去。若再夜深，难以寻路。”两个妇人见林长老坚执不去，只得背了包裹，拜辞出庙，寻路去了。喜得七月中旬，正值皓月当空，两个妇人趁着月光，一步步捱到家时，但见空闺冷落，四壁歪斜。推门一看，屋内止有破桌破凳，家伙数件而已。两个只得在破凳上坐了，商量道：“今夜且将就坐，到天明门前俟候，若有人行过，教他去报地方知道，请这活佛转来谢他便了。”

且说林澹然独自一人，在庙里神厨内睡了一夜，不觉天色已明。心内忖道：“若再迟延，必被这地方人等缠住，不如及早收拾动身。”慌忙将包裹装束，手提禅杖，拽开脚步，往东南而走。

这两个妇人等不到天晓，五更时就站在门首伺候人过。将及天明，有一伙近村菜户，约十数人，口唱山歌，挑着菜担到城内去换柴米，手里都拿着一条枪棒，也是防备这野人的。两个妇人连忙叫道：“你众位那里去的？”内中一个答应道：“我们都是进城里去做买卖的。你问我们怎地？”妇人道：“列位，生意且请暂歇起。有一桩喜事，与你计较，烦你们到村前村后猎户保正人家通个消息。”那伙人问：“有甚喜事，要我们通报？”妇人道：“你众人手里拿着枪棒做甚？”那伙人道：“你岂不知这村里土地庙中野兽吃人？故用枪棒防备他。你这两个女人好大胆，在这孤村破屋里住，又没个男子，好险也。”妇人道：“我们正被野人掳去，昨晚赖一位进京的活佛，不消几禅杖，除了这畜，救我两人性命。故烦你们通报，好叫地方得知，重重谢他。”这伙人听见说野人被个和尚打死了，个个伸舌摇头道：“有这等事，必是佛来下降了！”各各丢下扁担，四面八方飞也似跑去传报。

少刻间，各村居民，若大若小，扶老挈幼，都奔到土地庙里来，喧天震地，闹丛丛，何止五七百人，将野人尸首围住了看。内中有一人道：“众位不要看这孽畜，且理正事，同到庙里拜谢活佛要紧。”众人都应道：“说得是。”一齐挤到庙里，并不见个人影。众人四下搜寻，亦没踪迹，一齐笑道：“又是异事。这长老想是有翼翅的，腾空去了。”有的道：“此长老决非凡人，必是甚么神灵下降，杀这畜生，救了我满村百姓，依旧上天去了。不然，如何除得这般恶物？”又有的说道：“不要慌，先着两位保正去县里报知。方才听得报事的说，这长老要往建康去，料他去亦不远，我们一齐赶上，毕竟追着，拜求他转来如何？”众人齐道：“此论甚当。”有几个保正里长，忙忙的到县里报去了。这一班后

生村民猎户，一窝风同望东南赶来。原来林澹然从早晨走到午时，走不上三十里之路。看官你道为何？一者路上没了饭店，未曾饮食，腹中饥饿；二者对付这野人费了气力，因此精神疲倦，慢慢的挨着。走不多路，被这伙人一霎时赶着了，一齐喊叫：“师父慢行。”林澹然听得叫唤，立住脚看时，只见一起人抢向前来，拜的拜，扯的扯，不由澹然做主，平空地搀将转来。

再说睢阳县尹乃浙东人氏，姓丘名吉，字祥甫，是一清正之官。当日才坐早堂，见这几个里老慌慌张张撞到堂上，知县道：“你这几人为甚事的？”里老道：“小人是嵇山保正等，为报喜事。蒙老爷德庇，嵇山土地庙里野人，幸遇一位游方长老打死了，故此特来报知，乞爷钧旨。”丘吉道：“这野人是猎户相助打死的，是这和尚独自一人打死的？”里老道：“昨日晚间是这和尚一人打死的。今早众人方才知。比及奔到庙里，这长老已自去了。故小人等先来报知，另着人追赶去了，未知追得着否。”丘吉道：“与地方除害，合当重酬。既然去追，谅他也去不远，必追转来。”叫跟随的：“快备马，我须亲自去迎他一遭。”丘吉上马，急急望土地庙来。未及到庙，远远见人声喧哄，打团团围住一个和尚，在庙里跪拜。丘吉即下马，步行到庙。众人见县尹来，都一字儿排列两边。林澹然起身，合掌问讯。丘吉回礼，叫里正快备座来，宾主坐了。丘吉道：“吾师高姓大名？仙乡何处？今欲进京贵干？怎么遇着这野人，被吾师所毙？”林澹然道：“贫僧姓林，法名太空，贱号澹然，北平人氏。游方数年，为到建康访一故友，打从贵境经过。昨晚偶在庙前遇着这孽畜，被贫僧数禅杖断送了性命。此乃些须小事，何劳大驾亲临。”丘吉道：“敝治嵇山，出此异兽，吃人无厌，勇不可当。满村百姓、来往人民，尽遭毒害。

下官屡着士兵猎户捕捉，反被所伤。今日得遇吾师，除此大害，真乃神人，下官与百姓皆叨覆庇矣。”林澹然道：“出家人慈悲为主，佛祖尚舍身以利物，今日替民除害，乃贫僧分内事，何劳尊官过誉。”丘吉即携手同出庙外看这野人，惊得毛发皆竖，道：“好利害之物，不知伤了多少生灵！”看了半晌，依旧到庙里坐下，分付各村里老、保正、百姓人等，都要打点幢幡香烛、笙箫鼓乐，迎林老师到县中去。

这些百姓听得县尹分付，各自去备办齐整，县尹叫该房书吏一边办斋款待。顷刻，村民聚集稟覆，一应鼓乐幢幡等项，俱已齐备。丘吉请林澹然上马，令猎户等一面放火烧毁野人尸首。只听得一派鼓乐之声前面开导，后边一班百姓焚香点烛，簇拥而行。不一时已到县前，丘吉同林澹然下马，上堂重新施礼，分宾而坐。次后众百姓、书吏、皂甲人等，都到堂上拜谢林澹然，澹然各各答礼。丘吉发付众人：“且去。明日里长、保正等，率众人早来伺候。”众人答应散讫。请林澹然后堂饮酒，不觉天晚，令人送至县前安惠寺中歇宿。当晚，丘吉与六房书吏商议道：“我看这林长老一貌堂堂，仪表出类，决非凡俗僧流，必是一筹豪杰。近闻京都妙相寺已有一员正住持了，因寺内钱粮广大，屡遭盗贼偷劫，朝廷颁旨，要天下官员人等，荐举一员有材德兼武艺者为副住持。我欲亲送此僧到京，以充乃职，汝众人心下如何？”众书吏道：“老爷主意甚好。小的们也看这长老磊落不凡，若为此寺住持，决替朝廷出力，老爷必定高升。”丘吉心下欢喜。

次日天色黎明，门皂跪禀：“各村里老、保正，领众百姓捧着金银段匹，在门外候老爷发落。”丘吉随即上马，率领百姓到寺中来。本寺和尚，撞钟击鼓迎接。丘吉入殿参佛毕，林澹然出

见，平揖坐下。茶罢，丘吉令承直与众百姓捧过金银彩帛道：“昨蒙吾师大德，无以为报，今有官给银壹千贯，并敝治百姓备得些须薄礼相酬，乞笑留万幸。”林澹然合掌辞谢道：“贫僧云游四方，托钵为生，随缘度日，要此金银何用？身上破衲，足以避寒，要此段匹何用？昨承大人款留，叨领盛斋足矣。今早正欲登堂叩谢，又蒙大驾光临。乞尊命发付众人，各收金帛回去，将官给赏银，周济贫穷被害之家，即贫僧之受惠矣。”丘吉再三苦劝，林长老坚辞不受。丘吉只得教众百姓拜谢，领礼物回去，将官银散给百姓。安惠寺住持安排斋供款待，林澹然起身拜谢告行，县尹道：“吾师请坐，下官有片言相告。适才众人谢礼，吾师坚执不收，下官亦不敢强；今愚意欲伴吾师同往建康，未知尊意若何？”林澹然道：“大人理摄县事，岂可离境远行？上司知道，亦不稳便。贫僧随路抄化而往，岂敢劳车驾也。”丘吉笑道：“吾师有所不知。本朝京城之内，敕建一妙相寺，极其广大，费了偌大钱粮。今已有一员正住持在彼卓锡。近因寺内施舍者众，广有金银财帛，屡被盗贼偷劫，圣上降旨捕获，并无下落，连朝廷也无如奈何。敕下各省官员人等，举荐才德武艺兼全长老为此寺副住持，如举称其职，荐官升擢重用；倘或受贿妄举，荐官一体究罪。下官看吾师临财不贪，有力不伐，立身谨慎，膂力过人，堂堂一表，乃材德皆优之高僧也。野人肆毒吃人，无人敢近，吾师只身除害，此万夫之勇也。荐与朝廷，必称此职。下官已动文书，申明上司矣。明日吉辰，即与吾师同赴京都。”林澹然稽首道：“贫僧有何德能，当此大任？况今年迈力衰，经典未谙。这妙相寺住持不比寻常，设或差池，有累尊德，此实不敢奉命。”丘吉道：“下官主意已定，吾师不必太谦。”即叫本寺和尚分付道：“好生

管待林大师，不可怠慢。明日起程。”林长老再三辞谢，丘吉坚执敦请，相别回衙。安惠寺和尚将林澹然敬奉款待，酒肴茶饭，极其丰盛，诚心服侍。一宵无话。

次早，丘吉升堂，令该房书吏写了文书，差押司皂快，分投各上司去了。将县印交与县尉权管，收拾行囊，带了干办，径到安惠寺接林长老，并马出城，取路往京都进发。路中闲话不题。不一日已到建康地面，当下两人进金川门来。林澹然仔细观看，这建康城中，果是皇都气象，繁华富贵，与外郡不同。但见：

皇都壮丽，时看玉烛之调；紫禁巍峨，永奠金瓯之固。六街三市，肩摩毂击尽王孙；八相九卿，展采分猷皆髦士。库藏中钱如山积，仓廩里粟似泥沙。家家户户尽笙歌，往往来来俱礼乐。聚八方之玉帛，会四海之珍奇。随他俭嗇也奢华，任你贫穷都饱暖。

当日寻觅客馆安歇。

次日五鼓，丘吉同林长老齐赴早朝，远远见午门外灯火荧煌，文武官员聚集于侍班阁子前，等候朝见。只听金钟响罢，却早天子临轩。众文武驾序排立，山呼舞蹈毕，丘吉出班，俯伏奏道：“臣乃睢阳县知县丘吉，有事奏陈。”黄门官道：“汝是县尹，为何不理县事？又非朝觐之期，擅离本县，所奏何事？”丘吉道：“臣奉圣旨，特荐一员智勇足备沙门，为妙相寺副住持。亲送至此，恳乞转达天听，以陈备细。”黄门官启奏，武帝传旨，宣丘吉上殿。丘吉随至殿阶俯伏。武帝道：“卿所荐之僧，何方人氏？是何法名？何以知其智勇足备？一一详奏，朕当选用。”丘吉道：“臣叨圣恩，除授睢阳县知县。到任之后，喜得岁稔年丰，民安物阜。近来离县四十里有一村，名为嵇山，出一异兽，虎头熊体，

身長丈余，爪似钢钩，行如飞鸟，满身铁肉，专一吃人，村民过客尽遭其害，臣屡差士兵猎户捕捉，皆被伤损。满村百姓，惊惶逃走，无人敢近。忽于七月中旬，一游方僧人，姓林，法名太空，别号澹然，从东魏来，经过嵇山，土地庙中遇此恶兽，被僧数杖剪除。酬以金帛，坚辞不受。臣见其廉而且勇，非寻常缁流可比，特荐为妙相寺副住持，伏乞圣裁。”武帝听罢，道：“这僧今在何处？”丘吉奏道：“此僧在午门外候旨。”武帝即传旨，宣林和尚面君。林澹然随着黄门官进入殿上，山呼舞蹈已毕，武帝看林澹然一表人材，威风凛凛，心里大悦。有《蝶恋花》词为证：

炯炯双眸欺闪电，态度雍容，喜色春风面。满颊蒙茸星万点，达摩飞锡来金殿。破衲离披随体转，云水为家，不把功名恋。侠骨天生金百炼，芳声遍处人钦羨。

武帝道：“卿是自幼出家，还是中年披剃？通何经典，习何武艺？睢阳害人之畜，怎生剿灭？可详言之。”林澹然奏道：“臣乃将门之子，自幼颇习武艺。因见阎浮世界，功名富贵到底无根，生死轮回缠劫无尽，中年猛省回头，削发披缁，以了生死。经典咒忏尚未精习，弃家云游，寻师访道。偶从嵇山经过，一路闻人传说野人凶狠吃人，臣奋死除害，以救地方百姓。今因丘县尹得瞻天颜，若为妙相寺之住持，臣实不称。乞赐臣云游方外，自在逍遥。祈保陛下万寿无疆，皇图永固。”武帝道：“朕视卿堂堂仪表，必是英雄豪杰，可惜出家为僧。经黄之类，卿试习之，自然通达，何虑不精。今能除害救民，其功不小，妙相寺正少一员副住持，朕访求久矣。得卿为之，大慰朕心。朕意已决，卿勿固辞。”既着光禄寺办斋，敕礼部侍郎程鹏、光禄卿吴继宣、荐官丘吉，三人陪宴。丘吉、林澹然二人谢恩而退。正是：

不因渔父引，怎得见波涛？

毕竟林澹然果肯为妙相寺副住持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妙相寺王妃祝寿 安平村苗二设谋

诗曰：

作善从来是福基，堪嗟世道重閤黎。

三乘未祝皇妃寿，万镒先为侠士窥。

纸帐漫惊禅梦觉，黄金应使盗心迷。

变生肘腋缘何事？只为奢华一着非。

话说丘吉荐林澹然于朝，梁武帝大悦，即敕光禄寺大排蔬筵款待。丘吉、澹然谢恩出朝，光禄寺中已差人迎请。众官见礼毕，分宾主登筵，奏动一派鼓乐，互相酬劝，至晚不散。丘吉同林澹然在会同馆驿中安歇。

次日五更，枢密院官传出圣旨，着礼部官送林长老进妙相寺中，封为僧纲司副法主、妙相寺副住持、普真卫法禅师。钦赐袈裟冠杖等项有差。升丘吉为晋陵郡丞。又差僧纲司僧官率领人众，各执宝幢细乐，一同送到妙相寺来。正住持钟守净，率领本寺僧众来迎。林澹然一行人进寺，俱入佛殿，参佛谢恩，次后一一行礼坐下。礼部侍郎程鹏道：“此位禅师姓林，法讳太空，别号澹然，祖居东魏。才德兼全，智勇足备，在嵇山除了恶兽，救济万民，睢阳县尹丘先生廉得，荐为宝刹副住持。奉圣旨，令下

官送登法座。伏愿二师同心阐教，合志修持，互相翼赞，大转无量之法，使佛日增辉，皇图巩固，勿负朝廷恩典是幸。”钟守净道：“早晨圣旨到来，山僧已知其详。目今寺中屡遭贼寇，为此日夜萦心。今幸林住持飞锡光降，敝寺增辉多矣，敢不尽心听教。”林澹然道：“小僧本意云游方外，托钵随缘，不期偶逢丘县尊荐拔，得面朝廷，又蒙圣恩钦赐为本寺副住持。小僧一介卤夫，不通文墨，惟虑才不称职，有负圣恩。或有不到，乞师兄海涵指教为幸。”钟守净逊谢毕，排下蔬筵，邀众客进禅堂饮宴。酒行数巡，食供几套，众官起身告别，钟、林二住持送出山门，上马相别而去。其余人从，各有赏赐。

不说丘吉辞朝临任，特表妙相寺自从林澹然入门之后，光阴迅速，又早月余。二位住持打诨过日，我看你动静，你看我行藏，二人都冷眼偷瞧，无所长短。林澹然终是将门出身，度量宽大，器宇沉雄，不以财帛介意。待寺中众僧人等一团和气，本寺僧众，俱各悦服。钟守净毕竟是个小家出身，胸襟窄狭，吝啬贪鄙，爱的是小便宜，待人时装模做样。恃着自己有些才能，不以他人为意，僧众外虽敬惧，内实不平。凡寺中一概钱粮财帛出入，皆是钟住持掌管，林澹然毫不沾手，惟坐禅念佛而已。又过了数月，时值初冬天气，黄菊篱边甲褪，芙蓉江上装残。寒威逼体，边关戍卒整征衣；冷气侵肤，山寺老僧修破衲。当日却值十月初三日，乃是梁武帝宠妃王娘娘寿诞之辰。圣上钦差内监、太尉，赍捧香烛纸马、钱米蔬菜，到妙相寺来，令钟守净、林澹然主坛。又差二十四员僧官，做七昼夜预修功德。免不得敲钟击鼓，诵经念佛，满寺僧众，各守执事，循规蹈矩，毫不紊乱。城里城外来看道场的，堆山积海，早惹动了一伙强人。

看官，你猜却是何故？原来钟住持欠了主张，每常寺院做道场，所用都是磁漆器皿；这钟住持以为朝廷宠妃生日，与寻常不同，供桌上都用那御赐的赤金香炉烛台、金丝果罩，供佛奉僧，碗盏之类，皆用金银。还有那古铜玩器花瓶，动用之物，尽是金镶玉碾，人间罕见，世上希闻，极其华丽奢侈。果然财动人心，内中引动了一个歹人，姓苗名龙，排行第二，离禁城三十里，地名安平村居住。祖父出身微贱，全凭奸狡成家，创立田庄，颇为富足。父名守成，中年无嗣，也是祈神拜佛，求得这个儿子，就如掌上珍珠。只因溺爱不明，失于训诲，任性纵欲，撒泼放肆，长起来惟爱结交花哄，饮酒宿娼，秉好赌博。苗守成夫妇训治不落，郁郁成疾，相继而亡。自此家业凋零，田园卖尽。这苗二嫖赌不止，后来渐渐无赖，习了那飞檐走壁、东窃西偷之事。前村后舍，人人怨恶，故取他一个绰号，叫做“过街老鼠”。村坊上人编成一出曲儿，互相传唱：

老苗儿费尽了平生辛力，一味价剗肉成疮，经营货殖。可怜见破服缠身，齏盐充口，何曾见锦衣玉食？亏着这些儿俭啬，成就了百千万亿。呀！划地里祸生不测。老阎王肯容时刻？

小苗儿忒煞风流，镇日介舞榭歌楼，花朝月夕。浪饮贪欢，那知稼穡！霎时间将铜斗儿家私，尽归他室。幸投了明师，暗传艺术，欲上高墙，平生两翼。这的是替祖宗推班出色，方显得没来由为子孙做马牛的样式。老天呀，要后代兴隆，须修阴德。

此时苗龙也挨挤在寺中看这道场，见了殿上白雪雪银器皿，赤光光金炉台，心下暗忖：“我一向偷偷摸摸，纵得些财物，那

里够我受用？今日殿中这些金银家伙，算来将及万金，若纠合得十余人劫将去，岂不是一场富贵？”睁着眼，仰着天，自思自想。站了一会，即抽身离了寺中，取路回家。奔出通济门外，已是申牌时分。行不数里，到一镇上，地名鸡嘴村，却也是人烟辏集去处，内中有几家开赌坊的闲汉，与苗龙亦是相识。当日苗龙正走到镇上，只听见背后有人叫道：“苗二哥，那里去来，这等忙忙的走？”苗龙立住脚，回头看时，乃是相识旧友，姓韩，双名回春，是个积赌闲汉，苗龙财物，不知被他骗了多少。近时遭了一场官事，弄得手里无钱，身上甚是褴褛。苗龙见了，答道：“韩大哥，许久不会，一向好么？”韩回春道：“小弟一言难尽。今日二哥为甚事进城去来？”苗龙道：“本月初三日，是王妃寿诞。钦差二十四员僧官，在妙相寺做七昼夜预修功德，又着钟、林二住持主坛，好生齐整，好生富贵。今日起早，特地到城里去看一看，忙回来，天色已晚。小弟有桩事，正要见大哥商议，不期凑巧相遇，却喜利市。”韩回春道：“二哥有甚事要与小弟计议？”苗龙正要说话时，又复闭口。韩回春道：“二哥有话便说，何故半吞半吐？”苗龙道：“这里不是说话处，寻个幽僻所在方好。”韩回春口中不说，心下暗想：“这呆老鼠来得蹊跷，有甚心事计议，且听他说出来便知。”应道：“二哥，小弟一向疏失，正要寻你酌三杯，今日偶凑，这镇市后面山坳里有一座冷酒店，甚是清楚，并无闲杂人往来，店主人又与我厮熟，我和你且去那店里沽一壶酒，慢慢说话何如？”苗龙道：“恁地恰好，只是扰兄不当。”韩回春道：“相知弟兄何妨。”二人厮拖厮扯，脚赶着转入山坳里来。奔到酒店内，拣一副座头坐下，叫酒保：“打几角酒，有甚么好下酒之物，拿几品来。”酒保烫了两角酒，切了一盘熟牛肉，煎

了一碗黄豆腐，搬来放在桌上。摆下杯箸，二人筛酒来吃。

吃过数杯，韩回春道：“适才二哥说有甚事见教，这里颇寂静无人，试说何妨。”苗龙道：“再吃数杯了讲。”两个又吃了五七杯。苗龙道：“大哥平素是个快活人，无拘无束，极其脱洒。近日为何衣衫褴褛，面色无光，蹙着两道眉头，这般狼狈？”韩回春叹口气道：“不要提起，若说将来，羞死人罢了。”苗龙道：“兄为甚事，可与弟说知。”韩回春道：“不怕二哥笑话，小弟这桩事，应了两句俗言：卖酒的淹坏了溪边田，汤里来，水里去。小弟一向亏这几个骰子，弄的是酒头，赢的是全筹。真实丰衣足食，薄薄地成了些家业。近来被一个砍驴头的神棍，姓周，浑名醉老虎，是当朝周太尉之侄，最惯妆局诈人。不知怎地闻知小弟的大名，故意叫一家中人，拿些财物，奔到舍下来，与小弟赌。小弟不省其意，这一双手毛病不改，何消三掷五掷，弄些手段儿，把那厮囊中之物，赢得罄尽。不期这醉老虎暗带伴当，立在人丛里，见那厮输了，即向前抢去骰盆筹马，叫破地方。我家这些相识朋友慌了手脚，各自逃散。醉老虎将小弟与他家中人，一条绳子缚了，着落本图总甲，登时送入县堂，暗中用计。那县官不由分说，先奉承我三十大竹片，押入牢房监禁。那厮将家人保出，贿赂了县主上下。县主听人情，将小弟三拷六问，定要招成二百两赃银。小弟受刑不过，只得一笔招了。央人变卖产业家伙，不够还他，又借贷了一半，尽数当官赂纳。那县官狗情，又枷号我一月，折钞免配，方才脱得罗网。自从吃了这场苦官司，门面被他破坏，鬼也没得上门。半年之间，历遍苦楚，衣不充身，食不充口，又要还债，几番待悬梁自尽，又舍不得这条穷性命。思量别寻生计，手中缺少本钱，正是羊触藩篱，进退无路。二哥，你

怎地带挈得小弟些儿也好。”

苗龙心下暗喜道：“此事有几分机括了。”便道：“大哥遭此飞祸，小弟一些也不知。自古说：苦尽甜来，否极还泰。兄长不须烦恼，目前有一场大富贵，若要取时，反掌之间，只怕兄长不肯向前。”韩回春笑道：“二哥又来取笑。贫困之人，那里去寻富贵？若果有些门路，二哥提挈小弟得一日快活，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上天入地，皆所不辞。”苗龙拍着手道：“这一套富贵非同小可，若弟与兄长取得来时，可知道一生受用。”韩回春陪着笑脸道：“好阿哥，委是何等富贵？便实与小弟说说。可行可止，自有权变，何故欲言又忍，藏头露尾的！”苗龙道：“大哥不要性急。这一桩事不比寻常，兄长若对天立誓，不露消息，方好尽心相告。”韩回春道：“今日苗某与韩某计议一大事，若有不同心协力，别存他意，以致败露者，天雷击死，必遭横祸，身首异处。”苗龙听罢，即移身近前，与韩回春一凳坐了，附耳低言道：“不瞒兄长说，这一场富贵，远隔着万里，近只在目前，就是适间所说妙相寺中佛殿上摆的白银器皿、古铜玩物、金香炉、金烛台等项，细算来，约莫有万两之数。这些物件都是妄费的钱财怎地劫得到手，尊驾与小弟，今生快活不尽。”韩回春摇着头道：“这却是难，这却是难。这一桩财宝，劝二哥休要想他，不必费心，免劳算计。”苗龙道：“小弟略施小计，手到可擒，大哥何故出此不利之言？”韩回春道：“二哥有所不知。妙相寺新添了一员副住持，叫做林澹然。原是将门子弟，有万夫不当之勇，好生了得。若遇着他，空送了两条穷命。二来这皇城地面，不比乡村去处，我等若明火执杖，打将进去，免不得惊动人众，纵然劫得金银，巡城军卒追上之时，怕你飞上天去！这叫做竹管煨鳊——直

死。故此难以下手，只索留了性命。”

二人正说话间，忽然一人赶近前，将苗龙劈胸揪住，喝道：“我这里是甚么去处，许你二人在此商议做劫贼？我先出首，免受牵累。”惊得苗龙面如土色，目瞪口呆。韩回春也吓得发颤，定睛仔细看时，大笑道：“李大哥，休得取笑。不是小弟在此，苗兄几乎被你唬死。”那人放手笑道：“苗二哥，不必惊惶，前言戏之耳。”苗龙方才心定。二人声喏而坐，那人叫酒保再烫酒来，另添肴馔，点上一盏灯，重新酌酒。韩回春道：“苗二哥未曾与李大哥相会？”苗龙道：“未曾拜识尊颜。”韩回春道：“这就是店主人，姓李讳秀，号季文，是一位仗义疏财的杰士。小弟自幼与他莫逆之交。”苗龙道：“有眼不识泰山。未得亲近，今日幸会。”李秀道：“不敢。动问苗二哥，适才说妙相寺这一套富贵，小弟在间壁房里听了多时，尽知其事，但不知果是实么？”苗龙道：“李兄既与韩大哥相知，都是个中人，说亦无害。这寺内金银物件，皆是小弟亲眼看见，岂有虚诈？正在这里计议，若依韩大哥所言，只落得眼饱肚饥，空成画饼。”

李秀笑道：“苗兄无谋，老韩太懦。依着小弟愚见，管取这金银财物，唾手而来。”苗龙道：“足下有何妙策，见教为幸。”李秀道：“适间二兄商议之时，小弟窃听说到金银二字，不觉热血攒心，手舞足蹈，恨不得飞去抓来，好机会如何错过！若依韩兄畏刀避剑之言，到老不能发迹。我也闻得林澹然武艺高强，也知道禁城中军卒严谨，如依我行事，万无一失。”韩回春欣然道：“李兄，你且说甚么妙计？”李透道：“我店中有三个做酒后生，前后有四个相知有手段的庄客，连我们三个共是十人。明日却是第七日道场圆满，我与你计议停当，陆续进城，到寺中看了动静，

且四散在近寺幽僻处藏身。待到三更道场散时，谅这些秃厮辛苦了七昼夜，岂不熟睡？苗二哥须放出那飞檐走壁的本事来，我们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齐照会入去，不用明火执杖，亦不许呐喊杀人，径到钟守净卧房里，将守净捉住绑起，逼他金银物件出来，叫他不敢喊叫。得了手，挑出门时，将守净又如此而行，只不要惊动林澹然，便是高手。却是五更时分，城门开了，我们捱城而出，若路上撞见巡城军卒，也不怕他了。比及地方与寺中知觉时，天已大晓，我们到家安顿，还可睡一觉将息。二兄，此计何如？”苗龙拍掌笑道：“好妙计，好妙计！虽然不上凌烟阁，也赛过诸葛与张良。我们几时去？”韩回春笑道：“看兄不出，倒有此贼智。我们就安排起来，依此而行。美哉！妙哉！”李秀道：“二兄谨言，隔墙有耳，不可造次，被人知觉，反成大害。”三人计议已毕，放怀尽兴而饮。

此时夜色深沉，李秀道：“我们且去睡觉，养养精神，明夜方好行事。”苗龙、韩回春，就在李秀家下歇宿。次日直至日午，起来梳洗。这做酒后生并庄客，李秀早间预先照会，都到李秀家中伺候。李秀叫浑家炊了一斗米饭，煮一个大猪首，宰了一只鹅，开了一大罐酒，苗龙为头，洞洞之声，念了几句，烧了利市纸，众人一齐狼飡虎食，享了福物，吃得醉饱。收拾了杯盘，打点进城器械。苗龙、李秀、韩回春，都暗藏一把腰刀，带了一根铁尺，先取路入城。次后酒生、庄客，各暗藏利刀短棍，一个个闯进城里。

却说苗龙、韩回春、李秀三人到得妙相寺时，又早红日将沉，天色将晚。三个走入佛殿上，细细游玩一遭，果然热闹，实是繁华，比寻常道场不同。但见：

三尊大佛，尊尊顶嵌夜明珠；待刹诸天，个个眉攒祖母绿。文疏贵重，上印着舞凤飞龙；经典庄严，外护的绣衣锦套。斋供般般精洁，都盛在白玉雕盘；器皿件件新奇，俱系是良工巧制。香炉金铸，上面有万寿回文；灯架银妆，下蟠着双螭交尾。净瓶奇特，乌金界道献珊瑚；香盒玲珑，雕漆为胎镶玛瑙。铙钹纯金打就，笙箫碧玉碾成。桌围经袱尽销金，禅氍毹皆织锦。磬声嘹亮，原来是千载古铜；铃杵辉煌，正不止百年旧物。净水注三爵，每爵重四十余金；盂兰只一盆，满盆贮镇国之宝。正柱上贴一对万花异锦春联，祝赞皇妃千万寿；山门外挂一张四六对仗文榜，开陈佛事许多般。真赛过金谷园中，说甚么临潼会上。人言白酒能红面，我道黄金解黑心。

再说三人看见金炉、烛台、银器之类，各各暗喜。细细看了半晌，走出殿外闲立。只见在客、酒生，也都在人丛里闲看挨挤，李秀见了，把眼一瞥，各各点头会意，前后四散，往卧房库房看门路去了。不一时，敲动晚钟，佛殿上两廊、左右侧殿禅堂，点上灯烛，照耀如同白日。钟守净、林澹然二住持上坛诵咒念经，与王妃解冤释劫，普度群生。坛下僧官奏动细乐，做大功德。此时看的人，挨肩叠臂，越发多了。将近更尽，管门道人报道：“圣上差王妃亲弟王太尉来寺中送圣，已进山门。”二住持即忙下坛，迎接到佛殿上参佛。见礼毕，王太尉分付虞候，凡一概闲杂人等，夜深之际，不许在寺混扰，都教赶出山门外去。这一班虞候拿着藤条，只顾赶逐，看的人渐渐散去。苗龙、李秀只得闪在山门外面僻静去处。看看二更尽，经事功德已完，众僧吹打一通，

却早化纸。二住持款王太尉吃斋。少顷斋散，又听得樵楼已打三鼓，二住持率领僧官，送王太尉上轿回衙。次后僧官各各拜辞回寺而去。钟守净叫道道人闭上山门，发付行童执了几盏灯笼，分头前后两廊、殿下殿下，遍处照过，方才回房。收拾金银器皿藏顿，灭了前殿后两廊灯烛，二住持与僧众，各自回房歇息不题。

再说苗龙、李秀、韩回春、庄客、酒生，都在近寺左侧幽僻处藏躲，侧耳听时，已是三更将尽。苗龙摸到寺前，咳嗽一声，李秀、韩回春俱会意上前，和苗龙轻轻商议道：“四鼓起了，不动手更待何时！”三个走到寺后墙边看时，酒生、庄客都在那里探头张望。苗龙查点人数，十个仍是五双，一齐涂黑了脸。李秀道：“苗二哥，你可先进墙里去，开了后门，我们好进来。”韩回春道：“这一带上墙打紧又高又厚，二哥怎地过去？”苗龙一面笑着，一面将手腰里去摸，摸出一对熟铁尖钉，光溜溜有一尺余长。一只手捻着一个钉，左手将钉插在墙上，左脚蹲上墙去，右手将钉插在墙上，右脚蹲上墙去，却似猢猻溜树一般。眨眼间，早扒上墙头，知会了众人，往下轻轻一跳，跳在草地上。摸着墙门，扭开铁锁，开了后门。李秀见了，照会一千人，闯入墙内，将墙门依旧闭上。一齐摸到里面耳房边听时，只听得鼻声如雷，正是夜眠如小死。这寺中僧众道人，一连辛苦了数日，才得着枕，却早都睡思昏沉。苗龙听了一会，见没动静，双手去撬门，撬得门咯咯地响，惊动一只黄犬，钻出洞来乱吠。苗龙提起铁尺，照头一下，已是半死，又复一尺，但见四脚朝天，见阎王去了。韩回春惊得寒抖抖地道：“不好，不好，黑魑魑不辨东西，钟和尚卧房不知在那厢哩！”苗龙道：“不要慌！日间我已看得备细，西首那土库里却是林和尚的卧室，东边黑墙内却是钟和尚的卧房。我

们径往东首，闯将入去就是。”

苗龙将门扇一重重都撬开了，一齐穿过厨房，闪出禅堂，又摸过穿堂，却到黑砖墙外。苗龙扯过一株晒衣竹竿，靠在墙上，溜进墙里，将石门开了。众人一同闪入里面。苗龙又将房门撬开，悄悄地闪入房中。李秀向前捱到钟守净床边，只听得钟守净梦中说道：“我的活宝，放撒手些，定要拿班做势，弄得我一身热汗。”李秀笑道：“好和尚，在这里做春梦，骗小沙弥哩。”即身边抽出火草，点起火来。苗龙抢到床前，将守净一手按住。钟守净梦中惊醒，吓得魂不附体，急待挣扎，早被李秀、韩回春将绳索背剪，馄饨样捆了。钟守净叫道：“不好了，行者快起来！”这行童正在睡中，听得叫唤，急忙跳起身来，一双眼再也睁不开，不知住持叫些甚么。拿了裤子作布衫穿，左扯右绷，只是穿不上，也被庄客、酒生向前捆了。苗龙腰间掣出一把明晃晃腰刀，搁在钟守净项上，喝道：“不要放声，若叫喊时，便杀了你！我等众好汉，不为别事，只要那日间佛殿上金炉烛台、银宝器皿，还要借白银三五千两使用。好好献出，佛眼相看，留你秃厮性命。倘若执迷不悟，先教你一命归阴，然后将这寺中大小秃驴，尽皆砍死。”钟守净哀告道：“大王爷爷，乞饶革命。金银物件都在侧首库房地窖子里，任从大王爷爷拿去，只是乞留狗命。”苗龙听罢，着酒生看守着钟守净、行童，自同韩回春、李秀、庄客一齐动手，掇开侧首门扇，奔入库房里来。正是：

不施万丈深潭计，怎得骊龙颌下珠。

毕竟苗龙众人果然劫得金宝去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大侠夜阑降盗贼 淫僧梦里害相思

诗曰：

财物从来易动人，偷儿计划聚群英。

窖中觅宝擒奸释，杖不留情遇侠僧。

谈佛忽然来活佛，观灯故尔乞余灯。

梦中恍惚相逢处，何异仙槎入武陵。

话说李秀、苗龙、韩回春等，一同抢入库房，撬起石板，果然香炉、烛台、金银器皿，都在地窖子里。又见侧首一个皮匣，扭开一看，约有数百两散碎银子。苗龙等不胜之喜，叫庄客打开带来的细布叉袋，将香炉、烛台、皮匣物件，都装在袋里。酒生、庄客、韩回春，每一人驼了一袋。李秀将房侧悬挂的旧幡扯下两条，把钟守净、行童两个口都包住了。李秀挟了行童，苗龙挟了钟守净，一伙人悄悄地走出卧房，径奔前门而来。

却说林澹然从夜深送佛、化纸、吃斋，收拾已罢，回到禅房，正脱衲衣要睡，猛然想道：“这道场做了七昼夜，城里城外，不知引动了多少人来看耍。佛殿上供奉摆列的都是金银宝贝，自古财物动人心，倘有不测，不可不防。且在禅床上打坐，待到五更睡也未迟。”闭目定神，坐了一会，只听得东首后门边，犬啐啐

地吠响。侧耳听时，又不见动静。心内疑惑，跨下禅床，手提铜杖，步出卧房，径往东首佛殿后廊下穿堂看时，只见一带门直到厨房都是开的。林澹然大骇，急走后墙来看，后门依旧关闭。复翻身趲出，来钟守净土库边，见石门大开。林澹然走进石门禅房里，觉有些灯亮。此时苗龙等正在房中动手，隐隐地听见一个低喝道：“好好献出宝来，饶你性命！”一个道：“乞饶贫僧狗命，宝物任大王取去。”林澹然心里想道：“是了，必有劫贼。日间看见金银器皿，故深夜来此劫取。怕俺知觉，悄悄地在此做事。俺若赶入去，反要伤了钟守净性命。谅这伙毛贼决不敢从后门出去。后路窄狭，难以转动，况又近俺禅房，必从前门而走。俺且坐在山门侧首等他，不怕他飞上天去了。”有诗为证：

浩气凌霄贯斗牛，无知鼠辈起戈矛。

夜深不遇林时茂，守净资财一旦休。

这林澹然终是将官出身，心下甚有见识。轻轻闪出佛殿禅堂，径到山门右边一株大杨柳树下坐了，将禅杖倚在树边。等了一会，只听得金刚殿侧门开处，黑影里一伙人走将出来。前头两个汉子，挟着黑魑魑两样物件，后面七八个大汉，都驮着布袋。看看走近前来，林澹然跃起，倒提禅杖，大喝一声道：“狂贼！劫了金宝，待往那里去！”李秀、苗龙听得，吃了一惊，即撇钟守净、行童，掣出腰刀，向前砍来。这韩回春、庄客、酒生都慌了，胆战心寒，没奈何丢了布袋，也拿着短棍、铁尺，上前助力。林澹然一条禅杖挡住，交手处，却早一禅杖撩着李秀手腕，扑的倒在地上。又一个溜撒些的庄客要抢功，提起铁尺，望澹然顶门上打来。林澹然把禅杖望上只一隔，将铁尺早隔在半天里，庄客右手四个指头都振断了，负着疼也倒在地上。苗龙看见风势不好，

心里已知是林澹然了，撇却手中腰刀，跪在地下叩头，叫：“爷爷饶命则个。”这韩回春见苗龙跪了，与众人也一齐跪下，叩头乞命。

林澹然是慈心的人，见众贼跪下求命，即收住禅杖，喝道：“俺这里是甚么去处，你这伙毛贼辄敢恣行劫掠？莫说你这几个鼠贼，俺在千军万马中，也只消这根禅杖。谅你这几个到得那里，大胆来捋虎须！今日你自来寻死，如何轻放得过！”说罢，举起禅杖，正欲打下。这苗龙是个滑贼，有些胆量，他双手爬向前来，寒簌簌地哀告道：“爷爷，待男女稟上，再打未迟。男女等也是良家儿女，只因命运淹蹇，又值恶薄时年，卖妻鬻子，家业凋零。出于无奈，只是做这偷摸的勾当。日间窥见爷爷佛殿上金银宝玩，动了歹心，实欲劫取，图半生受用。不期冒犯虎威，乞爷爷开天地之心，施好生之德，佛门广大，饶恕则个。”说罢，众贼哀哀的只是磕头。

林澹然踌躇一会，远远望见草坡上圆混混两件东西滚来滚去，因黑夜月色朦胧，看不明白。林澹然喝道：“那草坡上滚的是甚么物件？”苗龙磕着头道：“爷爷，不敢说，小人等罪该万死。这是东房正住持钟法主老爷和一个行童。”林澹然失惊喝道：“你这一班该死的泼贼，快快救起钟老爷来。”众人即忙点起火草，向前将守净、行童解了绳索，去了布条，脱衣服替他穿了。林澹然上前看时，兀自口呆目瞪，动弹不得。林澹然怒道：“泼贼！既要饶命，好好将器械纳下。”这班贼都将腰刀铁尺，战兢兢纳在林澹然面前。澹然又喝道：“都脱衣服俺看。”一齐都脱衣解带，赤条条的待林澹然搜看，身边并无暗器。林澹然道：“着两个好好地扶钟法主、行童进房去。”苗龙道：“若爷爷不打，情愿服事

钟老爷。”随令韩回春扶了钟守净，一个酒生扶了行童，一直送到钟守净卧房里去了。余贼低头伏气，跪在草里喘息，也不敢动。这李秀和庄客两个，倒在地上哼哼地捱命。

顷刻间，韩回春、酒生两个，带一个道人出来禀覆道：“已送钟老爷回房了。”林澹然分付道人：“快去办些茶汤，调理钟老爷。”那道人飞也似去了。原来这两个贼恐怕林澹然生疑，故叫这道人来回话。众贼跪在地下，面面相觑，没作理会处。欲待弃了李秀、庄客奔走，又虑明日扳扯出来，进退两难，犹豫不定。林澹然道：“俺已饶你，为何不走，还指望些甚么哩！”这伙贼都哭将起来。苗龙道：“小人等今日穷极，干了这犯法的事，万死尤轻。蒙爷慨然赦宥，正是死里重生，感恩无地。只一件，小人等虽然得生，终久难脱罗网。这两个被爷爷打伤的挣扎不动，须是小人们扛他回去，路上若撞着巡军盘诘，定遭擒拿，终是死数。若小人们各自逃去，丢下这两人，爷爷虽大发慈悲饶了，钟老爷受亏，必然不肯甘休，着落官府拷问，这两个必定扳出小人们，也是个死。算来算去，左右是死，不如各人受爷爷一杖，落得干净，不枉了做英雄手内之鬼。”说罢，只是磕头。林澹然笑道：“你这泼皮，倒也有些志气。也罢，汝等且打开袋子皮匣与俺看。”众贼将叉袋皮匣开了，林澹然一一检过，喝道：“快将袋里金银物件，送到钟住持卧房里去交割明白。这皮匣内银两，赏与你众人拿去均分，做些本分生理，不许再生歹心，有害地方。若蹈前非，撞到俺手里时，这番休想得活。”众贼听了，一齐磕头跪拜。拜罢起来，将叉袋照旧驮到钟守净房里交割了，又带那个道人来回话。林澹然又道：“汝众人轮流背这两个打伤的人，俺自押送到城门边，以免拦阻，保全汝等去罢。”众贼不胜感激。苗龙

等抹去脸上煤黑，两个酒生扶了庄客，两个扛了李秀。苗龙背了皮匣，一齐都出山门，林澹然押后。幸得一路无人知觉，直送到城外，众贼倒身拜谢，悄悄都去了。

林澹然独自个扬了禅杖，回到寺里，却早邻鸡三唱，天色黎明。澹然走到钟守净房里探望，钟守净、行童被绳索缚伤了四肢，浑身麻木，都睡在床上叫疼叫痛。一见林澹然来，即以手挽住衣服，扯澹然坐在床上，口里不住声叫：“师兄是贫僧重生的爹妈，恩若丘山。今夜若非恩兄解救，几乎命丧黄泉，此情此德，铭刻肺腑。”林澹然笑道：“师兄休得如此说。俺与你义同手足，蒙圣恩受了偌大供养，愧无以报。况俺与师兄职任不小，圣上钦赐许多金银、炉台等物，若被劫去，查点怎了？今幸佛力浩大，得以完璧，万全之喜。乃师兄鸿福，何谢俺为！”钟守净睡在床上，合掌称谢不已。林澹然又道：“这件事不可播扬于外，就是寺里知觉的人，须分付他不可传说出去。圣上知道，只说你俺无一些才干。适才皮匣里银两，俺已赏与众贼去了，若少钱粮，待后补上。师兄可将息贵体，内外墙壁门扇，小僧自着人修葺。暂且告别，晚间再来探望。”钟守净道：“多承活命之恩，誓当补报。外边若有动静，乞师兄遮盖则个。”林澹然道：“这个不必分付。”当下辞了钟守净，自回房中歇息。有诗为证：

挥金施剧盗，耀武救同袍。

恩义须兼尽，威名泰岳高。

却说钟守净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林住持好没分晓！盗已擒获，为保不送宜诛戮，以警将来，反饶放去了，将这一皮匣银两赏他？自古道：‘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莫非自己藏匿过了，假说赏与贼人，未可知也。有心不在忙，慢慢地看他冷破便

了。”后人看到此处，单叹这人心最是不平，“落水要命，上岸要钱”，这八个字真道不差。有词为证，词名《重叠金》：

昨宵见你炎炎热，今朝倏尔成冰雪。今昔一般情，
如何有二心？

急里闲人贵，闲外亲人赘。搔首自评论，从来无好人。

话分两头。再说苗龙等一行人，自城边别了林澹然，抱头鼠窜，都到李秀家里，闭上店门，放下李秀并庄客，却好天色已明。随即打开皮匣，将里面银子取出看时，一齐欢喜。苗龙做主，将一半自与李秀、韩回春三人分了；这一半，庄客、酒生七人均分毕，都坐在李李房里。苗龙先开口道：“我们这十个弟兄，几乎到阎王殿前、阴司地府走一遭。若不是遇着这仁慈慷慨的林爷爷，如何得有今日在？实系再生，好险好幸。”韩回春拍着大腿道：“罢，罢，罢！古人说得好，知过必改。我弟兄们今日在万死里逃得性命，重见天日，从此后将分的银两，各寻生理，图一个长进，莫辜负林爷爷一片好心。”李秀睡在床上道：“自古及今，也没这样好人。我适才手腕上被打，血晕在地，实料命归阴府，那思再活人间。今得性命，重见妻儿一面，实出望外。这恩爷大德如天，报答不尽，谁承望又赏这若干银两。自今日为始，各人家里安立林澹然爷爷一个牌位，上书着姓名，把赤金贴了，每日早晚侍奉拜祷，愿他身登佛位，早证菩提。若遇每月朔望、四季节序之辰，各出分子做功德，保他寿年千岁，福享天年。你众弟兄们道我这主意如何？”众人一齐道：“好！受了他莫大之恩，正该如此报答。”众人吃了些酒饭，各自散了。这李秀并庄客有了钱钞，自去寻医疗治，不在话下。

再说林澹然在妙相寺中赶散了盗贼，救了钟守净性命，又是隆冬天气，幸喜防闲得密，内外人等并不知觉。钟守净趁林澹然不在时，几次到他房里搜检，并无踪迹，钟守净方才心里信林澹然是个好人。自此后，凡寺里一概钱粮财帛等项，与林澹然互相管辖，有事必先计议，然后施行。不时烹茶献果，讲法谈禅，就似嫡亲弟兄一般。寺里僧众见他两个如此，也各心里喜欢。光阴荏苒，疾似流星，但见爆竹声中催腊去，梅花香里送春来。当日是正月十三，上灯之夜，家家悬彩，户户张灯。怎见得好灯？古人有一篇词名《女冠子》，单道这灯的妙处：

帝城三五，灯光花市盈路，天街处处。此时方信，凤阙都民，奢华豪富。纱笼才过处，喝道转身，一壁小来且住。见许多才子艳质，携手并肩低语。东来西往谁家女？买玉梅争戴，缓步香风度。北观南顾，见画烛影里，神仙无数。引人魂似醉，不如趁早，步月归去。这一双情眼，怎生禁得，许多胡觑！

贴近妙相寺有一员外，姓周名其德，也是金陵有名富户。因染了疯疾，岁底下本寺伽蓝船灯一座，又许下经愿数部。疾痊之后，酬还心愿，雇匠人造下一只木船，五彩油漆，外边俱雕刻小小人物，撑篙架橹，掌号执旗，吹打乐器，枪刀剑戟悉具。四围悬挂彩结珠灯，船里供养伽蓝神像，两边排列从人。船灯之前，又结一座鳌山，灯上将绢帛结成多般故事。寺里寺外都悬灯结彩，哄动了满城士女，那一个不来妙相寺里看船灯，因此上惹出一个妖娆，适偿了前生孽债。说这佳人，住在本寺后门东首小巷里。丈夫姓沈名全，乃是个旧家子弟。自小生来好穿好吃，只耽游玩，懒读诗书。况自幼娇养，不会生理，不尴不尬的。有一伙

恶少，起他个浑名，叫做“蛇瘟”。街前街后，贴上数十张没头榜文，名为“蛇瘟”行状。写道：

双眼斜睨不亮，两袖低垂不扬。语言半吞不吐，行步欲前不上。贪睡假寐不醒，生理佯推不惯。饮酒钟儿不放，吃食箸儿不让。廩无粒米不忧，囊有千文不畅。腹中干瘪不饥，肚里膨脝不胀。满身风痒不搔，遍体腌臢不荡。巧妻侮弄不亲，邻族情疏不向。凭君炙烤不焦，任你煎熬不烂。先君克众不良，生下贤郎不像。编成不字奇文，好做蛇瘟行状。

这沈全早年父母双亡，娶个浑家，也是富户之女，姓黎，小名赛玉，生得甚是飘逸。嫁与这沈全数年，家业渐渐凋零，奴仆逃散，田产填了债负。止留得一义男小厮，名唤长儿。亏这黎氏十个指头挑描刺绣，专一替富贵人家做些针指，赚来钱米，养着沈全。当日沸沸地闻得人说，妙相寺里船灯鳌山甚是好看。黎赛玉是个少年情性，又值闲月，当下对沈全道：“这妙相寺里船灯，人人说好。我这里止隔一两重墙，甚是近便，远处的若男若女，兀自来看耍，怎地不去看看来？”沈全道：“你要看，自和长儿同去，我在家里寻个觉好睡。”黎赛玉见丈夫应允，随即梳头插花戴簪，换了衣服，叫长儿执些香烛，步行到这寺里来游玩。进得山门，到了佛殿上，点了香烛，拜了几拜。次后同长儿到廊下看了船灯，又到山门边观看鳌山，在人丛里捱来捱去。看了半晌，长儿道：“娘，回家去罢。”黎赛玉笑道：“寺虽近便，却也难得来的。今既来此游玩一番，你可引我往禅堂、后殿、两廊、小殿里左右看一看去。”长儿引娘回步，同到后殿、禅堂、厨房周围观看。忽听得一伙人道：“东首法堂中，钟住持在那里讲佛法，我

们也去听一听，不脱人身。”黎赛玉闻得，也同长儿到东首法堂里来，听这钟住持开讲佛法。两个立在人丛背后听了一会。钟守净端坐在坛上，开讲那“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义。正讲到第六个佛字，道：“善知识，欲解佛字，只不离了这些儿。”把手指着众人之心。众人把身一开，钟守净猛抬头，忽见黎赛玉站在人后。钟守净斜眼一睃，见他生得十分标致，有《临江仙》词为证：

宝髻斜飞珠凤，冰肌薄衬罗裳。风来暗度麝兰芳。

缓移莲步稳，笑语玉生香。微露弓鞋纤小，轻携彩袖飘扬。天然丰韵胜玉嫱。秋波频盼处，佛老也心狂。

钟守净不觉神魂飘荡，按纳不住，口里讲那个佛字，一面心里想这个女菩萨。正谓“时来遇着酸酒店，运退撞了有情人。”这钟守净到也是聪明伶俐的，不知怎地看了黎赛玉一点风情，就是十八个金刚也降伏不住了。一时错了念头，锁不定心猿意马。这妇人也不转睛的将钟守净来觑。钟守净只得勉强在坛上支吾完了。行童进上茶果，钟守净道：“贫僧今日困倦了，众施主暂且散去，明日再来听讲。”众人见说，一齐散了。黎赛玉领着长儿，同众人出了山门，取路回家。有诗为证：

从来女色动禅心，不动禅心色自沉。

色即是空谁个悟，反教沙里去淘金。

却说钟守净初次见这妇人，虽动尘心，不知妇人姓氏住居，又不好问得，只自心里乱了一回，也只索罢了。不想临出门时，这妇人领着一个小厮同走，钟守净心里想道：“这小厮好生面熟。”想了一会，猛然省道：“是了，这小厮时常到我寺中井里汲水，得便时间他端的，便知分晓。”当下寺里闹丛丛地早过了两日。至第三日，却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钟守净、林澹然早上斋

供了禅佛，令管厨房的和尚备斋，庆赏元宵。至晚击动云板，聚集合寺僧众，禅堂里点上灯烛，摆下斋席。钟守净、林澹然二人为首，余者依着年岁序坐两傍。内中也有吃酒的，也有不吃的，或谈玄理，或讲闲话，直至更阑才散。钟守净对林澹然道：“贫僧数年不曾看灯，今宵幸得风和月朗，天色晴明，况今岁之灯，比每年更盛。虽然夜色深沉，谅此良宵，残灯未彻，欲与师兄同步一回何如？”林澹然道：“承师兄带挈，本当随行；但有一件，目今寺里看船灯鳌山的士女甚多，黑夜之中，或有不良辈乘隙偷盗，如前番故事，或是非火烛，干系不小。师兄若要看灯，带一小童随去，贫僧在此前后管理，以防不虞。”钟守净道：“师兄见教极是。小僧略略遣兴即回，乞照管则个。”

钟守净戴了一方幅巾，穿了一领黑线缎子道袍，着一个行童，小名来真，提了灯笼，出山门，取路到御街大道看了，又转过家市口，遍处观看。只见香尘滚滚，士女纷纷，灯月交辉，果是人间良夜。有赋为证：

绛蜡光瑶，千百种花灯竞放；皇州景丽，亿万家弦管争鸣。飞复道以连云，凌星桥而渡汉。鳌山炫彩，聚四方五岳之精；瑶岛增辉，竭人力天工之巧。龙盘玉树，收罗水族之奇珍；凤舞梧桐，毕献羽翎之幻像。毛虫灯麒麟作长，走兽灯狮子居先。张异域之屏围，挂名人之手笔。珍珠灿烂，纵然蛟客亦神惊；锦绣辉煌，便是离娄须目眩。方卉中牡丹领袖，百果内文杏枢衡。行行技艺尽标能，物物雕镂俱极巧。又见众仙试法，更有百怪呈灵。玲珑灯架饰珠玑，皎洁灯球妆翡翠。说不尽繁华世俗，接不暇富贵民风。金鞍玉勒有王孙，翠幃朱帷咸

贵戚。绮罗队里，多少花容月貌足惊郎；冠盖丛中，无数墨客骚人堪动女。正是浓情乐处香盈路。游倦归来月满庭。

钟守净和行童趁着灯月之光，也不点灯笼，两个穿东过西，走遍了六街三市，看之不足。又早樵楼鼓响，却是二更天气，家家烛烬，户户收灯，看灯的渐渐散了。但见：

条条街静，处处灯收。蟾光斜向禁城倾，银汉低从更漏断。笙箫绝响，踏歌人在何方？锣鼓声稀，逞技郎归那院？王孙公子收筵席，美女佳人下绣帏。

钟守净唤行童点了灯笼前导，自却徐步而行，取路回寺。与行童一头走，一头讲道：“夜已深沉，若往大路回去，一发远了，不如抄路往后墙小巷去，到也省走几步。”即取路往小巷里来。却好转得弯时，远远的听得一个小厮在月下唱吴歌。唱道：

好元宵，齐把花灯放。捱肩擦臂呀，许多人游玩的忙。猛然间走出一个腊梨王，摇摇摆摆，妆出乔模样。头儿秃又光，鼻涕尺二长，虱花儿攒聚在眉尖上。乾头糯米，动子个朵棠行，把铜钱捉住了就缠帐。何期又遇着家主郎，揪耳朵，剥衣裳，一打打了三千棒。苦呵，活冤家，跌脚泪汪汪。明年灯夜呵，再不去街头荡。

钟守净抬头一看，见个年少妇人，一只手扶着斑竹帘儿，露着半边身子儿，探头望月，似有所思。守净促步上前，细看那妇人，就像十三日来寺里听讲经的冤家。那唱歌的原来就是随行小厮。这黎赛玉因当日元宵佳节，见别人家热热烘烘开筵设宴，张灯酌酒，庆赏灯夜，自己夫妻二人，手中没了钱钞，寂寂寞寞的吃了些晚饭。沈全原是懒惰之人，早早先去睡了。黎赛玉无可消

遣，因想昔日荣华，目前凄楚，心下不乐，不欲去睡。冷清清立在门首，扳着脸儿看灯望月，聊遣闷怀，不期钟守净却好走来撞着。黎赛玉眼乖，月下便认得是钟和尚，即抽身闪入帘里。钟守净走了几步，心里不舍，故意将灯笼一脚踢灭了，转喝行童不小心，“为何把灯笼灭了？快到那家点一点烛，好走路。”行童即忙转去到黎赛玉家里，借灯点烛。钟守净随即跟着行童，走到帘儿外站立窥觑。黎赛玉叫长儿忙替行童点烛，钟守净在帘外假意骂道：“叵耐这畜生，将灯笼打灭，半夜三更，搅大娘子府上。”赛玉笑道：“住持爷怎讲这话。邻比之间，点一点灯何妨。”钟守净忙进帘里，深深稽首谢道：“混扰不当。”赛玉慌忙答礼道：“不敢，请便。”行童提了灯笼，钟守净又作谢了而行，不住的回头顾盼，迤逦回寺。林澹然与众和尚都在禅堂等候，见钟守净回来，各归卧室去了。

钟守净进房里禅床上坐下，吃了一杯苦茶。行童铺叠了床，烘热了被，伏侍钟守净睡了，方才自去熄灯安歇。钟守净虽然睡在床上，心里只是想着：这妇人如花似玉，怎地能勾与他说一句知心话儿，便死也甘心。翻来覆去，再三睡不着。直捱到五更，神思困倦，朦胧在太湖石畔，凭着栏杆看池里金鱼游戏。正看间，道人来报：“佛殿上一位女菩萨来许经愿，要接住持爷亲自忏悔。”钟守净至殿上看时，却是这听讲经的美人。钟守净打个稽首，扯着风脸问道：“施主娘子，今日许经愿，还是择日接众僧到府上诵经，还是在敝寺包诵？”那美人答道：“妾有一腔心事，特来宝刹拜许经忏，以求早谐心愿。寒舍不净，敢烦住持爷代妾包诵此经。敬奉白银二两，以为香烛之费。”说罢，伸出纤纤玉指，将银子一锭，双手递将过来。钟守净双手去接，却是一枝并

头莲钗儿，藏在袖里。此时钟守净心痒难抓，又问：“施主高姓贵宅？为甚心事许愿？”那美人道：“住持欲知奴家姓字住处，乃田中有稻侧半初，人下小小是阿奴。寒头贝尾王点污，出沉帝主为丈夫。为有一段因缘，特许良愿，以求如意者。”钟守净听罢，不解其意，即请美人到佛堂里用斋。那美人并不推辞，就携着钟守净手，到佛堂中。守净愈觉心痒，忍不住挨肩擦背，轻轻问道：“施主适才许愿，实为着甚的一腔心事来？”那美人云鬓低垂，星眼含娇，微笑道：“实不相瞒，贱妾身耽六甲，常觉腹痛不安，故烦许愿以求一子。”钟守净趁口道：“和尚有一味安胎种子灵丹，奉与娘子吃下去，管取身安体健，百病消除，临盆决生男子。”美人欢喜道：“若蒙赐药有灵，必当重谢。”钟守净道：“我释门中郎中，非世俗庸医之比。先求谢礼，然后奉药。”美人道：“仓卒间未曾备得，怎么好？”钟守净笑道：“娘子若肯赐礼，身边尽有宝物。”美人道：“委实没有。”守净道：“贫僧要娘子腰间那件活宝，胜过万两黄金。”美人带笑道：“呆和尚，休得取笑。”钟守净心花顿开，暗思道：“今番放过，后会难逢，顾不得了。”即将美人劈胸搂住，腰间扯出那话儿，笑道：“这小和尚做郎中，十分灵验。善能调经种子，活血安胎，着手的遍体酥麻，浑身畅快。”那美人掩口而笑。二人正欲交欢，忽见壁缝里钻出一个红脸头陀，高声道：“你两人干得好事，待咱也插个趣儿。”一手将美人夺去亲嘴。钟守净吃了一惊，心中大怒，按不住心头火起，将一大石砚劈面打去。头陀闪过，赶入一步，把钟守净劈领揪翻，大拳打下。钟守净极力挣扎不得，大声喊叫：“头陀杀人，地方救命？”行童来真听得喊叫，谅是钟守净梦魇，慌忙叫唤。钟守净醒来，却是南柯一梦，挣得一身冷汗，喘息不定，心下暗暗嗟吁。

不已。

少顷天色黎明，行童请吃早膳。钟守净披衣而起，漱洗毕，举箸吃那粥时，那里咽得下喉。即放下箸，止呷两口清汤，叫行童收去。自此之后，恰似着鬼迷的一般，深恨那红脸头陀。又想梦中四句言语不明，自言自语，如醉如痴，废寝忘餐，没情没绪，把那片念佛心，撒在九霄云外。生平修持道行，一旦齐休。合着眼，便见那美人的声容举止，精神恍惚，恹恹憔悴，不觉染了一种沉疴，常是心疼不止。林澹然频来探望，请医疗治，并无效验，林澹然也没做理会处。凡平日缙绅故友来往的人，并不接见，寺中大小事务，都凭林住持一人管理，钟守净只在房中养病。这病源止有伏侍的行童略晓得些，也不敢说出，终日病势淹淹。

又早过了一月，忽值三月初三日，乃是北极佑圣真君寿诞。本寺年规，有这一伙念佛的老者，和一起尼姑，来寺里做佛会。当下众士女念佛诵经，哄哄的直到申时前后。化纸送圣毕，吃斋之际，内中有一个老尼问：“今日为何不见钟法主出来？”众和尚答道：“钟住持有恙在身，久不出房矣。”那尼姑失惊道：“怪道久不相见。钟住持出家人，病从何来？既有贵恙，须索进去问安则个。”斋也不吃，袖了些果子，起身径入钟守净卧房里来。

原来这老尼姑姓赵，绰号叫做“密嘴”，早年没了丈夫，在家出家。真是俐齿伶牙，专一做媒作保。好做的是佛头，穿庵入寺，聚众敛财，挑人是非，察人幽隐。中年拜一位游方僧为师，法名妙本。街坊上好事君子，撰成一出无腔曲儿，教闲耍儿童念熟了，每见赵尼姑行过时，互相拍手歌唱，以成一笑。曲云：

妙妙妙，老来卖着三般俏：眼儿垂，腰儿跳，脚儿娇。见人拍掌呵呵笑，龙钟巧扮娇容貌。无言袖手暗

思量，两行珠泪腮边落。斋僧漫目追年少，如今谁把前情道。

本本本，眉描青黛颜铺粉。嘴儿尖，舌儿快，心儿狠。捕风捉影机关紧，点头掉尾天资敏。烟花队里神帮衬，迷魂阵内雌光棍。争钱撒赖老狸精，就地翻身一个滚。

这赵尼止有一个儿子，名叫乾十四，又无生理，倒靠娘东拐西骗，觅些财物，以过日子，还要偷出去花哄哩。因食用不足，常得钟守净周济些钱米，故这尼姑是受恩过的人。见钟守净有病，怎得不惊？急急走入去探望一遭。只因此去有分教，正是：

游鱼吞却钩和线，从今钓出是非来。

不知见了钟守净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说风情赵尼画策 赴佛会赛玉中机

诗曰：

诙谐利口若悬河，术秘机深识见多。

活计摆成花粉阵，芳名播满丽春窝。

甜言密语如铺锦，送暖偷寒似掷梭。

古诚谆谆人莫悟，至今犹说重尼婆。

话说钟守净正坐在禅椅上纳闷，见赵尼姑来到，便问道：“赵菩萨许久不见，今日方来望我？”赵蜜嘴蹙着眉头道：“我的爷爷，谁知道你染成这等贵恙？若早知道时，忙杀也偷一霎儿工夫来问安，这是老身多罪了。若果实知道不来望你呵，阿弥陀佛，我顶门上就生个盘子大的发背。”钟守净笑道：“但你讲话就脱空，顶门上可生发背哩？妈妈，你是个贵冗的人，我怎的怪你。向来尊体健么？”赵蜜嘴道：“靠佛爷洪福，老身却也穷健。如今贵恙有几时了？恁地面皮黄黄的，瘦做这般模样。”钟守净道：“从正月里得了贱恙，淹淹缠缠，直到如今不得脱体。”赵蜜嘴道：“我的佛呀，怕少了钱，少了钞？怎么不接个医人疗治？”钟守净道：“名医也延过十余人，并不见一些应效。只落得脾胃烫坏了，因此久不服药。”赵蜜嘴道：“自古养病如养虎，轻时不治，重则

难医。还须另请良医调治便好。”钟守净叹口气道：“我这病体，不争这两个小时医便医得好的，纵使扁鹊重生，卢医再世，亦恐劳而无功。”赵蜜嘴道：“佛爷，怎地就讲这没脊骨的话？你正在青春年少，又不是七十八十岁的人，怎的便医不好？还自耐烦调理则个。”钟守净道：“我这一种心病，比诸病不同，不要说吃药无效，便是众医生诊脉时，先不对症了，故此难疗。”赵蜜嘴口中不说，心下思量：“这个和尚话语来得跷蹊。甚么一种心病，其中必有缘故。”又问道：“贵恙若说是心病，这病源医人那里参得透？昔日染病之初，还是受风寒起的，呕气起的，伤饮食起的，忧愁思虑起的，辛苦起的？病有根源，佛爷必自省得。自古明医暗卜，必须对医人说明了起病根由，方好服药，自然有效。”钟守净又叹口气道：“说他怎地？”赵蜜嘴哈哈地笑道：“佛爷只管讳疾忌医，那个是你肚里的蛔虫？”有诗为证：

老姬专能说短长，致令灾祸起萧墙。

闺中若听三姑语，贞烈能教变不良。

钟守净道：“我这病症，难对人言。你是我的意人，讲与你谅亦无妨。从正月元宵夜间，得一奇梦，忽然惊醒，自此以后，渐觉精神恍惚，情绪不宁，就如失魂的一般。饮食无味，梦魂颠倒，更是一样心疼，最不可当。常是虚寒乍热，口渴心烦。日间犹可，夜里最难。今将两月，渐加沉重，只恐多是不济了。”赵婆听罢，摇着头道：“古怪，古怪，这病体应了一句话道：‘心病还将心药医。’我是个不识字的郎中，不诊脉的医士。”附耳低言道：“佛爷，你这症候，有一个阴人缠扰，故此日轻夜重。若要病痊，除非服那一贴药才好哩。我这猜何如，快对我讲，待我替你寻这个胡子郎中。”钟守净道：“休得取笑。”赵蜜嘴道：“取笑

取笑，各人肚里心照。佛爷休要瞒我。要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我当初丈夫初歿，得一奇疾，与你贵恙不差分毫。病了半年，恹恹将绝，毕竟也去寻了一条活路，救得性命。我赵婆不是夸口说，凭你说风情，作说客，结婚亲，做买卖，踢天弄地，架虚造谎，天下疑难的事经我手，不怕他不成。自有千般本事，只是手中没了钱，被人鄙贱，故此动掉不得。一向承住持爷厚意，费钱送米，不知受了多少深恩，未有丝毫报答。设若用着老身，虽生人头、活人胆，也会取将来。”

钟守净满腔心事，被赵婆一言道着，点醒了念头，心里热杂杂的，把嘴一嘬，叫行童点茶。行童自去厨房里烧茶去了。钟守净起身，关上房门，红着脸，将赵婆纳在交椅上，双膝跪下。赵婆失惊道：“我的爷老子，我只可请医，年纪老了，做不得医人了。”慌忙双手扶起钟守净来。守净道：“待小僧拜了干娘，然后敢讲。”赵婆嘴笑道：“休要如此。尊体不健，有话但讲，果有着得力处，无不尽心。事成之后，拜亦未迟。”把钟守净拖起来，纳在椅上。守净道：“适才干娘所说，句句钻着我的心，如今瞒不过了。正月十三那日在东厅里，和一伙道友正讲佛法，只见一个女人，立在人丛后听讲。生得十分美貌，粉腻腻一个俏脸儿，笋纤纤一双玉手儿，身材窈窕，性格温柔。那一双翘尖尖小脚儿，更是爱杀人，俨然活观音出现。临去时频以秋波送情，一时心动难制，这也只索罢了。过了两日，正值元宵之夜，我见今年灯盛，随着一个行童，到大街三市看玩。不想回来夜深，抄路打从后墙小巷里过，忽见这个冤家，立在门首竹帘边看月。我已走过了，心中不舍，以借灯为由，回步在帘外细看半晌，月下更是俊俏得紧。回到寺中，越发难过，一夜睡不着。捱到五更，方才合眼，

梦见冤家来寺许愿。讲道：‘我是田中有稻侧半初，人下小小是阿奴，寒头贝尾王点污，出沉帝主为丈夫。’我不解其意，诱到房中调戏他，正在妙处，被一个红脸头陀瞧破，闹将醒来，出了一身冷汗，心中耿耿不乐。自此得病，直到于今，不知他梦中四句是何解说。小僧也不思量这块天鹅肉吃，只求得见一面，讲句知心话儿，死也甘心。”赵蜜嘴听罢，瞋着眼道：“好个出家人，要思量干这没天理的勾当。我若替你图谋，连老身也要落阿鼻地狱。快休指望，老身那里耐烦管这等闲事，撒开撒开！”抽身就走。钟守净慌了，将衣袖一把扯住，哀求道：“妈妈，你方才说的十能九会，许了小僧，故诉衷肠。你若不许小僧时，小僧也不敢央烦干娘了。若恁地变卦，真真害杀我也。”赵蜜嘴笑道：“且不要慌，我假唬你一唬，就如此慌慌张张。若要与那话儿成就时，他必有许多做作，或打或骂，假怒佯嗔，都是有的。像你这样胆怯，怎能成事？自古说：色胆大如天。若要干这事，须是胆包着身方才好。我已思量定了，这女人宿缘有在，梦中那四句话，正合着这个人。住持与他前缘宿分，故此梦里泄漏真情。”

钟守净见他说话有些来历，连忙跪下求告道：“干娘，你且猜是兀谁，待小僧快活则个。若果有门路，我小僧可是辜负干娘的人？”赵婆搀起道：“我是猜诗谜的惯家。你若叫别人猜，十年也猜不出，须是我一猜就着。他梦中对你道：‘田中有稻侧半初，人下小小是阿奴。’这两句是拆白的话，讲出他那姓来。田中有稻是禾字，侧半初是侧边加半个初字，人下小小是余字，凑完成却不是个黎字？他与你讲道他姓黎。”钟守净点头道：“是了，是了。后两句如何解？”赵婆道：“后两句是他的小名。寒头贝尾是个赛字，王字污一点是个玉字。他小名唤做赛玉。出沉者，沉字

出一出头。帝主者，人之王也。他讲沈全是他的丈夫。住持爷，你这般聪明，如何不省得？”钟守净听罢，拍手笑将起来道：“原来如此。你真是个活神仙，若是读书，赛过聪明男子。是便是了，不知这小巷里竹帘中的那人，果是沈全妻子黎赛玉么？干娘密为之计，救拔小僧，倘得事谐，必有重谢。”赵蜜嘴道：“佛爷讲那里话。老身平日受了多少恩惠，些须小事，反讲起酬谢来。这墙外小巷中，果是沈全家，他妻名为黎赛玉。但请宽心调养，待贵体平复，方可行得。此一节事，托在老身，不怕不成。只一件，性急不得，缓缓图之，自然到手。”钟守净道：“这黎赛玉，只怕干娘不曾与他相识。”赵蜜嘴道：“老身昔日曾替他家换些珠翠，如今许久不曾相会。这女人的父亲叫做黎钵头，一生本分，家里亦颇过得。生下这个女儿，嫁与沈郎为妻。沈郎出身到也好的，不想是个蛇瘟，不务生理，弄得家业凋零。亏这女人做得一手好针线，赚些钱米养活丈夫，虽在不足之中，却也不见有甚闲话。俗语道得好：‘世间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男子火性，妇人水性，须用些精细工夫，慢慢抻弄他心随意肯。你不知这偷风情，要随着性子儿走。也有爱钱喜物的，也有贪酒好色的，也有重人物的，也有听哄骗的，我到其际，随方逐圆，一步步儿生情透路，便是铁石心肠，我这张蜜嘴，一哄就要软了。你也要用些心机，第一来惜不得钱财，二来顾不得面皮，三来论不得工夫。依此三着而行，好事决然成就。”

钟守净听罢，喜不自胜，笑道：“小僧听了干娘这话，不觉病体宽爽了一半，这三件别人须不能，在小僧都依得。我有的是钱，有的是工夫，面皮要老也容易。乞在意早图，不可爽信。”赵蜜嘴道：“你但放心，不必叮嘱。今日天色晚了，老身暂且告回，

待静夜再思良策，捱身做事，好歹后一日来覆你。”说罢起身。钟守净道：“今日本该留干娘一饭，只是西房林住持有些夹脑风，不通世务，若知道必生疑忌，因此不敢款留。有慢干娘，莫怪。”赵蜜嘴道：“我与你怎讲此话，慢慢的有得吃哩。你且宽心睡一觉儿。”打个稽首，相别而去。钟守净随即着一个道人，提了一壶好酒，两盒蔬菜，送到赵尼姑家里去，说：“住持爷送来与老菩萨做夜菜的。”赵蜜嘴收了不题。

却早过了两日，钟守净眼巴巴望这赵婆覆话，自早至晚，并不见他踪影，心里惆怅了一夜。次日巴不得天明，绝侵早起来，着行童悄悄到赵尼姑家里去，分付道：“住持爷立刻等老菩萨讲话，请他就来。”行童到得赵婆门首时，大门兀自未开。行童叩门，赵婆问：“是谁？”行童道：“是我。”等了半晌，只见赵乾十四蓬着头出来开门。问道：“小官那里来的，清早敲门做甚？”行童答道：“我是妙相寺钟住持爷差来，请老菩萨讲话的。”赵婆儿子听罢，也不做声，自在地上拾了一把乱草，去寻茅厕去了。有诗为证：

婆子刁钻不是痴，钟僧须索自寻思。

入门欲问荣枯事，观着容颜便得知。

话说这赵婆故意做作，上身穿了一领破布袄，下把一条旧裙子拴了腰，扶墙摸壁，走将出来。问道：“小官莫非是钟老爷差来的么？”行童应道：“正是。”赵婆道：“请坐，我昨日早间正要煮些粥儿吃了来见住持爷，不期灶下无柴，柜中缺米，因此将儿子骂了几句，反被他嚷我一场，饭也没得吃，倒唠了一场大气。饿得眼花，气得头晕，昨日睡了一日，不曾来望得住持爷。小官烦你转达，待老身得柴米，贱体略略挣扎些，来拜覆住持的话头

便了。”有诗为证：

利口伶牙，拿班做势。

柴米送来，方能了事。

行童道：“住持爷立等老菩萨讲话，同我到寺中吃早饭去。”赵蜜嘴道：“这个却使不得，成甚体面！况且身子狼狈，寸步也移不动，多分明日来见住持爷，相烦申意。”打发行童回寺。此时钟守净眼巴巴等候回音，忽见行童来到，便问：“赵妈妈怎地不来？”行童将赵婆与儿子争闹，少柴没米的事情说了一遍。钟守净笑道：“这老婆子却也没些转智。既无柴米，何不着人到我这里借掇，却在家里寻闹。”看官听说，赵婆这些做作，正是骗财物的圈套，钟守净那里省悟着。两个道人驮了五斗白米。挑了一担大柴，送到赵婆家里来。这赵婆与儿子，料得钟守净决然着套，都不出去，烧茶专等，果然见两个道人挑柴送米来了。赵婆接了，欢天喜地，陪道人吃茶罢，送出门道：“拜上住持爷，承惠柴米，午后面谢。”道人自去了。

赵蜜嘴午饭后，换了一身衣服，径往妙相寺里来。进得寺门，见那一个挑柴的道人，正在殿上点香。一见赵尼姑来到，丢了香，先进房里通报去了。钟守净分付厨下预先烧好茶伺候。只听得脚步响，赵婆哈哈地笑入房里来。见了钟守净，连连的打问讯，谢了又谢。钟守净道：“小可的事，何必致谢。且请坐吃茶。”就问：“干娘，你原约昨日来见小僧的，使我悬悬地望了一日，望得眼穿，盼得肠断，好失信人也。”赵婆笑道：“不要提起，只为家里少长没短，呕了一场闲气，贱体不快，故此失约。不合又在行童面前老实告诉了，蒙住持爷赐柴赐米，正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暂且收了，再图后报，特来拜谢。目前贵体比往先好些么？”钟

守净道：“贱恙颇觉有一分儿好意，只是心里热焦焦的过不得。前日所求事体，曾有些良策么？”赵婆道：“老身费了一夜神思，设下一条妙计，今日特来商量。”钟守净道：“既有良策，即便施行，小僧无有不依。”赵婆低声道：“耳目较近，难以言语。”钟守净发付行童出房去了。赵婆将椅子移近前来，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这计何如？”钟守净听罢，跌脚道：“妙！妙！果然是个女张良。”赵婆道：“不要先欢喜。若言容易得，便作等闲看。还须密用心机，到手时方才是稳。”钟守净带笑叫行童换茶，赵婆起身告行。钟守净道：“且坐，小僧有一件粗物相赠。”就在箱里取出一匹茶褐色绝细的绵绸，对赵婆道：“权送与干娘做件衫子穿。”赵婆推辞道：“此绸老身决不敢受。未有寸功，焉受重赏？”钟守净道：“干娘不要嫌轻推却。若收去，小僧心里才安，另有计较。”赵婆接在手里，谢道：“常言讲得好：长者赐，不敢辞。老身只得权收了，后当补报。”作谢而别。

钟守净独坐，思量这赵婆计较，果然有些妙处，越想越有滋味，随着他此计而行。当晚分付厨下道人，磨起一斗糯米粉来，做成豆沙馅子，明早候用。当夜睡不安枕，天未晓，便穿衣起来。着道人买了两个猪腿，将那隔夜磨起的米粉，裹了馅子，做下一盒京圆，蒸熟了，用两个朱红盒子盛着。又取象牙梳子一副，名人诗画、檀香骨子金扇二柄，藏于匣内，使道人挑了，行童引路，送到元宵夜里借点灯的那一家去，分付道：“如此如此。他若不肯收时，不要管他怎的，只出了盒子就走。

行童领了分付，和道人一径到沈全家里来。却好沈全不在家，那妇人坐在轩子内做针指，忽闻帘外声唤，步出看时，见一小厮和道人挑着盒子走入来。赛玉问道：“你两位是何处来的？”

行童答道：“我们是妙相寺钟法主差来，有些薄礼奉送。”那妇人道：“妙相寺虽然邻近，日常间未有往来，何故有礼相送？二位莫非差了？”行童道：“大娘子，你记得正月十五夜更深时分，有一位长老同小人来借灯点烛么？”黎赛玉道：“正是。那元宵夜里，长老来借灯，我想着有些像妙相寺里的钟住持，果然是他？”行童道：“那长老正是钟法主。因搅了大娘子府上，心里不安，次日要来拜谢，为染了些小恙，一向失礼。昨日圣上差一员中贵官，赍此圆子，赐寺中二位住持。钟住持想那夜搅扰，无可奉谢，特着小子送这几个圣上钦赐的圆子来，与大娘子做点心。望乞笑留。”黎赛玉笑道：“何须住持爷如此费心，这礼物怎好受得？烦二位带转去。”行童道：“住持说一定要大娘子收的，小人们怎好带得转去。礼虽菲薄，到是住持一点敬心。若大娘子不受时，教我们不好回话。”黎赛玉道：“佛门中的东西，难以消受。况且无功受禄，决不敢领。”两下推逊了半日。长儿向前道：“娘，既是钟住持送来的，也是一点敬意，收了待后回礼就是，何必恁般推却。”黎赛玉笑道：“蠢牛，你省得甚么子！”道人趁口道：“还是这位大哥讲得有理。”行童把眼一瞅，道人即将盒子递与长儿。长儿接了，顺手倒在桌上，就抢一个圆子，丢在口里吃。黎赛玉再欲推托时，行童又将这猪腿也出放桌上。道人接了空盒，先挑出门。行童开了拜匣，将金扇、牙梳放于针线筐里，三五步也跳出门去了。黎赛玉勉强收了道：“有劳二位，多拜上住持爷，另日奉谢。”行童和道人回寺而来。钟守净倚门痴痴的专等回话，见行童回来，忙问何如。行童把初时推却，次后收留的话说了，钟守净不胜之喜，即着行童通知赵尼姑去了。

话休絮烦。却说黎赛玉虽然收了这些礼物，他是个伶俐的

人，有些瞧科，终是不安，也不去收拾，就放在桌上，心内自想自猜。不多时，丈夫回来了，进得门，见桌上放着两个猪腿，又有许多圆子，筐篮上金扇、牙梳，惊讶道：“此物何来？”黎赛玉道：“我不讲，你不知道，也是没要紧的事。正月元宵夜间，我在门首看月耍子，见一和尚同一个小厮，行过我门首。偶然灯笼黑了，问我借灯点烛。原来就是妙相寺里钟住持。他道打搅了我们，今日特送这些礼来相谢。我再三不肯收，被行童定要放在这里。我正等你回来计较。”沈全笑道：“有甚计较？他好意送礼物来，反怪他不成？只顾收下吃了再处。这和尚到也是知趣的，正为雪里送炭。我昨晚到今午时，点了一日肚灯，早上出来寻相识借钱，捱破面皮，并无一人肯借，只得空手回来。今放着许多现成之物，不讨自来，不吃待怎地！俗言说得好，看了米囤到饿死？长儿，快烧起锅来煮猪腿，先将圆子来点饥。”黎赛玉见丈夫如此说，心下也放宽了。

沈全看了扇上诗画，十分欢喜。正在夸羨之际，只听得帘外有人咳嗽。赛玉门眼里张望，见是赵婆，忙迎出来笑道：“老妈妈，许久不来寒舍耍耍，今日甚风吹得到此？”赵婆着：“一向穷忙，不得工夫望你。今日因便，特来相拜。大娘子，你近日好么？”黎赛玉道：“有甚么好？日用不敷，苦守薄命。妈妈，你到更觉清健了。”赵婆道：“儿子没挣扎，终日淘气，怎得清健？今有一串上好滚圆雪白珠子，是一宦家侍妾，央我货卖几百贯钱钞。我想起大娘子是识货的，故特来问一声。或要时，倒也便宜。”黎赛玉道：“苦也，那得闲钱，换这珠玉受用。妈妈，你不知我家艰苦，只看我身面上，布草兀自不充，焉能够想这富贵的道路？”赵婆道：“大娘子又来太谦了。你是不要他用，若要时，打甚么

紧？”黎赛玉道：“恁般光景，今生休要指望。”赵婆道：“青春年少家，休讲这话，大官人发迹时，正要受用哩。”黎赛玉笑道：“莫想这地步。”

赵婆即起身道：“大娘子既不要，老身告别，另日再来看你。”黎赛玉道：“且请坐，用几个点心了去。”赵婆道：“不消了。”黎赛玉道：“又不是为你买的，有现成的在此。不嫌时，便吃几个何妨。”赵婆道：“大娘子恁地讲时，只得吃了去。”长儿用盘托出圆子来，赵婆接上手，吃了两个，问道：“这圆子是何处买的？恁般细腻好吃。”黎赛玉笑道：“是妙相寺钟住持送的。为元宵夜间问长儿点灯，他道是打搅了我们，今日着道人送两柄金扇，一副象梳，两个猪腿，一盒圆子来相谢。”赵婆道：“天呀，你自不吃，倒先请我吃。这钟和尚莫不就是那正住持钟守净么？”长儿答道：“正是，正是。”赵婆拍着手道：“这个天杀的和尚，好不富贵，好不受用。不知怎地结得当今皇帝的缘法，钦赐他许多金银宝贝，封做天下都法主，四海闻名。那一家皇亲不钦敬，那一个仕宦不结交，等闲的和尚，只好比他脚上毫毛，兀谁赶得他上！”黎赛玉笑道：“讲他怎的，这也是宿世修来福分，故今生有这般受用。”赵婆点头笑道：“大娘子讲得有理。我和你只是前生未曾种得福根，今世里却有许多磨折。如今再不结些善缘，一发堕落了。正谓：人身难再得，作善是根基。”黎赛玉道：“我也晓得，只因手里少了钱，要行行不得的苦。”赵婆道：“不是这等讲。他富贵的，行那富贵的事；我贫穷，干我贫穷的事。比如那修桥砌路，塑佛造殿，这是有钱的所为；我和你行些方便，积些阴德，烧些香，念些佛，听经拜忏，也是修行的道路。还有那千人会，若去得几次，人身不脱。只怕大娘子惧官人拦阻，不肯出去烧香

赴会哩。”黎赛玉道：“不怕甚人敢来拦阻，只愁没人引路。况兼年幼，怕惹人笑话，故此一向未敢出门。”赵婆道：“大娘子旧家儿女，谁敢笑话？古人道：‘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临欲回首之际，丈夫儿女也替不得你，怕甚么外人谈讲！下次或遇做佛会时，我来相请，可也去么？”黎赛玉道：“妈妈若肯带挈时，怎地不去？”赵婆又坐了一会，讲笑谈天，作谢出门。自此以后，赵婆时常到沈全家里来，或央黎赛玉补些衣服，做些寿鞋，或是拿绒线来挑花刺绣。不时送些柴米资助，或将酒食来同吃，这都是钟守净的钱财，要赵婆交结他，好引进干事。这黎赛玉夫妻二人，那知赵婆奸计，只道是他好意，甚是感激。赵婆若来时，就如嫡亲父母一般，不离口的亲娘妈妈，冷水也烧做热茶款待。

却又过了月余，早是四月初八日，乃释迦牟尼佛生日。不拘大小庵观寺院，都做盂兰盆大会。当日却是初六，赵婆预先和钟守净计议定了，却到黎赛玉家里来。赛玉烧茶，殷勤相款。赵婆道：“今日特来相请大娘子去赴佛会哩，不知有工夫去么？”黎赛玉道：“终日清闲耍子，怎地没工夫？但不知是何处佛会，望妈妈带挈则个。”沈全道：“老妈妈又来多事了。做佛会有甚好处？男女混杂，惹是招非的。与我撒开，别寻道路，免劳挈带。”赵婆变了脸，正言作色道：“阿弥陀佛，大官儿讲这等落地狱的话，虚空过往神明，鉴察着你哩！谤佛的罪孽深重。佛偈讲得好：人生将相与公侯，累劫皆从三宝修。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如大官儿生得五官周正，不哑不聋，得这样一个男身，与女人先差五百劫，岂是容易？又配着这等如花似玉、百能百会的一位娘子，皆是前生种成善根，修行得来，今世方能享受。还有些儿修不到处，止是一个平民。若前世修行念佛，结缘种福，苦行精进得到

时，今世就做那荣华富贵、福寿双全的人了。你看，又有那贫穷孤苦、残疾夭折的，这都是前世谤佛行凶，不登三宝地，不赴千人会，不修不积，未曾结缘种福，故此今生受苦。少年人正要惜福延寿，不可讲这堕落的话。佛阿佛，大官儿还不知道哩。”

沈全笑道：“自盘古到今，也有修行的，并不曾见何人做佛，空自吃了一世苦。也有作恶的，不曾见谁人落地狱。俗语云‘黑心人倒有马儿骑’，落得快活。老妈妈，据你这般说时，富贵的有金银布施做会，就代代富贵；贫穷的口也糊不来，那得银子布施做会，就代代贫穷。这样看起来，世上人不消争名夺利，只消去做佛会，便世世富贵了。我不信，我不信！人死就罢了，四生六道凭你去投胎，有何报应！”赵婆道：“大官儿，你虽是聪明，那晓得我佛门中的奥妙。比如你们读书的尊孔圣人，道家尊太上老君，我们尊佛，各尊一教。其实三教总是一教，惟有我佛教最大，不生不灭，变化无穷，包得那儒道两教来。盘古皇帝未生，先有我佛出世。太上老君是我佛的化身。就是孔夫子，也是我佛的化身。故此孔夫子也修行，也吃蔬。”沈全大笑道：“老妈妈专会扯谎，孔夫子可是信佛的人么？他为何肯吃蔬修行？”赵婆道：“我贴邻有一学堂，常听得学生读书读道：‘夫子在齐，三月不知肉味。’这不是吃月蔬？又读道：‘斋必变食，饭蔬食饮水。’这不是吃短头蔬，苦行修行？我皈依的师父尝说，愚夫谤佛，犹如醉汉骂人，都是迷而不悟。大官儿放省悟些，不可口孽造罪。”这沈全呵呵地笑起来，跳起身，伸一伸腰，口里道：“妙妙妙，三般俏。我不管你们闲事。”遂一面走，一面唱出去了。

赵婆也起身要行，赛玉留住道：“老妈妈，不要理这失时的短命，我自与你讲讲儿。”赵婆道：“我怎与这蛇蝎计较。他男子

汉只说得男子汉的话，不知我们做女人的苦处哩。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上看公姑脸嘴，下凭丈夫做主。最可怜我等五漏之体，生男育女，污秽三光，罪孽不小。若不生育，老来无靠；身怀六甲，日夜耽忧，及至临盆，死生顷刻。幸而母子团圆，万分之喜，倘有不测，可怜就登时三魂渺渺归阴府，七魄悠悠入九泉。那时万孽随身，一灵受罪。阎王老子好生利害，查勘孽簿，叫牛头马面叉落血污池里，不得出头。又有那鹰蛇来喷，恶犬来咬，此时丈夫儿女都替不得，好苦楚也。若有钱的，阳间做做功德超度，还有托生日子。如夫主无情，别偕姻眷，不修佛行，这一点阴魂浸在池里，永劫受苦，不得翻身。皆因不曾在佛地上走过，以致如此。若走过佛地的，虽落池中，无诸苦楚，池里便生莲花接引他托生，不受恶缠了。”

黎赛玉听罢，不觉耸动心肠，眼泪纷纷的滚下来。赵婆道：“大娘子，不必垂泪，若能及早回头念佛，来世便女转男身。如今四月初八是西方佛祖释迦如来的寿诞。妙相寺年规，大雄宝殿里做会，男女僧俗道众何止千人。本寺两位法主会议，男女混杂，不当稳便。今年改了旧规，两位住持，各管辖一处。东首敞厅里是钟住持为主，接引女眷们念佛；西首厅里是林住持为主，接引男客烧香。这规矩甚是有理，省了许多是非。老身在东厅里簿子上写了一个为头的名姓，要我拉请三五十位女眷同去赴会。我想这钟住持是有德行的老爷，行事极有法度，谁敢不服。况且女众们一处儿拜经念佛，极其清静，又没半个闲杂人敢来混扰，故劝大娘子去走一遭，免些罪过。比那小去处，胜过百倍。讲便是这等讲，大娘子你自主意。别人勉强劝去念佛，是没功德的。”黎赛玉道：“恁地时必然去走一遭。妈妈千万挈我同去，只是不知

要多少斋钱？”赵婆道：“斋钱不必在意，都是老身一力包办。今日就要吃蔬净身，初八日起早梳洗，我来接了你同去。切不可二心三意不志诚，反造罪孽。”黎赛玉道：“念佛是一桩正事，岂有二心三意？只是妈妈须索早来相伴同行。”赵婆道：“不必讲，决然早来同往。”讲罢，相别而去。

黎赛玉到初八日，五更便起来点灯梳洗，一面着长儿煮熟了早饭，预先吃了，只等赵妈妈来就行。不多时听得敲门，赵妈领着几个女伴进到家里，约了同行。黎赛玉穿了一身齐楚衣服，分付长儿晚间寺中来接。和这赵婆一行人，取路往妙相寺来。进了两重山门，果见纷纷人众往来。一应游僧、长老、道人、野老，都寻着男子队里，径到林住持西首禅堂去了；一概尼姑女众，都随着女伴到这钟住持东首厅里来。只因这个佛会，有分教：面壁禅师沉欲海，守贞良妇煽淫风。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

毕竟听经后做出甚么勾当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绣闺禅室两心通 淫妇奸僧双愿遂

诗曰：

念佛人图种福田，反为奸秃结良缘。

巧言一片凭婆佞，刺佛千尊赚玉仙。

桃浪乍翻津莫问，草庐三顾水成欢。

终须仗得弥陀力，极乐西方在目前。

话说黎赛玉随着赵婆等，同到妙相寺东厅里来，夸不尽禅堂精洁，铺设整齐。这些烧香念佛的女眷，约有三五百人，普同打一问讯就坐。不移时，行童、道人等，捧茶出来。女众们吃茶已罢，道人焚香点烛，上了琉璃，诸佛供桌上都摆列果品蔬食之类。内中有几个为首尼姑，入里面拜请正住持钟法主老爷上坛。敲动云板，行者出来回覆：“奉钟住持爷法旨，道今日盂兰盆大会，佛祖寿诞之辰，本当上坛主行法事，普渡群迷众生，无奈不期疾作，心疼不止，难以上坛。令周阁黎、朱班首二长老代行执事。”行者讲罢就去了。又等一会，忽闻钟声响处，细乐齐鸣，众和尚簇拥周阁黎、朱班首二僧出来，女众们一齐稽首。二僧上坛讲经说法，女众一齐念佛，声振天地。诵一卷经，念一起佛，吹打一通乐器，到午时暂歇。吃了午斋，依旧诵经念佛，直到申牌时候，

化纸散场，就于禅堂、佛堂、敞厅、侧殿，各处摆下斋席。这些念佛的女众，各自寻班逐队，与熟伴儿同坐，你我互相告诉。有说媳妇不孝的，有讲儿子不肖的；这个恨夫主不体贴，那个怨家道甚艰难；或谈妯娌是非，或诉邻居过失。人人嗟命薄，个个叹无缘。不在话下。

且说赵婆和黎赛玉一伙同来女人，坐在侧首佛堂里吃斋。斋席将阑，见一行童来道：“赵妈妈，钟老爷请你讲一句话，立等就去。”赵婆即随行童往钟守净房里去了。黎赛玉却无熟伴，冷清清地坐在那里伺候同回。等了一会，不见出来。这些同席女伴们斋毕，俱纷纷的起身散去了，只落下黎赛玉一人在斋堂内。黎赛玉坐立不安，要回家去，又不见长儿来接。等得心焦，又不敢去催逼。看看天色将晚，不见一人来往，心下疑惑不定。正徘徊嗟怨，忽见赵婆走出来，笑吟吟道：“大娘子等得心焦了，老身进内与钟老爷讲起话来，不觉又是半晌。”黎赛玉问道：“钟住持和妈妈讲甚么要紧的话？教我等得好不耐烦。快快回去罢。”赵婆道：“大娘子且慢着，有一句话要和你商议。适才钟老爷不为别事，请我进去，只因目今圣上择日做大道场，超度阵亡将士，特宣钟住持主坛。钟住持要做一领簇新的大红川锦袈裟，上面要绣三百六十尊小佛。已备一个缘簿，托我举荐几位女施主，每一位绣佛十尊。绒线金条，钟住持都有，只要施主们出手替他绣一绣，将次绣完一半多了。我想大娘子手段甚高，针指出色，方才在住持面前讲出大名，钟住持道原有一面之识，甚是欢喜。老身斗胆，已书大娘子姓氏在缘簿上了，只不曾押得花字。不知尊意如何？”黎赛玉道：“日前受了钟住持厚礼，常常在心，未曾酬答。今既要绣佛，甚是易事，有何不可。”赵婆道：“既蒙大娘子慨许，

还要亲手押个花字才准。”黎赛玉道：“既是妈妈代我上了姓氏，何必押字？”赵婆道：“这种老爷是个笃实的长老，若没有花押，犹恐不稳。缘簿上施主们，人人都是有花押的。”黎赛玉道：“花押不难，教人将出簿子来，我押就是。”赵婆道：“房里现成笔砚不去写，却要搬来移去的？我伴你略进去押了花字，即出后门回家，路又近便，却不是好？”黎赛玉应允。

赵婆引路，一同进去。转弯抹角，都是重门小壁，足过了六七进房子，方引入一间小房里。黎赛玉仔细看时，四围尽是鸳鸯板壁，退光黑漆的门扇，门口放一架铁力木嵌太湖石的屏风，正面挂一幅名人山水，侧边挂着四轴行书草字。屏风里一张金漆桌子，堆着经卷书籍，文房四宝、图书册页、多般玩器。左边傍壁，摆着一带藤穿嵌大理石背的一字交椅。右边铺着一张水磨紫檀万字凉床，铺陈齐整，挂一顶月白色轻罗帐幔，金帐钩桃红帐须。侧首挂着一张七弦古琴，琴边又斜悬着几枝箫管，一口宝剑。上面放着一张雕花描金供桌，侍奉一尊渗金的达摩祖师。面前一对古铜烛台，点着光亮亮两枝蜡烛。中间一个蹲狮香炉，口里喷出香馥馥龙涎凤脑来。两傍放着一双紫玉净瓶，插着时鲜花草。这阁里甚是清楚洁净。黎赛玉看了，暗暗称羨道：“好去处，好受用。”当下问道：“妈妈，缘簿在何处？将来押字。”赵婆道：“缘簿叠在经卷里。怎地钟住持老爷还不出来？我去请他相见了，好押花字。”即转身走出门外，随即将门关上，口里道：“省得闲杂人来搅扰。”

黎赛玉坐在椅上，等了半晌，不见赵婆与钟住持出来，心里惊惶。起身推门，门已锁上，却推不开。四面看时，又没门路。叫了几声赵妈妈，并没人答应。正踌躇无计，只听得呀的一声，

壁门开处，一个和尚捱身入来，依旧双手将板壁上了，走向前对黎赛玉深深稽首。黎赛玉看时，却正是钟住持，即忙答礼，问道：“赵妈妈却在何处，怎地不见他？”钟守净笑道：“赵干娘有事，自回去了。”黎赛玉道：“住持爷，将那绣佛缘簿来，待我押了花字好回去。”钟守净陪着笑脸儿道：“不要押甚么花字，只要成全了好事，才放去哩。”黎赛玉道：“既不要写缘簿，黄昏黑夜，留我女人在此何干？”钟守净向前一把搂住，双膝跪下道：“我的亲亲娘，没奈何，救小僧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黎赛玉两手推开，红着脸道：“阿呀，出家人不羞，好做这没天理落地狱的事，成甚模样！我若喊叫起来，你却怎的见人？”钟守净跪在地上笑道：“小僧这阁里，四面都是高墙，莫讲喊叫，便是敲锣擂鼓，兀自没人听得。只求亲娘方便小僧。”黎赛玉怒道：“贼秃真有心机！老狗做成圈套，骗我来此，强求淫欲。明有王法，暗有鬼神，妾身宁死不辱！”钟守净道：“亲娘息怒，容小僧诉禀衷肠。自从正月十三日东厅讲经之际，偶然见了亲娘玉貌，爱慕不禁。亲娘临去之时，又承青盼，小僧愈觉难熬。至十五元宵夜，重蒙厚爱，从此小僧废寝忘餐，得了相思病症。讲不尽黄昏寂寞，白昼凄凉，吃药无功，求神少应，小僧自分多死。今日幸得亲娘降临，可怜见小僧伶仃病体，费尽了万千神思，方得见亲娘一面。若赐片时欢会，救小僧一命，这是莫大的功德。”黎赛玉道：“这个却使不得。我丈夫亦是有名器的，你不要倚势强奸，逼人性命。”钟守净道：“娘子还是真不肯，假不肯？”黎赛玉摇头道：“实是不肯，不要胡缠！”

钟守净立起身来道：“罢罢罢！小僧无福，娘子不肯垂怜，这病越添得重了，终须是死，不知死在娘子跟前罢了。”即伸手在

袜统里摸出一把明晃晃尖刀来，向颈上欲待自刎。黎赛玉看见慌了，即双手抱住道：“痴冤家，怎地要女色到不要了性命？”夺了刀，往地下一掷。钟守净乘势转身，将黎赛玉紧紧搂住道：“亲娘既不容小僧自刎，乞哀怜救济则个。”常言道：妇人水性。黎赛玉被钟守净缠了这一会，又见他少年聪俊，是个富贵有势力的和尚，不觉欲心也动，按捺不住，当下双手亦抱住钟守净，同到床上。正欲脱衣解带，共枕欢娱，黎赛玉猛然腹中绞痛起来，一霎时唇青面紫，手足皆冷。钟守净惊惶无措，抱住道：“我的奶奶，这是甚么缘故？唬死我也。佛爷保佑，人命关天，怎了，怎了！”赛玉忍着痛，推手道：“不妨，这是我的旧病，速将姜汤我吃。”守净方才心定。忙推开壁门，奔入厨房。取了姜汤，复进阁中来。赛玉呷了数口，转觉腹中作响，一股气从膈上卷至脐下，疼痛不止。钟守净搀扶摹抚，不住的茶汤调理，直至四更将尽，方才疼定。赛玉和衣靠在几上，弄得钟守净神疲力倦，连珠箭的打呵欠，也倚着桌儿睡去了。

顷刻间晨钟声响，遍处鸡鸣。钟守净醒来，搂定黎赛玉道：“我的娘，这会儿玉体好些么？”赛玉道：“好了。”钟守净欢喜，双手捧定赛玉脸儿，在灯下细细看觑，依旧如花似玉，非复病时模样。搂过来亲了数个嘴，一手摸入怀中弄乳，一手替解衣带，复求云雨。赛玉推辞道：“今日断然不可。”守净笑道：“晚上已蒙娘子慨允，脱衣就寝，因病发阻了高兴。今已无恙，正好与小僧一乐，为何又言不可？”赛玉道：“我自幼爱吃冷物，积成一病。每月行经之期，必先腹中绞痛，然后经通。凡经次不忌房事，要成血淋。况住持早晚佛前行动，若秽污了身体，罪过不轻，连我也难逃罪孽。”守净笑道：“我们佛祖是大慈大悲的，那里管这等

闲事。”此时钟和尚欲火难禁，兴发如狂。正是火烧眉毛，且顾眼下，一手将赛玉搂住，一手持入裤里。赛玉慌忙推时，也被他摸着那话儿。守净忽失声道：“我的亲亲，为何这等着慌，尿皆溺出来了？”赛玉笑道：“呆和尚，你且将手看一看，可是溺么？”守净伸出看时，满掌鲜血淋漓，心下大骇道：“这是何故，终不然原有血淋病症的？”赛玉道：“适才我与住持讲过，女人家经水，每月通流一次，人人如此。你这只手只索罢了，有一个月点不得香烛，近不得佛像经典哩。”守净一面取汤洗手，一面将元宵夜间之梦讲了一遍，笑道：“我向来恨这个红脸头陀阻住了巫山云雨。大娘子今夜经通，败了一场高兴，只是我和尚福薄，不得消受。”赛玉道：“佳期有日，不必愁烦。”

二人谈讲之间，不觉天色已曙。赛玉猛然省道：“昨早我出来赴会，近晚长儿必来接我，不见空回，我丈夫怎不生疑？倘问我时，教我如何回答？”钟守净笑道：“娘子放心。小僧和赵干娘计较定妥，方好放胆做事。昨日傍晚，长儿果来接你，被我骗进后边房里，将酒灌醉，扛在床上，将房门锁了。只怕这早晚还未醒哩。你丈夫处晚上我使赵干娘先去讲了，说大娘子和几位女众们在寺里看钟住持上坛放焰口，老身和长儿在那里陪伴，直到明早方回。你自去睡，不消等候。这事已预先调停定了，娘子何必忧虑。”黎赛玉听罢，方才放心。取镜梳洗毕，二人对膝而坐，细谈衷曲。守净道：“荷蒙娘子错爱，小僧感恩无地。今日别去，又不知佳期在于何日？”讲罢潸然泪下。赛玉道：“男子汉好没见识。既有长情，但问赵妈妈求计便是。俟个机会，即可相见，何必如此苦切。”钟守净流泪不止，赛玉再三温存，安慰了一会。

忽听得人叫开门，赛玉已知是赵婆声音，令守净开门。赵婆

走入来，哈哈的笑道：“大娘子，住持爷，你两个双贺喜也。”钟守净道：“多谢干娘作成。”黎赛玉不觉面皮通红，低着头翻书不应。赵婆道：“大娘子许大年纪，还害羞哩。这个何妨？斋僧布施，倒有大功德的。”钟守净道：“干娘休要取笑。可吃此早饭么？”赵婆道：“早饭不用了，大娘子可作急回家，免被傍人瞧破。”钟守净令行童拿钥匙到后边小房里，叫那长儿来讲话。行童开了门叫长儿时，兀自鼾鼾酣睡不醒。行童将手摇了几摇，长儿方才醒来。一头伸着腰，口里还道：“好酒，好酒。”行童笑道：“好酒再喝一杯。”长儿起来，睁眼看时，吃了一惊：“我怎的吃醉了，却在这里宿了一夜？娘知道决要打哩。”呆瞪瞪立着。行童道：“不要慌，且随我来，钟老爷唤你讲话。”

长儿跟着行童到小阁里来，只见赵婆同娘、钟和尚三个坐在那里。长儿失惊问道：“娘怎地昨夜不回家去？”黎赛玉骂道：“蠢才，你怎的贪这口黄汤，吃得滥醉？亏了住持爷着人扶你进房里睡了。这等长夜，尚兀自不醒，若不着人叫你时，明日也睡得去哩。昨日夜间钟住持做焰口道场，累赵妈妈在此陪伴一夜，不然教我独自黑魇魇怎地回去？”长儿立在侧边，不敢做声。赵婆笑道：“大娘子骂他怎的，我和你左右是念佛看道场耍子，便等他睡睡何妨。只索打点回去，不消絮聒了。”讲罢，斜着眼看着长儿，把眼一瞅，即起身走出阁子外。长儿会意，即随出门外来。赵婆衣袖里摸出个纸包儿递与长儿，轻轻的道：“钟住持讲你老实至诚，日后有抬举你处。因见你衣裳褴褛，与这三钱银子做件袄子穿。回家去大官人问时，只随着娘的口讲便了。”长儿接了银包，口中不讲，心下思量道：“这钟住持为甚的昨日灌我醉了，今日又有银子与我？必有缘故。该不与娘有甚么不伶俐的

勾当么？且收他银子，再做道理。”答应道：“我理会得。”二人复身到阁子来。桌上又摆下点心茶果，因恐赛玉脸红，不敢用酒，钟守净陪着赵婆、黎赛玉同坐吃茶，女儿也吃些点心。黎赛玉即起身辞谢钟守净告回，守净欲留不敢留，欲别不忍别，一步步掩泪送出阁子门外。黎赛玉亦有留恋之情，因碍长儿在前，勉强忍泪道：“请住持爷自便，不劳送了。”钟守净怕人看破，只得包着两眼珠泪回步，快快而别。有诗为证：

情投爱笃两留连，顷刻分离意黯然。

郁结相思多少恨，低头含泪闷无言。

黎赛玉同赵婆、长儿径出后门，悄悄穿小巷而回，却值沈全坐在门首，看见浑家回来，进得门即问道：“昨日念佛，怎的晚上不回，直念到今日这时候才来？少年女眷被人谈论，成何体面？”黎赛玉笑道：“昨晚道场圆满，正要回来，女众们都劝我道：‘千难万难出来一次，夜间钟法主放焰口超度众生，极有功德，怎的不看看去？’因此在寺里念了这一夜佛。却有甚事谈论？”赵婆接口道：“谈论他娘的鸟！寺里多少妙年女伴，在那里做会看道场，偏你有人谈论？终不成我老身也在那里打和尚？大娘子不要理他。我晓得你熬了这一夜，精神困倦，且去睡睡儿，不要淘气。”沈全听罢，呵呵大笑，自走出街上闲耍去了。黎赛玉送赵婆到门首，自去房里寻睡。

这赵婆别了赛玉，复转身取路，又到妙相寺钟守净禅房里来，只见钟守净坐在禅椅上打瞌睡。但见：

四体浑无力，昏昏常似梦中；面上失了神，处处可为卧榻。腰酸腿软，低着头微露眼睛；骨痛筋麻，开半口斜流津唾。鼾声不作，原来睡思正浓；两手低垂，无

奈精神疲倦。赵婆走近前，悄悄道：“住持爷，好睡也。”

钟守净惊醒，开眼看时，却是赵婆，忙起身声喏道：“多谢干娘费心，无恩可报。”赵婆笑道：“老身此计，果然百发百中。住持爷怎地谢我？”钟守净道：“感承干娘妙计，小僧自当重谢。但夜来好事将成，谁料又成画饼，空费了干娘一片心机。”赵婆道：“怎地讲来？沈娘子在你房中一夜，不知受了多少摩弄。和尚们手段，老身平素知道的。咦，住持爷，你好受用，却又来讲鬼话了。”守净道：“干娘跟前，小僧焉敢调谎。昨晚干娘去后，小僧径入阁中，那些温存风脸不必讲得，直至乌江自刎，方得玉人回心，将我抱住。那一时，小僧的魄灵不知飞在何处去了。”赵婆笑道：“妙呵，后来怎地作乐？”守净叹口气道：“不要讲起，有何乐处！刚刚上床，谁期平地风波，那人突然肚中作痛，面青唇紫，十分危迫。小僧服事，慌了一夜，不得着枕，直至天明方才平复。意欲求欢，那人讲行甚么经，决意不允。小僧无奈，只得罢了。你道晦鸟气么？随后干娘已到。小僧这会子觉贱体不快，莫非旧病又发作了。”赵婆摇头道：“不信，不信。猫儿见腥，无有不吞。我为住持爷用尽了机神，千难万难勾搭得他到这里，怎么就轻轻地放过了？老身只要你事成，不是那苍蝇见血的馋眼。谢与不谢，出乎住持一点本心，为何将这隔靴挠痒的话来班门弄斧？”钟守净气得满面通红道：“干娘讲这话，教我有屈难伸。委实和那人不曾沾身，如一字虚谎，小僧落拔舌地狱，万劫不得超生。”赵婆笑道：“阿弥陀佛，何必立这样誓。只是住持爷忒也软弱，你两手又不是疯瘫的，他的又不是铁皮包着的，何不曾到手？我想那沈娘子是一个人尖儿，他到此地步，无可解救，故假妆病发脱身而去。咳咳，正是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来。可

惜这个好机会错过了，下次怎生能够？”

守净听了，懊恨无及，跳起身叹道：“罢罢罢，留此性命何用！”对柱上一头撞去。赵婆两手扯住，劝道：“住持爷怎地这等性急？啊呀，头皮也撞破了，什么要紧！”守净道：“玉人已去，后会难期，恁的福薄，不如死休。”赵婆道：“一宿姻缘，皆是前生注定，不可性急。慢就是快。适才老身自是取笑，怎么住持爷就认起真来？俗言道：‘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洗脚水。’随你卖杀乖，也出不得我老娘手里。住持不必心焦。”钟守净回嗔作喜道：“若得干娘如此，小僧感恩不尽。但那人乖觉，不肯复上钩来了，如之奈何？”赵婆道：“不难。云里千条路，云外路无数。除了死法，另有活法。凭着我老身一张口，管教他复上钓鱼钩。只是一件，住持爷惜不得破费，方能好事圆成。”守净道：“钱财小僧尽有，恁凭干娘调度。”赵婆道：“可有甚么首饰么？”守净道：“有，有。目今打得一枝金簪，做就数件袄子，要送与老母的。干娘要用，任从拿去。”赵婆道：“我若自用，就是起发你了，我如何要？这簪子自有用处。”守净欢喜无限，忙取簪子，递与赵婆道：“感干娘厚恩，决不忘报。”赵婆指着金簪道：“这一件东西，又是一个冰人了。住持爷宽心安睡，耳听好消息。”讲罢，作别而去。

再说黎赛玉直睡至午后方起，做着针指，心里暗想：“这钟和尚温柔布靦靥，十分情爱，便与他往来，谅不负心。”自此以后，眠思梦想，只是念着钟和尚。隔了数日，忽见赵婆来到，赛玉迎进轩子里坐下，叫长儿厨下烧茶。赵婆道：“大官儿何处去了？”赛玉道：“不过在外厢闲耍。”赵婆附耳道：“钟住持念大娘子情意，甚是感激，浼老身特来作谢。”赛玉笑道：“谢妈妈作成，

几乎露出丑来。羞答答还讲他怎的。”赵婆也笑道：“和尚房里睡了一夜，丑也丑不去了。委实那夜怎地行事，可与我讲。”赛玉道：“小钟毕竟对妈妈讲来，何必问我。”赵婆道：“不要提起。那脓包一味的长吁短叹，怨恨啼哭，我那里有气力问他，特来问你。”赛玉道：“那晚妈妈进去久了，我正等得不耐烦，忽见壁门里小钟钻将出来，将我搂住，被我变起脸来，一顿抢白，抵死不从。妈妈，你道天下有这样不要性命的呆和尚，袜统中抽出一把利刀，就欲自刎，惊得我魂不附体，将刀夺了。他反把我抱住，苦死胡缠。此时无计可施，幸得救星又到。”赵婆道：“敢是有人冲破了？”赛玉道：“不是人来，却是我的病来，一时间经水大至，幸得全璧而返。”赵婆笑道：“真人面前讲假话。如今钟和尚还俗了，习成一样手艺，做了染博士。”赛玉道：“为何做了染博士？”赵婆道：“他不做染匠，何故指手都是红的？”引得赛玉嘻嘻大笑。

赵婆袖中取出簪儿递与赛玉道：“这根簪子样范好么？大娘子是识货的，可值几换？”赛玉看了道：“真是赤金，样式更好，多分也要十倍之价。”赵婆道：“好眼睛，估得不差。大娘子用得着，买了罢。”赛玉道：“阿弥陀佛，那有家计买这般首饰，除非将我身子去卖。”赵婆大笑起来道：“我自说耍。这是你心上人浼我送来的，可收了戴在髻子上，也显他一团美情。”赛玉推辞不受。赵婆道：“金扇、梳子也都收了，何必假惺惺？大娘子以后倒不须恁的做作。”赛玉收了，笑道：“钟住持有甚么话讲？”赵婆道：“要知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大娘子是个聪明的人，何必细讲？”赛玉道：“妈妈跟前，焉敢卖乖。他既有我情，我岂无他意？目今十九日是我外祖寿诞，我打发蛇瘟去贺寿，喜得路远，次日方回，那夜可教小钟来我家相会。”赵婆道：“娘子若肯如此，

一生受用不尽，切莫失约误事。”赛玉道：“一言既出，岂有变更。”留住赵婆吃饭，相别而去。

赵婆入寺，将此话覆知钟守净。守净听了抓耳挠头，喜得发疯，昼夜悬悬盼望佳期。央赵婆探听消息，果然沈全被妻子撺掇，十九日早上整备盒礼，出城贺寿去了。赵婆预先两下照会定了。当晚钟守净对行童来真讲知此事，分付：“如此伺候，不可泄漏风声。日后有抬举你处。”来真应诺。至更尽，守净头戴一顶纱巾，身穿一领石青绮罗道袍，悄悄出了后门，径到沈全家里来。轻轻将门弹了三下，赛玉亲自开门迎进，两个叙礼携手，同入轩子内坐定。赛玉谢道：“蒙惠厚礼，何以克当。”守净道：“些须薄礼，聊表寸心。自从娘子相别，自分后会无期，何幸今宵灯下重逢，恍惚还疑是梦。”赛玉道：“感住持不嫌丑陋，过蒙错爱，但恐恩情一时容易，久处为难。向后不忘今日，妄身死而无怨。”守净双膝跪下，对灯立誓道：“燃灯佛祖、护法韦驮爷爷作证，弟子守净若负了沈娘深恩，异日必死于刀剑水火之下。”赛玉扶起道：“奴自戏言，兄何设此大誓。”只见长儿走出来，对娘轻轻讲几句，赛玉就请守净登楼，二人对席促膝而坐。赛玉露纤纤玉指，举起杯儿来，将衫袖拂拭洁净，满斟佳酝，敬与守净。守净接了，放在桌上，另取杯筛酒回敬赛玉。赛玉接酒，一饮而尽。守净停杯不饮，赛玉道：“哥哥为何不饮？”守净道：“小弟自幼出家，荤酒未曾破戒。”赛玉笑道：“荤且莫破，这淡酒便酌一杯何妨？”守净坚辞不饮，赛玉令长儿烹茶相款。二人细谈往事，欢笑不胜。赛玉自斟自酌，吃了十数杯，渐渐脸晕桃花，分外风情可爱。有诗为证：

从来倾国最撩人，故把妖颜摄魄魂。

醉后海棠轻带雨，无由采得一枝春。

黎赛玉酒已微醺，欲心萌动，显出那妖娆态度。星眼含娇，酥胸半露，起身剔灯，就将身坐在守净膝上。左手搂定守净颈子，右手举壶斟酒，自先呷了半杯，将剩酒奉与守净道：“哥哥请此半杯，以表奴家敬意。”此时钟守净神魂飘荡，张主不定，再欲推托，不觉唇已接杯，被赛玉顺手一倾，咽的倾下咽喉去了。赛玉又斟一杯相劝，守净道：“吃下酒去，心里如火烧一般，这一杯不敢饮了，多谢美情。”赛玉将酒自饮了半杯，与守净亲嘴，吐在守净口中。守净接了酒，闻得脂香，不得不咽下去，一连被赛玉口哺口的度了数杯。两个搂抱顽耍了一会，守净道：“小弟一时头晕，乞贤妹见怜，可睡了罢。”赛玉道：“你且请先睡，待我洗澡即来奉陪。”此时天色炎热，守净卸了衣巾，赤身卧于床上。赛玉叫长儿提浴盆上楼，倾了汤，发付长儿厨房收拾去了。赛玉浴罢，掀开帐幔，和守净并头而睡。乘着酒兴，正欲倒凤颠鸾，不欺钟和尚初开酒戒，勉强吃了几杯，酩酊大醉，只见他沉沉睡去，推摇不醒。赛玉无奈，唧唧啾啾骂了几句：“没福分的贱秃，不知趣的和尚。”也渐觉酒意融融，身子困倦，将欲蒙胧睡去。

此时正是三更，忽听得街上喊叫有火，失惊跳起来，开眼一看，满室通红，原来是隔邻王凹鼻家失火。这凹鼻性极好酒，醉后回来。浑家已先睡了，凹鼻失忘灭灯，和衣睡倒楼下，灯花落草里，一时火起。街坊上鼎沸起来，赛玉急急推摇叫钟住持：“间壁有火，快快起来。”守净含糊应了，又复睡着。赛玉十分着急，顾不得私情恩爱，将守净左臂上着实咬下一口，守净负疼惊醒。只见火光透壁，守净惊酥床上，不能动身，口里还叫行童、道人快来救火。赛玉忙扯道：“活冤家，这不是寺里，快走，快

走！”钟守净方才醒悟，跃起身，披衣逃命，乱慌慌的滚下楼去，开了大门，一溜烟走了。有诗为证：

可怪邻家不徙薪，致令荧惑肆威神。

假饶避得茶毗祸，灭却燃灯拜世尊。

话说这王凹鼻家失火，幸巡更军卒、地方人等，打进门去，救灭了火，将王凹鼻一索子锁了，送入本县去了不题。

且说钟和尚被火惊得心胆皆颤，光着头跑出沈全门外，将道袍袖子遮了光头，飞也似奔回寺来，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急忙忙推开后门，奔将入去，不提防黑影里一个人劈头撞将出来，见了钟和尚遮着头脸不认得，大声喊叫：“有贼！有贼！”将钟守净劈胸揪住。钟守净是个惊慌奔路的人，喘吁吁气做一团，一时不能言语，两个扭做一块，滚倒地上。当夜林澹然和合寺僧人因墙后有火，都起来看视，忽又听得喊叫有贼，点了火把，一同抢出后园来，却是矮道人将钟守净捺倒在地，众皆失惊。原来这道人姓古名渎，因他生得矮小，众人都叫他做“秤砣。”为人本分勤谨，只是性子倔强。当时因着火，赶出后围，见了守净，错认是贼，扭结不放。林长老喝开秤砣，将钟守净搀起。一个和尚揪了古渎耳朵，同进方丈，细问其故。钟守净扯谎道：“适才为墙外有火，亲自开门去看，不知甚么物件，吹入眼内，眯了眼，疼痛难禁，故将袍袖掩面。谁想这狗才撞出来，不分皂白，将我结扭做贼。仔细思量，实为可恼。”众僧嚷道：“这矮杀才无状，吊起来打他三五十杖，细问他住持爷可是贼么！”林澹然笑道：“不然，黑夜之中那里认得。此为失误，非是犯上，饶他打，但罚汲水一月罢了。”守净自知心病，乘机道：“林老爷讲方便，恕了他罢。”秤砣咽哽道：“古怪，钟老爷未尝破戒，为何口里喷出酒气

来？实是蹊跷。”众僧听得，慌忙喝出门外，簇拥守净回房，各自歇息。

钟守净叹息了半夜，次早令来直接赵蜜嘴来，备细告诉一番。赵婆宽慰道：“好事多磨，自古如此。住持爷请宽心，这一节事在我身上，包你完就。”守净道：“没奈何，再烦干娘撮合，重续姻缘，早图密约，誓当衔结。”赵婆道：“且住。我想昨夜光景，寺僧岂不生疑？再仓卒行事，反为不美。今有一计在此，住持依我，决然圆就。”守净道：“干娘分付，无有不从。”赵婆道：“五月十三是我先夫七旬生忌，老身措办香烛之资，烦住持爷做些功德超度他，就是延接亲邻女众们拜忏，沈娘子也邀他来，那时任赁住持爷做作，岂不是一举两得？”守净文悦，笑道：“那日道场之费，都是小僧包办，不要干娘破一文钱。只要期得定，打点行事便了。”赵婆道：“如此多谢住持爷破费了，老身临期再来相会。”讲罢，相别自回。

再说黎赛玉那夜被火惊走了钟守净，心下不乐，见桌上放着纱巾，拿起来扯得粉碎，就在灯上烧毁了。自此郁郁不乐，旧病复发，一连数日不起。直至端阳，方离卧榻，起来梳洗，整備酒肴、角黍，请赵蜜嘴同过佳节，排遣闷怀。赵婆进得门来，即对赛玉丢了眼色，赛玉会意。夫妻二人一同坐下，举杯劝酒。赵婆停杯道：“老身每来扰闹，未曾有一毫答礼，欲屈大娘子舍下一叙，奈蜗居陋室，不敢仰攀。今月十三日是亡夫七旬忌日，委曲措置得数两银子，送与钟住持包做道场，请十数个女道门拜忏，欲屈大娘子素斋，望乞同去甚好。”赛玉道：“妈妈见招，本该陪同往，但少年妇女穿庵入寺，甚为不便，故此不敢奉陪。”赵婆笑道：“这般说时，我那乾十四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讲

的话倒也中听。”沈全道：“令郎讲甚话来？”赵婆道：“我昨晚和他商议，接大娘子寺中一住，他阻我不要来接，我问他为何，他道：‘如今的人，只有锦上添花，谁肯冷灶中发火？我们穷得这副嘴脸，那个与你往来？劝君休填高头壁，我若无钱也不亲。’今大娘子不肯光顾，果应其言。”赛玉道：“妈妈休如此讲，是罪我的话了，怎当得起？”沈全笑道：“承妈妈相招，你便去走一遭，只是傍晚即回，不可耽搁。”赵婆大喜道：“还是大官人有趣，大娘子切莫推托。”赛玉见丈夫肯了，连忙应允。至晚，赵婆作别而去，两下暗通关节定了。

至十三日，沈全备办两个蔬食盒子，令长儿挑了，打发浑家同赵婆等进妙相寺来。钟守净已在禅堂内铺设齐整，令本房心腹僧六众诵经拜忏。赵婆等同声和佛拜忏，照常斋供，不必细讲。申牌时分，道场将散，黎赛玉忽然叫声头痛，渐渐坐立不住，起身作别先回。赵婆假意款留，烦恼道：“这怎么好，难得大娘子随喜，偏遇尊体有恙，斋也不曾用得，先去了，另日作东补礼。”赛玉道：“长儿又不在此，烦妈妈送我回去。”赵婆道：“我陪 you 从后门去，也省得走几步。”赛玉和众尼作别，扶着赵婆肩膊，一步步捱出禅堂，穿过侧门，从小路周折行至阁前，钟守净笑脸相迎，携手同入。赵婆言道：“这回稳取得荆州，莫忘我黄忠老将。少刻就来暖房贺喜。”讲罢，转身出外去了。二人笑吟吟将门儿掩上，同入罗帏，两酬心愿。有《西江月》为证：

守净色中饿鬼，黎娘欢喜冤家。两人不必自嗟呀，从此彩鸾同跨。

一任翻云覆雨，何妨恋酒贪花。胭脂韶粉染袈裟，败坏门风不怕。

当时钟守净、黎赛玉两人交合之际，说不尽绸缪态度，正谓干柴逢烈火，久旱遇甘霖。这钟守净是未经女色的长老，那黎赛玉是好风流的妇人，直至力倦神疲，方得云收雨散。二人整衣而起，守净道：“承亲娘盛情，得谐枕席之欢，若得朝暮相亲，小僧虽死无恨。”赛玉道：“朝朝暮暮，妾之深愿。但寺中僧众繁杂，邻舍耳目切近，倘频相往来，难保不露风声，或惹祸端，悔恨无及。此事还求赵妈妈另作良策，方保久长欢乐。”守净道：“亲娘良言，字字金玉。”说话未毕，赵婆已到，推开门催促道：“天色将暮，大娘子作急行动，我送你回家，然后来化纸送圣。”赛玉别了守净，同赵婆趲出小弄，悄地出后门回去了。赵婆复入寺中，候道场完毕，陪女众晚斋散讫。

数日后，赵婆闯入钟守净禅房，守净款留赵婆，提起日前许谢之言。守净道：“感承干娘妙计，小僧得遂此愿，已铭心刻骨，不敢有忘。只是还有一件，片时之乐，终不畅意。干娘没奈何，怎的再设一个计策儿，使我两人得长久欢乐，那时并酬重礼。”赵婆笑道：“也罢，你讲将甚物谢我？讲得开，我自又有妙计。”钟守净即開箱取出一锭雪花白银，约有十余两，双手递与赵婆道：“些少薄礼，先送与干娘买果子吃，待计就之时，再容后补。”赵婆见了这一锭银子，心花也是开的，满脸堆落笑来，假推辞道：“老身自是取笑，怎收得住持银两？”钟守净道：“干娘不要推却了，只管收下。但有妙计，便见美情。”赵婆道：“住持爷如此讲时，只得收了。就是这一段事情，不必住持讲得，老身一向也思量在心里，图个久长之计，方见手段。算起来却也不难，只有一桩儿碍手，故此尚费踌躇。”钟守净道：“却是甚事碍手？小僧力量可办，亦是容易。”赵婆拍着手道：“容易，容易，略差些儿遮

蔽。若得这路通时，可保百年欢会。”正是：

计就月中擒玉兔，谋成海底捉金龙。

毕竟赵婆说出甚么碍手的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信婆唆沈全逃难 全友谊澹然直言

诗曰：

五戒之中色是矛，愚僧何事喜绸缪？
情轻结发生离别，爱重沙门反作逋。
俊逸小童传信息，真诚君子献嘉猷。
奸淫不识良言好，计密烟花暗结仇。

话说钟和尚求赵尼姑设计，赵婆道：“天台须有路，桃源可问津。你要长久快乐，有何难处！”这钟守净听了，喜不自胜，双手揉着光头，笑嘻嘻的道：“我的干娘，委实是甚么路数，博得这长久欢娱？此计若成，你便是我重生父母。”赵婆指着墙外道：“这沈全住宅，正在住持爷墙外东首小巷里。我时常用心看来，与你这禅房止隔着一重土墙与墙外这所空房子，就是沈全家里了。若怎生买得这一所房子，墙上开了个方便门儿，就通得黎赛玉家，任意可以往来，朝欢暮乐，有何阻碍！只是这房子，恐一时难入手，故此孤疑。”钟守净道：“这房子却是兀谁的？我也忘了。”赵婆道：“若讲起这个人，住持爷也有些眉皱。他是当朝皇上第一个宠臣侍御王珙。此人最是贪婪鄙吝，谁敢惹他。”钟守净道：“这房子是王侍御自居的，还是赁与人住？”赵婆道：“住持爷真

是个不理闲事的人。墙外这一所小小厅楼，王侍御怎地自住得，向来租与人居。因有鬼魅，来住的便搬了去，故此常是空的，无人敢住。”钟守净笑道：“恁地时却也容易，小僧自有处置。只有一说，这沈全终日在家守着老婆，又不出外，纵然用计得了这房子，怎地能彀与他长久欢娱？”赵婆道：“若说这沈全，又好计较了。他混名叫做蛇瘟，只图自在食用，并无半点经营，今正在不足之中。老身用些嘴沫，假意劝他生理，他必回说无资本，难以行营。住持爷多少破几两银子，待我打发他出外经商，那时要早要晚，任从取乐，有何不可？”有诗为证：

红粉多情郎有意，暗中惟把蛇瘟忌。

堪嗟好色少机谋，算来不若贪财计。

钟守净听罢，摇着头喝采道：“干娘，你真有意思，我枉自聪明半世，到此处便摆拨不来。干娘在意者，若得恁地全美，干娘送终之具，都在小僧身上。”赵婆笑道：“如此饕餐住持爷了，须看手段还钱。”告辞而去。钟守净不出门，在禅房中将息。

倏忽又过了数日。看官，你道天下有这般凑巧的事：当日乃是六月朔日，王侍御为夫人病痊，亲自乘轿赍香烛至妙相寺还愿。先着干办通报，管门道人忙到里面报说：“侍御王爷来还香愿，请老爷迎接，有贴在此。”守净展开贴子看了，心下暗喜，忙整衣冠出迎，叙礼邀入方丈待茶。焚香点烛，对佛忏悔酬愿毕，王侍御送了礼物要行，钟守净一片巧言，苦死留住吃斋。王珙见他意思殷勤，只得到禅堂坐下，铺设斋席，十分齐整。二人吃斋，闲谈今古，钟守净满面春风，一味足恭谄谀。这王珙是个好趋承的，见钟守净如此款待，言语相投，心中甚喜。钟守净将手指着东厢道：“墙外那一所厅楼，闻说是老大人贵产，果然否？”王珙

道：“果是学生薄业，住持何以问及？”钟守净笑道：“有一异事，小僧怀疑数日，今喜驾临，故敢动问。”王珙问：“有何异事？”钟守净道：“贫僧于四月初八日，释迦如来圣诞，设盂兰盆大会。夜半会散，小僧禅定，见一金甲神，手持柬贴，与小僧道：‘本寺伽蓝传示尔六句偈语，尔宜用心。’偈云：‘王公之宅，邻于垣墙。内有冤魅，潜生火殃。预宜防避，毋轻传扬。’小僧看罢，梦里双手扯住金甲神，求他免祸。金甲神道：‘不必惶惶，只看柬贴后面便是。’小僧急看后面时，又有两句道：‘欲褰此难，改为佛堂。’小僧再欲问之，被金甲神一推而觉。心下忧疑，着人问那墙外房子，说是老大人贵产，又是空的，不知何故。彼时就欲奉达，不敢造次；欲待不言，犹虑祸及。今得面晤，斗胆奉达，天幸，天幸。”王珙听罢，心下半信半疑，含糊答道：“阴阳之事，不可不信。若论伽蓝显圣，此事亦须提防，待学生从容再做道理。”钟守净道：“小僧多口，莫罪。”又劝了数杯，王珙起身告辞，钟守净送出山门，相揖而别。看官听说，钟守净欲图这房子，一时编此大谎，说有火殃，岂知后来火烧妙相寺，果应了这句讖语，莫非前定？不在话下。

且说王珙上轿回衙，一路暗忖：“这和尚讲的话，不知是甚来历，且到家和夫人商议。”原来这侍御夫人宋氏，平生慈善，酷敬佛道，吃斋念佛，看经布施，每劝丈夫行些好事，是个好善的女人。王珙回府下轿，香火前烧了回头香，卸下冠带，夫人从后堂迎出来道：“相公如何在寺许久方回？还愿是何僧忏悔？”王珙道：“就是正住持钟守净忏悔。还愿毕，留住吃斋闲话，以此耽搁。”夫人道：“为何又去扰他？”王珙笑道：“扰这和尚且不在话下，却有一事，要和夫人议之。”夫人忙问：“有何事故？”王珙

道：“这钟守净是个真诚的和尚，见我去千万之喜，斋宴齐整，善于讲谈。说话间，他猛然问及贴寺那一所房子为何空的。他讲道，四月初八夜梦伽蓝令金甲神传柬与守净，上有六句偈语道：‘王公之宅，邻于垣墙。内有冤魅，潜生火殃。预宜防避，毋轻传扬。’钟守净心惊求恳，金甲神说：‘不必慌张，且看贴子背面。’又有两句续道：‘欲褫此难，改为佛堂。’我想起，有什么冤鬼作祸？若钟守净无此梦兆，又何苦调谎？我心半信半疑，犹豫不决，特与夫人商议，未知虚实若何。”夫人道：“一向闻人传讲，钟守净是有德行的长老，莫讲那仕府乡宦敬重，便是今上兀自把他如活佛一般供养，他焉肯打诳语？鬼神之事，自古有之。这房子不要说目今有崇，无人敢住，相公，你不记未第之时，住在此屋，遇天阴雨或黑夜，常闻啼哭之声，撒泥掷瓦，每欲请僧道驱遣，只因乏钱，蹉跎过了。后来相公贵显迁居，却就忘了驱遣一事。今有这梦，想必是那些鬼魅作祟，至今未除。但后面两句，改为佛堂，方免此灾，若改佛堂，必须召僧看管，焚香侍奉了。妾思与相公托上天福庇保护，富贵产业尽多，那在这所小屋，不如将这房子舍与妙相寺供佛罢了，可以免此火难。又且我与你老景做一香火院，常好去烧香念佛，免得又召僧人看管。不知相公意下何如？”王珙道：“夫人言之极当。只一件，白送与他，太便宜他了。我自有道理。”不题。

再说钟守净虽然讲了这一片脱空大谎，心里也躁躩不下，未知事体成否何如。次日午时时候，正在佛殿上乱想胡猜，远见一人慢慢地摆入殿上来，对守净声喏。钟守净答礼道：“兄从何来？”那人道：“小人是王侍御府中干办，敝主差来见住持爷，有事请教。”钟守净即邀干办入侧厅坐下。干办道：“家主王爷差小人来

禀知，特为寺后墙外这所房子。昨日住持爷说有甚梦兆鬼火之异，家主与夫人计议，欲奉与住持作个香火院，特使小人来达知。不知尊意若何？”钟守净听罢，笑逐颜开，十分欢喜道：“承贵主王爷美意，救了敝寺与前后人家，此乃莫大阴骘，福德无量。小僧领命，但不知房价几何，乞明示奉上。”干办道：“原契价银一百三十六两，修理在外，这也说不得了。”钟守净即令道人整治酒肴款待，着一个心腹徒弟陪坐，自却忙忙的到库房里秤兑房价银子停当，又取一锭白银藏于袖内，依旧锁了库门，走至侧厅道：“老都管宽坐，甚是有慢。”干办道：“打搅住持爷，实为不当。”钟守净着行童斟酒，陪着笑脸，再三苦劝。干办吃得酩酊大醉，辞道：“小人实不能饮了，只此告辞。”钟守净道：“都管且坐，既不用酒，不敢苦劝。”叫道人拿出天平来，放在桌上，袖里取出银子，一封封当面兑明。钟守净道：“烦老都管多拜上老爷，深蒙厚情，今照原价，兑足纹银一百三十六两。理合亲奉到府，但怨小僧有些贱恙，烦足下收明送上，并此回帖拜覆，小僧另日竭诚踵府面谢。”又取出袖中那锭银子，递与干办道：“些须薄意，奉都管以告慢简之罪。”干办千欢万喜收了，作别而去。回到府中，见了王侍御覆道：“钟住持甚是欢喜，待小人酒饭，将屋价依原数奉上，有回帖在此。”王珙接了银子，看了回帖，笑道：“这钟守净不枉是一个能僧，果是富足有余，做事干截。”又问道：“还有甚么讲话？”干办道：“钟住持多拜上爷，另日还要面谢。”王珙即取原契、谢帖，再差干办往妙相寺中，交与钟和尚。有诗为证：

思探玉楼春，吞房计画深。

古今多异事，天亦助奸人。

钟守净和黎赛玉偷情之后，日夜心里忧想，无计可图长久。却得赵婆大开方便之门，点醒了念头，用计赚了王侍御这所屋子，心中欣喜无限，忙着道人去接赵婆来计较。赵婆正在家里忖钟和尚和黎赛玉这段事情，缘何数日两处不见一个人来，正闲想间，却好道人来接，随同取路到寺，进钟守净禅房相见。赵婆密问：“日前所说房子，曾探得些门路么？”钟守净道：“正为此事来接干娘计议。这房子，贫僧略施小计，王侍御双手送来，原契已入我手。明日就开墙门过去修整，改为佛堂，好快乐也。再要做些功德，遮掩外人耳目，这都是干娘所赐。但怎地得那沈全出去方好？”赵婆失惊道：“住持爷用甚计就赚得屋子这等快？”钟守净将那还愿吃斋、假梦赚骗的计，一一说了。赵婆跌脚笑道：“天杀的活贼，说我乖，你更滑，倒有这般手段。如今既得了活路，还愁些甚么！明早老身就去，把言语激他，包得沈全离家远出。”钟守净道：“不瞒干娘说，小僧和这冤家一会之后，半月有余，日夜牵挂，寸肠欲断，寝食之间，无一时不想他念他，正谓一日如三秋。乞干娘作急遣他出门，感恩不浅。”赵婆道：“不必叮嘱，老身自有道理。”吃罢茶，就起身出寺，也不回家，取路径到沈全家里。掀开竹帘，咳嗽一声，惊动了这个前世冤家。

黎赛玉在轩子里和沈全闲坐，心里正想着钟和尚，欲见无由，忽听得有人咳嗽，认得是赵婆声音，慌忙出来看，正是这撮合山。两个道了万福，各自心照。赵婆道：“一向久违。”黎赛玉道：“亲娘有甚见怪，许久不到寒舍走走？”赵婆捣鬼道：“老身穷忙失望，今有一紧急事情，特来通报。你大官人在家么？”黎赛玉道：“在轩子里闲坐，干娘有甚话讲？”赵婆道：“须见大官人方可讲知。”沈全听得，便出来唱喏，同到轩子内坐下。沈全

便道：“妈妈要见小生，有何急事？”赵婆故意张惶低声道：“大官人，你兀自睡在鼓里哩，目下祸事临头，全然不晓！”沈全夫妻二人失惊问：“有甚祸事？”赵婆道：“午前，老身到普照寺前余太守衙里卖些珠玉，正和夫人讲话，只听得太守在前厅发怒大嚷，几个丫环忙走入来禀道：‘大相公被老爷着县里公人押去了。’老身惊问，夫人叹气道：‘惶恐难言。我与相公年过半百，止有这一个不肖之子，指望他成名显达，谁想不务读书，终日只好吃酒嫖赌，老爷教诲不改。半月前被一伙泼皮赚去赌钱，赌得输了，暗将儿妇一双金钏偷去赌，又被这班棍徒局骗了去。老爷知道，故此发恼，昨晚已缚起来打了数十，我也劝不住。招出几个积赌光棍，姓名一一录写明白，今早具一纸呈子，连这畜生送到县里，要县尹捉拿这班赌贼，追赃究罪。县尹不敢监禁我畜生，依旧送回，讲明早出牌提拿赌贼。老爷发怒，仍要押这畜生去，我也没法处置，难以向前劝解。这都是前世冤孽。’老身又开口问道：‘这一班赌贼却是兀谁，敢来赚骗公子？’夫人道：‘一伙共有十余人，为头六个，第一名积赌姓都名卢，插号叫做都酒鬼。第二个叫做朱拐子，次后张绊头，郝极鬼，沈蛇瘟，李小猴，共六人，说都是邻近住的。老爷俱要问他个大罪哩。’老身听得沈蛇瘟三字，吃了一惊，含糊答应几句，生意都不做，别了夫人，急来报你。你可作急计较，不要临渴掘井，坠马收缰。”沈全听罢，惊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有词为证，词名《长相思》：

坐如痴，立如痴，何异雷惊孩子时。心头裹乱丝。

饥不知，饱不知，平地风波悔恨迟。踌蹰暗自思。

看官，你道为何赵婆说这席话，这等圆稳，能惊得沈全动？原来这蛇瘟一向在赌博场中着脚，和余公子素相交往，每常赢他

些财物，回来用度，平日间黎赛玉曾告诉与赵婆，故生出这段枝节来唬他。沈全惊得面如土色，顿足道：“怎地好？若送到官司受刑不起，却不是死？”黎赛玉心里却明白，知是赵婆的诡计，假意慌张道：“老亲娘，真有此事么？”赵婆道：“呀，这是老身亲见的，为好特来通知，无故哄你做甚！”黎赛玉掩面假哭道：“我一向劝你莫赌，不听好言，致有今日，此事怎了！”沈全道：“赵妈妈在此，我若果得他的金钏，便吃官司也是甘心。不知是那个横死的忘八赚了去，牵我吃屈官司。若手里有钱，也不愁他，如今双手扑尘，一文也没，倘若发下牢中监禁，岂不活活饿死？不如寻个自尽罢了。”赵婆道：“你夫妻二人不要慌，趁今日县里公差未出，不如作急为计。俗言说：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及早逃出远方避难。自古罪人不孥，大娘子是好计较的，何必自寻死路。”沈全道：“纵要逃窜，身边缺少盘缠；便去时，又怕浑家独自一人支持不来，教我怎的丢得出门！”说罢，两泪交流，黎赛玉也帮着假哭。赵婆道：“你两个这样哭，岂是哭得无事的？连我也没主意了。老身蓄积数年，藏得八九两散碎银子，要防老景结果送终之物。如今幸得贱体还健，且暂借与你救急，一来出去避这官司，二来随便做些生理，出一出景，且在外边躲避半年三个月，打听得官司散了，你再回来完聚未迟。”沈全纳头便拜道：“若如此，多感干娘扶持。天幸避得过这场大祸，必效犬马。只是浑家早晚间望乞照管周全则个。”赵婆道：“我念佛人慈悲为本，这都在我老人家身上，不消挂意。你今且在家里隐身，不可出门露影，待我回去取了银子就来，趁今晚人不知鬼不觉，早早赶出城外，寻客店安歇了，明早长行。”说罢，抽身别了黎赛玉，径往妙相寺里见钟守净，说：“沈全被我如此如此哄动，今晚就

要动身出外。老身慌忙赶来，快取散碎银子十两，拿去与他做盘缠出外，快杀也有三五个月才得回家哩。”钟守净大喜，忙忙的银包里撮了十数块银子，也不用秤，约莫十两有余，递与赵婆，声喏道：“千万烦干娘玉人面前替我申意，好事只在目前了。”

赵婆藏了银子，别了钟守净，出寺到一僻静去处，将银子拣好的撮出一大块，约有二两余，藏过了，止将八两放在衣袖里，一口气跑到沈全家来。进门把门关了，沈全忙问：“干娘，银子拿得来否？”赵婆道：“在这里了。”袖中取出一大包碎银子，递与沈全道：“这是八两纹银，你可收好，利息由你不论。路上小心在意，不可造次。老身告回，你可作急离家远去，惟愿官司消散，财喜十倍而还。”沈全和黎赛玉拜谢不已。赵婆作别，开门而去。沈全即打点包裹干粮，将银子藏顿已了。天色将暮，分付赛玉道：“你在家早晚谨慎，缺长少短，可问赵妈妈借贷些，待我回来，本利一总送还。”黎赛玉道：“这都不消记挂，但愿你早去早回，省我朝夕悬望。路上小心，水陆保重。”讲罢，夫妻二人挥泪而别。有诗为证：

堪笑区区一沈全，美妻不庇送人眠。

当时若探真消息，何必悲啼离别间。

却说沈全别了浑家，背上包裹，取路出西门来。一面走，一面心下暗想道：“我与余公子顽耍，向来不过赢他几贯钱钞，并不见金玉首饰将出来赌，为何言没了金钏，告在县中？事有可疑。适才赵妈妈说郝极鬼也在所告之内，这厮住在西门外，开古董店，不如往他店中问个消息，便见真假。”一路上以心问心，行了里余。将近城门，远远见一个小厮，手内捧着拜匣，走近前来，见了沈全问道：“沈一哥何处去？天色晚了，这等着忙走路。”沈

全看时，却是余公子家僮。因他生得白净乖觉，故取名雪儿。当下沈全答道：“我要出城去取些帐目，故此乖晚而行。小雪，你却往那里去？”小雪道：“大相公令我送些礼物与一个相知，适才偷空和小厮们赌钱耍子，不觉天色暮了。我看你走路慌张，面皮青色，必有甚么事，故这般晚了赶出城，你莫瞒我。”沈全笑道：“看你不出，倒也识得气色。你来，我有一句要紧的话问你。”两个走入一条冷巷里，街沿上坐了。沈全道：“我闻人讲你大相公赌输了一双金钏，是兀谁得了去，你可知道么？”雪儿将沈全照脸呸了一口道：“好扯淡！大相公被你这伙人引诱去赌，每每输了银两钱物，老爷十分着恼，即日要排除你这伙狗贼，还来问甚么金钏银钏哩。早早撒开罢了！”讲罢，跳起身就走，一道烟去了。沈全听了这话，信是十分真实，依旧背上包裹，急急出城，赶到郝极鬼店中。正欲扣门，只听见里面夫妻二人争闹。其妻骂道：“我把你这狗杀才，不顾家业，终日去赌，不吃官司，不肯罢休。你这臭皮囊，少不得猪拖狗嚼哩！”沈全听见“吃官司”三字，谅得是这话了，不敢敲门，拽开脚步，取路往西南而进。当晚寻店安歇。次日更名改姓，避难去了。有诗为证：

赵婆设计意何深，一路风闻错认真。

不是蛇瘟离旧穴，游蜂安得宿花心。

且说赵婆次日侵早到寺里通知钟守净：“沈全昨晚已打发出门，任凭住持爷来往无碍。”钟守净欢喜酬谢。随叫匠人开了墙门，将王侍御房子里供奉几尊佛像，挂起幢幡来。又着本寺和尚做些禳灾功德，跋碌三五日，才得宁贴。这黎赛玉发付丈夫离家之后，心里也有些恋恋不舍，只是事已到此，推却不得。又见钟守净终日做道场，无些动静，心里越闷。到了第五日夜间，将次

更深，正欲息灯脱衣而睡，猛听得窗外扣得声响，黎赛玉轻轻推开看时，却原来是钟守净立在梯子上，靠着楼窗槛，槛下是半堵土墙，故用梯子搁上窗槛，方可跳入。守净将指弹得窗儿响，一见赛玉开窗，便爬入窗里来，两个欢天喜地，搂抱做一块。黎赛玉急闭了窗道：“住持，你好人儿，如何今日方来，撇得奴孤零零！”钟守净道：“我的奶奶，不要讲起。我自那晚欢会之后，切切思思，恨不能够一面。亏煞那赵干娘用尽心机，今夜又得相逢，天随人愿。”讲罢，吹灯解扣，上床同寝。当夜二人拥抱而卧。睡到黎明，守净起来，穿了衣服，从窗上爬落梯子趲回禅房去了。自此为始，每日黄昏，即将酒肉果品，度到黎赛玉楼上来。二人秉烛笑谈，直饮到更深方睡。沈家左邻右舍巷里的人，也有晓得的，只是畏钟守净势大，无人敢惹他。编成一出小小曲儿唱道：

和尚是钟僧，昼夜胡行。怀中搂抱活观音，不惜菩提甘露水，尽底俱倾。 赛玉是妖精，勾引魂灵。有朝恶贯两盈盈，杀这秃驴来下酒，搭个虾腥。

正是光阴迅速，拈指一月有余。一日天色将昏，钟和尚取数贯钱，着来真到街坊上买一对熏鸡，沽几壶豆酒，原来赛玉专好熏鸡吃。这来真走至十字路口，人烟辏集，挨挨挤挤，不觉衣袖里将钱失落。及到店取钱买酒，方知脱下了，心内忧惊，只得空着手回寺。钟守净问：“你买的酒与菜在何处？”来真道：“路上不知怎地，铜钱遗失了。”钟守净从来吝啬，一见来真失了铜钱，勃然大怒，取竹片将来真打了十余下。两个老道人再三讨饶，守净方才罢手。来真从此记恨在心。

又过数日，正值七月初旬，钟守净买了数枝新藕供佛，令来

真将两枝送与西房林住持。每常林澹然和钟守净讲谈闲叙，近觉守净精神恍惚，言语无绪，举止失措，心里也有几分疑惑：莫非干了些不端的事么？只是不好问得。当日却在侧首柏亭上乘凉，见行童捧着两枝嫩藕走入亭来，道：“钟老爷送新藕与住持爷解热。”林澹然接了，问道：“钟老爷这几日怎地不见？”来真答道：“钟老爷这几时甚忙，那有闲工夫。”林澹然笑道：“出家人清闲自在，为何这等忙？”来真道：“却也不清，却也不闲。”林澹然道：“钟住持的忙处，俺都知道，你可讲来，看与俺知道的对也不对。”来真道：“钟住持干些瞒昧的勾当，小人一向也有心要禀知老爷，但恐转言成祸。”林澹然道：“不妨，决不累你。”来真将钟守净初见黎赛玉，次后看灯得病，和赵尼姑设谋局，骗王侍御房子，打发沈全出门奸宿的事，细细讲了一遍。林澹然听罢，笑道：“你也讲得不差。出家人干这等有天理上天堂的事，怪道这几时精神清减，情绪不宁，原来恁般做作，恁般快乐。”发从来真道：“你去拜上住持，多谢新藕。”来真又道：“住持爷，适才所言的事，千万不可与人讲知。”林澹然道：“俺已讲过，不必多言。”来真自去了。有诗为证：

莫开嗔戒打来真，打得来真不敢嗔。

更有嗔心吐真意，来真真是个中人。

却说林澹然自从来真说知守净所干之事，心下暗想：“这妙相寺不知圣上费了多少钱粮才得构成，圣旨宣你做一个正住持，管辖多少僧众，享尽多少富贵，谁不敬重？岂意今朝干下这等犯法事来，如何是好？若有些风声儿吹在圣上耳朵思，岂不死无葬身之地？可惜若大一个招提，必致折毁矣。古人云‘朋友有责善之道’，俺须相个得便机会，把几句言语讥讽，点省他迷途，也

是俺佛门相处之情。”自此每每在心，却遇不着个机会。又早荷叶凋残，桂花开放，正值八月十五中秋佳节。林澹然分付厨房整办蔬食月饼果品之类，开了陈酒，着行童到东房里接钟住持赏月。这钟守净一心想着今夜要和那心爱的人儿玩月取乐，偏遇他来接管甚么月，好不知趣的人。对行童道：“我今日身子不快，可多拜上林老爷，不得赴席了。明日面谢。”行童应诺，即至西房，回覆林澹然。澹然微微冷笑道：“今夜天清月朗，又是中秋，他必和那淫妇登楼玩赏，做个人月双圆，故此推托不来，我有主意在此了。”分付厨下：“蔬食整备完时，来对俺讲。”看看天色渐暮，但见红日西沉，冰轮初涌，宋贤苏东坡有词一首，名《念奴娇》，单道这中秋明月的妙处：

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

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管厨道人来禀：“蔬食果品，俱已齐备。”林澹然分付：“送过东房钟住持花园中去。”道人即忙打点，送到钟守净花园里来摆定，钟守净吃了一惊。随后林澹然也到，二人稽首。林澹然道：“小弟今日办得一味蔬菜，请师兄玩月。闻贵体不安，故送至此，闲谈片时，庆赏佳节，兼得问安，请教玄理。”钟守净道：“多承厚爱。但贱体染疾，专好静坐，故劳枉驾，心实不安。”林澹然笑道：“弟兄之间，何出此语。”二人坐下，林澹然叫行童斟酒。钟守净道：“师兄忘矣，小弟向来不曾开戒，何劳赐酒。”林澹然

笑道：“师兄请此一杯，小弟有片言请教。”钟守净笑道：“如来五戒，以酒为先，小僧自来不饮，岂可擅破佛戒？此酒决不敢领。若有见教处，但讲何妨。”林澹然道：“小弟不知释教戒酒之义，乞吾兄见教。”钟守净道：“师兄又来取笑。小小童子，一入空门便知五戒，师兄乃高明上人，怎么反下问于小僧？”林澹然道：“五戒之说，小僧岂不知之，但酒乃先贤所造，天有酒星，地有酒泉，人有酒圣，虽仲尼亦道惟酒无量，但不及乱耳。酒可以和性情，合万事，飡天地，格神明，怎地如来反以为戒？”钟守净道：“原来师兄有所不知。人之败德乱性，莫酒为甚。出家人一耽此物，焉能炼性参禅？故我佛以为首戒。”林澹然道：“这个极戒得是了。经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之一字，正合空字之义，如何我佛反又以为戒？这个只恐戒得不是些。”钟守净口中不讲，心下暗忖道：“毕竟此事被他识破，言语来得跷蹊。”只得硬着口答应道：“彼大菩萨，六根清静，四大皆无，如莲花出污泥中，亭亭不染，方可具色空空色之解。我辈初学，立脚未定，一犯色界，永堕阿鼻。然各人自作自受，我与你莫要管他。”林澹然拍手笑道：“师兄讲得是，管甚闲事，且和兄看看月色何如？”钟安净道：“最妙。”林澹然命将桌子移在太湖石边，林澹然自斟酒，钟守净自啜茶。两个坐了一会，一面玩月，一面把闲话支吾。看看坐到更深，皓月当空，并无一点云翳，果然好个中秋良夜。钟守净心如刀刺，不能脱身与黎赛玉并肩玩赏。有诗为证：

素影映秋山，满天风露寒。

楼头空怅望，禅室泪潸然。

林澹然不用行童斟酒，自酺自饮，吃得兴豪，将钟守净这一桩心事按纳不下，欲要讲破，又不好明言，心下想了半晌，眉头

一蹙，计上心来，问道：“师兄，那做佛头的赵蜜嘴，一向来么？”钟守净道：“许久不见，师兄问他则甚？”林澹然道：“小僧久闻这赵婆是个女张良，今有一事，欲要见他，偶尔问及。”钟守净满面通红，心头撞鹿，只得把他事胡遮。林澹然又道：“向日师兄讲有甚么梦兆，买得王侍御房子，又做了襁灾功德，这梦兆果是实么？”钟守净道：“已往之事，不必提起，且与师兄玩月。”林澹然佯醉，拍手笑道：“师兄，你看好月色呵，明而且清，真赛过玉也。”钟守净听了这话，愈觉坐立不安。心下思量这桩事，谅来瞒他不过了，不如和他讲和，省得如此点缀消遣。立起身来，也笑道：“小弟之事，正欲告罪于师兄法座。不才一时被色欲所迷，陷入火坑，急忙摆脱不下，师兄谅已觉照。适间见教，使小僧愧赧无地。这也小事，容小弟忏悔，望师兄海涵，誓当重报。”林澹然摸着肚子笑道：“兄言差矣。俺和你义同手足，祸福共之，兄今干下这坏法的事来，外人岂有不知？小弟不言，便非同宗之义。你俺受朝廷眷顾大恩，上及公卿，下及士庶，人人敬仰，个个钦尊，都只为这德行二字。兄今一旦惑于女色，倘若今上知道，取罪匪轻，不惟进退无门，抑且把僧家体面丧尽。王法无情，地狱难免，十余年戒行，一旦成灰，徒贻话靶。小弟不得不苦口直言，兄勿见怪。”一席话，讲得钟守净默默无言，呆了半晌，谢道：“小僧知过了，承教，承教。”勉强又坐一会，林澹然令道人收拾杯盘，作别回房。有诗为证：

几句良言利似刀，奸淫秃子律难逃。

受恩深处多成怒，祸福无门人所诏。

林澹然自回西房去了。月色沉西，满天风露。却说钟守净走入禅房里，也不思睡，点着一盏灯，和衣而坐，心下辗转思量林

澹然所言，忧疑不决。欲要弃了这妇人，改行从善，心里实舍不得如花似玉美娇娃；欲待不听林澹然之谏，又恐声扬起来，难以自立。千思万想，踌躇一夜不睡。比及天明，又睡着了。直至巳牌起身，茶饭也不吃，只在禅堂里走来走去，就如中酒的一般，好闷人也。不觉天色又晚，吃了一盏清茶，精神困倦，正在寻睡，心下又想着黎赛玉，昨夜必然等我去赏中秋，见我不去，必生疑恨，且往墙外佛堂中一看，再睡不迟。悄悄地走入王侍御的房子里，一眼看着楼上。

立了好一会，猛听得呀的一声，楼窗开了。钟守净急抬头，见那人儿在窗口将手相招，钟守净一见，却如摄了魂灵去的一般，不觉手舞足蹈，掇过梯子来，依旧爬将上去。赛玉纤手相扶，走入楼中，连骂道：“好负心的贼秃，昨宵教我整整等了一夜，今日好不耐烦。怎地这这时候，要我招方才上来？莫非你心变，另叙上个人儿了？”钟守净道：“岂敢心变，焉有他情，讲起来令人烦恼杀人。”黎赛玉道：“端的为何，你且细讲来。”钟守净叹了一口气，不做声。黎赛玉道：“我晓得了，想是你口儿不谨，或做事不密，被人知道了，故此欲言不语。你对我实说何妨。”钟守净点着头道：“不必讲了，你聪明人猜的不差。正为昨晚我安排肴馔，只等候人睡静了，来和你取乐，以赏中秋，月下佳期，画楼双美。不想西房住持林澹然天杀的，邀我赏月。你想我有何心绪与他扯淡？推病不去，他又移了酒果，到我花园里来，闲话之中，反被他频频讥讽。我与你被窝里的事情，依他讲就如眼见，因此我被他消遣，忿气难当，一夜不睡。今特来与你商议一个长便，不知怎的是好？”黎赛玉笑道：“何必愁烦，男子汉家，好没主意！你若怕他言语时，只索与我分离罢了。若有心和我久情相

处，何虑他人议论？”钟守净道：“不然。承娘子相怜垂盼，小僧虽粉身碎骨，难忘美情，只要地久天长，岂惧闲人说话？只是林澹然这厮，娘子还不知他，极是刚直，比诸人不同，我倒有几分畏他。况是圣上敕赐的副住持，倘或暗中构衅，那时夺了我的权，坏了我的事，以此心下忧疑，岂有抛撇娘子之理。”黎赛玉道：“我岂不知他是副住持，向来做人执傲刚愎，不得人意。如今你须假意趋迎，比前更加亲密，委曲奉承，不要忤着他便是。已下行童使用之人，也须好意相看。倘遇着个便儿，你在皇上前暗用谗言，逐他出寺。若得除了这人，寺中已下之人，再后谁敢多口？我再和你任情快乐，复何虑哉？”钟守净快活道：“还是我的妙人儿大有见识，使小僧如梦方觉。自古道，无毒不丈夫，待我暗里用些计策，赶他出寺便了。”正是：

明枪本易躲，暗箭最难防。

毕竟钟和尚用何计策逐林澹然出寺，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害忠良守净献谗 逃灾难澹然遇旧

诗曰：

万乘巍巍胜法王，翻持异教坏纲常。

奸婪秃竖居华屋，忠说真僧窜远方。

沽饮酒家逢故旧，烧灯窗下诉衷肠。

通宵说到知音处，暂向幽闺躲祸殃。

话说钟守净听了赛玉之言，不胜快乐，重剔银灯，再整酒肴，并肩而坐。你一口，我一杯，直吃到更尽兴浓，脱衣交颈，二人大展酒兴。有三字句为证：

个中情，不可说。连理枝，双凤穴。软如绵，白似雪，嫩过酥，光如月。雨自来，云自接。又不泄，又不歇，又不疲，又不说，两般人，各有悦。所以然，心团结。夜既分，情难竭。

钟守净天未明即起来，穿衣回去。

来往既久，寺中僧众，无一个不知。其间有几众老成闾黎，每每向林澹然告诉：“钟住持做下这般非礼，圣上一知，为祸不小。乞住持做主，劝化他改过方好。”林澹然道：“收众人毋得多言。自古眼见是实，耳闻是虚，钟住持是个有操行的人，恐无此

事。纵或有之，亦须隐晦，不可播扬漏泄，坏了本寺体面。”众僧见林澹然分付，皆不敢多言，嗟吁而退。林澹然屡问来真，打听消息，知钟守净不改前非，心下暗忖道：“俺若再阻他时，反招其怪，是不知机了。姑待数月。如或不俊，俺只索离了这寺，云游方外，免使祸及，有何不可。”闲话休题。

却早秋残冬到，又是十月天气。十五日乃是下元令节，解厄水官圣诞。前一日，梁武帝差两员内官，至妙相寺传旨知悉：次日御驾亲临本寺烧香。钟守净须出晓谕，令合寺大小僧众，次日五更沐浴焚香，整肃衣冠，打点迎候御驾。次早，钟、林二住持在寺中焚香点烛，悬花结来。洒扫殿堂，撞钟击鼓，打点斋供，俱已齐备。到辰牌前后，飞马来报，御驾出五凤门了。钟守净、林澹然忙出山门一箭之地迎驾。俱头戴五佛毗卢帽，身穿蜀锦采绣袈裟，足穿僧鞋，率领寺中众多和尚，排列得斩斩齐齐。少顷，御驾已到。远见前列扈驾羽林军，后是文武百官拥护。梁武帝端坐龙车，头戴冲天嵌宝金冠，身穿素包袞龙袍，脚踏龙凤履，腰系碧玉带。宦官仪从，不计其数，紧随銮驾，望妙相寺而来。钟守净等远远伏道迎接。武帝至山门，下了辇步行，钟守净等众官，都跟随入大雄宝殿来。众僧、多官侍立两班，仪从屯扎丹墀，羽林军屯于寺外。

武帝上了殿，即命脱下龙袍，换了禅衣，卸下朱履，换一双素鞋，除下金冠，戴一顶素绢软翅巾，腰系一条黄绒双须绦，手上圈一串明珠穿成的念珠，乃是道家打扮。顶礼诸佛已毕，殿中摆一张素术交椅，方才坐下。钟、林二住持率领众多和尚，正待朝贺，武帝开言道：“今日下元令节，朕专为斋供诸天，开讲佛法，众僧不必行君臣之礼。”钟守净等谢了恩，俱各向前稽首，行

释教礼。左首一个绣墩，钦赐钟守净坐，右边一个竹墩，钦赐林澹然坐。二僧俯首，不敢就坐，武帝道：“朕正要与二卿谈论佛道，毋得如此拘束，赐卿坐下无妨。”二住持稽首谢恩，即脱了锦绣袈裟，换却禅衣，然后坐下。文武官员与众僧皆两旁侍立。钟守净献茶已毕，武帝问道：“今日乃水官大帝寿诞，可曾斋供否？”钟守净合掌答道：“诸佛尊天，侵晨俱已斋供过了。”武帝又道：“朕于先年曾在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听道林支长老开讲佛法，甚合朕心。朕慕释理玄微，几欲出家修梵，与支长老传其衣钵，无奈众卿以钱亿万，苦苦奉赎，表请还宫。朕彼时立志不回，群臣再三上表，朕不得已，姑且还朝理政。切思身为万民之主，富贵极矣，光阴迅速，苦海无边，不早回头，后悔何及。朕一心只要皈依佛法，往生净土，众臣苦谏，将朕身羁绊至今，踌躇未决。二卿可为朕指迷，使朕早登觉路。”钟守净躬身道：“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享无疆之福，万民乐业，天下升平。此虽是德政所孚，亦由前生种成善果，所以今世为太平天子。先觉有云：‘欲知来世因，今生作者是。’陛下虽洪福齐天，然亦不可不修。如来云帝王人中尊贵，自非宿福，何以能然？若比转轮圣王，犹是鄙陋。陛下欲证菩提，回头是岸，群臣之谏，无非各尽其道而已，陛下何必踌躇。”武帝听罢大喜，点头道：“卿言句句慈航，甚合朕意。”

右边林澹然低头不语。武帝道：“朕特为与二卿讲道而来，卿独无言，何也？”林澹然顿首奏道：“臣愚不谙禅理，但闻开辟以来，历代明君圣主，皆以孝弟治天下，名垂不朽，声施无穷，未闻皈依释教而成佛者也。臣等孑然一身，内无父母妻子之累，外无天下国家之寄，故可以出家，了此本身事业。陛下为万乘之王，

宗庙社稷、子孙黎民萃于一身，当法先王之道，亲贤远奸，行仁政以覆育苍生，使天下乐尧舜之世，子子孙孙，瓜瓞云仍，万代继统，岂可披缁削发，效匹夫之所为乎？况今东魏存觊觎之心，南齐生侵掠之意，陛下不理国政，倘百姓叛于内，敌国乘于外，臣恐金瓯之国家，非复陛下有也。臣愚不识忌讳，冒死上言，伏乞圣鉴。”武帝听罢，俯首沉吟。

钟守净见林澹然话不投机，心里暗想：“不趁这机会挑动皇上赶他离寺，更待何时？”即合掌上前道：“林太空之言差矣。万岁欲皈依如来，弃富贵而避轮回，割恩情以归觉路，这正是智过百王，勇超千古，广大智慧，登彼岸也。我与你合当赞勸，为何反出此言，以阻圣意？甚非臣子爱君之心。”武帝原有几分不乐，又听钟守净谄佞了这几句，愈加不喜，拂衣而起。林澹然再欲分疏，武帝已移步看佛像去了。有诗为证：

忠言逆耳不堪听，朝内无人敢谏争。

身死国亡天下笑，披鳞馀得一真僧。

林澹然心中暗思：“钟守净这厮好生无理！适才言语，分明是离间之意，暂且容忍，看他怎生排陷。俺若再苦苦谏时，眼见得落他圈套之内。”一面忖度，一头观钟守净动静。只见武帝步入侧殿里去，止有钟守净紧紧随侍，并内监数人。武帝问殿后还有甚么殿宇，钟守净躬身答道：“殿后就是后殿，次后是禅堂、香积厨、方丈、各僧房。库房东西两庑之内，俱有太湖石假山园林，花卉池阁。”武帝道：“朕今日不回宫了，且在寺中一玩，夜间还要与卿讲参悟之诀。卿代朕传旨，发放众臣，明日早朝俟候。”钟守净领旨出殿，传谕众臣散去，明早候驾，止留宦臣等侍卫。众文武官员仪从听了圣旨，各各嗟吁而散。这寺里管厨和尚，午斋

已备，稟知钟守净，守净迎武帝至禅堂进午斋。武帝分付：“众僧各自回房，止留卿一人伴朕。”林澹然和众僧各自散了。武帝在禅堂坐定，独钟守净一人侍陪。内监等侍立两傍，道人、行者纷纷献上斋来。武帝一见，尽教撤去，原来盛蔬食的俱是金银器皿，况品数又多，武帝不悦，都教搬去，止用瓦器盛一味素菜，瓷碗盛一箸粗饭。钟守净领旨，陪侍吃罢，君臣二人又谈经说典。看看傍晚，晚斋已备，武帝止住不用，只呷了一碗清汤。林澹然率领众僧，同在禅堂外侍立。武帝又分付道：“朕与钟卿在方丈中打坐，究竟些静里禅机，众卿各自方便，不必在此伺候。”众和尚依旧散去。

林澹然自回西房，心里想着：“钟守净做下若大犯法之事，不思改过，反欲谮俺。日间之言，奸心毕露，设或暗中再进谗言，俺老林必遭奇祸。须令人打探消息，预先准备方好。”着一个道人，往东房密寻行童来真计议。来真向前声喏道：“住持爷有何分付？”林澹然道：“俺与你商量，就是钟住持那一段隐情。俺于中秋赏月之夜，苦口相劝，彼不思自悔，反怪俺言。日间在圣驾前，当面抢白俺一场，幸圣上慈善宽容罢了，倘是个急躁量窄的，岂不登时受祸？故俺心下不安，特烦你去打探消息，或有甚话头，你须急急报俺知道，自有重赏。”来真道：“不须住持爷费心，小人已在意了。早上钟住持对圣驾诽谤老爷，小人甚是不忿，适才又讲许多碎话，但含糊不甚明白。我如今去用心窃听，倘有紧切言语，即来报知。”讲罢，慌忙去了。

再说钟守净和武帝在方丈中细谈细讲，武帝问及之言，钟守净一一分割，对答如流，武帝甚喜。看看问到寺中之事，武帝道：“朕创这妙相寺，敕卿为住持，却又早三四载了。寺里钱粮出入，

事务纷嚣，赖卿料理，但不知本寺除卿与林太空之外，还有能事有德行的和尚几人？”钟守净道：“臣托陛下天恩，寺中大小僧众，各守法度，虽无出类高僧，却也循规蹈矩，无敢坏事者，向来肃然。自从去年来了这员副住持林太空，寺中法度，尽被他紊乱了。”武帝惊问：“却是怎生被他紊乱？”钟守净道：“陛下不知。这林太空倚陛下敕赐封为副住持，又恃着有几分武艺，目中无人，每每欺臣特甚。臣怕失了体面，亦不和他计较。时常酗酒撒泼，杀狗偷鸡，寻人厮打，搅得众僧不安。臣苦劝，反遭叱辱。臣与他讲，我等出家人，该清修戒律，毋作非为，佛门不饮酒，不茹荤，不使气，才是僧家法度，为何饮酒食肉，醉后凌人？圣上知道，必取罪戾。他却呵呵大笑起来道：‘不妨，不妨。无事时佛眼相看，设或圣上有一些儿伤着俺，只消一纸书到东魏，结连高欢，要早要晚起一枝军马，杀奔前来，俺却做个里应外合，反掌间梁地可得，何况你这一干和尚平！’臣听了此言，心胆皆堕，屡欲奏闻陛下，却无指实，不敢妄言。早间阻挠陛下修焚，又将东魏来压陛下，这岂是出家人的心肠？奸险之极，难逃陛下圣鉴。今陛下问臣，臣不敢隐讳，伏惟早赐驱除，免生后患。”有诗为证：

不秃不毒，不毒不秃。颠倒是非，覆亡人国。

武帝听罢，大怒道：“这厮直恁无礼，卿何不早言？清净法门，怎容得这般无赖。所以日间出言唐突，侮弄朕躬，明早即差校尉拿下，着枢密院官好生勘问。果得实情，必当枭首。”君臣二人说话，却被来真立在板壁后，句句听得明白，惊得魂不附体，急抽身奔到林澹然方丈里，却被门限绊了一跌。林澹然见来真来得慌张，已知消息不好，忙问：“你去打探，有甚说话？”来真道：

“住持爷，不好了，这场祸事比天还大。”忙将钟守净对武帝讲的话，及武帝大怒要拿问的言语，细说一遍。林澹然大惊道：“不期直如此害俺。”低头暗想，无计可施。来真道：“住持爷不可耽搁，快寻生路。”林澹然因这句话，陡上心来。便道：“俺趁今夜无人知觉，不如及早闯出城门，逃窜他乡，暂避此祸。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只是忿这钟秃驴不过。罢罢罢，向后有对付他日子。”开箱取一锭银子，赏了来真道：“亏你报知，救俺性命。今与你一锭白银，拿去做几件衣服。钟守净跟前，切不可露一些风声，若走透消息，俺命休矣。”来真叩头道：“住持爷此去，路上保重。这里我自理会，决不露风。这银子住持爷带去，路途正要盘费，小人决不敢受。”林澹然道：“不必推辞了，你收去，俺倒放心。”来真道：“恁地只得收了。老爷可作急远离此地，不然必遭罗网。”林澹然道：“俺已揣度定了。你快去，那秃驴寻你不见，反要生疑。”来真道：“老爷讲得是，小人且去，但不知日后还有得见住持爷的日子么？”说罢，垂泪叩头而去。

林澹然咨嗟慨叹，闭上房门，急急收拾金银书札，将几件布帛细软衣裳，拴成一个包裹，驮在背上。手里绰了禅杖，走出房外，将房门拽上，悄悄地从侧殿小弄闯出山门，却已是一更将尽。这些和尚道人，都在东首禅堂内俟候钟守净，并没一人知觉。林澹然出得山门，拽开步，取路径奔北门而走。却幸城门未关，此时太平无事，守门兵卒都去吃酒顽耍，并没人来盘诘。澹然忙忙如丧家之狗，急急如漏网之鱼，赶出城外，乘着月光，不住脚走了半夜。渐觉脚步酸软，身子疲倦，心内暗思：“那里沽得一壶酒来，接一接力也好。”一步步捱到一个市镇上，还有几家酒饭店不曾收拾。但见：

不村不郭，造一带瓦屋茅房；夹旧夹新，排几处柜台案子。壁上挂亮烁烁明灯数盏，锅里烫热腾腾村酝数壶。靠边列着酒缸，只只香醪满贮；正中摆开客座，处处醉客酣歌。照壁间画水墨仙人，招牌上写家常便饭。

林澹然待要走入店里，又虑被人认得，走漏消息，只得耐着饥渴，一直且走。看看行至市稍头，见侧首山坳里影影有一道灯光射出来，林澹然暗想：“这山坳里灯光，莫非也是个酒店？且向前打一看，再作道理。”拽步奔入山坳里来，只听得三红四开，人声喧嚷，在那里掷色赌钱。近前细看，前面数间平屋，粉壁上写着“零沽美酒”四字。一带门扇，都是关上的。后边靠着山岗，四围土墙，内藏着一所宅院。门上格子眼里，射出这灯光来。林澹然踮着脚，格子眼里张时，看见五六个大汉，靠着一张桌子赌钱哩。但见：

一个蓬着头，饥寒不管；一个舒着臂，痛痒不知。
一个极口唤三红，一个连声呼一色。这个输筹未讨，那个夺子便来。睁双眼决不转睛，掷五子只赌手快。一个说还我顺盆来，一个说且将三档去。大面小方随起落，钳红坐绿任施为。

侧边一个瘦脸黑汉，手里拿着骰子，正要掷下去，听得门外有人走响，就在门缝里张，见是个胖大和尚，站在门首，慌忙丢了骰子喊叫：“门外有贼，有贼！”众人一同开门，赶出看时，果然是个长大和尚，齐向前道：“你这和尚，黄昏黑夜，手里提着禅杖，闪在人家门首张望，欲作何事？”林澹然合掌道：“贫僧不是歹人，是去武当山进香的。为因贪走路程，错过了饭店宿头，一时饥渴，欲求施主沽一壶素酒解渴，因此惊动了列位，莫怪。”

众人道：“恁地时，天下人间，方便第一。便去叫大哥出来，卖壶酒与他吃也罢。”众人依旧入去赌钱。

林澹然立在门首，等了一会，内中一人叫道：“大哥，你好睡也，门外有个长老要买酒吃哩，你快去卖与他。”只见应道：“来也，来也。”脚步响，一个瘦小汉子走到门外道：“长老要买酒，请里面来坐。”林澹然走入店里侧屋中，拣付座头，除下包裹，倚了禅杖坐下。那汉子一见林澹然，已自认得，因众人赌钱未散，不好动问。且叫酒生起来烫热了酒，倾在壶里，摆下三四个蔬菜碟子，放下碗箸，林澹然自斟自饮，巴不得吃了起身远遁。忽见那汉子挨入赌场，把一个人的衣服扯了一下，那人会意，便把筹马收了，走来与店主讲话。两人在暗处附耳低言讲了数句，那人口里道：“原来如此。”便走入场中来抢骰子。那掷色的睁着眼道：“是我的顺盆，你如何来抢？”那人嚷道：“方才我与店主讲得几句话，你就把我顺盆夺去，反讲我来抢你的。”那掷色的道：“谁教你不掷，且去讲话？待我掷这一回，过去了还你盆。”那人大怒，劈手来夺，这人抵死不与，二人争闹起来，险些儿将骰盆打碎。店主人劝道：“弟兄们不可如此，破面伤情。今已夜深，众人且暂歇了，明日再要不明白的，管头并筹马都交与我收着。列位请回。”众人道：“有理有理。我们且去，明早讲话。”遂一哄而散。止有店主与那人闭上门，走近林澹然座头边来。

澹然吃酒已完，正立起身取禅杖包裹，要还酒钱出门，二人道：“且莫还钱。你是林住持老爷，为何半夜三更独行至此？必有大故。且请到里面讲话。”即把林澹然直扶至后头内室里坐下。澹然道：“我是过往行脚僧人，武当山进香去的，那里是甚么林住持。你二人素不相识，却差认了。”店主道：“住持爷，你记得

昔日夜间来寺中打劫金银炉台的这伙贼么？”澹然听了这句话，猛然省起道：“足下莫非亦在其中？敢问高姓大名。”李秀道：“小人姓李名秀，这个兄弟姓韩名回春。去岁十月初九夜间，同临宝刹，蒙老爷大恩饶恕，又承赏与诸人银两，小人买得这一所房屋，移在此间开酒店。今日丰衣足食，皆出老爷恩赐，某等无以报德，各家俱立牌位，写恩爷大名，早晚侍奉香火，祈保恩爷寿年千岁，身康体健。不想今日亲身降临，实是天字第一号的喜事，快叫浑家来拜了恩爷。”林澹然止住道：“不必如此。慈悲救度乃出家人分内之事，何劳过谢。”李秀又道：“恩爷实为何事，背包提杖，黑夜独行？必有变异。”林澹然道：“若他人跟前，也不敢实讲，既是二兄相知，在此讲也无害。”将钟守净奸黎赛玉，及劝谏招怨，钟守净谗言嫁祸，今欲远逃避难之情，诉说一番。李秀失惊道：“有这等事？不要讲别的好处，只那夜恩爷救了他性命，此恩此德，重若丘山，一世也报不尽哩，为何反生谗言，要害爷爷性命？这贪财好色、背义忘恩的秃贼，小人实是容他不得。若依小人之意，先开除了这贼，然后逃避不迟。”林澹然道：“不然。这厮乃圣上所宠，若杀了他，即是欺君逆主，反为不忠。且今日杀他不及了，不如远避潜身，天理自有报应。”李秀道：“虽然如此，小人心下只是不忿。”一面叫浑家整治现成酒肴，请澹然上坐，二人两边侧坐相陪。

酒过数巡，李秀问道：“如今恩爷欲往何方避难？”林澹然道：“俺欲依旧回魏国去，只愁路上阻滞难行。”李秀道：“老爷不弃，不如且在小人家里暂住几时，再做区处。”林澹然道：“你这去处，怎的藏得俺身？明早皇上不见俺时，必然差官着落地方人役远近搜捕。风声一露，祸及于你。今夜趁未有人知觉，急离此地便了。”

韩回春道：“爷爷既执意要去时，小人兄弟两个，护送爷爷到魏国何如？”林澹然道：“这更是昭彰了。俺单身走路，欲行即行，要止便止，纵遇关津盘诘，自有路引、文凭遮掩。若和尔等同行，动人耳目，如何脱身？”李秀道：“小人今日得会爷爷，喜从天降，不意匆匆又欲离别。惟恐后会难期，还留爷爷在此暂避数日，看一个下落，然后去的是。不然怎地放心得下？小人这所在虽近官衢，颇为隐僻，一时没人寻得着。若有差错，小人舍一家性命，救恩爷出去。尊意若何？”林澹然笑道：“承兄好情，甚是感激。只怕六耳难谋，终须露泄。况且你这里窄逼，无藏身之所，怎生教俺坐立得稳。”李秀道：“小人等虽在赌博场中生活，倒也个个重义疏财，同心协力。不要讲爷爷是我们大恩人，便是萍水相逢落难的人，兀自都有扶持他的心肠，今日爷爷恁般大事，谁敢走透消息！若这里没处藏身时，小人也不敢相留。我引爷爷去看一个所在，尽可藏躲，莫讲三五日，纵是三五个月，也躲得过。”林澹然道：“既如此，这所在且待俺一看。”

李秀执灯，领林澹然同进卧房里，叫浑家过来拜了。将灯放在桌上，对林澹然道：“爷爷要藏身避难，这大厨下极妙。”林澹然笑道：“这厨下何以容身？又来取笑。”李秀、韩回春将厨抬开，厨下有一块四方青石，李秀用棍撬开，林澹然细看，原来是一个地窖子。韩回春执灯，李秀扶林澹然走入里面，四围都是磨砖砌就，并无一点尘秽。侧首有洞，通着地气。不拘昼夜，常要点一盏灯。动用家伙，床帐桌椅，窖中全备。林澹然看了，点头道：“这所在亦可安身，但只是闷人些个，怎生过得？”李秀道：“这也不难。如朝廷差人捱查搜捉得紧，爷爷只得在这里藏身，不然只消在小人卧房里坐地。待事体宁静后，从容定计远行，却不是

好？”林澹然道：“承见教，甚好，但搅扰尊府不便。”李秀道：“我的爷爷，怎地讲这搅扰二字？便是将小人身子与浑家卖了，供奉恩爷，也是甘心的。”韩回春作别要去，林澹然分付道：“兄去可传知诸友，凡立俺牌位者，速宜烧毁。不然，殃必及身。”韩回春领命而去。李秀在侧房内，铺叠床帐，服事林澹然睡了。有诗为证：

从来积德是便宜，人善人欺天不欺。

畴昔若非恩惠普，何能到处免危机。

却说武帝和钟守净谈了半夜，觉得困倦，就在禅床上闭目假寐。次日五更，钟守净已闻报林澹然走了，未敢奏闻。武帝醒来，只听得钟鼓之声，满朝文武摆下銮驾，都来寺里请武帝还朝。武帝步行至大雄宝殿，众臣朝见已毕，一同跪奏道：“陛下皈依佛道，虽为美事，但国不可一日无君，社稷为重，请陛下还朝理政，臣等不胜惶悚之至。”武帝道：“朕修行之意已决，烦卿等协忠辅佐太子登基，以理国事便了。”众臣又恳恳奏道：“千岁虽然圣哲，奈未禅大位，未告天地宗庙，未诏天下军民，臣等焉敢造次，擅立新君。乞万岁回朝，再议此事。”钟守净向前俯伏道：“陛下暂且回朝，综理国政。万机之暇，仍可修持三宝，此乃两全无害。待万岁寿过八旬，然后禅位削发，以完正果。伏乞圣裁。”武帝道：“卿言甚善，朕今暂且回朝。”众文武齐呼万岁。尚衣监进上冕服，武帝卸却纱巾，依旧戴上冕旒，着了袞袍，穿了龙凤履，稽首佛像，上辇起驾，却忘了拿问林澹然一节事。

钟守净急俯伏驾前奏道：“副住持林太空昨夜逃窜，不知去向。”武帝惊讶道：“这厮却缘何知风逃了？”钟守净奏道：“蒙圣旨要拿问这厮，不知怎生便知风，连夜逃窜。臣料此去，必投东

魏，乞陛下及早追擒，尚未去远。”武帝立刻传旨，差驾前军骑，飞马追捕梟首。只见一大臣幞头象简，金带紫袍，移步向前连道：“不可，不可！”众人看时，却是礼部侍郎程鹏，谏道：“这林太空素有德行，秉志坚贞，侃直敢言，刚勇不屈，陛下岂可因一言而即加擒戮，恐非待贤之初意也。乞少息雷霆，缓缓追究，谅亦不敢为害。急则速其入魏矣。”武帝不语。钟守净高声道：“程侍郎何故纵贼养奸，以资敌国？这林太空原系东魏武夫，因得罪于魏主，削发遁逃到此。圣上不知，降天恩敕这厮做个本寺副住持，实已过分。进寺以来，旧性不改，夸己英雄，欺压僧众，常夸魏主的贤能，暗通书信。今日逃回东魏，我国虚实他已尽知，若助魏主兴兵侵扰边界，为害不小。况这厮有万夫之勇，正宜趁他孤身独行，离此未远，差铁骑追上剿除，去却心腹大患。若今不杀，任彼远逃，是纵虎归山，放龙入海，日后悔无及矣！”有诗为证：

去谗并远色，二者原相关。

古来贪色者，未有不工谗。

武帝原是没主意的官家，听了钟守净谗言，反责程侍郎道：“卿言几误朕事。”叱退程鹏，差骠骑将军王言带领铁骑五百，限一昼夜要追林太空转来，过限究罪不贷。又敕翰林院颁诏，自京城以及外郡州县各衙门官，画影图形，捱家搜捕逃僧一名林太空。又着中书省官写下榜文，遍处张挂，有能拿得林太空投献者，官给赏银三百两；如窝藏在家，搜出全家处斩。又特旨差官，提晋陵郡郡丞丘吉，勘问举荐失人之罪。武帝颁旨已罢，起驾回朝。正是：

饶君走遍焰摩天，脚下腾云须赶上。

不知林澹然这番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贪利工人生歹意 知恩店主犯官刑

诗曰：

跬步之中有戈矛，小人之中有君子。

神蛟失水欲张罗，野豕突篱咸啮指。

一介村夫胡不惊，周旋甘以身为市？

夫宁为私不畏公，洵是士为知己死。

话说王骠骑领了圣旨，将马军五百分为二处，自领二百五十军，径出北门，另委部下家将卢德邻，领二百五十军，奔出西门，分头追赶。再说各郡府县官员见了上司批文，奉圣旨追捕逃僧一员林太空，系谤君重犯，十分紧急，即忙发下六街三市、各村里保乡正，捱查捕捉，如风火一般搜捕将来。这江宁县乃建康所属县分，县尹祝鹄闻知此事，心下慌张，当堂点委缉捕使臣、巡兵民壮，至京都内外各处捱查，不拘庶民官宦，国戚皇亲，庵观寺院，捱家搜捉。果然是山摇地动，鬼哭神愁，恼得满城百姓，遍村人户，不安生理。但见：

做公的成行逐队，手内拿器械麻绳；传令的快马如飞，一路上鸣锣击鼓。家家搜检，那管卧房内室，径入来揭帐翻床；户户捱查，纵是宦族富家，也要去敲门击

户。睁着眼到处行凶，倚着势随方吓诈。中意的饮酒食肉，起身时还索钞取钱；拂意的掳袖挥拳，动口处是窝家贼党。搅得六家没火种，都来四境不平安。

再说林澹然被李秀苦苦留住在家，虽然坐在房里，心下忧惊不决。侵晨捱到午，午捱到晚，度日如年。只听沸沸地门外有人捱查寻究，军马之声，喧嚷不绝。林澹然如坐针毡，十分忧闷。忽见李秀奔入房中，连声道：“恩爷，祸事了！朝廷颁下圣旨，附近郡县村坊市镇，张挂榜文，限三日内，务要寻获爷爷投献，窝藏者全家处斩。又差王骠骑带领铁甲军五百，四散追赶，半日之间，何止三五起人搜寻过去。事已至急，爷爷暂且在窖子内藏躲，待后再寻活路。”林澹然道：“俺已分定一死，奈何贻累足下一家耽惊受怕，怎生是好！”李秀道：“且不要讲这话。”急忙撬开石板，点了灯，林澹然走入里边，李秀拿些干粮饼食，付与澹然充饥，依旧将石板盖上，移过大厨，放在上面。一连两昼夜，不住的有人闯入李秀前后房屋搜检。自古说：“官无三日紧。”这各处官吏、巡捕军兵，一连辛苦了两昼夜，人人疲倦，个个懈弛，也不比在前紧急了。这王骠骑两处人马，皆渡大江，一枝往和州追赶，一枝往扬州进发，一昼夜马不停蹄，追上三百余里，不见一些踪迹，只得收回军马，进朝覆旨待罪。

话分两头。且说李秀酒店中，新换了一个酒生，姓陈，小名阿保，做人狡猾不端。从进店之后，便偷摸物件，况又躲懒贪嘴，被李秀抢白了数场。当日因店内缺少酒药，李秀取一二十贯钱，令陈阿保进城去买酒药。陈阿保吃了早饭，驮了一只旧袋，取路进城。行到通济门边，觉得有些倦了，就在城门侧首一条石凳上坐了，歇一歇力。有两个卖草鞋的后生，也坐在石块上闲讲，一

个道：“我今日偏不利市，自早到午了，草鞋一双也未曾卖去，好生烦恼。”这一个答道：“大哥，正是偏不凑巧，甚难脱手，却也恼人情绪。仔细想起来，我与老哥卖这些草鞋，止好度口，怎的得个出头日子？”那一个道：“没干。自古说得好，踟蹰的不吃跌，八字脚捉定的。我和老兄命合贫穷，只索苦守罢了。”这个道：“目今有一场大富贵，只是你我没福。”那个笑道：“大哥又来笑话，那里有甚么大富贵轮得到我们。”这个道：“你原来不知，如今妙相寺里逃走了副住持林太空，各门张挂榜文，讲有人晓得林太空投献者，官给赏银三百两。我思量怎地待我撞得林和尚献官，这三百两却不是我的了？”那个道：“你我有这样造化，不卖草鞋了，只好做梦。”二人大笑。

陈阿保细细听得明白，起身提了叉袋，到铺中买了酒药，取路出城回家。一面走，一面心里暗想道：“我替人家做酒生理，起早落夜，终日劳碌，吃的是粗茶淡饭，一日所得工钱几何，那里讨得几百两银子的快活？我想日前那胖大和尚夜深沽酒，主人一见，就叫他是林住持。散了赌场，令我先睡，和小韩邀他入内室讲甚么钟守净，这不是林太空是谁？决与主人有亲，将他藏匿在家。叵耐主人无理，常常欺骂，我不如趁这机会，往县里首告，把这厮且去受些刑法，我便得这三百两雪花银子，娶一个标致浑家，买一所齐整房子，置几十亩好田地花园，讨几个丫鬟小使，终日风流，一生快活，岂不乐哉？煞强似在这里佣工受苦。”又算计道：“且住，我如今就去县里首告何如？倘或林和尚走了去时，岂不害煞阿保？不如去与姐夫酌量，先着一个守住了这厮，然后去出首，方才这三百两是稳稳的。”一头走路，一头忖度，不觉行至店门首，口里兀自喃喃的自讲自道。李秀看见，问道：

“阿保，你回来了，口里念诵甚么鬼话？”陈阿保方才省悟，忙应道：“不不不，我自算酒药帐。”走入店里，将酒药算明，进与李秀。李秀收了道：“你饥渴了，快去吃些酒饭。”陈阿保进侧房吃酒饭去了。有诗为证：

妄想钱财意不良，自言自语貌张惶。

若非李秀机关巧，侠士何由入魏疆。

李秀终是个机巧的人，虽然一时窝藏林澹然在家，心中时时担着血海干系，凡一应来往的人，俱留心察言观色，以妨漏泄。这陈阿保心下有了三百两银子打搅，一刻也把持不定，吃罢酒饭，即站立门首呆想，面皮变色。李秀故意把些闲话挑拨他，陈阿保口虽答应，却是半吞半吐，有前没后。李秀心下甚是疑惑，一面门前做着交易，一面款住陈阿保，不放他走开。捱至天晚，烫了几壶好酒，切了一盘熟牛肉，上了门扇，叫陈阿保到后边房里，坐下饮酒。陈阿保道：“今日为何叨主人盛设？”李秀道：“你且吃酒，有一桩心腹事，要和你商议，特意请你酌一杯。”陈阿保又吃了几碗，问道：“主人委实有甚么事分付小人？讲明了吃得下。”李秀道：“你今日进城买酒药，可听得有甚新闻异事么？”陈阿保暗想道：“这厮问我甚的新闻，必有缘故，不如将机就机，把几句言语试探他，看他如何回答。”即应道：“别无甚么新闻，但主人藏留那夜买酒的和尚在家，甚是干系。日前止见巡捕捱查，不知道有甚赏银。今日小人进城，闻人传说，有人拿得林和尚者，官给赏银三百两。我也有些不信，想官府要这住持得紧，故将此言哄人，若见了林住持时，又舍不得三百两了。”李秀绰口道：“怎的哄人？血沥沥榜文各门张挂，有了林住持，自然当官领赏。今正为这三百两银子，与你计议。那夜林太空买酒

之时，我已认定他了。他告诉逃奔一事，我想是朝廷重犯，故假意款留住了，希图一场富贵，奈无心腹之人可以行事，故此踌躇不决。”陈阿保此时已有几分酒意，不觉笑道：“不瞒主人讲，小人初意正欲首告林太空出来，请受那赏钱享用，但恐连累主人，因此不敢发动，不期主人先有此心。”李秀拍手笑道：“我不为此银子，留这林和尚在此何用？我和你明早同去出首，领的赏银，我得七分，你得三分。”陈阿保道：“若主翁肯挈带小人时，得来赏银，任凭分派，小人焉敢计论。”李秀道：“既与你同行出首，财帛必要分明。我留养着他，该得二百两，你得一百两，方见公道。但此事切要机密，不可泄露。”陈阿保道：“主人分付，焉敢漏泄。”

二人又吃了数壶酒，陈阿保被李秀灌得大醉，斜倒在桑木凳上，鼾鼾的睡着了。李秀用绳索缚住了手脚，将房门锁上，忙进卧房，移开厨，掇过石板，跳下窖子里，见林澹然细道其事。又道：“这厮被我将酒灌醉了，锁在房内，特来和爷爷酌议。”林澹然叹气道：“事已到头，亦难回避。”李秀道：“不是这等说。小人先把这狗男女杀了，爷爷另生计较，脱离此处便了。”林澹然道：“这一场祸患，皆由前生种成罪孽，今世受。俺今生死听天，大数由命，岂可妄害他人性命？烦足下与尊阍整顿些干粮，待夜阑人静，俺只索离此远去。惟虑难脱虎口，这也听其自然，若稍迟缓，立刻必遭大祸，连你一家送了性命。”李秀忽然垂下泪来道：“小人只是舍不得恩人远去，便是我一家受害，亦所甘心情愿。”林澹然道：“不然，害了你一家，仍救俺不得，彼此受累，有何益哉？或者脱得此难，日后还有相见之期，也未可知。若不放俺去时，毕竟你俺皆遭罗网，那时悔之无及。俺却罢了，

你须无辜，何苦何苦！”有诗为证：

要出天罗地网，怎辞宿水飧风。

骐驎岂拘弩枥，凤鸾肯锁莺笼？

李秀拭泪，转入厨房，和浑家安排炊饼干糕果食之类，盛贮一袋。却才齐备，又早三更天气。林澹然问李秀取了一方皂帕包了头，帕上又戴一顶矮檐黑色毡帽，身上着一领青布道袍，脚下穿一双软底布鞋，饱飧酒饭，提了禅杖，背了包裹，辞别李秀。李秀送到门前，再三嘱付：“路上小心，前途保重。”林澹然道：“感承厚情，他日再图相见。”李秀又不敢送远，二人在门首挥泪而别。有诗为证：

执手临歧泪满襟，感恩报德诺千金。

村夫反有英豪志，愧杀忘恩负义人。

且说林澹然夜深逃难，取路望西北而行。此是乡村僻地，又无月色星光，顾不得脚步高低，忙忙地走了半夜。渐渐城楼鼓罢，野寺钟鸣，又早天色将曙。林澹然欲寻一个藏身的去处，待至天晚再行。转进山弄，远远望见一伙樵夫，三三两两，口里唱着歌儿，都上山来砍柴。林澹然不敢行动，将身闪入山岗之下，让那樵夫过去。忽见一座破窑，澹然想道：“在此可以安身。”低头走入，放下包裹禅杖，拣一块没草处坐了。打开包裹，取些干粮吃了，铺开衣服，在地上权睡。直到夜静，依旧取路而行。

再说李秀送林澹然出门之后，心中快快不乐，和浑家商量道：“林长老虽然去了，陈阿保这厮怎生发付他？欲待杀了，又恐惹祸；不杀时，酒醒后声扬起来，难免这场争闹，怎么是了？”浑家道：“清平世界，怎讲这杀人的话。如今林长老已去，看这厮醒来怎的讲。便出首到官，差人搜捕，又无本犯，可以厮赖。

那时还要问他一个捏情虚诈的罪哩，怕他怎地！”李秀听了浑家言语，执灯开了侧屋，轻轻将陈阿保绳索解了，自收拾和浑家回房歇息。

这陈阿保被酒灌醉，一觉睡着了，从凳上滚落地下。直到天色微明，看看酒醒，觉得身上隐隐的寒冷，手脚有些麻木。将手摸一摸，却睡在地上。口里道：“却不作怪！”双手将眼睛擦了几下，一骨碌爬起看时，乃是桑木凳边。自怨道：“昨晚为何吃醉了，却睡在这里？”坐在凳上，呆呆地思想。猛见侧门开处，李秀蓬着头，走出来叫道：“小陈，怎地不做生活，在这里闲坐？”陈阿保笑道：“昨晚扰了主人好酒，只顾贪杯，吃得沉醉，适才酒醒起来，方知在地上睡了一夜。主人昨晚讲的心事如何？”李秀笑道：“你真醉了。昨晚讲甚心事来？”陈阿保道：“主人休要取笑，昨晚计议的事情，止隔一夜，岂就忘了？”李秀道：“是甚么事？”陈阿保笑道：“小人醉了，主人不醉，为何颠倒问我？就是出首林和尚这一桩事。”李秀睁着眼道：“林和尚在何处？甚时和你商议？你敢搜得出来么？你这油嘴蠢材，昨日吃了饿酒，今日反来我跟前捣鬼。”陈阿保听罢，气得眼中火爆，喊道：“明明地和你商量了一个黄昏，今日推聋妆哑，遮掩胡诌。眼见得你放他走了，把这活现的三百两银子脱下海去了。气杀我也，如今和你不得干休！”李秀骂道：“我把你这不识高低、不知进退的蠢牛，敢在我跟前撒泼放刁！如今且不和你对口，你只要寻出林和尚来，就是三百两银子。”陈阿保骂道：“骗贼，分明昨夜将我哄醉，放这秃驴走了。这是你的奸计，放走了人，好对我厮赖。我如今死活毕竟要你个明白。”李秀道：“放你娘屁，有甚明白！”即伸手将阿保照脸打一个满天星。陈阿保激怒，一头撞将入来，李秀

侧身闪过。陈阿保又复赶进一步，李秀将手劈胸挡住。陈阿保挥拳劈面打来，李秀隔开，将右脚挑入陈阿保裤裆，右手将衣襟一扯，这唤做顺手牵羊，将阿保扑的跌了一个狗吃屎，李秀挥拳打下。外面邻居庄客并过往的人，听得这里边喧嚷，一同赶进来看，将李秀劝住了。陈阿保爬起来，一直往外跑了，口里喊叫道：“天大一件事，你倒放了去，白白的没我三百两赏钱，反要行凶打我！”众人方知林澹然躲在李秀家里。内中为好的邻友，扯住陈阿保的手，劝他住口，那里掩得他的口住，在门前横跳八尺，竖跳一丈，只顾嚷叫。来往看的人，哄做一团。有诗为证：

闭口深藏舌，安身处处牢。

只因言不忍，惹出祸根苗。

却惊动了一起缉捕公人，为因江宁县知县祝鹄差委搜捕这林澹然不着，被本县两日一比卯，十数日间，众人受了许多限责。为头一人姓刁，名应祥，也是个积年有名的缉捕。手下管辖六七班眼明手快公人，各村乡市镇，古寺深山，分头追觅。正在没做理会处，当日领着这一班人，却好打从李秀门首经过，见一伙人在那里打哄争闹，都立住了脚。近前察听，只见一人披头散发。指手划脚的喊叫，口里不住的恨说没了三百两银子。刁应祥谅得有些脚气，分开众人，向前将陈阿保捉住。问道：“你这蛮子，口里讲甚三百两赏钱，好好对我实讲，饶了你。不然，送到县中去。”陈阿保将李秀收留林澹然，因我要出首，赚醉放逃相打的事，说了一遍。刁应祥听罢，取麻绳将陈阿保缚了，交与公人，自却赶入李秀家里。李秀正出门来分辩，劈头相撞，刁应祥动手也将绳索缚了。这些劝闹和闲看的人，见势头不好，俱各四散走了。

刁应祥带着李秀、陈阿保，径到江宁县里来，就如拾得珍宝

一般。李秀却也有些心慌，口里还硬，一路嚷道：“雇工人打家主，该得何罪？反把这没影的事刁我，不要慌，到官和你分说。”一霎时已到城内，齐拥到县中，正值县尹升堂。刁应祥先进堂上禀道：“小人领老爷钧牒，比限捉拿逃僧林太空，今日打从鸡嘴镇北山坳里缉访，偶见一伙人喧嚷，小人向前探听，乃是一个酒生，为家主放走了甚么和尚，没了三百两赏银。根究起来，酒保说家主李秀收藏林和尚，用计放走了等语。小的擒拿二人到县，听候老爷详审，便知端的。”

祝鹄听罢，十分欢喜，笑道：“这场大功，是你成了。快带进来。”刁应祥将二人带到厅上，祝鹄叫将李秀带下去，陈阿保跪上来。李秀跪在厅下，陈阿保跪在案桌前。祝鹄细细审问，陈阿保将李秀窝藏林澹然的根由，一一说明。祝鹄再叫带李秀上来，怒道：“世上有你这一等大胆泼皮。那林澹然是奉圣旨擒拿的重犯，你焉敢擅自窝藏在家？如今纵放何处去了？好好从实供招，免受重刑。”李秀道：“这话却都是陈阿保捏造出来诬害小人的。当初是小人晦气，雇这厮在店做酒，不想日逐偷盗，又将酒做坏了，屡被小人责骂，因此记恨在心。昨日又将小人酒缸打破，故早间和他争论几句，他反恃强殴打小人。小人说雇工人殴家主，律有明条，毕竟要告官惩治。他情知理亏，难以对理，故把这一桩没影大事诬陷小人，有何指实？乞爷爷明镜，电豁冤枉。”祝鹄道：“我跟前尚要花嘴强辩。你道无据，他打你可曾有伤证么？不动刑法，如何肯招！”叫左右夹起来。两班公人一齐向前，施动夹棍，将李秀双足夹起。李秀连声叫屈，不肯招认。带夹棍又打三十板，打得皮开肉绽，血流满地，只是不招。祝鹄叫将李秀连陈阿保暂且收监，好生看管，晚堂再问。退入后堂，令人叫

刁应祥进衙，分付带两个公人，径往李秀家里去拘他妻子，速来见我，不可泄露迟误。

刁应祥领火牌，飞星奔到李秀家内，将浑家秦氏锁了，进县衙回覆。祝鹄随即升堂。秦氏跪下，祝鹄叫左右取那重刑具过来，大喝道：“这妇人，你丈夫窝藏林澹然和尚在家，俱已招明，说有百余两赃银，是你藏匿，特地叫你对证。好好从实讲来，便不伤你，不然，一体治罪。”秦氏道：“妇人夫妻二人，靠卖酒度日，不曾留某和尚，也没有甚银两。妇人不知。”祝鹄怒道：“你这刁钻泼妇，丈夫一笔供招，你反扯赖。”叫拶起来。左右将秦氏双手拶起。终是女人家捱不得痛苦，才收拶，就疼得泪流昏晕，只得招成道：“收藏林和尚是实，百两银子是虚。”祝鹄笑道：“你且讲为甚缘故藏匿着他，看你说得实否，若有虚言，再加刑法。”秦氏哭道：“林和尚原与丈夫有旧，因避难至妇人家里，丈夫推他不去，没奈何暂且容留。昨夜因陈阿保要行首告，丈夫乘黑夜打发他去了。若问百两赃银，藏于何处，实是屈情。”

祝鹄依秦氏口词，细细写录明白，令监里带出李秀、陈阿保来。李秀一见浑家跪在堂上，心下大惊道：“罢了，罢了！这一条性命，断送在这妇人口里。早知昨夜不要听他言语，将陈阿保杀了，今日决无这场大祸。”只得到堂跪下。祝鹄喝道：“李秀，这妇人是你何人？”李秀答道：“是小人妻子。”祝鹄笑道：“你这刁徒，昨夜放林澹然何处去了？你妻子俱已招成，这番如何抵赖。”李秀低头招认道：“青天爷爷在上，小人死罪难逃。但林澹然昨夜逃窜，小人不知去向。”祝鹄道既已供招，喝左右又打三十。唤该房书吏分付道：“这是朝廷重犯，不比寻常。取具招由，叠成文卷，尔等用心，不可有误。”令取一面长枷，将李秀枷了。

收监。秦氏、陈阿保，俱发套监。

次日五更，祝鹄进朝面驾。武帝道：“妙相寺林和尚犯罪逃窜，朕有旨大索，着该衙门严缉。今已数日，如何并无回奏？似此单身和尚，从禁城中逃出，兀自捕捉不着，倘僻野地面，崇山海岛，峻险去处，盗贼生发，何以剿灭？从今日始，各衙门俱要用心搜捕。七日后再无消息，皆住俸问罪。擒得此犯者，与获敌同功，连升重用。”众臣面面相觑。班中走出一臣，执简当胸，俯伏殿下，奏道：“臣乃建康府江宁县知县祝鹄，特为林太空一事，启奏陛下。”武帝道：“敢是卿擒得林太空来？”祝鹄奏道：“此犯虽未现获，臣已知其踪迹。昨有乡民陈阿保首告店主李秀，窝藏林僧在家，因阿保欲行出首，李秀故放逃窜去了。臣拘李秀拷问，俱已招成，今将首人窝犯，俱下狱中。臣谅林太空逃去不远，若差老成缉捕，督领会事公人四方追擒，必然可获。不敢自专，伏乞圣裁。”武帝道：“卿既知其踪，就委卿差拨能事人，必须于关津要路仔细盘诘，从东魏去的路，急追勿失。卿能捕得此僧，即加尔为侍中大夫。李秀等罪犯，照旨施行。”祝鹄叩头领旨。又一大臣出班，乃是大司寇陈庆文，奏道：“臣奉圣旨，勘问晋陵郡丞丘吉妄荐野僧，忤触圣驾。本宜治以重罪，姑念为国之心，一时错举，实无交结私情。谨拟削职为民，伏候天断。”武帝道：“既非同谋，依卿所奏。”陈庆文谢恩而退。又着中书省官，颁旨三道，差武士飞马驰驿，赶至近魏边界，敕守关总制等官，钦遵谨守关隘，盘诘奸细。凡一应游僧野道，俱要严加搜检，勿致漏脱，取罪不赦。众武士领旨出朝，各自分头飞马去了。

再说祝鹄回县钦遵圣旨，将秦氏、陈阿保放回。应领赏银，待捉获逃僧之日，另行给发。李秀问成大辟，上了镣扭，监禁狱

中。当晚金押牌票，次早拘集人役，点起二百名军兵，又选二十名积年能事了得的公人，刁应祥为头，外给一匹快马，带领人众，离皇城取路望西北而进。一面追赶，一面搜寻，一路张挂榜文，真个是海沸山摇。遍处传说林和尚有了窝主，事露在逃，凡西北一带郡县地方，关防愈加严紧。

这林澹然自从别了李秀，在破窑中躲了一日，至晚又行。一路历尽艰辛，日间藏躲古寺深山、乡村僻野之处，黑夜行路。一连奔驰了四五夜，奈是黑夜行走不便，故此迟滞，不能远遁。此际干粮已完，当日却又夜行，乘着月色赶路。心里暗想：“如今抄路而来，幸喜荒野之地，可以行走。再往前进，却是城郭去处了，怎地闪得过去？”心下十分烦恼。行不上十余里，早是二更天气。一路俱是山弄，两边茅草过人，单身独行，甚是凄楚。看看走出山弄来，又是一座大岭，生得险峻。林澹然嗟叹道：“前生造甚冤孽，今世受这般苦楚。你看峻岭高山，好怕人也！”但见：

巍巍岗岭，滚滚尘沙。满山怪石插狼牙，遍地乱峰排剑戟。虽然有路，滑汰汰陡壁难行；四顾无人，静悄悄神仙也怕。萧萧削面，一天风露逼人寒；飒飒惊心，四下松杉遮眼暗。走一步倒退一步，浑身战栗不能升；上一层又是一层，满目凄凉无处歇。深草内虫声唧唧，僻坳里鬼哭啾啾。黑中又怕虎狼侵，脚下常忧蛇蝎咬。

正行之间，不觉双脚被物一绊，跌倒地上，禅杖抛在半边。急待挣扎，只听得铜铃响处，两边山坳里走出五六个大汉来，将林澹然捉住，用索缚了。一个大汉拾了禅杖，一个夺了包裹，这三四个吆吆喝喝，一齐笑道：“今日却造化，得这一头行货，必

有重赏。”将林澹然横拖倒扯，一直推上岭来。澹然叹口气道：“早知如此，不如自去投到，便吃了一刀，也得个清白之名。今日如何死于此处！”正是：

才脱得虎穴龙潭，又遇着天罗地网。

不知林澹然性命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弥勒寺苗龙叙情 武平郡杜帅访信

诗曰：

说言遭谤即宵征，苦历高岗复陷坑。

古刹款留情意洽，离亭酌别酒杯倾。

固辞孽地行吾志，运厄关津受尔擒。

帅府谈言逢故旧，卷舒如意入都京。

话说林澹然正行山路，被绊马索绊倒，一伙伶俐将绳索绑定，解上山来。林澹然心里暗想：“这班人决是绿林豪客，俺做了半世英雄，不期将性命送于此地。”渐渐走到山顶，月光之下，抬头细看，乃是一座大寺院。众伶俐将老林押入寺门，那个提包裹的先跑入殿里去了。不移时，走出来道：“二位大王爷正吃酒哩，见报拿着一头行货，二大王大喜，叫快解进去。”众伶俐闻说，喊一声，将澹然推入殿里。林澹然偷眼看时，上面左首坐着一筹好汉，生得虬髯碧眼，大脸长躯，身上穿一领赭红绫丝袄子，头上戴一顶软翅纱巾。右边坐的一个汉子，生得微须白脸，短小身材，身上穿一领遍地金鸦青百花锦袄，头上戴一顶彩绣扎巾。左首那个好汉问道：“你是甚人，辄敢大胆，夜静更阑，在我山中行走？明知山有虎，故作采樵人？”右边那个喝道：“大哥问他

只甚，使儿们拿去剥了皮，砍做肉丸子，将来下酒。”两边伶俐齐喊一声“得令！”把林澹然叉脑揪出殿外来，却将毡帽揪落，露出光头，那些伶俐同喊道：“原来是匹秃驴。”林澹然大喝一声：“贼奴休得胡讲！”那虬髯大王听见，喝叫拿这厮转来，众伶俐又将林澹然拥上殿去。虬髯大王大怒道：“这秃驴大胆，你敢骂谁？你是何处寺院来的？村鸟无知，先割去舌头，然后剖腹剜心，犒赏众孩儿们。”林澹然也大怒喝道：“胡讲！俺出家人视死如归，要杀便杀，你这厮何必恁般鸟乱！”

那第二位好汉听了声音，跳起身来，令伶俐移烛近前细看，失惊道：“这和尚好生面熟，却像在何处曾会来？”想了半晌，问道：“长老莫非曾在建康妙相寺出家么？”林澹然道：“俺原在妙相寺里为僧，只因与本寺正住持不和，逃难至此。有犯虎威，乞赐一死。”那二大王听了，慌忙喝退伶俐，亲解其缚，脱下百花棉袄，披在林澹然身上，谢罪道：“我的爷，何不早讲大名，险些儿害了恩人性命。大哥快过来相见，这就是小弟时常讲的英雄，林住持长老是也。”双手扶在交椅上坐了，纳头便拜。林澹然躬身答礼。众伶俐见了，各各摇头伸舌。

那虬髯大王向前和林澹然施礼罢，分宾主而坐，问道：“在下向闻二弟说林住持英名盖世，智勇无双，久怀企慕。今日为何事幸临敝地？真乃千载奇逢也。”林澹然道：“一言难尽，从容奉禀。二位将军高姓大名？小僧平生未曾拜识，荷蒙大义，实感再生。”那个白脸汉子道：“小人姓苗名龙，排行第二。向日曾合几个弟兄侵犯宝刹一番，意欲苟图富贵。不期被住持爷知觉，施恻隐之心，释放我等，又赐诸弟兄财物，至今感佩不忘。小人切切在心，报恩无地。日前为与邻豪构讼，县官受贿，诬盗下狱。小

人得便，越墙逃难，打从这里经过，遇着此位结义弟兄，收留在此。今得恩人到来，实出望外，正应小人昨夜之吉梦。”林澹然问道：“此位将军尊姓？”苗龙道：“这哥哥是小人总角之交，姓薛，双名志义。人见他虬髯黑脸，都叫他做黑判官。两臂有千斤气力，学得一身好武艺。为报父仇，杀了恶宦康刺史全家，逃到这里，做这本分生理。此处却是定远地方，此山名为剑山，此寺名弥勒寺，甚是险峻宽阔。逐去僧众，聚集一二百人，打家劫舍，拦截客商数年，官军不敢正眼儿相觑。留小人坐了第二把交椅，果然快乐，甚是英雄。小人时常和大哥讲妙相寺有一位恩人林住持，智勇足备，小人受恩未敢少忘。今日得会，诚为天幸。”分付喽啰，整顿酒席相待。

饮酒间，苗龙又问及出寺远来逃难之故。林澹然潸然泪下道：“小僧不幸，受尽迍邴，屡经坎坷。自从东魏与高丞相世子高澄结怨，削发为僧，走入中国挂锡，指望寻一个终身结果。蒙圣恩敕为妙相寺副住持，不期撞着那凶徒正住持钟守净，贪财好色，不守释门戒行，以念佛拜忏为由，着做佛头的赵蜜嘴同谋，赚骗寺后邻人沈全浑家黎赛玉通奸，来往情热。因俺责善，反生仇恨。十月十五日，值圣驾临寺听讲涅槃经，那厮乘隙暗进谗言，说俺毁谤朝廷。不守清戒，酗酒凶狂，私通东魏。皇上信了，便要擒俺置于死地。亏了行童来真潜通消息，俺只得乘夜而逃。撞到鸡嘴镇李秀店中，李秀亦如苗兄一般认得面貌，说起昔日之情，抵死留住不放。那时俺也昏愤，失了计较，不合在他家藏躲了几日。官司缉捕得紧，一日捱查数通，到处张挂榜文，说拿得小僧献上者，官给赏银三百两。店内有一酒生，贪利生心，待要首告，幸李秀识破，将那厮灌醉，放俺出门逃窜，昼伏夜行，受

尽苦楚，致令惊动二位将军。幸蒙不赐诛戮，复承厚款，感激不胜。”苗龙离座大怒道：“有这等事！不杀这负义忘恩的孽畜，空做人间好汉！”薛志义道：“二弟且莫性急。当今世上，直道原是很难容的。林住持只是太直了些，惹出这场奇祸。知恩报恩仗义的事，除是豪杰才做得来。这一班狗男女，人面兽心，焉可以此望他？今日幸会林住持，且请住持为了山寨之主，缓缓用计剿除这厮。不知住持允否？”

林澹然合掌道：“俺出家人，生死听天，随缘度日。恩怨之间，宁人负俺，毋俺负人。多蒙二位将军盛情，暂借一宿，明早拜辞，归于东魏，以终天年。”薛志义道：“住持何出此言，既离虎窟，又入龙潭？自禁城到得敝山，已是万分之幸。离这里到东魏，路程遥远，关隘阻隔；况住持名闻远近，圣旨画影图形，那一处不当心盘诘。前去乃是河南地界，城市中人烟稠密，不比那深山僻路所在。住持今要前去，若遭罗网，那时悔之晚矣。还在小寨暂且安身，将图后计。”林澹然道：“多承美意，本该尊命，但小僧久甘恬澹，最厌繁华，意欲归魏，寻一搭儿僻静山崖，结个茅庵，修焚念佛，以终天年，无心再恋尘俗。设被擒获，是亦命也数也。”苗龙道：“住持爷执意要去，小人亦不敢强。但求宽住数日，另作商议。”林澹然谢道：“若得如此，足见厚情。”苗龙又问：“李秀哥哥近来生计何如？”林澹然道：“颇为富足，尽是清闲。小僧在他家藏避数日，那酒生要行出首，放俺奔逃，两下必成仇讼。苗兄可念平昔交契之情，乞着人打听消息，方知下落。”薛志义道：“既是苗二弟相识，明日必须差人打探。”苗龙道：“事不宜迟，明早即行。”三人盘桓说话间，不觉星移斗转，野店鸡鸣。林澹然道：“贱体困倦，望乞随便借宿。”苗龙二人又

劝了数杯，令伶俐打叠床铺，伏侍林澹然歇息。有诗为证：

昨宵得脱虎狼窝，今朝稳卧中军帐。

不数古今豪侠流，绿林高义云霄上。

次日又排筵席款待。傍晚时，林澹然辞谢要行，苗龙、薛志义苦苦相留，只得又住了一夜。次早侵晨起来相别，苗龙道：“小人有两桩心事，要留住持爷。停当了，即便送行。”林澹然道：“兄有甚事，望乞见教。”苗龙道：“我这位薛大哥，武艺虽精，韬铃未谙，今欲拜在门下，求传授些兵法。二者小人正要差人打听李大哥消息，如平安无事，却也放心；设或落难时，亦好同住持商议救他的门路，故此要屈留数日，方敢送别。”林澹然道：“既为此二事相留，便住数日。兄可差能事心腹之人，赍带银两，往建康去。倘李季文有事，即可随便上下使用，以留性命，从容救他。俺这里一面和薛君开讲兵法，待尊役回时告行。”薛志义、苗龙二人大喜。随差两个精细会事的伶俐，带了百余两白银，往京都打探消息去了。三人在寨中讨论兵法，演习武艺，酌酒高歌，谈今说古，不觉又早半月有余。

一日伶俐回寨，稟覆道：“小人两个一路打听去，只见城市通衢，乡村户落，处处张挂榜文，图形画影，寻获林住持爷。小人抄得榜文在此。”苗龙接过，三人一同观看。其榜文云：

某府某县某官，遵依枢密院行文，钦奉圣旨，为追剪奸僧，以杜国患事：照得本朝在京妙相寺副住持林太空者，不守清规，通谋外国，将为城社之奸，摇惑军民之志。十月十五日，毁谤朝廷，抵触乘輿，反情已著，不可姑留。即欲拿问，明正典刑，不意知风逃窜。今特遍行国内远近，画影图形，疾速追拿。不论军民人等，

如有擒获者，该地方官给赏银三百两，本官连升三级。若窝藏在家，知情不报，故意纵逃者，不论贵贱，一概处斩。事同风火，顷刻毋违。须至榜者。右榜谕众通知。年月日结。

“沿路听人传说，李某被陈阿保首告窝藏林住持，本县拿去三拷六问，招成死罪。现监在狱。小的们到江宁县中，认作李家的亲戚，凡一应衙门上下人等，并狱中禁子，俱各用银买求宽释，见了银子都已应允。又用计见了李官人，他分付转谢住持爷和二位大王爷，再三致意，得空便要越狱而走，也来入伙。小人们特来回覆。”三人听罢大喜，重赏伶俐，设筵相庆。

当晚，林澹然起身作别，道：“将军韬略已精，贫僧在此，终不为了。”薛志义道：“今日已暮，还乞草寨荒宿，明日决然送别。但住持爷这条铜禅杖，似非凡物，出家人提此行路，动人疑忌。何不留于敝寨，另奉宝剑护身，庶为稳便。”林澹然道：“蒙谕良言，感戴无尽。但此杖乃故人所赠，山僧朝暮不离，今在颠沛之中弃之，是背故人也。生死与俱，岂忍轻弃。”薛志义叹息道：“当今之世，面交者多。饮酒宴乐，情若同胞；利害相关，视如陌路。此辈真犬彘耳，岂能如住持于患难之中，不忘故人也！”倍加敬服。苗龙道：“我有一计在此，管教路中无阻。”便令伶俐砍一株斑竹来，截去头尾，打通了节，将铜杖藏于竹中，两头镶嵌坚固。对林澹然道：“住持爷，此法何如？”清然道：“妙甚。又可防身，又可挑行李，深感深感。”众皆大喜，痛饮通宵。次日，薛志义大排筵席，请林澹然饯别。歌舞吹弹，二人殷勤相劝。林澹然吃得酩酊，乘着酒兴，辞别要行。薛志义亲手捧出白金一盘，赠为路费。林澹然收了两锭，其余银子，赏与日前打探的伶俐。

苗龙、薛志义令伶俐驼了竹禅杖，背上包裹，二人亲送下山数里。林澹然再三请转，苗龙只得将竹杖包裹递与林澹然，三人洒泪而别。

不说薛志义、苗龙回寨，且说林澹然拽开脚步，取路望西进发，走了三十多里，酒却醒了。远远见人烟辏集，屋舍相连，乃是个市镇去处。此时正是早春天气，但见：

六街三市上，来来往往尽村民；门面店肆中，济济
捱捱皆贸易。也有绫罗段铺，也有米麦油行，卖鱼卖肉
闹嚷嚷，买菜买葱喧哄哄。沽酒楼前扶醉汉，秋千架上
坐娇娃。

林澹然不敢行动，即闪入山坳里幽静所在躲避，直到夜静，方才走路。一路夜行晓住，奔驰数夜，早到了武平地面。此时日色将沉，林澹然心里暗想：“前去已是睢阳郡武津关口，此是紧要去处，惟恐盘诘难行。过得此关，即是东魏地方，可脱网罗矣。”行近大梁城门口，思量无计，只得大胆拽步前行。忽见一个山东汉子，背着一搭褡毡货，在城门外出卖。林澹然忽然自想：“除是恁般，方过去得。”便取钱买了一个敞口大暖帽戴了，拽下檐来，遮着脸，取路进城。行不数步，劈头一伙公人拦住去路，当先一人问道：“你这厮是何方人氏？那里住居？作何生理？快放下包裹杖子，待我查检，方放你过去。”林澹然道：“在下姓张，排行第三，北平人氏。因出外经商被盗，没了资本，欲到贵城舍亲处借些银两，以作盘缠，何必盘诘？”那人道：“我自不曾见做客的嘴边剃去胡须，必是奸细。”赶向前将林澹然暖帽劈头揪下，拍掌笑道：“饶你乖是鬼，难脱这场灾。你这狡猾秃驴走得好，遮了头须遮不得口。”叫众人动手，将绳索绑缚了这厮，再做道理。

可怜盖世英雄，撞入天罗地网。

一个公人劈手将竹杖抢去，向前一扑，几乎跌倒，把竹杖抛在地上，为头的那人慌忙扶住。这公人摇头道：“好古怪！好利害杖子，如何竹有这般重，莫非是外夷出的？”那人伸手取杖，也不能移动，用力两手提起，却有百余斤。心下大骇道：“这条小小竹棍，就使是实心的，未必这等重得狠，必有缘故。”便在腰边拔出短刀，劈开竹棍，里边露出铜禅杖来。那人哈哈大笑道：“好奸滑的和尚，恁般做作，到我老爷手里，自然雪化见尸。”令众公人鹰拿雁抓，将林澹然缚绑定了。正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躬身道：“列位知俺是谁，将俺缚绑，却为甚事来？”那为头的指着手喝道：“你这秃厮，兀自要强嘴。为你受尽艰苦，用煞心机。惭愧，也有今日见你的时节。且讲大名于你听着：我乃江宁县中驰名的缉捕使臣刁爷便是。当日你这厮诽谤朝廷，潜地奔逃，我这一班一辈的人，为你不知受过多少限责，你却躲在卖酒的李秀家里快活。那李秀被你拖累，拟成大罪，监禁狱中，你却又走了，教我脚底也赶穿。谅你也飞不过关去，故先到这里，却好等着。图形在此，这番走往那里去！”林澹然闭口无言。刁应祥喝众人：“带这厮元帅府中监禁，待造下陷车，解到京师请赏便了。”众人拥着刁应祥，将林澹然解到元帅府来。有诗为证：

千里驰驱策杖行，岂期窄路遇军兵。

早知今日风波险，何不山营且暂停。

当日那都督正升晚堂，审理军务，猛听门外擂鼓声急，把门将官进来禀道：“门外有一伙缉捕公人击鼓，因拿着一个和尚，口称朝廷重犯，要见老爷。乞台旨。”原来这都督姓杜，即令放进来。刁应祥发付一伙公人门外俟候，自带林澹然随着把门官，径

入跪下。杜都督问刁应祥道：“你是何处缉捕人役，拿这和尚，擅入我军门击鼓？”刁应祥答道：“小人是建康江宁县缉捕人员刁应祥，领本县公文，奉圣旨追捕犯法逃僧一名林太空。一路追来，至此方才擒获。本欲就解入京，一来要禀过老爷，方敢解去；二来这秃厮甚有勇力，路上饶有贼党劫夺，乞老爷钧旨，赏一辆陷车，差军护送到京，庶无失误。”杜都督道：“这和尚就是妙相寺副住持么？”刁应祥道：“正是此人。”杜都督道：“日前连接两道旨意，都为这厮，因此遍处着人搜捉盘诘，不想今日你擒获得来。这厮有甚么器械行李么？”刁应祥道：“止有禅杖一条，包裹一个，别无他物。”杜都督教取进来，当厅检看，收入后堂。令将土：“将林澹然松了绑，取一面铁叶长枷枷了，押入牢中监禁。发付刁应祥一应人役，都在府门外相近去处歇息，待我审问情由，后然写表申奏，着军士护卫汝等入京。”刁应祥声诺而退。

杜都督退入私衙，着虞候往狱中取林和尚，去了长枷进来。林澹然跪下，杜都督道：“久闻人说京都妙相寺中副住持林和尚为人刚直，武艺高强，人人契慕，遍处传扬。如今却为甚事，触忤朝廷，以致逃窜？汝可一一从实说来，毋得隐讳。”林澹然满眼垂泪道：“僧人本欲隐迹逃名，不料反投罗网。念贫僧原是东魏人氏，将门出身，姓林名时茂，在高丞相麾下为将，替国家东征西讨，屡立汗马功劳。与高丞相世子高澄不睦，虑惹灾迍，愁无结果，因此削发为僧。”遂把那入梁怎生遇着丘县尹，荐举为妙相寺副住持，怎生与正住持不睦，暗进谗言，激怒武帝，欲正典刑，又怎生逃躲，夜行昼伏，欲归东魏之事，备细说了一遍。“岂知灾迍难脱，复被擒拿，送在老爷台前，伏乞大恩，原情鉴拔。再造之德，重于山岳。”杜都督又问道：“你既是东魏高欢部

下将官，可知有一位杜旗牌么？”林澹然道：“姓杜的将士也有，但不知贵表尊名。”杜都督道：“单讳一个悦字的，绰号石将军。如今年已高大，过于七旬，是我至亲。可曾相识么？”林澹然道：“有，有。曾有一个杜悦，号为石将军，日前原在高爷麾下为旗牌官，失机当斩，是僧人一力救释，免死充军。后来僧人云游入梁之时，又于沁州旅邸相会，因魏主降恩，得赦还乡。相别之后，未知在否。”杜都督道：“你既与他旅邸相会，他曾有甚言语嘱咐你入梁否？”林澹然道：“彼时杜公曾和小僧说来，他有一子，在梁投托传统制麾下，十年不知音耗，日夜萦怀。待要入梁寻访，奈何年老难行，乃借酒肆中笔砚，写下家书一封，付小僧带来，倘得邂逅，转寄此信。小僧一向羁留妙相寺中，欲访无由。那一晚慌慌逃窜，匆忙之际，不知曾带得否，或者在包裹中，未可知也。”杜都督即命取包裹付与澹然。澹然打开检看，却在护书中，双手呈上。杜都督接书，拆开看时，上写着：

父书付男成治知悉：自汝离家出外，家中事变多端。我为你泪不曾干，终朝思念。你母亲痛伤去世，使我形孤影只，满目荒凉。骨肉摧残，可叹可叹。不期我运蹇时乖，失机当斩，自分今生与你永无见期，感得大恩人林爷一力申救，得全残喘。此恩此德，重若丘山。我今已老，无由补报，倘天不绝人，或有再得尽心之日，也不可。今因林老爷出家，法讳太空，别号澹然，云游中国，偶于旅邸相逢，草此数字，寄与你知。倘得一会，须不要忘了林爷大德，当效犬马之报，不必说得。你也须知父母养育之恩，十月怀耽，三年乳哺，推干就湿，容易得抚你成人？你竟飘然出游，不思父母为你哭

得肠断，望得眼穿，实是凄楚。我今年近八旬，风中之烛，你若稍有人心，见书即图一面，使我九泉之下，也得瞑目。书不尽言，总宜知悉。年月日书于沁州邸中，爷字再嘱。

杜都督看罢书，失惊站起身来，双手扶起道：“恩人，你何不早言？小侄获罪多矣。”慌忙躬身行礼。林澹然忙忙答礼道：“小僧是提督案下死犯，何故相敬若此？”都督道：“恩人不知其详，且请坐了，细诉根由。”这杜都督是谁？原来不是别人，乃东魏人氏，姓杜，名成治，就是杜悦的儿子。自别父亲，走入中国，寻着娘舅总兵都统制傅恂，收在部下为书记。因他能文会武，精通韬略，常随傅恂出征，屡获奇功，升为参谋。又数年，傅恂阵亡，武帝见他无嗣，即敕杜成治袭封总兵都统制之职，统领傅恂大军。钦赐武平城内盖造府第居住。后伐齐有功，复升为帅府都督大元帅。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假节钺，管辖十三州三十四县人马，镇守西北一带地方，先斩后奏，极有威权。当下替林澹然换了衣服，宾主坐下，忙点茶汤。林澹然不安，又谢道：“僧人何福，蒙都督如此厚待？”杜成治道：“论恩人，乃是父执，这杜悦就是家尊。小侄名成治，自幼不才，每好骑马试剑，颇通韬略，爱客重贤，以致家业凋零，只得远游梁国，投入家母舅傅传统麾下。幸得皇天庇祐，圣上洪恩，滥叨重位。不想父罹军法，幸蒙吾师大恩救拔。小侄屡屡差人打探家尊消息，十余年杳无音信，每每在心，今日方知端的。此恩此德，铭刺肺腑。小侄真不肖之罪人也。”言毕，泪如涌泉，悲不自胜。有诗为证：

独怜父子各西东，犹喜逢恩患难中。

莫道蜉蝣真似寄，人生何处不相逢。

林澹然惊道：“却原来是令尊大人！小僧不知，惶悚无地。”杜成治即命在后堂整酒饭相待。林澹然道：“令尊大人与小僧相处数年，情同骨肉，后因问罪，两下睽违几载，后来又于客舍相逢。今日偶然又会着都督，正为亘古奇闻，人间罕遇。”杜成治道：“小侄幸逢老叔，但不知家尊何日相见？‘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小侄身享富贵，母死不得奔丧，父亲年迈，不能奉养，使飘零道涂，流离失所，小侄不孝之罪，实无可逭。”说罢又哭。林澹然劝道：“都督今日身享万钟，位居极品，显亲扬名，正是大孝处，何必悲苦？待后差人打探，必有相见之期。”杜成治拭泪相谢，再坐吃酒。林澹然辞酒道：“小僧不幸，遭此不赦之罪，蒙都督雅爱，心实不安。小僧算来这场大祸决难回避，乞都督明早打发解京，了此孽冤，免致貽累。”杜成治笑道：“老叔何出此言，小侄岂忘恩负义之辈？今日必当尽力救援，管取平安无事，送回东魏，聊表寸心。”林澹然合掌道：“多承都督厚情，只怕貽累。反为不美。”杜成治道：“不必介怀，且请放心宽饮几杯。”林澹然谢了，又饮数杯，不觉大醉，就在侧房睡了。

杜成治当夜和夫人蒋氏商议，要救林澹然一节。夫人道：“君为督抚，统握大权，欲救一个和尚，有何难哉？如此如此救他便了。”杜成治道：“夫人言之极当。”事不宜迟，连夜差心腹干办到司狱司唤狱官来议事。那狱官姓戚名锦，正在睡梦中，听得报杜爷呼唤，忙起来整冠束带，随着干办进私衙里来。正是：

欲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

毕竟杜都督与狱官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都督巧计解僧头 守净狼心验枕骨

诗曰：

绿林豪客困圆丘，午夜承恩出禁囚。

祝发岂知重正法，临矛方悟中机谋。

神鳌脱网归沧海，鬼蜮多疑验髑髅。

自古庇人番累已，杜君喜处变成愁。

话说这戚司狱夜半进见社都督，禀道：“老爷呼唤，有何台旨？”杜成治道：“我有一机密事和你商量。你还不知，日间所获那林和尚，却是我的故旧恩人。因与本寺正住持不睦，暗进谗言，谤他私通东魏，故圣上震怒，欲拿究罪，不期逃窜至此遭擒。我想朝廷重犯不可私放，若解去，又遭诛戮，如何救得他？思得一计，可以周全。特唤你来计议。大狱之中，重犯何止数百，或有与林和尚面貌相像者，烦尔将罪犯面貌簿上逐一查看，如有相似的，则此僧有可生之路。切不可泄露。事成之后，重加荐拔。”戚锦道：“老爷台旨，怎敢有违。但是这林和尚初下狱来，狱官未曾看得详细，乞再赐一见，方好查检。”杜成治道：“此言有理。”命掌灯，亲自和戚锦到侧房里来。近床掀开帐幔，林澹然酣睡不醒，戚锦仔细看了一会，笑道：“这长老有福有缘，眼见得老爷

是他救星，大难可脱。此面貌与一个囚犯俨然无二，只是多了一部胡须。若剃去了胡须，活现是个林和尚了。”杜成治大喜道：“有这等凑巧事，快快取来。”戚锦道：“领钧旨。”即和干办到监房里，叫禁子取出一名重犯，姓王，名唤歪七，原是得财强盗，生得魁伟长大，也是一条好汉。因打劫赴任官员事，杜拟成死罪在牢，吃了数年官饭。当下戚锦分付禁子道：“老爷军令，取此重犯，外面不可声扬。若漏泄必按军法。”禁子应诺。

戚锦带着王歪七，径到后堂来。杜成治一见，发付众人回避。戚锦和众人散去。杜成治道：“那犯人上来，你可是王歪七么？”王歪七是睡梦中提醒来的，不知甚地来历，蒙眬答应：“小的是，是，是。”杜成治道：“向来闻你与我有亲，今细查，果然是我姨党枝派。我念姨公一脉，心下欲放你去，你可去得么？”王歪七道：“小的罪犯重辟，法在不赦，每思改恶从善，奈无门路。今老爷若肯释饶得命，实天地重生之德。不敢认亲，只愿爷爷万代公侯。”杜成治道：“放尔何难，只有一件碍手处，纵放你去，毕竟又遭擒捉。”王歪七道：“爷爷位尊权重，令出谁敢不从？若肯释放小的，何人又敢拦阻？”杜成治道：“汝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今夜放你去了，有人见你这鬓发鬍鬆，举止彀棘，岂不是狱中重犯在逃，谁肯放过？必要擒来请赏，那时我仍放你不得，岂不辜负我一片亲情？”王歪七磕头道：“老爷神见高明，小的决难逃脱，空费了老爷一片天心。”杜成治道：“不难，有计在此了。将你剃去须发，赏你褊衫一领，僧鞋一双，空头度牒一纸，扮作游方和尚。待五更将晓之际，放你出去，只要赚出城门，自然无人看破。我这里又不差人追捕，汝好放心前去，依然蓄发，可立功边塞，报效朝廷，莫忘我今日之情也。”王歪七磕头道：“谢爷

爷深恩，使小的重见天日，何惜粉骨碎身，以报大德。”杜成治令虞候取刀，剃下须发，取出僧鞋、褊衫、僧帽穿戴了。杜成治在灯下细观时，却与林澹然面貌相同，规模无二，心下暗喜。分付王歪七在衙后小房暂歇，着人守护。

又蚤隔邻鸡唱，天色黎明。外边吹打两次，堂上传了云板，杜成治出堂。该房书吏都捧过文案牌票等项来，禀金押销缴。杜成治道：“这些文卷暂且消停。有一大事，和汝等商议。昨晚江宁县缉捕所获僧人林太空，系是朝廷重犯。闻说此僧有万夫之勇，况系东魏出身，解去路途遥远，倘有疏虞，关系匪轻。我意欲就这里斩了，将首级付与缉捕，传入京师，再进表申奏此情，庶无失误。你众人心下何如？”众书吏同道：“老爷钧旨甚明。传首京师，实为恩便，省了许多干系。”杜成治即教写下犯由牌，辰时三刻取斩；一面分付管本稿的书吏，备细写下奏章，次后金押牌票。印发文书已毕，堂上又传云板三声，只听得门下大吹大擂，放了三个铙，吆喝开门。阴阳官传报辰时，杜成治亲出辕门，传令着监斩官辕门外俟候，四围军卒摆齐。一声炮响，军士们将王歪七绑下。王歪七惊得魂飞魄散，心里想道：“杜爷说念亲情要放我去，为何反绑我出来？”此时魂已不在身上。众军校将王歪七拥出辕门，口内塞了麻核，头上插一面黑旗，旗上写着：“毁谤朝廷通谋魏国叛僧一名林太空。”杜成治判了个“斩”字在王歪七脸上。但见：

人人嗟叹，个个胆寒。都言此去几时回，尽道这番逃不脱。负冤屈何处声言，含苦情只堪跌脚。有人说这的是没头鬼和尚自做，谁将甘露施孤魂？有人说这还是刀剑狱削秃自当，谁启阴司苏饿鬼？刽子手提刀，何异

牛头马面；监斩官捉笔，俨如地主阎君。此时莫想重生，顷刻仵看命丧。

监斩官读罢犯由牌，王歪七听了，不能叫屈鸣冤。突地一声鼓响，头已落地。刽子近前献头，杜成治分付：“将头用石灰戗了，木桶盛贮。尸首令扛出郭外。”自上轿回衙。

再说缉捕使臣刁应祥，带领着一伙公人，往元帅府听候发解林和尚。及到辕门，方知杜都督已将林澹然斩了。刁应祥暗疑：“杜爷不将活人与我解去请功，却先取决，这是何意？”单身撞入辕门，进元帅府禀这一桩事。杜成治道：“汝等昨日所擒林和尚，本待差军护卫解京，闻这和尚勇力异常，党类甚众，倘或路途有失，岂不误却大事？故就在此取斩，将头解京，庶无失误。另有表章，差官与汝等即刻起程，同至建康，进上朝廷，自知分晓。”刁应祥只得领命。杜成治差官一员，干办二人，赍了表章，当堂将林澹然首级用了封皮，和包裹掸杖，付与刁应祥。又赏银十两，以为路费。刁应祥收领首级等物，磕头谢赏，和差官公人等取路回京。一路无话，直至建康。当日到得晚了，刁应祥留差官干办在家，招待酒饭，自先赶着晚堂，径入江宁县里，来见祝鹄。向前声喏。祝鹄见了问道：“我日前差你去缉拿林和尚，为何去了这多时？曾有些消息么？”刁应祥道：“林和尚被小人一路直追至武平城外，方才获着。本该就解回京，恐怕路途有失，当下进城至都督府社爷处报知，求杜爷差军护送进京。杜爷也虑路上或有差失，就为本府将林和尚斩了，传首级解京，另差官赍本上闻，故此迟延耽搁。”祝鹄听了，十分大喜，赏了刁应祥，发付回家，明日五更伺候。

次日四鼓，刁应祥领着杜府差官，捧了奏章，差两个做公的

抬了头桶，同列县门。随着祝鹄进朝。众官朝见罢，祝鹄俯伏金阶奏道：“臣江宁县知县祝鹄启奏陛下：为缉获逃僧林太空一事，前蒙玉旨颁降，臣兢兢业业，昼夜用心，差人捕捉。不期林太空走离京都，逃至武平地面，被臣县中缉捕使臣刁应祥所获，即往都督衙门讨军护送。都督臣杜成治，虑路途有失，就彼处取斩送首京师。賚有实封表章申奏，乞陛下圣鉴。”武帝叫接本，到御案前拆封，宣学士高声读表。表曰：

武平总制都督臣杜成治，奏为预诛僧犯以杜变逆事：某月日江宁县缉捕人员刁应祥，见获逃僧一名林太空，赴臣所请军护解。臣思林僧素称勇悍，力敌万夫，矧与东魏相通，机诈叵测，设若中途有变，边衅复生。臣谨于次日便宜行事，斩首付与刁应祥，并包裹、禅杖解京奏上，庶不为奸宄之所算，而国家永永无患矣。乞皇上原臣擅杀之罪。臣不胜战栗惶悚之至。

武帝看罢笑道：“这秃厮藐视朕躬，今日英雄何在？倚着能言舌辩，难逃命丧刀头。”当殿传旨，升祝鹄为吏部郎，刁应祥为都捕使臣，仍给赏银三百两。又将林澹然首级、包裹、禅杖付与刁应祥，传入妙相寺中，令钟住持相验的实，然后悬挂寺门示众。祝鹄等谢恩出朝。

不说祝鹄莅任，且说刁应祥领旨径往妙相寺来见钟住持。这钟守净自从逼林澹然出寺之后，一向心事不宁，寝食俱废。后闻得捉了窝主李秀，稍觉心安。还只虑林澹然走脱，致生后患，日夜悬悬，亦无心与黎赛玉取乐。当日正在方丈中闷坐，管门道人传报，朝廷差官到来，钟守净慌忙出迎，殿上相见。礼毕，刁应祥道：“小可是本县都捕使臣刁某，奉圣旨追捕逃僧林太空，至

武平地界，已经擒获，当送求杜府护解。杜都督虑有走失，梟首解京。今奉旨将首级、包裹、禅杖，传与住持检验，敕挂寺门示众。”说罢，令从人抬过，交与住持。钟守净掀开桶盖看时，惊得毛骨悚然。呆了半晌，方才神定。将手指着首级，点头道：“林长老，林师兄，咦，偏你能文会武，说短论长，为何也有今日！正谓舌剑自诛，老兄还能讲话否？”一面说，一面翻转头来细看。不看时万事皆休，只因这一看，却又重兴一段风波，费了多般周折。有诗为证：

得好休时且罢休，老钟何苦结冤仇？

直交满寺葫芦骨，个个他年似此头。

看官，你道为何？那林澹然脑后另生出一块三台骨，圆溜溜就如肉瘤一般，自有记认。林澹然和钟守净日常闲话时，尝说自己日前颇得际遇，全亏脑后这一块三台骨，故此钟守净记在心中。当下翻过头来，看这头颅一似刀削平的，没有这三台骨凸出，心下大疑。连声道：“怪哉，怪哉！”又仔细看了一会道：“不是，不是，真不是也。”刁应祥道：“住持此话却是何故？”钟守净笑道：“这头却是假的。”刁应祥失惊道：“钟住持不要看错了，何以见得不真？”钟守净道：“小僧和林澹然相处非止一日，他的头颅，岂不相认？他脑后有一块三台骨，就如三个鸡子也似凸出来，常时戴僧帽，刚刚顶着帽口。如今这头脑后，却是平平的无一毫脑骨，岂不是个假的？”刁应祥道：“那日擒拿林和尚时，众多做公的同我送入杜爷府中，次日梟首，谁不见来？只看这包裹、禅杖，岂是假的？住持不要错认了，此事非同小可。”钟守净道：“小僧为何得错？这包裹内物件与禅杖，俱是真的，林澹然拿获焉得是假？多分杜都督处有甚缘故，未可知也。今日不须争辩，

明日早朝面圣，自有道理。”刁应祥初入寺来，何等欢喜，听了这话，就如分开八片顶阳骨，倾下一桶冰雪水。若果然是个假头，诳君之罪安逃？垂首叹气，半晌无言。心下暗想：“这事却也作怪。分明是林澹然的头，怎讲不是？终不然杜府有甚机谋？稳稳一个都缉捕，白雪雪三百两官银无福承受，这事尚小，若说诳君，便要斩首，如何是好！”对钟守净小心道：“既是如此，住持爷明日面圣时，恳乞方便，足感大德。暂且告辞。”钟守净也不款留，止将头桶物件留下，相送而别。

钟守净回方丈中，聚集徒弟们商议道：“这厮得了林澹然贿赂，卖放去了，却将假头献与皇上请赏。自古道：‘斩草不除根，萌芽依旧发。’后来林澹然倘做出事业来，岂不反受其害？明日早朝，必要讲明，再差人缉访，驱除这厮，方免日后之患。”内中一个徒弟，姓雷，法名履阳，向前道：“师父，等不得明早。那缉捕已受恩赏，倘和本官老祝计较，今日预向驾前遮饰，或另生枝叶，我和你又成空说。不如趁早写下表章，连晚陈奏，庶不有误大事。”钟守净道：“贤徒之论最是。”忙取笔砚，写成章疏，换了冠服，径投朝房里来。当日却是谢仆射轮该接本，和钟守净施礼罢，问：“住持何事，乘晚来此？”钟守净却将林澹然事告诉一遍，道：“今日这一封奏章，乞仆射速速进呈圣上，至紧，至紧！”谢仆射收下表章，送钟守净出朝而去。当晚谢举将钟守净奏本送入宫中。武帝正在禅床上打坐，入定醒来，中贵官捧上表章，武帝拆封看时，写道：

妙相寺住持臣钟守净，奏为奸臣狡役，受贿纵凶，假首诳圣，误国欺君事：臣奉圣旨检验逃僧林太空首级，视其面貌似真，细验枕骨实假。太空原有脑骨三块，

凸然而起，名为三台骨，合寺僧众，皆所目睹。今脑后平削无骨，非林僧之首可知矣。再验禅杖、包裹，又系太空之物。臣细谅度，必是祝鹄、刁应祥等，通同作弊，受贿卖放，复将假首诳上，冒功请赏，情迹显然。乞皇上差官勘问，再即遣军兵搜捕真犯，庶免后患。臣不胜忧怖惶惧之至。

武帝看罢，龙颜大怒，骂道：“这尸位素餐的犬彘，敢来诳朕！明日鞫问明白，焉可轻恕。”即御笔亲批旨意，连夜发出枢密院来，敕友仆射谢举同三法司，提拿吏部郎祝鹄、缉捕使臣刁应祥二人，勘问诳君之罪。谢举接了圣旨，忙差锦衣卫武士，带了铁索手杻，立刻拘祝鹄、刁应祥至枢密院审问。

却说刁应祥自别钟守净回家，闷闷无言。浑家问道：“丈夫目今捉了林住持，朝廷赏赐不小，为何反生不乐？”刁应祥将钟守净认首级不真的情节说了。浑家劝道：“不必愁烦，凡事自有天理，终不成将真作假，诬害有功之人。纵有事端，当官理辩，何必恁地烦恼。”刁应祥听了浑家相劝，勉强饮酒排遣。睡了半夜，未及鸡鸣，听着叩门声急，刁应祥披衣而起。开门看时，只见四个人走入来。向前相问，方知是卫中武士。刁应祥已知钟守净那事发作，不敢动问。一个武士取出铁索，将刁应祥锁了，又上了手杻。口里道：“奉圣旨拘拿到枢密院去，不可羈迟，速行速行。”刁应祥随着武士至枢密院来。此时祝鹄青衣小帽，已先站在门首。两人见了，祝鹄埋怨刁应祥干事不切，刁应祥无言可答。

不多时，天色已曙，升堂鼓罢，陆续官员皆到，众武士将祝鹄、刁应祥带入堂上。二人抬头看时，见正堂中间放着圣旨，侧

首三张公案，左边上首立着左仆射谢举，下首立着刑部尚书王明，右边立着大理寺卿黄相。祝鹄、刁应祥向前俯伏。谢仆射开口道：“奉圣旨勘问吏部郎祝鹄，通同缉捕公人，卖放妙相寺犯僧林太空一事。因甚枉害平民，将假头诳君，冒功请赏？依直供招。”祝鹄道：“原来如此，实实屈死人也。自林太空逃亡，奉圣旨追捕甚紧，微臣日夜用心差人缉捕。幸使臣刁应祥访出窝主李秀，微臣立刻拿来拷打。李秀供招窝藏是实，知风逃窜，料他要回东魏，微臣就着刁应祥一路追捕，使尽心机，不辞劳苦，追至武平地界，密密缉访，幸而得获。怕有疏虞，拿到都督臣杜成治处取军护送，不知杜成治为甚事故，就彼处梟首，将头解京。此一节事情是实，并无私曲。况有杜成治表文，及赍表官和林太空禅杖度牒等物可证，乞三位大人明鉴。”正卿黄相道：“这也讲得是。”再问刁应祥时，刁应祥自始至终，备细说了一遍，与祝鹄言语相同。黄明道：“据汝讲来，似乎无弊。但当初在武平杜元帅处斩林澹然时，你可曾当面看斩否？”刁应祥道：“小人当时送林澹然到都督府中，杜都督发付小人在府前附近伺候，次日差军护送解京。小人至次早，正欲往府催军解送，不期杜都督已将和尚绑出辕门斩了，呼唤小人分付道：‘这和尚勇力绝伦，党类甚众，路上虑有疏虞，故此梟首解京。’那日斩林太空之际，小人实不曾见。”谢举笑道：“这等说，眼见得那杜都督有些情弊了。”黄相道：“不必多疑。一向闻得杜公原系东魏人氏，冒籍中原，这林和尚也是东魏人，或是相识旧知，岂无救援之意？朝廷颁例，杀人有时，必日午施刑。彼今不待时而取决，又不使缉捕眼同见斩，只此两事，情弊显然。他倚着先斩后奏之权，伪将他人首级解来影射，纵放林太空走了，未可知也。”王明、谢举俱道：“此

言甚明，不可屈陷了有功之士。”刁应祥磕头道：“青天明镜！适闻爷爷之言，使小人如梦方醒，若不是爷爷超生，这屈事那里去辩。”谢举发付祝鹄暂回衙门，将刁应祥收下刑部天牢监禁，明早候旨定夺。审罢，各自散讫。谢仆射三人次早入朝，将刁应祥口词逐一奏陈。武帝大怒，御笔手诏，差武士八员，内官二员，星夜往武平郡捉拿杜都督成治，进京勘问。这武士内官接了圣旨，即忙起身，各骑快马，不分昼夜，到武平郡来捉拿杜都督。有诗为证：

脱难还罹难，销愁又结愁。

报恩遭大辟，留与子封侯。

却说林澹然当夜被杜成治殷勤劝酒，饮得大醉，一觉直睡到已牌时候方醒。虞候等捧着茶汤伏侍，林澹然道：“生受你们。感你家老爷厚情相待，奈小僧名已登于鬼录，何以奉报？”虞候笑道：“住持爷贺喜。适才辕门外已斩了一位林长老也，谅住持爷决不妨了。”林澹然道：“又来取笑，怎地世间更有一个林长老，与俺一般当斩的？”虞候道：“我家老爷为住持爷费了一片神思，已将狱中重犯扮作住持模样，绑出辕门斩首，岂不是住持爷贺喜？”林澹然惊道：“可怜为着小僧，却害了他人性命！”正叹息间，报杜爷来了，林澹然慌忙起身迎谢道：“小僧受都督再生之德，将何酬答！”杜成治道：“此乃住持大福，天假其便，得脱此难，小侄何功之有？缉捕公人等，已赍假首级、包裹、禅杖回京，止留下书简之类。谅今者关隘防闲已懈，住持可作急打点行程，管取安然至魏。”林澹然道：“盛情感激不尽。只是外面传扬数月，小僧突然而出，岂不动人耳目？惟恐声张起来，难以前进。”杜成治笑道：“小侄已预备在此了。”令人取出青绢幔成的敞口大帽

一顶，纱眼罩一方，青布直身一件，黑油皮靴一双，宪牌一纸，白牌一面，黄绢包袱一个，铺陈弓箭食箱雨具等物，放在面前。杜成治道：“住持可知此意么？”林澹然道：“小僧已会其意，但劳杜爷神思，何以为报！”杜成治道：“住待可将此一套穿戴起来，小侄差两个能事虞候帮衬住持，妆做打差出使人员模样，一路去决无拦阻。设或有人盘诘，又有小侄宪牌路引为证，放心前去。若至东魏遇家尊，乞为转达，得赐一信息，更感大恩。”林澹然道：“都督不消叮嘱，小僧决然留意。”说罢，头上戴了大帽，身上穿了直身，脚着油靴，腰缠板带，杜成治看了大喜道：“住持如此妆扮，却竟不像和尚了。”两下大笑。此时筵席已备，杜成治举杯劝酒，盘桓一会，不觉天暮。杜成治分付虞候，好生伏侍林爷前去。虞候整顿行囊，带定骏马，预在后门伺候。林澹然作别起身，杜成治道：“小侄本宜运送，惟虑外人知觉，有所不便耳。住持莫罪。”林澹然再三拜谢，杜成治送出私衙侧门相别。

林澹然出了后门，戴了眼纱上马，连夜起行。马不停蹄，走了二十余里，昏黑难行，就在官亭客馆安歇。五更鸡唱，即忙上马趲路，已过了武津关口，一路并无阻滞。三人行数日，又到梁州地界，虞候将手指道：“前面即是梁州，乃东魏地方，小人们难以前去。住持爷可于僻处换了衣服，依旧释门打扮，穿过古崤关，即是东魏了。”林澹然策马走至仓颉墓上，甚是幽僻。树林中下马，除了大帽、眼纱，脱下直身、油靴，换了僧鞋、僧帽、偏衫，打迭了一个包裹，自己背了。将以外行囊物件，尽数交与两个虞候，乞致意杜爷，作别分路而行。径过梁州。至次日已到古崤关口。遥见关门半开，闹丛丛人众报名，盘诘过关，林澹然也混在人丛里报名。管门官道：“我看你这和尚形容古怪，举止

异常，莫不是做奸细的么？”林澹然道：“俺原是东魏人，中年出家，云游天下，随处挂搭，今复回敝山焚修。关主不信，只看俺度牒、路引便是。”说罢，打开包裹，取出度牒、路引，递与管门官。管门官接过看时，度牒上写着是本国问月庵披剃，路引上面又有梁魏两国印信，心里方知是有来历的和尚。忙陪笑脸道：“师父，冲撞了，请自行路。”林澹然笑道：“小僧是个奸细，怎好过去？”管门官也笑道：“出家人不直得便回话。我这里梁魏交界处，检点来往之人，是这般严紧，休要见罪。”林澹然呵呵大笑，拱手而别，拽开脚步，径入关内。有诗为证：

才脱火坑，便游清净。意适心闲，功行圆映。

话说杜成治自送林澹然出门之后，重赏狱官。心下大悦，纵乐饮酒。醉后不谨，染成一疾，寒热大作，忙唤医官进衙诊脉。医官禀是内伤证候，又感冒了风邪，表里受亏，须服发散兼补之药。杜成治一连服了数剂，反觉发起颤来，变成疟疾，暂且在私衙里养病。数日后，送林澹然的虞候回来禀覆，林住持已过关至东魏地方了。杜成治心内放下一件大事，觉病体稍宽。正欲出堂理事，忽飞报朝廷差八员武士，两个内官，赍圣旨到来。杜都督明明晓得事情决撒了。心内惊惶，病体举发，无奈勉强扶病出堂，排香案迎接圣旨。中贵官出武帝手诏，高声开读：

皇帝诏曰：忠臣许国，竭志奉公；烈士殉君，赤心报主。但尔武平郡杜都督元帅杜成治，当东南一面之寄，宜克勤天日之诚，不思尽悴鞠躬，反致欺君罔上，擅纵僧犯林太空脱逃，假斩他首，欺诳朝廷。律有明条，法所不赦。特差内臣，传责殿前锦衣武士钱程等速至任所，桎械来京。着三法司严究，拟罪施行。特旨。年月

日手诏。

杜成治听读到“欺君罔上”，“扭械来京”，惊得魂不附体，面如土色，一时间手足噤颤，口眼歪斜，跌倒堂上，咽喉中不住的痰响。两班将士人从，慌忙抬入衙里，急灌汤药，口已不受，牙关紧闭。医官急入看时，脉息沉沉，四肢不举，一时痰壅而绝。合衙老幼悲哭，帐下将士，无不垂泪痛伤。内官与武士商议道：“有恁般异事，莫非是奸计假死？”齐到衙内看验，杜成治果然气绝而亡。有诗为证：

生在东朝仕在梁，功勋汗马勒旂常。

只因故释林和尚，致使英雄一命亡。

昔贤又有诗叹曰：

匹马纵横宇宙间，将军仗剑镇边关。

知恩欲报身先死，朝里无人莫做官。

这诗单说世间做官的，身任外职，必须朝内有门生故吏，或亲戚相知，荐扬保举，虽胡行乱做，反升美任，富贵荣华；若无人扶持之时，你便一廉似水，爱军惜民，也要旋乡归里。杜成治若朝里有大汲引，就再多几个武士来，也不在意。只因他是魏国人氏，梁朝并无亲故，又自倚着功高望重，平日间不肯结识朝中宰执，虽有谢仆射、黄正卿这班正人，只好说两句公道话罢了，谁人肯舍着身家保举他？算来祸烈难解，安得不惊？所以说“朝内无人莫做官”，是实实的话。

闲话且打叠起。再说内官、武士等见杜成治死了，都叹息怨恨道：“我等这般福薄！钦差至此，指望一场发迹，谁知空自驱驰，只得素手还京回旨。”这杜都督夫人蒋氏，未有所出，一面安排棺木贮殓，停柩私衙，又请释道诵经超度，俟候圣旨发落搬

丧。

却说武士等径回建康，进朝复旨，将杜成治身死情由，备细陈奏。武帝降下圣旨，着枢密院官查按杜成治家产，依律拟缴。左仆射谢举和右仆射牛进、大理寺卿黄相接了旨意，一同会议。谢举道：“杜都督久经汗马，屡立功勋，虽不合私放逃僧，今已身故，理应将功折罪，何故圣上又欲籍没他家产？”右仆射牛进素与杜成治不睦，因昔年任福州参军时，克减军粮，被杜成治参劾，因此怀恨。今幸成治之死，乘机报仇。便道：“这杜都督擅放逃僧事小，私通东魏事大，况欺君罔上，罪所不赦。今日身死不论，亦当流其妻孥，籍其家产，庶不废了朝廷法律。”谢举道：“论法度，则杜公以私情而忘公义，罪应远戍。然非叛逆不轨之比，何至抄没家产，流徙妻孥，有伤公道大理？”黄相道：“目今朝廷正缺军饷，据圣意，似欲抄没家财以充国用。虑人议论，故发下旨来，令我等拟议陈奏。若从公道论之，杜公虽然私放林僧，依律：伪首诳君、知情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当拟如律。今既身死，罪人不孥。必欲尽法，亦仁政之所不忍。只合查盘仓库钱粮，充为军饷，以外田产之类，留还家属，赡养终身，以见国家待功臣之意。如此，则可以济国家之用，而无伤圣主之仁，公道昭矣。愚见如此，乞二位先生大人酌之。”牛进笑道：“如公所论，却便宜了老杜。”谢举道：“不然，黄先生之言，情法两尽。依此复奏皇上，谅无他议。”三人议论已定。

次日早朝，将所议之言，面奏武帝。武帝降下旨意，令枢密院选才能官二员，往武平郡查盘杜成治仓库钱粮，尽解来京充饷。这右仆射牛进得了玉旨，即选本院心腹人署丞周乾、院判史文通，密密嘱咐了，率领三十余能事军校，即刻起程，星夜趲发，

不一日来到武平郡。本府太守程星马探知，亲出城迎接，并马入城，同入府堂，排下香案，程太守跪听圣旨。院判史文通开读诏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爵禄者，君所以待贤；忠荃者，臣所以报国。有功之士必旌，紊法之奸必治。朝无幸位，律有明条。兹尔武平郡都督杜成治，受赃枉法，卖放逃僧，假首欺君，律应不赦。今已身故，削去原职，追回敕诰外，复查库所有钱粮，尽行解京充饷。呜呼！赏罚明而官箴无玷，功罪当而舆论允谐。旨意到日，主者奉行。钦哉。

宣旨已毕，留入后堂设宴相待。史文通、周乾、程星马同到都督府中，众将士书吏，俱来参见。程太守口传圣旨，要查盘杜府钱粮，解京公用。将士书吏俱吃一惊。库官、库吏等向前禀道：“杜爷一向清廉，库中并无余蓄，乞爷台作主。”周乾笑道：“执掌钱粮，官居都督，怎说库无余积？今奉朝廷圣旨，尽抄入官，岂容虚诞。”库官道：“杜爷委是清官，并无一毫积蓄。纵有羡余，即赏有功将士，故此将士皆肯出力，库藏实是空虚。”程星马道：“那库官不须多辩。你只取本府库藏册籍来看，便知分晓。”库官取出文册，当堂揭开，逐一看过，果实不多。共算来，止有五千三百余两钱粮藏于库中。本府共有五千军士，倒有月余不曾支給请受。史文通、周乾二人看罢，心下懊悔，思量杜成治好没见识，官至都督，管辖十三州三十五县钱粮，我只道有几百万堆积，原来也只有这些须，怎地是好？周乾把眼一瞥，立起身来净手，史文通会意，也出门来。周乾附耳道：“当初牛恩主怎地分付你我来？眼前如此光景，我等怎生回覆？”史文通道：“老兄不必心忙，

小弟自有措置，不怕牛恩主不欢喜。”二人依旧坐下。史文通道：“程老先生在此，这库内钱粮，是朝廷国课，自宜充饷，不必说得。但圣意要抄没杜公家产入官，亦须交割明白。”程星马道：“圣旨上明明说盘仓库钱粮，不曾提甚家产，怎好没抄入官？”史文通笑道：“程公与杜都督必是厚交，故此事事迹庇。谅林澹然脱难之时，程公决知消息。”程星马道：“史天使不必多疑，凡事自有公论。库中钱粮，学生照册交割，杜公家产，不敢与闻。”说罢上马而去。

周乾、史文通大恼，将杜成治家僮、干办尽数拿出，逼取财物产业。家僮你我互相推托，史文通大怒，将一个老干办上起夹棍，逼他招认。老干办受苦不过，只得将杜公产业财帛，一一呈明。周乾依言誊写，将杜成治家产尽行抄没，却如洗荡一般，并不存留毫忽。收拾星夜回京，参见牛进，备言其事，献上财物。牛进大喜，带领二人进朝面驾。牛进奏道：“臣等领圣旨，籍没杜都督钱粮，今已回京，专候圣旨。”武帝道：“将此银两，照册给赏边军。”牛进又道：“枢密院署丞周乾、院判史文通俱有才能，毫无私曲，可差此二臣赍银赏边，决能服众。”武帝准奏，即差周乾、史文通赏边。二人奉旨，径往边地去了。

武帝降旨吏部郎祝鹄复降为江宁县知县，缉捕刁应祥释放出狱，陈阿保举首得赏，应给赏银一百两。祝鹄钦奉圣旨复理县事，差人拘唤陈阿保领赏。这阿保自从地方保领出监听候发落，因这场官司，费用了些银两，反致衣食不敷，换了一个店家做酒。当日被公差拘提至县，祝鹄当面照数给与赏银，陈阿保谢赏，四至店家备办牲礼，烧了利市纸，请店主人和酒坊内弟兄们散福。夜深酒罢，阿保进卧房内将门儿拴了，台子上点着一盏灯，盘膝

儿坐在床上，腰边裹肚里取出银子，对灯细看，无限欢喜。心下算计要娶浑家，买田产，讨奴仆，办家伙，做衣服。掐指头儿，左思右算，不能周备。猛可里恼将起来，骂：“这皇帝老儿恁地可恶，说谎赚人。我若得了三百两到手，岂不件件完成，一时发迹？如今不三不四，难以摆布。”恨了一会，又将银子逐一称过，点头自解道：“也罢，譬如不出首，要十两也不能够的。今有了这一百两雪花官银，不是穷鬼了。且将这银子做起生理来，一年两倍，两年四倍，四年八倍，数年之中，亦可做财主了。”又思忖把这银子暂托与主人藏顿，犹恐他欺心措赖；欲待带在身畔，行动不便；要埋于土内，又怕有人瞧见，暗中窃去。千思万虑，无计可施，紧紧将银子搂在胸前，闭目静想。

算计了半夜，渐觉精神疲倦，和衣睡倒。忽闻有人叩门，侧耳听时，乃是姐夫巴富声音，慌忙开门迎入。姐夫道：“货已齐备，今日凑着顺风，正好开船。过海数日，可到女真，大舅利市，决有十倍利息。”阿保欢喜，催促起程，同到海口下船。扯起风帆，只听得潺潺水响，舟行如箭。忽地里狂风骤起，大浪滔天，将船掀翻水面。阿保落水，扳着一片船板，游至海边，爬上岸来。树林中闪出一条大汉，手持钺斧，拦住喝：“要买路钱，放你过去！”阿保磕头哀告：因渡海翻船，身边并无财宝。那汉持斧劈头砍下，阿保大呼饶命，脱身就走。那汉随后赶来，阿保追得心慌，拚命奔走，失足跌下粪窖内，过头没脑，浸在粪里蛆虫满身，钻入口鼻。阿保喊叫救命，奈何声哑，极力挣不出声，魔将起来。幸隔房听得，叫他方醒。阿保连声嚷道：“呸，呸，呸！”心头兀自踉踉的跳，惊得一身冷汗。忙将银子扞摸，喜得尚在，翻身朝壁再睡。

朦胧合眼去，觉自己挑了一副水桶，往溪边汲水，忽见水底一群鱼游，阿保脱衣跳入水中捉鱼。猛听得掌号声，见上流头一只大官船，船头上摆列旌旗剑戟，金瓜钺斧伞盖之类。桅杆上悬一面黄旗，闪出六个大金字。船两傍站立着戎妆将士。那船一面吹打，顺水摇将下来。阿保钻入水底，只听船中一人道：“水下为何有恶气冲大？是何怪物？”船傍军士覆道：“是一个凡夫。”仓里叫抓上来，那军士用挠钩将阿保赤淋淋钩上船头，用索捆了，丢在旗下。阿保偷眼暗觑，仓里虎皮椅上，坐着一位官长，修眉红眼，白脸长髯，头戴朝冠，腰横玉带，紫袍象笏，相貌威严，是一王者模样。两傍侍立青袍角带数个官员。陈阿保心下大骇，扯住执旗军士问道：“是何老爷？”那军士道：“你不见桅竿上旗号么？”阿保道：“我一字不识，乞你说与我知道。”军士道：“俺大王乃水府正法明王是也。”阿保不敢做声。少顷傍岸，执事前导，次后仪从人等，簇拥那大王进一大衙门。阿保意欲逃遁，被军士拖入二门，吊在左廊檐柱上。阿保抬头四看，正中五间大殿，殿前一带朱红栏杆，栏杆外遍插枪刀旗帜。殿中珠帘半卷，灯烛荧煌。东西两廊，一字儿排列着黄巾力士。前后皆有甬道，四围齐竖木栅，正似总制衙门一般。忽然三通鼓罢，将士齐声吆喝，大王升殿，喝令拿那恶人过来。一个赤脸獠牙使者，将阿保倒提入殿，跪于案前。大王道：“这厮恶气甚重，必犯天条。令罚恶判官，检查簿籍。”左班青脸判官，将簿子逐一看了，覆道：“此人姓陈，名阿保，和州人氏，年二十七岁。近因出首林禅师，致于死地，害家长李秀禁锢大狱，夫妻拆散，妄受赏银一百两。损人利己，犯陷害忠良之条，律应阳世处斩，阴受刀剑地狱之报。”大王又令注生判官：“看这厮原注禄寿何如？”右班白脸判官，展

开簿子看了，覆道：“此人前世业屠，恣行杀戮，宠妻逆母，言清行浊。转生阳世，孤贫愚蠢，艰苦伶仃。寿元四九。”大王道：“论这厮犯此大罪，本定依律断发，姑念无知下愚，减他一等。”举笔离座，判十六字于阿保脸上。正是：

雨露岂滋无本草，横财不富命穷人。

不知那大王所判何字，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桂姐遗腹诞佳儿 長老借宿擒怪物

诗曰：

一纸丹书下九天，忽闻司马已归仙。

魂随鹤驾升彤阙，子得麟胎继大贤。

变幻妖狐迷秀士，英雄僧侠救青年。

从兹意气相投合，白石楼前稳坐禅。

话说陈阿保梦入水府正法明王殿中，十分恐怖。明王令判官查看簿籍，阿保罪犯天条，举笔书十六字于其脸上，云：“福善祸淫，神目如电。宝归二春，禄终一练。”写毕，令判官读与阿保听了，喝教赶出去。那赤脸使者，将阿保提起来隔墙一撩，阿保大叫一声，忽然惊觉，天已大晓。暗详梦中境界，闷闷不乐。起来梳洗，吃了早饭，复将裹肚藏贮银子拴系腰下，径往姐夫巴富家内来。巴富留住吃午饭，阿保把梦里言语细细告诉。巴富心下暗忖：这狗呆常是调谎，不要理他。但答道：“朝廷赏银不容易得，是你天大的造化。可作速娶房妻室，做些务实生理，不可浪费了。”阿保应诺，作别出门。

一路闲荡，信步行至玉华观前，见一人引手相招，近前声喏，乃是本观道士杜子虚，与阿保有亲，原是表叔侄之称。杜子虚道：

“贤侄许久不面，近闻你大是得彩，愚叔正要来作贺。”阿保道：“惶恐，有甚喜可贺？”杜子虚邀入观中后房饮酒。二人开怀谈笑，渐渐醉了。杜子虚道：“贤侄出首林和尚，得了若干银两，好福气也。”阿保叹气道：“小侄为这桩事，受尽了腌臢闲气。日昨方得赏银入手，又止得三分之一，害得我通宵不睡。”即将夜间之梦，备细又告诉杜子虚。子虚道：“此是春梦，有何灵应？不必介怀。且与你说正经话。如今升元阁前有一土妓，十分标致，我今作东，送贤侄往彼处一乐何如？”阿保笑道：“尊叔是出家人，怎讲这嫖妓的话？”杜子虚道：“你怎知我们传授，朝廷设立教坊，正为着我等。比如俗家，他自有夫妻取乐，我道士们岂无室家之愿？没处泄火，嫖妓取乐，乃我等分内事，当官讲得的。故和尚唤做光头，道家名为嫖头。”阿保大笑道：“这话儿小侄平素未曾闻得。”杜子虚道：“此话是我道家秘诀，你怎么知道。嫖头二字，有个来历。假如和尚光着头去嫖，被鸨儿识破，连了光棍手，打诈得头扁方休。我们道家去嫖，任从妆饰。头上戴一顶儒巾，就是相公。换了一个大帽，即称员外。谁敢拦阻？故叫做嫖头。又有一个别号，和尚加了二字，叫做‘色中饿鬼’，道士添上二字，名为‘花里魔王’。”阿保道：“色中饿鬼，是谓和尚无妻，见了女人如饿鬼一般。道家花里魔王，这是怎地讲？”杜子虚道：“我等道士看经打醮，辛苦了一昼夜，不过赚得三五钱衬仪，若去嫖耍，不够一宿，故竭力奉承那妓者。年壮的精元充足，力量可以通宵；年老的根本空虚，须服那固元丹、虾须丸、涩精散、百战膏，助壮元阳，鏖战不泄。因此妓女们见了我道家，个个魂销，人人胆怯，称为花里魔王。”阿保道：“据老叔所言，做和尚不如做道士，但道士贫富不同，富足的方有钱嫖耍，贫苦的那话儿怎

生发泄？”杜子虚呵呵笑道：“俺们穷的道士，另开一条后路。不怕你笑话，我当初进观时，年方一十二岁，先师爱如珍宝，与我同榻而睡。一日先师醉了，将我搂定亲嘴，干起后庭花来。怎当这老杀才玉茎雄伟，我一时啼哭，先师忙解道：‘这是我道教源流，代代相传的。若要出家做道士，纵使钻入地裂中去，也是避不过的。太上老君是我道家之祖，在母腹七十余年，方得降生。这老头儿金皮铁骨，精炁充满，善于采阴补阳，百战百胜。后过函谷关，见关吏尹喜，丰姿可爱，与之留恋，传他方术修炼，竟成白日飞升。凡道家和妇人交媾为伏阴，与童子淫狎为朝阳，实系老祖流传到今，人人如此。’愚叔只得忍受。这唤做道教旁门，富足的径进正门，不入旁门了。”

阿保听了这话，引动心猿意马，笑道：“小侄已醉了，天色又晚了，适才老叔所言的妙人，乘此时去看一看何如？”杜子虚道：“相陪同往。但贤侄这般妆束，不是那嫖客的行径，待我打点嫖具，方好去得。”道士头上戴一顶撮顶罗巾，身穿一领霞色潞绸道袍。陈阿保头戴大顶帽子，身穿橘绿绉丝旋褶，一样换了鞋袜，令道童阿巧带了拜匣，同出观门，取路往升元阁来。一路分付阿巧道：“汝到彼处，不可露出道士脚色。称我为相公，陈大叔为大官儿，凡事要帮衬。”阿巧领诺。到了升元阁前，转入小巷，进了一座墙门。蹚过竹屏，方是妓馆。门前挂着斑竹帘儿。二人进客座内坐了，咳嗽未毕，屏风后转出一人，怎生打扮？但见：

头撮低眉尖帽，身绷狭领小衫，酒肴买办捷无边，
烧火掇汤最惯。嫖客呼名高应，指头遮口轻言。夜阑席
罢洗残盘，归缩行中好汉。

那汤保站在街下问：“二位爷从何处来？”巧几道：“我家大相公和大官儿，特来拜你家姐姐，怎不出来迎接？”保儿慌忙磕头，陈阿保也要跪下答礼，杜子虚忙把手扯住道：“生受你了，姐姐可在家么？”保儿道：“姐姐昨晚接了一位山东毡货客人，蒿恼得不耐烦，方才出门去了。故此贪睡未起。”阿保拍手笑道：“这又是个花里魔王了，不显你道家手段。”阿巧连忙丢眼色，方才住口。杜子虚道：“姐姐青春多少？排行尊字？精何技艺？”保儿道：“姐姐新年二十二岁，行居第一，小名媚春。琴棋书画，无有不通。村夫俗子，等闲不得一见。”杜子虚道：“久闻大名，特来相访，烦你转言求见。”

保儿进去不多时，媚春出来，果然生得风流窈窕，如弱柳临风。叙礼逊坐毕，杜子虚道：“久仰大雅，梦怀渴想。今睹芳容，夙缘有幸。”媚春道：“承过爱了。请问相公高姓尊字，何处下帷？”杜子虚道：“小道姓杜，贱字伯实，敝馆寓玉华观中。”媚春笑道：“相公儒者，怎称为小道？”杜子虚改口道：“小弟久在观中，最爱的是《黄庭》，《道德》诸经，朝夕讲诵，深得道家旨趣。久奉三清，故此儒名道行，所谓有道之士是也。”媚春道：“相公既读孔孟之书，宜尊圣贤之教。那道士们，极其势利的，口诵《黄庭》，心如黑炭。相公轻儒习道，是弃美玉而抱顽石矣。取笑，取笑。”杜子虚道：“从来三教一家，这也无妨。况近来儒者，俱尚子书，小弟亦趋时而已。”媚春又问：“员外高娃尊字？”阿保道：“小子姓陈名阿——”杜子虚忙将脚踢，阿保就注了口。媚春道：“陈员外尊讳是那一个阿字？”杜子虚接口道：“表侄贱多为约。因他久在江南生理，习成乡语，约字该为阿字，此乃是乡音闭口字眼。别号保之。”媚春口虽应答，暗中将二人品格，已自估定。杜

子虚令阿巧开拜匣，拿一封银子，交与保儿整办东道。媚春取过棋枰，和子虚对局。阿保看了半响，不解其意，斜倚桌儿睡着了。顷刻间酒席已备，巧儿将阿保推醒，一同上楼，分宾主坐下。酒过数巡，杜子虚举杯敬酒，要媚春唱曲。媚春轻啭莺喉，慢敲檀板，唱一出北调《江儿水》：

琼宫玉府，却离了琼宫玉府。新翻风月谱。你可也
辨着青州从事，紫诰真符，改衣妆来混取。翠馆莫冠笏，
红楼不用呼。俺自有矾帅驱魔，汤氏当炉，甚酸甜堪救
苦。你是绣衣士夫，好一个绣衣士夫！正配着这缸边吏
部，又何须踏魁罡做了契壶。

二人不知是嘲他的话，鼓掌喝采。媚春敬了酒，另取一壶一菜，与巧儿楼下去吃。三人复猜枚掷色，吃了一回。媚春奉酒要杜子虚口谈一令，杜子虚道：“小弟是东道主，贤姐是客，岂敢占先？”媚春道：“如此小妹僭妄了。要俗语一句，六个字，暗合席上三人之意。”饮酒毕，说令道：“一客不烦二主。”传杯与阿保。阿保仰天思想，猛然喜道：“有了！”忙忙吃酒，呷得太急，将酒反呛出来，喷了一桌，呛得泪滚涕流。杜子虚掩口大笑。媚春一面拭桌，一面斟酒另敬阿保。阿保饮毕，说令道：“一壶两卖。”媚春道：“一共两，虽合成三，但少了两个字，罚两大杯。”当杜子虚说令了，杜子虚饮罢酒道：“一上香，二上香，此是六个字。”媚春道：“虽然六字，此是烧纸的祝文，又非成语。”敬一大碗。

杜子虚罚酒毕，媚春敬杜子虚行令。杜子虚道：“如此而行，觉俗之哉；数色而行，美焉乎也。”乃掷色数点。又该媚春行起，阿保道：“久闻大姐精通文墨，见教个把斯文令儿更妙。”杜子虚

敲桌道：“有理之。”媚春道：“承命。我就讲一句书，便诗也好，要一个天字，不拘先后。止许五言，增减一字者，受罚大杯。我讲起：天地之大也。”杜子虚便道：“太乙救苦天。”媚春笑道：“此句非诗又非书，又无成说，请敬大杯。”杜子虚争道：“小弟是《雷经》上的太乙救苦天尊。”媚春道：“怎么落了尊字？”杜子虚道：“说出尊字来，便是增一字了。”媚春道：“令不中式，况多一字，共罚二碗。”阿保笑道：“老叔空称饱学，诗书上‘天’字有十万八千，怎讲到《雷经》上去？”杜子虚道：“因此受罚了。该贤侄讲令，请，请。”阿保道：“小侄的是一句诗。”讲道：“味淡须添曲。”杜子虚啧啧称羨道：“妙，妙，好一个‘味淡须添曲’，斯而文，中式，中式。”媚春道：“帮衬的先罚一大觥。请问陈兄，此诗出于何典？添字又不是这天字，罚一大碗。”阿保忙道：“且住。你不知这诗，是我敝馆中一个有意思的朋友撰的，非同小可。”媚春道：“员外目今还读书吗？”阿保道：“不是不是，少年时之话也。”媚春道：“也罢，诵得全章出，免罚一半。”阿保道：“此诗何曾离口，一字不忘，我且念与你听：

仪狄访同袍，麻姑引手招。配成三昧火，酿就五香醪。传下神仙术，吾济救腹枵。木瓢常盖脸，绡裯每垂腰。香处夸琼液，酸来恨祸苗。焚薪须半燎，钻灶鬓先焦。味淡须添曲，浆甜灰更调。箴篱恒窃米，笱袋可藏糟。试酒频频醉，偷钱暗暗嫖。做了棉花客，沿街骂饿殍。历数知音者，谁人有下梢。”

媚春听罢大笑道：“诗句绝佳，添字更妙，免罚兄酒罢。”阿保道：“何如尽去得？”媚春道：“这番该陈兄行令了。”阿保摇手道：“小子从来立誓不做令尊，敢烦姐姐代行罢。”媚春辞道：

“焉有此理？一人僭行三令，是强宾压主了。”杜子虚道：“令无三不行，还求见教。”媚春只得行起道：“如今取一句诗，要一洞字，不中式者罚一壶。我讲的是：洞口桃花也笑人。”杜子虚侧首思量了半晌道：“有一句在此，但是曲子，可用得么？”媚春道：“酒后将就准了。”杜子虚道：“洞口涩难攻。”媚春道：“小妹耳中，未曾闻有此曲。”杜子虚道：“岂是杜造？我还你个出处。昔日同房一友，往勾栏中行过，见一垂发女子，万分美貌，特意去梳拢他。数日后回馆，编成个曲儿赠那女子，小弟窃见了，谨记在心。每逢闲暇，唱一唱儿却也有趣。”媚春打板，催阿保说令。阿保已酩酊大醉，斜着眼道：“你讲的是甚么令？”媚春道：“要一个洞字。”阿保摇头道：“动不得，动不得。”杜子虚道：“你这般梗令，岂不是个洞蛮？揪住耳朵灌酒。”阿保把身一仰，望后便倒，豁刺地跌了一交，口里骨都都吐出酒来，吐了一地。杜子虚埋怨道：“少年人不老成，这等发颠，成何体统？”即起身作别下楼。不期一脚跨个空，翻筋斗倒撞下去。媚春执灯，令保儿扶起，嘴唇都跌破了，血流不止。保儿笑道：“这正是老成有体统的相公。”媚春暗笑不已。杜子虚发怒要打保儿，巧儿见了，忙点灯搀了道士回观去了。

媚春复身上楼，陈阿保已自鼾鼾睡着地下。媚春举手相扶，忽见腰下露出银子来，吃了一惊。暗想这人的口谈，是个酒生无疑，身边银两从何而得？心中疑虑，发付保儿收拾先睡，楼上停灯伺候。直交五鼓，阿保方醒，媚春搀扶上床，脱衣同寝，着意温存。云雨才毕，阿保又复睡去。媚春有事关心，竟不合眼。捱至黎明，先起来筹画此事，忽保儿来说：“韩大官人来望姐姐。”媚春悄出客座相见，原来就是韩回春。自从李秀家分了银两，跳

出赌博场，溷人烟花寨，分拨水钱，放债取利。因与媚春相交情密，当早路便，进来一望。

媚春邀入轩里吃茶，媚春道：“小妹有一事，正要与大哥计议，来得却好。”韩回春道：“有甚事计较？”媚春道：“昨晚有二客来我家，一个是道士，一个是酒生。那道士饮酒，至更深去了，留这酒生在此。岂料这厮身边藏着一裹肚银子，我看起来，约有百余两，决是歹人偷盗来的。日后傥露出事来，牵累我吃官司怎了？”韩回春道：“有我在，怕他怎地。此人今在何处？”媚春道：“睡着未醒。”韩回春悄悄上楼，仔细看了，一时间两眼直视，跳下扶梯，奔入厨房，拿了一把厨刀，飞身出来。媚春见这般凶势，谅非好意，一手扯住衣袖，拖出轩外道：“大哥，这却使不得，须带累我。”韩回春道：“待我杀了这厮，再与你讲知端的。”媚春慌了，哀告道：“我的亲老子，害杀我也！”抵死拖住不放。韩回春道：“你不知这杀材，是李季文店中酒生陈阿保。因贪官赏，出首林住持，害彼乘夜而逃，存亡未保，又累李大哥监禁在狱。我几番要开除了这厮，无处下手。今日狭路相逢，岂可轻放！待我砍这厮驴头，替恩人报仇，然后自行出首，便偿他命，亦所甘心，决不累你。”媚春道：“好痴汉子，人命关天，岂同儿戏？你为恩人雪恨，杀他抵命，虽是丈夫气概，少不得贻累我吃官司，好没分晓！凡事要虑始虑终，方才行得，岂可如此燥暴。”韩回春踌躇一会，点头道：“杀人偿命，我所不辞，但贻累于你，中心不忍。然事已至此，放之亦难，与你怎生作个商量？”媚春附耳道：“只消如此如此，足可雪恨。”韩回春甚喜，掷刀去了。媚春暗与保儿照会。

少顷陈阿保醒来，移桌傍床，罗列肴馔，对坐饮酒。正饮间，

忽有人扣门，媚春停杯下楼。不移时复上楼来，满斟热酒，殷勤相劝。阿保一连吃了五七杯，推辞不饮了。正欲举箸吃饭，一霎时头晕眼花，跌倒床上。原来媚春令韩回春买了蒙汗药，藏于酒内，把阿保麻翻，昏迷不醒。媚春解下他腰间银子，收拾细软衣饰，先上轿去了，其余粗重家伙，尽皆弃下。随后韩回春与保儿，反闭大门，径往韩回春家里，和媚春将银子两下均分，另取三两散碎的赏与汤保，乘夜雇船渡江，往和州而去。

再说陈阿保被药迷倒，至次日午后方才苏醒，甚觉口中烦渴，呼唤茶汤，并无一人答应。腰边摸时，裹肚也不见了。急忙奔下楼来，只见灶下无烟，神前缺火，媚春、汤保等，皆不知何处去了。阿保心知被赚，捶胸大哭，一脚踢下大门，喊叫贼妇盗银逃遁，地方快来救应。奈此处是一条冷巷，四围空地高墙，又无人家，那得人来劝解？阿保独自叫一回，猛然省道：“这事分明是杜道士害我，且去和他讲理。”跣头跣足，气冲冲走入玉华观里来。见了杜子虚，手扭住，喊屈连天。众道士围将拢来，问其缘故；陈阿保将同嫖失银之事，哭诉一番。隔房一个殷道士最有识见，怕到官坏了本观体面，将阿保功进本房宽解道：“虽然杜伯实不合同你去嫖，兄亦欠了主张，岂有带百余两银子，至衙中作耍的道理？那妓女们心肠，比强盗又狠三分，见财起意，用药迷人，窃银逃遁，这是常事。兄也有一半的不是。假使当官追究起来，令表叔只须求谢仆射老爷指头阔一条纸儿，送与执行官，天大的事也就罢了。你那时叫做失贼遭官，重受其害。不如在小房消停数日，待我劝令叔出几两银子，暗嘱能干积年缉捕人役，查访娼妇去向，若有了消息，这一百两银子，稳取还你，不须愁烦涉讼。”陈阿保听了，也不答应，却如木雕泥塑，呆呆的

坐着不动，一日茶汤并不人口。傍晚殷道士整酒相待，阿保只是不饮，滚到床上睡了。众道士叫声惭愧，各自散去。独阿保睡不着，暗恨命薄至此，不能消受。待要与杜子虚结扭到官，又虑势不相敌；待要寻娼妇下落，并无一些踪影可问，只索拚此一命，对付这道士罢了。呜呜咽咽的哭到三更，解下束腰带，悬梁自缢。次早殷道士进房，只见陈阿保悬于梁上，急急放下，已气绝无救，呜呼哀哉死了。

殷道士将门锁上，径奔杜子虚房中报知。杜道士惊惶无措，忙求解救之策。殷道士问陈阿保有甚嫡族至亲否，杜子虚道：“他止有姐夫巴富，别无至亲瓜葛。”殷道士欢喜道：“只消恁般如此，必然瓦解。”一面令杜子虚去寻巴富，一面暗中打点衣棺伺候。不多时巴富来到，殷道士满面春风，迎入三清殿后侧轩内，盛设酒肴款待。酒至半酣，殷道士方说出陈阿保身死之故。巴富惊讶流泪道：“有此不测之事，何不早言？显见得谋财害命是实了。”殷道士笑道：“休恁般说。银子偷去了，或能再来，死者不能复活，明人不须细讲。今日之事，并无欺盖。一侧一，二则二，守与战，任凭尊裁。”巴富道：“有何见谕，亦求明说。”殷道士袖中取出六锭白银，指着道：“这是三十两银子在此，实是我等所出。足下若肯海涵，不到官告理，奉此为谢。不然，真只还真，假只还假，留此银子衙门使用，不到得问了杜伯实的死罪，两下准备打官司便了。”自古财动人心。巴富见了这六锭大银，心就软了一半，笑道：“据公所言，似非谋害。但是一条人命，岂止于三数而已？杜老丈又系至亲，在下不敢较论，乞添至五数就罢了。”殷道士道：“宝剑赠与烈士。便添十两，不与了别人。再有他说？”两下和议定了，殷道士方开锁进房。巴富向阿保尸首放

声啼哭。忽抬头见门枋上有一个小匾，写着“一练居”三字，巴富收泪叹息道：“天定之数，不可逃也。”告诉：“阿保梦中，大王批十六字于脸上，‘福善祸淫’四句。适才闻那妓女名为媚春，今观仙居名一练，正应着‘宝归二春，禄终一练’。大数前定，禄命难逃，不必讲了。”巴富还不知韩回春同谋，故为“二春”的话。当日收殓尸首殡葬，延僧超度毕，殷、社二人送那四十两银子上门相谢，两下欢天喜地而散。街坊上人闻陈阿保身死，个个讲说没福承受赏银，出首好人的看样。有诗为证：

朴嫩穷檐压酒徒，横心愿外获青蛛。

烟花巧计猛于虎，财尽囊空一命无。

话分两头。再说杜都督夫人蒋氏，因朝廷籍没家财，和妾冯桂姐抱头痛哭，夫人晕绝数次救醒。桂姐道：“老爷不合放了林長老，害却性命，又抄没了家产，早知今日，悔不当初。”蒋氏哭道：“死生由命，成败在天，不必怨他，只索苦守罢了。”程刺史回府，一路心下不平，差公人到都督府打听，已知抄没情由，心中大怒道：“朝廷好没分晓，用这班狼心狗行之徒，残害忠良，眼见得国家将亡了。”闷闷不乐。于是择日买地，将杜都督棺木安葬已毕，时常差人馈送些礼物，周济杜夫人一家，赖以度日。但二人形影相吊，凄凉万状。自古道：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自杜成治死后，亲戚故旧渐次疏了，家僮奴仆尽皆散了。昔贤观至此，有《行路难》古风一篇叹道：

金卮九酝斗十千，玉盘三品轻万钱。投杯推案不复御，吞声踟躅宾筵前。人生运命本在天，贱贫富贵总适然。雨云何事易翻手，自古谁人能独久？九华七彩簇黼帷，便持红颜欲长守。青霜一旦委天衢，桃李纷纷今在

否？君不见昔日柏梁铜雀台，豪雄汉魏争崔嵬。梁倾雀
堕复平地，黄昏白日飞尘埃。

又有古风一首劝世云：

炎凉态，君莫讶。春深草木俱献妍，秋残枝叶皆凋
谢。天道一似趋势利，达人勿将冷暖诧。廷尉属张吏部
何，宾客门前日觉多。一朝罢官居寂寞，车马不来乌鹊
过。只有明月超世情，不照绮筵照绿莎。绮筵有银烛，
蓬户仰隙光。劝君勿作锦上花，渴时一滴等沧浪。

光阴迅速，顷刻过了月余。冯桂姐觉容颜清减，精神恍惚，
终日思睡，每作呕吐。蒋夫人急请医人调治，医士诊脉，称贺是
喜。蒋氏欢喜道：“老爷在时，每为无子不乐，幸得桂姐遗腹坐
喜，皇天有眼，可怜见杜门不该绝嗣。倘生得一男半女，也不枉
了都督为人一世。”及至临月，又不见动静，夫人心下忧疑不决，
日日愁烦。直待到十七个月，乃是太清元年二月初七日亥时，方
才产下一个男儿，生得面方耳大，目秀眉清。此夜红光绕室，异
香不散，夫人心下大喜。弥月之后，取名叫做过儿，夫人抚惜他
胜似亲生不题。

按下一头，且说林澹然自赚出关门之后，回到东魏，举目见
民物如故，风景依然，心下感叹不已。一路晓行夜住，随缘抄化，
不比在梁地惊惶。这一回安心走路，但是心中计念杜都督，不知
回覆武帝事体若何。一连行了数日，却好来到河东府广宁县地
界。当日看看天色晚了，登至石楼山下，前后打一看，并无客馆
饭店。况值微微雨下，路滑难行，一步步捱着，寻个人家借宿。
走了数箭之地，远远见竹林中闪出些灯光来，林澹然近前看时，
却是一个庄院。但见：

一周遭矮矮粉墙，三五透低低精舍。后面有蒙蒙茸茸，柳岸横连芳草径；前头见苍苍翠翠，竹屏相傍小柴扉。几湾流水，滔滔不竭绕围墙；一带石桥，坦坦平铺通侧路。篱边露出娇娇媚媚野花开，户内忽闻咕咕啾啾龙犬吠。房廊不大，制度得委曲清幽；空地尽多，种植的桃梅李杏。果然浑无俗土气，惟有读书声。

林澹然放下包裹，上前扣门。柴扉开处，走出一个童子来，问道：“谁人在此扣门？”林澹然稽首道：“弟子是云游僧，错过宿头，大胆欲借宝庄暂宿一宵，未知容否？”童子道：“我这里是读书之所，房栊窄狭，不敢相留，师父别处去罢。”林澹然道：“今晚天雨难行，如贵庄不能相容，就借檐下捱过一宵，明早即便去了。”童子摇头不允。正说话间，屏风后转出一个老者来，生得苍颜古貌，须发皓然，手扶竹杖，问道：“何人在此说话？”童子未及回答，林澹然向前深深稽首道：“老衲是云游僧家，要往太原进香，打从贵地经过。因贪走路程，错过了客馆，暂借贵庄歇宿一宵。盛使不容，在此闲话。老丈休怪。”那老者笑道：“师父何出此言。出家人着处为家，暂宿一宵？有何不可？”书童咽喉道：“游方和尚做强盗的极多，太公不可留他。”老者喝道：“胡说！”遂留林澹然进侧厅内坐下。茶罢，老者道：“适间小奴不知事体，出言唐突，老师莫罪。”林澹然合掌道：“山僧搅扰，心下不安，焉敢见怪。请问老丈高姓尊号？”老者道：“村老姓张，贱字完藻。请问吾师高姓，贵乡何处？”林澹然一一答应。张老命安排晚饭，相待毕，命书童执灯，送到厢房内歇息。次早林澹然起来，立欲谢别，书童又送出茶汤来。少顷又请到厅上吃斋，太公出来相陪。林澹然起身拜谢欲行，张太公道：“师父慢行。老

朽观师父是一位有道行的高僧，意欲屈留尊驾，盘桓数日，请教禅理，万勿推却。”林澹然道：“感蒙老丈萍水相逢，如此厚爱，岂敢推托？但是无故搅扰檀府，于理不当。”太公笑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只是有慢，休怪。”自此，留林澹然一连住了三日。太公朝夕相陪，或谈佛法，或讲坐功，相待甚是殷勤。

林澹然每于静夜打坐时，听得西首轩子里叫疼叫痛，呻吟之声不绝，心中疑惑，又不好相问。当日正和太公午后闲话，只见书童搀着一个黄瘦后生，从侧轩步出草厅上来。林澹然看那后生，年可二旬，生得容颜清丽。器宇不凡，只是身无血气，病势恹恹。头上包着一个皂绢包头，身上穿一领白绫经绵袄，白绢裙拴着腰，手扶了书童肩膀走出来。林澹然起身问讯，太公扯住道：“老师不敢劳动。小儿病驱，不能见礼。”二人拱手。太公道：“大郎且睡睡将息，为何又出来闲走？”后生道：“我心烦体倦，睡着转觉难捱，暂且闲步消遣。”林澹然道：“好一位郎君，为何患病如此狼狈？急急医治方好。”太公垂泪道：“老朽年过六旬，止有这一子，名为张找。生平朴实温雅，颇肯读书，有志上进，未定妻室，尚未毕姻。寒舍在城中居住，那日节届中秋，小儿在书室，夜间玩月，因触景吟诗一首道：

银汉冰轮满，娟娟万里辉。

姮娥如有意，引我上云梯。

朗吟数遍，贪看月色。至夜静欲睡，倏见一女子推门而入，生得千娇百媚，年方二八，貌赛西施。对小儿道：‘郎君独自寂寥，妾乃姮娥，引君上云梯去也。’小儿年幼，不能定情，与之缱绻。朝去暮来，约有两月。不期容颜瘦减，举止异常，老朽再三究问，方知端的，因此心慌。谅是妖魅所迷，打发在此小庄避之。不想

那女子复来缠扰，镇夜如醉如痴，半迷半醒。这几日身子愈觉沉重，多是不久于人世了。老朽不舍，特出城来伴他。连日因心绪不宁，屈留尊驾，闲谈排遣。”说罢流泪不止。林澹然听说，不觉伤感，答道：“这一位好公子，怎忍被妖邪所迷？老丈何不请术士遣他一遣？”太公道：“前者在城之时，何日不烧符念咒遣送，并没一些灵验，无法可处。”林澹然道：“山僧从来不信邪祟。今闻老丈所言，世间亦有此辈妖魅乎？老丈不必愁烦，这妖孽小僧定要结果了他，救大郎性命，方显区区手段。”太公拱手道：“若得老师法力救命，感恩非浅。但这妖怪亦有神通，急忙里怕收他不得，反遭其害。”林澹然笑道：“不妨，临时自有妙用。”太公口虽称谢，心中还疑惑不定。

当晚林澹然问太公取利剑一口，铜铃数个，令扶大郎别室安寝。分付合庄僮仆，不可大惊小怪，暗暗藏灯伺候，只听房中铃响，便可进房来看。太公听说，一一措办了，自和几个家僮，各执器械等候，命书童掌灯，引林澹然进大郎房里来。澹然到房里挂了铜铃，床头藏了利剑，停灯几上，掩门和衣在床假寐，放下帐幔，暗暗念佛。等至夜静，不见响动。心里想道：“莫非这怪物通灵，预知俺在此，不敢来了？”渐交三更时分，正当万籁无声，忽然起一阵冷风，逼得透骨生寒。风过处，呀的一声门响，一个女子袅袅娜娜走入房来。林澹然隔帐看时，那女子如何？但见：

丰姿绝世，艳质怜人。浑如膩粉妆成，宛似羊脂琢就。凤眼朦胧，勾引人魂无定；娥眉淡扫，巧传心事多般。轻盈态度，低头微哂有余情；娜袅腰肢，叉手抱来无一捻。津津檀口，相傍处私语生香；脉脉春心，偷送

时娇羞婉转。声音细嫩，分明似金笼里学语雏鹦；性格聪明，合当似绣榜上风流女史。便是画工须束手，纵令巧笔也难描。

这女子熄了灯，款款走近床边，低声问道：“可意的哥，你今夜为何不待我先睡了？”双手掀开帐幔，来摸林澹然身上，道：“怎地不脱衣裳，和衣而睡？”林澹然只不做声。那怪又道：“亲哥，我和你同心合意，似漆如胶，并不曾有半点儿差池，你为何今日有不瞅不睬之意？莫非是怪我今夜来得迟了些个？”一面说，一面解衣，摸上床来，将身子逼着林澹然，伸手来替林澹然解衣带。林澹然将手摸着那女人左手，就如春笋一般，纤纤指甲，滑润如脂。那怪笑道：“我也道亲哥决不瞋我。”又将手来摸林澹然胯下。林澹然大喝一声：“孽畜，休得无礼！”即将那怪左手中指，啣的一声掐断了。一手紧紧捺住，一手摇动铜铃，那怪挣扎不得。门外人听得铃响，一同持灯执棍，呐喊奔进房里来。近床看时，那怪却现了本相，是一个玉面狐狸，生得毛光爪利，两眼灼灼有光，众人大惊。看官，你道这狐狸精，既能迷人，必会变化，为何被林澹然拿住逃遁不得？原来这狐狸属阴，感受月华，积累成精。每遇月夜，戴死人骷髅拜月，则能变化为人。雄者变男，雌者变女，全凭前爪捧头，化形脱体。当夜却被林长老掐断了中指，一来十指连心，负着疼，急忙里捧不得头；二来心慌胆落，当不得林澹然力大如山，威风凛凛，用力捺住，故此逃遁不去。

此时林澹然令人将灯向前，用左手将狐狸提起来，右手仗剑，喝道：“你这孽畜，不知迷害了多少人的性命，碎尸万段，不足以偿其恶。”说罢，正欲砍下。那狐狸双爪捧住宝剑的柄儿，口吐人言，哀求道：“老爷饶命。小畜虽犯淫条，合当斩首，但有

一桩大事，未曾完得，负真人讨托之重，虽死亦不瞑目。”林澹然听了“真人”二字，便收住剑，将剑尖儿指着狐狸笑道：“孽畜害人，万死犹迟，有何大事未完？负谁人之托？编这般巧言骗俺，指望逃生？俺断不是屈杀你也。”狐狸垂泪道：“小畜受生已来，寿延五百余年了，朝暮吐纳修炼，不是一日功夫，到得这变化地位。老爷听我细诉衷曲，且莫动手。三十年前，在本地独峰山五花洞里藏身，洞前有块大青石，光润洁净，每常在上跳耍。至夜间石上便有三道金光，从中冲起。小畜谅下边有宝，欲击碎来看。将石击至千下，不损分毫，惊骇不敢再动。后来山前土地庙里，来了一个年少的全真。小畜不合化为女子，夜去调戏，欲采他真阳修炼铅汞，那全真毫不拒却，留我吃酒。谈笑至更深，小畜正欲近身迷谗，被那全真将手一指，小畜便露出原身，无处逃避。全真对我道：‘汝亦是成气之物了，我岂害汝？不必惊惶，我有一事托汝，汝须牢记。’小畜叩头问故，全真道：‘我有书一封与你藏着，等我一个道友来，即当付与他。’小畜问道友是谁，全真道：‘是一位释门中人，姓林，法名太空，号澹然，生得魁梧磊落。见时，切切不可有误。’就替小畜摩顶受戒，敕我不许乱性迷人，异日再来超度。说罢，化一道清风而去，原来是一位仙人。小畜整整待了三十年，不见有甚么林长老相遇，不觉旧性复萌，又做出这般行径，撞在爷爷手里。小畜破戒迷人，一死不辞，可惜误却真人重托，不曾会得林长老，送得书也。”

林澹然和太公等听了，甚是骇然。太公便道：“这位长老正是澹然林爷。”狐狸方敢抬头一看，失惊道：“阿呀，今日方遇得爷爷，万幸万幸。”林澹然释剑放手道：“那封书可在何处？”狐狸道：“神仙所托，紧紧藏在身旁，不敢少离。”就于胯下小袋中，

取出来献上林澹然。澹然接过看时，一个小小封儿，封筒上写着“褚真人传示”。拆开看里面甚么话说，却是一幅笺纸，写着八句诗道：

混沌生伊我，同修大道身。

无羁登昊阙，有欲谪凡尘。

历尽风波险，迁归清静真。

天书藏璞石，入手可凌云。

后又有符一道，下注云：“依此符样，画于五花洞石上，将左手叩石三下，此石即开，天书可得。”林澹然看罢，心中暗暗称奇。正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毕竟林澹然果得天书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得天书符救李秀 正夫纲义激沈全

诗曰：

天道任奇幻，丈夫自侠烈。

片纸燃死灰，一言蹶跌鳖。

直可死回生，能令懦成杰。

血性不委蛇，纲常宁玷缺？

话说林澹然得了仙传诗句，发付狐狸道：“看真人之面，饶汝一死。向后改过自新，不可复蹈前非。明早俺同太公到你洞中相会。”狐狸叩头而去，倏然不见。太公大喜拜谢：“吾师真天神也。夙世有缘，得遇恩师，救了小儿之命。”林澹然道：“此乃老丈洪福，山僧何功之有。但不知独峰山五花洞在于何处？”太公道：“离此不远，有人认得。”随教家僮安排蔬菜，整顿酒饭，吃罢安歇。

次早，太公和林澹然率领僮仆，一同到独峰山里来。寻到五花洞口，静悄悄并无人迹，但见兔鹿成群，鸦鹊乱噪。张望洞里时，又深又黑，不敢走入去，只在外边东张西望。转过一个山嘴，远远见一女人，年可三十以上，身穿白绢衫儿，下面系一条绿纱裙子，不施脂粉，雅淡梳妆，容颜娇艳，飘逸动人。手执铁锹，

独自个在山湾里掘草药。有诗为证：

狐魅从来不惑人，人心狐魅自贪淫。

淫除贪释存忠正，邪亦归真奉秘经。

林澹然向前问道：“娘子，借问这山五花洞里可有人么？”那妇人道：“长老问他做甚？”林澹然道：“有一个相识在此修行，特来相访。”那妇人笑道：“长老快行，不要问他，山洞里谁人敢来修行？里边都是些山妖野怪，蛇魅猪精，豺狼虎豹，狐狸魍魉，不计其数。你这五六人若进洞去，不够与这伙妖一食点心。快回去罢，不要当耍，要吃人哩。”家僮听了，惊得魂不附体，牙齿相打，两脚都是软的，急即奔走。林澹然止住道：“太公不必心慌，有俺在此。”又问那妇人道：“既然洞中有精有怪，俱要害人，娘子为何不怕，独自一人在此掘草？”妇人道：“我们久居于此，和这洞中却是比邻。古人道：兔儿不吃窝边草。故此不妨。”内中一个家僮埋怨道：“昨夜刚刚捣了半夜鬼，老师父只是杀了那精怪才是，反被他脱空扯谎逃遁去了。”林澹然笑道：“不然，笺纸上仙笔犹存，岂肯相戏。这都是妇人一片胡言，不要理他。俺们再去找寻，定要见个明白。”太公阻道：“那里去寻他，多是捣鬼。老师不如且回，另日再来罢。”那妇人接口道：“正是，老人家更要作急回去，这些妖怪常说后生的细皮嫩肉，腹饥得快，不如老头儿皮坚骨硬，有些咬嚼，专要吃老的。你们若撞见妖精时，老人家却先到口。”太公听罢，心胆皆落，扶着拐杖，转身便走，后边家僮也一齐都跑了，止有林澹然立定脚不动。只见那妇人拍手呵呵大笑，现出原身，却就是夜间迷张大郎的狐狸。林澹然喝一声道：“畜生好大胆，辄敢狐假虎威，如此来侮弄俺。”狐狸跪下道：“非敢侮弄。小畜绝早即在此等候爷爷，不知太公等俱来，

故斗胆作戏，耍他一耍，不想认了真，就慌张走了。”林澹然忙招手叫太公转来。太公和家僮正走，听得林澹然叫声转来，站住脚回头看时，林澹然远远引手相招。太公等回步转身近前，见是这个狐狸立在身旁，太公问道：“老师，小狐狸倒来了，妇人何处去了？”林澹然带笑指着狐狸道：“这不是扯谎的妇人？”太公怒道：“这畜生到会扯空头，惊我老人家。快伸过腿来，与林长老打三五十杖，消我这口气。”林澹然笑道：“他是真正畜生，且饶这一次。”众人都笑。

狐狸引着一行人进洞里来。可煞作怪，外面看洞里时甚是黑暗，进到里面，反觉明亮。原来是山岩倒照，故此外暗内明。一望时峭壁奇峰，果然是洞天福地。看不尽奇花异卉，仙草灵芝，涧水澄清，重山叠翠，实是好景。但见：

阆苑名山，蓬瀛福地，隐士避人之境，神仙修炼之乡。层层叠叠，重峦耸翠，分明是华岳三峰；突突兀兀，峻岭横空，那数庐山五老。进一洞又进一洞，倒挂的怪石玲珑；转一湾又转一湾，壁立着青松蓊郁。高高下下，悬崖峭壁，呦呦麋鹿衔花；缠缠绵绵，附葛攀藤，两两猿猴献果。山岩里几处琳琳琅琅，如敲金击玉，数道清泉喷雪浪；头顶上一声咿咿哑哑，似龙笙凤管，一双白鹤唳青空。夹道上瑶草奇花，浦路中紫芝贝叶。清清净净不染着半点尘埃，杳杳冥冥那识有人间甲子。仙鹤噪枝如报喜，浮云出洞本无心。

这狐精引林澹然走入洞天深处，不异仙境。里边有无数小狐狸，见人来慌忙窜避。狐精请林澹然、张太公石凳上坐了，自奔入小洞里去。不移时献出仙桃异果，蜜酪杏仁。林澹然同太公吃

了几个，余者令与家僮。林澹然问：“那一块宝石在于何处？”狐精指道：“那西南上青青洁洁，兀的却不是也？”林澹然上前看觑，果然好块青石：方围高四尺有余，四边俱蔓紫苔，石面平如明镜，光润细洁。倚着一株大柏树，顶上覆着柏叶，团团如盖。林澹然叫：“老狐，你站开。”用左手石上依样画符一道，轻轻扣了三下，只听得豁刺地一声响，此石分为两下，就如刀削一般，两块裂开。太公、狐精等也都上前来观看。中间有一石匣，匣内有书三册。林澹然顶礼三匝，然后取出。怕狐精有变，不敢开看，即藏于袖中，和太公等径出洞门。老狐叩头自去了。

一行人回到庄里，太公欢喜无限道：“老朽根生土长在此，只知这独峰山，未曾晓得有洞天福地，如此仙境。若非吾师提挈，何能一见。适间石中之书，是甚名色？”林澹然道：“小僧也不曾开看。”当时在厅上焚香展开，原来第一册面上书着“天枢秘箓”，内中俱是观星望气、排兵布阵、驱神役鬼之法；第二册面上书着“地衡秘箓”，内中却是奇门遁甲、堪舆地理、阴阳术数之法；第三册上面书着“人权秘箓”，内中却是补阳炼阴、降龙伏虎、超天缩地变化之法。林澹然看罢，不胜之喜。张太公道：“人有善愿，天必福之。吾师广行阴德，兼有宿缘，得此天书，非同小可。”林澹然谢道：“此皆托太公福庇，感谢不尽。”有诗为证：

灵符秘箓鬼神愁，妙彻三天入九幽。

褚葛当年扶蜀主，林僧今日证真修。

却说林澹然自得天书，每日默诵，书符念咒，心下自觉灵通。又在张太公庄上住过月余。张大郎病体渐渐全愈，容颜复旧，饮食起居如故。太公父子二人深感林澹然之德，款待如父母一般殷

勤周密。一日，林澹然思念故乡，辞别张太公父子要行，张太公与二郎再三留住不放。林澹然道：“小僧在贵庄搅扰多时，感恩不浅。但小僧久游方外，今欲归故园，暂且告别而图后会。”太公心下不舍道：“小儿被魅，名已登鬼篆，幸吾师救拔，得全性命，恩若丘山。老朽久怀修行之心，恨无接引之路，今得吾师早晚教诲，受益实多，岂忍遽别？况狐精畏吾师威德，故不敢来，倘吾师去后，此怪复来，小犬之命又难保矣。吾师不嫌小庄鄙陋，改为佛堂，在此修持，朝夕相处，胜如云游远方，奔驰辛苦。乞老师三思，幸勿推阻。”林澹然辞道：“贫僧在此叨扰已久，今日之别，非是无情，实欲归故乡一探父母坟墓，以终天年耳。”张找道：“敝境亦是东魏地方，又非他乡外国。小庄虽窄，颇可容身，粗茶淡饭，足供朝夕。吾师出家人，随处为家，何必如此坚执？”林澹然道：“二郎恁般说时，使小僧措身无地矣。非有他说，只因在此搅扰，心实不安。”张太公道：“吾师此别，相会未卜何日，使老夫恋恋不舍，心实黯然。小儿无福，不能终获庇佑。”说未毕，泪随言下。林澹然道：“贫僧何德，感承贤乔梓如此相爱，何以克当？使小僧不忍相别，愿在此朝夕聆教。”张太公父子大喜。自此林澹然住在张家庄内，择日妆塑佛像，改造禅堂方丈，后面另起卧室厨房，修缉墙垣完固。拨三四个家僮伏侍，洒扫炊爨。张太公使人馈送不绝，时常往来，谈禅讲道。

荏苒之间，不觉寒来暑往，又早一载有余。林澹然朝夕演习天书，自天文星象以至术数阴阳，无不精妙。虽然安逸清闲，但朝夕计念杜成治和李秀，放心不下。后闻得传言杜成治受惊物故，朝廷抄没家产，暗中垂泪叹息，寝食不安。继后又闻得梁国人来说，杜都督妾生一遗腹之子，心下私喜，恨不能一见。只是

难返梁国，快快而已。当下时值隆冬天气，彤云密布，白雪飘扬，自早至午，看看下得大了。怎见得好雪？宋贤有赋为证：

时惟岁暮，序值隆冬。拥红炉而不暖，披重裘之蒙茸。爇¹云气，凜冽阴风。瞻昏霾之四合，睹冰霰之集空。始焉飘飘洒洒，顷之霏霏茈茈。如鹅毛之细剪，似玉甲之零空。张君无由会莺红于月下，郝子何能晒诗书于腹中？程门伫立，盈尺弥恭；山阴访故，半道返踪。谢蕴之才高，不言飞絮；子卿之节劲，独矢孤忠。翳边城之逋寇，银夏忽丧夫黄屋；蔽潮阳之谪夫，蓝关漫拥乎青骢。披鹤氅而绕竹，神翁兴逸；指白马而作赋，子建才充。以至渔人独钓，学子勤攻。寒江披一蓑于芦荻，庭除映万卷之雕虫。腴梅花于岭上，折竹梢于修丛。号猿声于谷口，印虎迹于林东。乱曰：儿童喜而埏为人兽兮，且幻出夫奇峰；诗人感而形诸吟咏兮，拟麻衣之色同。农庆为瑞，土征为丰。唯寒素之怨尤兮，苦裂肤于陶穴；羌戍卒之甲冷兮，悲堕指于胡风。彼华堂欢宴檀板兮，觉犹嫌乎酒薄；况山僧独宿纸帐兮，又何堪寂寞之情惊。

林澹然策杖独立柴门内竹屏边看雪，只见一个黑瘦汉子，头带卷檐毡帽，身穿青布道袍，脚着多耳麻鞋，背上斜驮包裹，手里撑着雨伞，张头探脑望着门里。林澹然正欲问时，那汉放下伞，走入门来，对澹然声诺，问道：“师父，这里可知道有一位林长老么？”林澹然道：“俺这里不知，别处去问。”那汉道：“原来京都妙相寺中为副住持的，因触犯了梁主，逃奔出来。一路打听消息，寻到此间，闻说在这地方左近处藏顿，师父岂有不知？林澹

然怒道：“俺出家人那管闲事！快出去，不要在此缠绕。”那汉又仔细看了半晌，把伞柄顿一下，笑道：“几乎错了！林老爷休得相瞒，老爷正是林住持。虽不认得详细，却也曾在图像上记得明白。今日相逢，他乡遇故，也不枉了小人一场跋涉。”林澹然惊道：“足下是谁？那里相会？为何认得林某？”那汉道：“暂借一步告禀。”

二人同到佛堂上来，那汉放下包裹，纳头下拜。林澹然扶住道：“足下何姓？从何处来此？敢劳重礼！”那汉拜罢，道：“老爷与小人是旧邻，曾相见数次，为何忘了？”林澹然思了一会，道：“虽然面善，实失忘了尊姓。”那汉道：“小人姓沈名全，浑名叫做蛇瘟便是。住在妙相寺后墙小巷内，每常寺中往来，老爷却也曾会面。”林澹然笑道：“原来就是沈兄。黎赛玉娘子，就是公浑家么？”沈全道：“正是小人妻子。”林澹然道：“向闻人说你出外为商，怎地不回家去？却来寻俺有何话说？”沈全道：“一言难尽。小人被赵蜜嘴老猪狗将些资本借我，赚我在外生理，只道他一团好意，不期出门之后，将我浑家引诱与那野驴钟守净通奸。今春小人回家，听得街坊前后人诽诽扬扬，讲这钟守净反怪林住持好言谏讽，朝廷处暗用谗言逼他走了。小人初时不信，数日之后，试探妻子，果有外情。欲待杀了这淫妇奸夫，又一时难以下手。欲待捉奸告理，争奈这厮结交豪贵，上下情熟。况朝廷宠他，势焰滔天，又教人暗中害我，故此弃家出外，别作良图。不想行至定远剑山下过，被伙强人掳归山寨，小人哭诉其冤，幸得苗寨主认是同乡，收留帐下为一头目。苗寨主悬念住持林爷单身奔窜，不知下落，故差小人从梁至魏，遍处寻访。前村问着樵夫，说张太公庄上有一长老，如此模样，故寻至此间，果是林老爷。苗寨

主有书在此。”说罢打开包裹，取出书札，双手呈上。林澹然接书，分付道人：“陪沈兄方丈中酒饭。”拆书看时，书上写道：

苗龙顿首百拜：睽违师范，倏尔一春，遐想大恩，无由仰报。前者偶尔相逢，私喜倘能得效犬马，不期又成离别，使人怅然。近闻李秀文虽蒙宽纵，不能得脱囹圄，实是度日如年。今春正月十三夜，某私闯入牢，欲救李兄逃出，不料被人识破，几乎两命俱倾。幸带得钱多，随处贿赂逃脱。今愤气招集人马，已得精锐数千，粮草俱足，意欲整顿军马，攻破城池，杀尽奸僧淫妇，救出李兄，与天下吐气。然而智短力绵，未敢轻举。特恳恩师驾临指挥，以成义举，万乞留神。倘慨然飞锡枉顾，则慰藉不独在龙，实天下之共望也。专候回示。外奉赤金二锭，白珠百颗，聊申薄敬，希叱入为荷。

林澹然看罢，暗想道：“苗龙一介卤夫，亦知大义。然俺既入禅门，岂可复行军旅之事？欲救李秀，吹毛之力，何必兴兵动将，自惹祸胎。”当晚留沈全宿了。灯下修书封固，次日赠沈全盘缠二两，并回书一封，发付回寨。沈全道：“薛、苗二大王差小人接住持爷同归山寨，怎地不去？”林澹然笑道：“俺出家人怡情山水，久耽疏懒，不涉世务矣。烦你拜上二寨主，多谢厚礼。凡事须行方便，不可恣害生灵，相会有日。你须一路小心谨慎，关津盘诘甚严，书可藏好。不宜耽搁，速回山寨。”沈全拜辞而去。

一路无词，径到山寨里，却值薛志义、苗龙在殿上饮酒。沈全唱喏，苗龙道：“差你去寻林住持，可曾见么？”沈全道：“小人费尽心机，得到东魏广宁县石村山下张太公庄上，寻见了林住

持。住持十分之喜，书礼俱已收下。有回书在此。”薛志义道：“一路辛苦。”叫伶俐赏沈全酒二瓶，肉一腿，且去将息。沈全叩头谢赏，自和一班儿弟兄接风吃酒去了。苗龙当席拆书与薛志义同看。上写道：

客春叨扰，感激不胜；今辱厚仪，叨惠更重。二兄各负雄才，堪为世用，而据山掳掠，恐非良谋。日者朝廷佞佛，变乱渐生，上下焚修，尽崇释教。老僧仰观天象，不十年间，国家将为他有，二兄可招集士卒，多蓄粮草，广行仁义，延接四方豪杰，待时而动，辅佐明主以图大业，留名青史，此大丈夫之所为也。第不可损害贤良，妄行杀戮耳。李兄一事，足见苗兄仗义任侠，可敬可仰。窃思皇都守卫甚严，军将如蚁，以三二千乌合之众，敌数十万精勇之师，如驱羊搏虎，鲜有不败者也。仆得异术，可救李兄。敬画灵符一纸，烦差精细健卒潜入狱中，付与李秀，救他岁终除夜，乃丁亥日辰，六丁神将聚于巳时，可贴符额上，写路径于符下，作速遁出，自有神护，并无阻碍，半日间，可相会于山寨矣。密机勿泄，至嘱至嘱。老朽无能，习懒成癖，已无意塵寰事，非敢忘夙雅也。统希情谅不一。

薛志义、苗龙看罢，感叹不已，藏符匣内。次日，苗龙差一本乡心腹伶俐，原来是个缝皮待诏，曾与李秀识熟，分付如此如此而行。伶俐谨藏了符，挑了一副皮担家伙，取路进京。不一日已到京都，进得城门，挑着皮担，一直奔清宁卫大狱里来。此时却值年终岁逼之际，这些囚犯，亦都要修补旧鞋过年，倒也忙忙的修补不迭。伶俐一面缝鞋，一面张望李秀，只见李秀拿着一双

新鞋，出来道：“待诏替我缝一双主跟。”倭僇接了鞋子，见身畔无人，轻轻问道：“李秀文一向好么？”李秀记得起，道：“在下与兄阔别许久，何期今日得见？”倭僇腰边摸出一个封儿来，暗暗递与李秀，附耳低言道：“灵符一道，如此如此，速行莫滞，快到山寨来相会。”李秀接符，藏于袖中，喜从天降，走入里面凑些散碎银子，谢了倭僇。倭僇急急缝了几双旧鞋，慌忙挑担出狱，取路自回山寨去了。

且说李秀得了灵符，心中暗喜。看看又是除夜，李秀预先收拾银两，写路程在符下，额角上贴了灵符，试行几步看，心里就如撞小鹿儿相似，慌张起来。果然好神符妙术！李秀两脚，即有神鬼拥护，走不上十余步，已近监口。见狱门半开，大着胆索性撞将出去，并无人见。直出清宁卫衙门，亦无一些拦阻。取路飞奔北门外来，却似云推风卷，耳边只听得飐飐地响，足不跔地，那消三五个时辰，已到山寨关口。天色傍晚，李秀抬头看时，关门早闭。随即高声叫门，关上倭僇喝问是谁，李秀答道：“是我李秀。”倭僇道：“是李将军来了么？”李秀道：“正是来了。”倭僇道：“既是李将军，为何不见形影？”李秀道：“我站在这里，为何不见？”一个倭僇道：“却不作怪，只听得人声，不见人形，莫非我和你着鬼了？”李秀道：“二位壮士，一个人站在关前讲话，休得取笑。”两个倭僇四围张望，不见人影，齐嚷道：“不好了，何处来这一个屈死野鬼，假名托姓在此缠扰，快进去，进去。”一面嚷，一面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管二门倭僇听得处边喧嚷，一齐拥出来，只见两个倭僇在那里喊叫有鬼，问：“鬼在那里？这等大惊小怪！”倭僇道：“适才有人叩门，开关问他，说是李将军越牢而来。仔细看，又不见人，再问时，照前答应。东

捞西摸，不见一些，却不是鬼怎的？”众倭佬不信，喝道：“胡说，那有此事！”正要赶出来问，忽听得面前有人道：“李秀已在此，不须出去。”众倭佬夫惊道：“李将军，你在那里说话哩？”头顶上应道：“我在你面前立的不是？”众倭佬仁目细看，又不见人，俱备呆了。内中一个乖觉的道：“不要慌，此事来得蹊跷，且去报与二位大王得知，再做理会。”

管门倭佬报入寨中，薛志义、苗龙亲自来。一路点着灯火，照耀如同白日。李秀见苗龙来到，慌忙迎着施礼道：“苗二哥，间别久矣，好享福也。”苗龙道：“李大哥既来到此，为何躲了，不近前相见？”李秀道：“小弟在这里拜揖，却怎生皆言不见？”苗龙叫倭佬高执火把，四围遍处照燎，只不见人。苗龙低头一想，拍手笑道：“聪明一世，失智一时。李大哥，你额上灵符可曾揭去么？”李秀道：“未曾揭去。”苗龙道：“是了，快揭符相见。”李秀即伸手将额上灵符揭下，不觉滴溜溜在虚空跌将下来，睡在地上。有诗为证：

李秀一村夫，遥闻近却无。

不因灵秘术，怎得出圈图？

众倭佬向前扶起，一同欢笑入寨里上殿。李秀下拜道：“小弟监禁大狱，自分死期将近，今蒙寨主与苗二哥救拔，得以出狱，实再生之德也。”薛志义、苗龙答礼道：“大哥下狱，使小弟等寝食不宁。幸得聚义，实出望外。此非二弟之力，乃林住持之妙法也。”邀入后殿饮宴，三人谈笑欢喜，至夜深寝了。

次日杀牛宰马，祭赛天地。三人在殿上焚香歃血，拜为兄弟。薛志义年长为兄，立为寨主，李秀坐了第二把交椅，苗龙坐了第三把交椅，次序而座。小倭佬都来参拜了新大王，大吹大擂，饮

酒庆贺。苗龙说及：“林住持近来得了异术，远寄这一道灵符，救李二哥出来，实为奇异。”李秀道：“林住持别后，不知逃往何处去了？他是万夫之敌，又兼能行术，苗三弟既知他踪迹，何不接他上山，天下无人敢当矣。”薛志义道：“贤弟不知。林住持向日逃难之时，亦曾经我这里过，再三款留不住，坚辞去了。目今在魏国石楼山庄上。为贤弟受苦，又去求他上山，同举大事，欲要攻破皇城，救取贤弟出来。林住持再三推托，止传授灵符一道，以救贤弟，果得相会。我山寨中若得此人，何愁四海群雄？”

正说话中，适值沈全执壶斟酒。李秀看了道：“这人好生面熟，那里曾相会来？”沈全道：“小的好几次到大王店里吃酒耍子，又来赌钱，大王却忘了？”苗龙笑道：“兄岂不知，这就是钟守净那话儿的对头，浑名唤做蛇瘟沈全。”李秀拍掌道：“这厮真实是个蛇瘟，男子汉一个浑家也管不得，容他去相交和尚。罚一大觥酒。”众人抚掌大笑。沈全彻耳通红，自斟着酒吃，禀道：“三位大王止念感恩，不思报怨。林老爷大德，固当重报，钟和尚大恶，不可不诛。就是小人们，也是有气性的，见淫妇奸僧通情来往，忿忿怀恨，怎能够一刀砍死，才消些气。可奈身单力弱，孤掌难鸣，没奈何暂且含忍。今三位大王如此英雄，有了军马，何不杀至妙相寺，将这些淫秃尽行诛戮，也教江湖上好汉传说一声，岂不是留芳百世！”李秀拍着桌子道：“这人也讲得是。蛇无头而不行，大哥三弟，何不择日起兵，杀这些和尚，以消林住持之恨？”苗龙笑道：“薛大哥与小弟每每在心，要发军马，诛此恶僧。因无良谋，不敢兴兵。日者已曾请林住持上山商议此事，他有回书在此，二哥一看，便知分晓。”令管文房头目，取书出来。李秀看罢，笑道：“据林住持所言，皇都地面，一时难以进兵。依小

弟愚见，杀这钟和尚，只在反掌之间耳。”薛志义道：“二弟何计可以杀之？”李秀道：“若依我这一计，不必兴兵发马，厮战争持。止用我兄弟三人，管取结果了一寺和尚。”苗龙道：“这妙相寺殿宇广阔，僧众极多，不比小的去处。本寺和尚，何止五七百众，外有游方挂搭僧人，不计其数，怎地只我三人，就能杀得许多和尚？”李秀道：“大哥勇猛，三弟聪明，却不知兵行诡道。比如寺中和尚，要我等一个个亲手杀过，毕竟有些漏网，安能尽绝？必须如此如此而行，管教他一寺秃驴，尽遭毒手。走了半个，不算好汉。”薛志义道：“此言暗与韬铃合，初出茅庐第一功。”苗龙道：“倘有追兵，不放出城，如之奈何？”李秀道：“这又有计了，只消恁地这般。若有官军追来，杀他片甲不回，方显我弟兄们英雄手段。”薛志义大笑道：“有如此妙计，何况杀这几个秃驴，便与梁主争衡，又待何如！”三人大悦。酣歌畅饮，尽乐通宵。李秀自差人到鸡嘴镇搬取浑家和伴当上山欢聚不题。

再说钟守净自从在梁主驾前暗用谗言，逼林澹然离寺之后，放心大胆，昼夜和黎赛玉取乐。本寺大小和尚暗暗怨骂，只畏钟守净财势滔天，又见林澹然的样子，因此钳口结舌，无人敢谏。有正气些的，都离寺云游去了。便是行童来真，通了消息，又有奉承钟守净的，背地说他搬嘴弄舌，以致林澹然知风逃窜，这钟守净听了大怒，把来真朝捶暮打，受苦不过，也逃亡去了。次后沈全回家，暗中又着人去害他性命。有人通风，沈全得知，弃家逃命。钟守净又在本府用了钱，诬告沈全做窃盗在逃人犯，叠成文卷，做了一个照提。自此拔出眼中钉，挑却肉中刺，果然朝朝七夕，夜夜元宵，恣意淫欲，往来无忌。后来赛玉有孕，钟守净央赵婆赎一帖堕胎药，打下了冷子宫，再不孕了。

光阴似箭，不觉又早过了三个年头。此时正值太清二年正月元旦之日，年规拜忏斋天。当日钟守净率领寺中大小僧众，在大殿中拜诵水忏。将近午后，霎时间狂风大作，灯烛皆灭，满殿拥起烟雾。钟守净大惊道：“这是何故？”言未毕，只见正梁上飞下一条大蟒蛇来，遍体皆黄，亮如金色，双睛闪烁，口中喷火，身长二丈有余，昂着头张开大口，径奔钟守净。守净慌张无措，拚命往东首罗汉堂跑躲。众和尚丢了经卷，各自逃生。那蟒蛇不奔别人，怒目切齿，飞也似来追钟守净。守净赶入罗汉堂里，却无去路，蛇将近身，踊身一跳，跳上寿亭侯关爷神厨里法身之后，做一堆儿蹲着。那蛇见了关爷圣像，昂头张望，不敢上厨，只在四围盘绕。钟守净躲在厨里，身子惊得软了，牙齿捉对儿厮打，颤栗不住。暗想这蛇奔上来之时，性命却在顷刻间了，心里越慌。猛听得一人高声喊入罗汉堂来道：“住持不要慌，有我在此！”听声音时却是徒弟雷履阳。这雷履阳原是弄蛇的乞丐出身，亏着族叔在寺做道人，荐这侄儿与钟守净为徒。因他能言会话，随机应变，守净最是听信他，待为心腹。当下见蟒蛇来赶钟师父，他还倚着旧时手段，撩起半截道袍，伸拳裸臂，大踏步抢向前来，捉那蟒蛇。那蛇见了雷和尚，昂头喷火，径奔过来。雷履阳伸开大手，吐出涎唾，将手擦了，跳上一步，来捉蟒蛇，却好蟒蛇直撞上来，被雷履阳一手抓住七寸，意欲提起来搯死。不期这蛇重的厉害，双手也提他不起，被蟒蛇调转尾梢，豁刺地左脸上打了一下。雷履阳打得昏晕，欲待挣扎，那蛇又调起尾梢，右脸上复打一下。雷履阳叫一声：“啊呀，不好了！”手已撒开，睡倒地上。那蛇昂起头来，将雷履阳脖颈上紧紧地盘绕住了，图将拢来，抵死不放。

钟守净在神厨里张望，看见雷履阳被蛇盘住，大声喊叫：“快来救人！”这合寺和尚道人行童，各持器械，呐喊上前。那蛇见众人来的凶涌，放了雷和尚，撵起罗汉堂半空，盘旋了一会，满身是火，光焰射人，看得众和尚眼都花了。又听得一声响亮，如山崩地塌之声，那蛇冲破两扇格子门撵出去。众僧一齐发喊，赶出后殿花园里来。那蛇回头将众人看了几眼，径溜入荷花池里。此时腊尽春初，雨雪甚多，水平池岸。众人无可奈何，只得回身计论道：“且去救了雷师兄，再作理会。”复进罗汉堂来，钟守净已在那里啼哭，雷履阳七窍血流而死，僧众惊得面如土色。钟守净哭了一会，众僧讲蟒蛇溜入池中去了，守净分付：“打点棺木盛殓，抬出门外权厝，待春尽下火焚化。”

当晚钟守净和满寺和尚，俱心惊胆颤，不敢就枕，聚做一处商议。钟守净道：“有此异事，实是不祥。”一个和尚道：“这黄蛇钻入池内，谅无窟穴可出，乘今夜无人知觉，车干池水，除了这孽畜，也省得住持与我等悬悬挂胆。”钟守净道：“此言论得是。”即忙取出三架水车，装起车头水轴，选十数个后生和尚、精健道人，傍池边架起三道车来，一齐踏动，戽起池水。刚刚车了一夜，方才水干。只见池心里插着赤亮亮直逼逼的一条物件，半截埋在土里，半截露出土上。众人看了，指道：“兀那黄的不是蛇也？”钟守净向前观看，却原来不是蛇，是林住持那一条熟铜禅杖，俱备大惊。有一个勇健胆大的和尚，脱了上衣，跃身跳入池内，来拔这禅杖，就如蜻蜓推石柱一般，莫想分毫摇动。招呼众人相助，有几个兴高的少年和尚，都跳下池中，一齐摇拔。不摇时尤自可，众僧用力摇拔之时，更是作怪，那禅杖一步步缩入土内去，一霎时不见了。众人面面相觑。钟守净分付道人：“取

几柄锄锹来，掘下去看。”众和尚呐一声喊，并力掘土。正是：

从前作过事，没兴一齐来。

不知掘下去见些甚么异物，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佞子妙相寺遭殃 奸党风尾林中箭

诗曰：

崔巍宝刹耸云端，顷刻俄遭烈火燃。

佛骨尘埋沙土冷，香魂飘泊剑光寒。

万钟公子今何在？百计贪夫此夕残。

豪侠神谋真莫敌，陡教名姓震区寰。

话说钟守净令众和尚尽力掘池，掘深丈余，并不见禅杖踪影。众僧用尽气力，都疲倦了，道：“住手罢，寻他则甚？”钟守净那里肯歇，大喝道：“胡讲！务要掘见禅杖，方才罢手。”众人没奈何，只得又掘下去七尺有余，掘着一块石碣，竖立土内。众人见了，并力掘起石碣，抬上岸来。细看时，碣上却有两行大字，被泥壅了不甚明白，用水洗净，方见上面篆着二十个字道：

少女树边目，人驮二卵哭。善者福自生，恶者祸相

逐。

钟守净看了，辗转寻思，默然不语。众和尚心下也都省得，林澹然是个刚直好人，钟守净是个奸淫恶辈。铜杖化蛇，预先警报，乃不祥之兆。见钟守净面庞变色，低首无言，众僧勉强解劝道：“林澹然谤君叛逆，岂不是个恶人？逃窜远方，眼见得旦夕遭殃

了。住持老爷是个修持积德的善人，将来寿同山岳，福并昊天，岂不是果证菩提？上天告戒，乃住持之善报也。雷师父乃前定之数，住持爷不必忧疑。”钟守净听了，自心里护短也是这般解说，稍觉心宽，笑道：“汝言正合我意。汝等劳碌了一昼夜，各去歇息，待后补做道场便了。”众人收拾水车锄锹，各各归房不题。

忽然又是初八日了，钟守净分付管厨房和尚，整办香斋，初九日斋供玉皇寿诞。次日五更，寺中和尚都起早执事，道人、行童等在殿上焚香点烛，供献斋食，请钟住持上殿拈香，参拜玉皇诸佛。次后众僧俱来焚香参圣，敲动钟鼓，诵经念佛，直至平明。殿上来烧香的士女，络绎不绝，挤满殿中，念佛之声，闻于数里。将近日午，钟守净正在大雄宝殿高台上宣扬经典，忽见殿前甬道上的人纷纷却立两傍，让一位官长入来。前面罩着一柄黄罗伞，后边随从着一二十个虞候，侧首一匹白马，上骑着四五岁一个孩童。看看走近殿侧，钟守净认得是枢密院右仆射牛进。原来这牛仆射年过五旬无子，曾在妙相寺玉皇案前，许下七昼夜水火炼度醮愿祈子。后来夫人马氏有孕，生下一子，寄与玉皇案下，名叫玉仙。满月后还了此愿。自此凡逢玉帝生辰，必领玉仙来妙相寺拈香拜寿，直至道场散后方回。当下钟守净忙下台来，接进迎殿，焚香拜圣。又领玉仙到台上拜了玉帝，方和钟守净见礼，留入方丈待斋。钟守净陪着牛进、玉仙，进后殿穿堂花园内闲玩半晌，复上台念佛看经。不觉红日将沉，天色已暮，遍处点上灯烛。至初更天气，钟守净穿了千佛法衣，戴上毗卢帽，沐手焚香，上坛捻诀诵咒，散五谷，接引饿鬼，超度亡魂。已过半夜，化纸送圣。钟守净发付众徒弟，陪着一班儿平布施主后殿吃斋，又托赵蜜嘴陪伴一伙女檀越在禅堂吃斋，自却陪牛进和缙绅在正殿上吃斋。

少顷众人皆散，牛进谢了钟守净，令老都管抱公子玉仙同回。这玉仙看道场顽耍，身子困倦，却睡着了。钟守净道：“公子既睡，不可惊动，就在小僧房内暂宿一宵，明早送回。夜静更深，去亦不便。”牛进称谢自回，却留老都管和一家僮，伏侍公子在寺内安歇。钟守净送罢香客，分付道人等：“好生前后照管，小心火烛，谨闭门户。”自回卧室，脱衣而睡。

此时已漏下四鼓，钟守净正睡思朦胧，忽然梦中惊将醒来。只听得人声喧嚷，呼呼地就如雷轰潮响，兼有爆爆之声不绝。守净急开眼一看，只见火光透室，四下皆亮，惊得浑身发颤。慌忙披衣起来开门，外面火光大起。道人飞跑来报道：“住持爷，不好了，正殿上火起，风势甚猛，快寻出路逃生。”钟守净喝道：“胡说！快快教合寺僧众运水救火。”说话未完，只见后殿火光焰焰，黑烟竞起。钟守净正慌之间，又见侧首禅堂屋上擢起烟焰来，心下大慌。急忙欲复奔入卧房，库房门首早见火焰飞腾，惊得手足无措，顾不得金银宝贝，翻身抢出库房门外，几乎被门槛绊倒。忽见几个和尚喊叫道：“住持爷，快往后门逃走，前门去不得了。山门外一伙大汉执刀拦杀，奔出去的，都被砍倒。我们特来报知。速奔后门，还有生路。”钟守净听了，唬得心胆皆碎，回身随着这几个和尚，一齐赶到后门来。刚刚走过穿堂，将及后门，门口转过一条大汉，手拿朴刀喝道：“贼秃，往那里走！”一刀砍来，砍倒一个和尚，余者四散逃走。钟守净见了，不敢出后门，抽身转入穿堂。此时穿堂四围皆已着火，周围火光乱舞，烈焰飞腾。寺中没一处不着，果是山摇海沸，地塌天崩。可怜这些光头和尚，东西乱窜，喊哭之声不绝。钟守净欲向前，被火烟隔住，不能向前；欲退后，怕人拦杀，不敢退后。心下惶惶无计，进退不得。

正急迫战兢之际，只听得霹雳一声震响，穿堂侧首砖墙崩倒，将钟守净压于墙下。这一场大火，真好利害，但见：

浓烟匝地，烈焰烘天。千千匹火马喷红云，万万道火龙飞赤电。三尊铜佛，莲花台上放光明；四下泥神，黑雾丛中消色相。观世音焦头烂额，说不得美貌庄严；韦驮神有甲无盔，安在哉英雄猛勇？房房鼎沸，喊声一片似轰雷；处处奔腾，炎烛半天如白日。真不异火牛复国，田单毒计保齐城；又何下赤壁鏖兵，公瑾施谋焚操贼？焰到时尽成灰烬，风卷处皆作尘砂。由你铁柱也都熔，便是石楼须粉碎。奔逃无路，众和尚葫芦爆碎似椰瓢，叫杀连天，众好汉铁面无情如黑煞。只有些儿好处，灵魂随佛到西方；更是分外便宜，师祖徒孙同下火。

金碧诸梵天，须臾一火燃。

只因小和尚，毁却大庄严。

再说薛志义、李秀、苗龙三人，定计火焚妙相寺，乘这玉帝生辰，苗龙等预先在钟山蒋侯庙后埋伏伶俐，次后陆续进城。候道场已散，苗龙等在大雄宝殿四下里放起火来，弟兄三个来往杀人，寺外伶俐拦截和尚。此时正月，天气甚寒，夜深火起，人人都在睡梦中惊醒，身子寒抖抖地，兀自把捉不住，谁敢前来救火？更值春初，东南风大发，风催火焰，火趁风威，遍寺火光飞舞。这近寺人家，俱各慌张，你我不能相顾。但见儿啼女哭，弃家撇产，各自逃生。况这妙相寺殿宇甚高，火光照耀，满城一片通红。地方人等，飞也似分投各衙门报知，比及官府知觉，催军救火时，火势正旺，山门口金刚殿上被风卷得烟火万道，满空乱舞，火气熏灼逼人，立脚不住，谁敢上前救火？只是远远地站着呆看，叫

苦不迭。又见山门口杀死和尚，血流满地，谅得有歹人放火，一发不敢入寺内来了。

再说沈全随薛志义进得城内，自寻僻静去处藏身，至四更尽放火。趁着火势冲天，带了同伴伶俐，径奔到自家门首，只见门里点着两三盏灯，听得赵蜜嘴叫道：“大娘子快些，火烧出墙外来了。”赛玉和长儿无心答应，口中只是求神唤佛，一面收拾箱宠物件。原来赵婆因赴玉皇会夜深了，就在黎赛玉家借宿，未曾着枕，寺中火起，慌急打点出门奔走，被沈全一脚踢开大门，抢入屋里，大喝：“淫妇，这番无处去了！”黎赛玉见丈夫提刀赶进，料来不好，惊得魂先没了，手脚麻软，跌倒地上。沈全提刀欲砍，见了浑家姿色，臂膊不觉酥软了，举刀不起。旁边转过一个伶俐，喝道：“蛇瘟真没伎俩，故此淫妇做出事来，见了如何不杀？”说罢，一刀将黎赛玉砍死。赵婆见势头不好，欲待走时，被沈全拦住，照头一朴刀砍倒，又复一刀，结果性命。长儿也被伶俐杀了。沈全将细软物件和伶俐束缚身边，也放起一把火来，一齐出门，到寺前趁着苗龙等，只管拦路杀人，因此寺外救火的不得进，寺里逃生的不得出。可怜只为钟守净一人，连累了多少生灵性命。这寺中和尚走不出的，三三两两，互相拥抱，焚死于火内。或有逃出寺外来的，又被苗龙等邀截杀了，或被房屋墙垣压死，或你我捱倒，被人踏死。寺中和尚，十死八九，这火内逃得性命的，真是天大之福。薛志义、苗龙、李秀率领伶俐，正放火杀人之间，远远见救火官军渐次来了，不敢停留，招呼伶俐等一同取路出城。奔到城门边，已五更将尽，城门开了，一齐大喜，涌出城外。伶俐已备三匹快马，路口等候。薛志义、苗龙、李秀跨上雕鞍，火速加鞭，率领伶俐取路而回。

话分两头。再说牛仆射自道场散后，留公子玉仙在寺中安歇，自回府中，只觉心惊眼跳，坐立不安。心下疑惑，正欲脱衣去睡，家僮飞报妙相寺火起，惊得手足皆颤。忙差虞候、干办一二十人，赶到寺中救公子出来。牛进府衙离妙相寺有二里之遥，虞候等约莫去了半个时辰，不见回报。牛进如坐针毡，心忙意乱，自骑一匹快马，带领家僮纵马加鞭，奔到寺前来。只见火势奔腾，黑烟大作，欲急走入寺里时，傍人报说寺内有歹人放火杀人，若进去决遭其害。牛进听了，不敢入寺，只得停马，喝教大小军士一齐救火。这些军士口说救火，如同玩耍一般，敲了一声锣，一齐扒上屋去，立住脚看火。但听得摇旗呐喊，那里敢上前。牛进看了，气得暴躁如雷。教家僮等四围打听公子消息，不见下落，心内空焦。直到五更，风势渐息，火光渐衰，军士们方敢向前，救灭余火。天大一座寺院，顷刻变成白地，烧死僧众，臭不可闻。牛进才知儿子玉仙和老管家等，皆死于火内，仰天顿足嚎陶。正悲切间，守门军士飞报：“北门有强徒数百，夺门出城去了。”一连数次飞报，又见贴寺居民来说：“有邻人沈全浑家黎赛玉和赵尼姑、小使长儿三口，被人杀死，放火烧屋，幸得邻居地方等救熄。”牛进想道：“我一向闻人传说钟守净和一妇人奸，我也不信，今日放火杀人，强徒凶恶，岂不是为着奸情来？谅这伙贼决然是林澹然为首，京城内辄敢大胆横行。若不早除，必为大患。此时去尚未远，调军急急追赶，一鼓擒之，以泄此恨。”当下忙回枢密院，一面上本奏闻，一面点选精兵二千，马军五百，差院判史文通，骁骑校尉马瑞，率领众军，立刻起程追赶强寇，并力向前，论功升赏。史文通、马瑞得了将令，火速驱军出北门，如风卷残云一般追来。

再说薛志义等一行人，离城不远山僻处埋锅造饭。才吃罢，正欲起行，猛见后面尘头大起，薛志义看了，指道：“二位贤弟，你看后边尘起处，必有追兵到来。都要并力迎敌，杀败来军，方显豪杰。”苗龙道：“追军若到，诱他至埋伏处，前后夹攻，可获全胜矣。”说话间，喊声渐近。薛志义将伶俐一字儿摆开，纵马向前候战。史文通、马瑞率领军马，旋风般追来。看看赶上，只见前军摆开，一将生得十分勇猛，骑着一匹黄骠马，头戴一顶青扎巾，身穿绿锦袄，手持大斧。背后马上二将，一样打扮。两傍一字儿列着数百伶俐。二人看了，马瑞道：“观此强寇，不可轻敌。他已有准备，可将军马布成阵势，然后挑战。”史文通大笑道：“将军素称英雄，今见几个小寇，何心怯也？就此冲锋过去，我当助战，有何惧哉！”马瑞被史文通言语一激，即提刀跃马，大喝道：“大胆狂贼，快下马受缚，免污刀口！”薛志义骂道：“你这一干害民的死囚，直来我老爷手中纳命！”马瑞大怒，舞大杆刀，劈面砍来。薛志义横蘸金斧，拦头劈去。两个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战到十数合。薛志义提斧，往马瑞面门劈来，马瑞急忙闪过。薛志义倒拖大斧，拨马便走。马瑞喝道：“泼贼奴，逃往那里去！”纵马赶来。薛志义领着苗龙等一行人，落荒而走。后面马瑞紧紧追来。史文通见马瑞得胜，大驱马步军兵，摇旗呐喊，杀奔前去。薛志义约走五里之地，回马又战数合，拨马又走。马瑞杀得性发，那里肯住，一直追过钟山。正到风尾林埋伏之处，苗龙放起号炮，马瑞吃了一惊。只听得金鼓齐鸣，山凹里突出人马来，不知多少，将马瑞人马冲作两截，前后不能相顾。薛志义、苗龙、李秀牵转马头，喝教众伶俐一齐奋勇冲杀，前后夹攻。马瑞见有埋伏，况薛志义武艺高强，料不能取胜，不敢恋战，拼死

杀条血路便走。史文通逃不脱身，被乱箭射死马下。薛志义驱倭僇截杀官军，就如砍瓜切菜，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夺得马匹器械无数。薛志义见马瑞去得远了，也不追赶，收兵取路，径回山寨。一路上鞭敲金镫，齐唱凯歌，无人敢阻，望风而避。到了寨中，杀牛宰马，犒赏倭僇，整備筵席庆贺。

原来这埋伏计，都是李秀定下的，官军果然中计，杀得大败亏输，只剩得马瑞匹马逃生。进得城门，把吊桥高扯，分付紧守北门，奔入枢密院来。正值谢、牛二仆射聚集大小官员，议论此事。探子飞马报说：“官军杀败回来。”众皆大惊。马瑞进堂上叩头请罪。牛进喝问：“汝等怎不用心，以致兵败？”马瑞道：“非小将不用心，乃史院判之过。”牛进怒道：“汝乃武士，史院判只系文臣，汝今大败而回，反推他人之过。”马瑞道：“不知何处来这一伙强寇，甚是猖獗。为首一将，武艺高强，手提大斧，骁勇无敌。以下倭僇，人人精锐。小将追及时，彼已预有准备。小将欲排阵交锋，史院判执定说不须布阵，小将奋勇先出，和那贼厮战。那贼败逃，催军追赶，不期赶至钟山，突出大队人马，将我军分作两截，前后夹攻，首尾不能相顾。史院判死于乱箭之下，小将独力不支，只得回马。”牛进大怒道：“惯战之将，不知兵法！须信佯输诈败，必有伏兵，如何不小心提备，反遭贼寇之败，又丧了史院判性命？这分明与贼通谋，反归罪于他人。败军之将，有何面目来见！”喝左右将马瑞梟首示众。谢举急止道：“不可，不可。胜败兵家之常，不知虚实，误败一阵，非故纵也，且未可自残手足。但削去官职，待后立功赎罪。我等且议大事，以覆朝廷。”牛进道：“本该斩首，谢大人劝免，削去本职，待立功之日，另行区处。”当下叱退马瑞。

谢举道：“皇城内地，前清宁卫申报，牢中逃脱死犯一名李秀，系林和尚窝主，今又被贼盗放火杀人，伤了官军，杀了院判一员，我等枢密院官，体面安在？圣上问及，何以答之？”牛进道：“不知何方来此强寇，如此猖獗。或就是逃犯李秀勾引来的，亦未可知。若不早除，国家大患。我思非林澹然那秃厮，不能如此大胆横行。”谢举道：“那林和尚虽然触驾而逃，倒也是一个刚直汉子。这一场事，分明是钟守净自取其祸。既为僧家，不守戒律，贪淫败德，反怪同袍之谏，诬林澹然私通外国，逼得他无地容身，故此啸聚亡命强徒，放火杀人，害了许多无辜生灵，又复损官杀卒，其势不小。奏过圣上，必须发精兵能将征剿，事不可缓。”牛进道：“大人所见，正合吾机。只索速奏，请发兵征讨。”

二人说话间，忽报一人飞马而来。近前下马，入内相见，却是内宦洪侗。怀内取出手诏道：“万岁爷闻知妙相寺被火，僧人遭变，速速宣二位枢密商议大事。”谢举、牛进急具朝服，上马入朝。到金銮殿拜舞已毕，武帝道：“五更时分，朕闻有火，披衣起来，见火光冲天，喊声震耳，朕心骇然。今早方知是妙相寺被盗焚劫，卿等岂不知之？钟守净生死若何？”牛进道：“满寺僧人，不留一个。钟守净压死于墙下，尸首尚存。臣中年止有一子幼小，因到寺中烧香，亦遭焚死。寺院尽为灰烬。臣已上表奏闻，即差骁骑校尉马瑞领军追剿。叵耐那贼乃是昔日逃僧林太空为首，劫去窝犯李秀，率领凶徒数百，精勇无敌，马瑞反遭其败，院判史文通监军，亦遭阵亡，被他脱逃而去。伏乞圣旨，兴大势人马，拣选良将征剿此贼，方除国患。”武帝听罢，潸然泪下，道：“何期钟守净仁善真僧，不能圆寂归西，可怜横死于岩墙之下。敕命合殓，好生焚化建塔。”又道：“皇城去处，有寇如此，边隅之

地，更当若何？若不早除，诚为腹心大患。二卿职司枢密，速宜遣将出师，捕此恶僧，斩为万段，以消朕恨。赐卿便宜行事，不必奏请。”牛进、谢举谢恩而退。回枢密院，将妙相寺被焚及官军杀伤情由，备细行下文书，各府州县查检深山僻岭、边海沿湖，如有贼寇潜藏，本郡官员，速宜申奏，以便本院发兵征剿。如本境官员有能剿捕贼寇，擒获解京者，连升二级。倘知而不奏，纵贼养奸者，拿问治罪。这文书雪片也似行下各府州县去。

却说钟离郡太守姓邵，名从仁，字德甫，为人慈祥清慎，莅任未及一月。当日升堂理事，接得枢密院文书看毕，对承行书吏商议道：“目今建康妙相寺被寇放火杀人，恣行劫掠，不知何方盗贼，如此强梁？今枢密院行下文书来，着各府州县捱查申奏，汝众人可知本郡所辖各县地方，何处险峻幽僻，可藏贼寇，一一查报，以便申奏。”内中一个老成书手禀道：“本府所管州县一带，都是西北偏僻之境。其中山岭甚多，啸聚剪径的，不止一处。只有定远县剑山极其险峻，周围百里。山顶有一寺，名弥勒寺，内藏一伙强人，尤为凶险。为头三个大王，智勇兼全，部下聚集千余亡命之徒，专一打家劫舍，白日抢掳。本府与各州县老爷，屡次招军剿捕，不能取胜。近日招军买马，其势愈大。数日前人传皇城被盗，焚寺杀人，沿路劫掠，都谅着是这伙强寇。今日详枢密院发下的文书，亦为此事，必是此盗无疑。”邵从仁道：“前官好无见识，既有大寇横行，即当申奏征剿，何故懈玩，纵盗为虐，养成贼势？今日不速征剿，更待何时？”众书吏禀道：“这一伙强盗，不比别的小贼，虽然劫掠枭勇，中间多存仁义，因此小民悦服，官军难捕。”邵从仁道：“胡讲。既为劫盗，无非是杀人放火，劫夺不仁，有何好处？”众书吏道：“老爷不可轻看了此贼。这寨

主姓薛名志义，生得虬髯黑脸，两臂有千斤之力，人皆叫他做黑判官。初上山为盗时，纵性杀人，无所不为。近来不知怎地改过，只取人财，不害人命。这远近地方穷苦百姓，反赍助些银两，得以过活。”邵从仁笑道：“你等为贼所愚，这是他诱人之法。穷苦百姓不得衣食的，有些赍助，都从这厮为盗了。”书吏道：“不是顺他为盗。老爷管下二州六县地方，风俗刁顽，恃强欺弱，倚富凌贫，豪贵之人，暴戾者多，屡为不公不法之事，欺压小民。及至兴词告理，反是贫民受苦。这薛志义专一怜贫济困，剪戮豪强，小民或被豪富所欺，到他山寨中诉冤，反赠银两，或送米布。不拘远近，亲自带领人马，将恃强为恶之人，登时杀戮，放火烧屋，掳劫一空。良民善士，毫无侵犯。过路单身客商，并不加害。百两之内，一丝不取；百两之外，十取二三。英雄落难之士，必赠盘缠，故此远近尽皆悦服。本郡各县老爷，几次差兵擒剿，这些士兵捕卒，见了谁敢交战，望风而走。因此官军不能捕捉。”邵从仁听罢，发付众人散去。退入后堂，寝食俱废。心下踌躇：“这一伙强寇所为，意不在小。如此假仁借义，除暴怜贫，乃是收买民心之计。目下朝廷专信释教，持斋看经，不理国政，四方盗贼蜂起，干戈日兴。倘或旦夕为乱，百姓附之，岂不我处先遭其害？彼时玉石俱焚，泾渭莫辨。不如及早申明省院，调遣名将，起大队人马来，方可除得此寇。”连晚修成文书，差一个老成干办，星夜进京枢密院申报。

当日牛进、谢举二仆射接得钟离郡公文，拆开看时，道：

钟离府知府邵从仁，为剿寇靖国安民事：卑职所辖郡县，地界俱西北山僻之境，盗贼易于潜匿。目今朝廷专重释教，滑贼益多。无事则结党为盗，事发则削发为

僧，虽加严缉，而缉捕人员，眼见是盗，不敢擒获，只碍皇上敬信之故也。本府所属定远县剑山弥勒寺中巨寇，姓薛名志义，绰号黑判官，有万夫之勇。部下健卒倮倮，约有数千余人。横行劫掠，假仁借义，买结民心。度其所为，非止劫盗而已。本郡官兵收捕，屡为所败。近奉明文妙相寺火焚杀戮僧众一事，非此大寇，不敢如是横行。卑职夙夜乾乾，侦查的确，已行募集乡兵操演训练，专候奏请天兵，检选大将，并力剿除。若更迟延，切恐酿成大患。伏乞照详施行。

二仆射看毕，谢举道：“此贼巢穴离皇城颇远，来往亦须数日，为何一路并无拦阻警报，任彼进退自如？”牛进笑道：“钟离郡至京城路程虽远，然一路无人阻挡，皆是这一班贪位无能鼠辈，各保身家，畏刀避剑，故此贼得以毫无忌惮。目今既有下落，速宜征剿。”谢举道：“我国自圣上创业以来，又早二十余年，销兵偃武，人不知战，老成之将，俱已凋谢。目今将士虽多，止可充数而已。智勇足备者，略无一二。征讨贼寇，所任不得其人，多至丧师辱国。愚意奏过皇上，大开教场，聚集大小将士，演试武艺。坛上挂先锋印一颗，选弓马熟娴、武艺出众者为先锋，领军剿捕，庶可奏凯。大人尊意若何？”牛进道：“尊论甚善。”二仆射一面奏请圣旨，一面出榜晓谕诸将，约于正月二十七日，聚集教场操演武艺。如原在军伍而不到者，必以军法从事。

至期黎明，上自总戎都督，下自部卒小军，齐入教场。各各戎装披挂，皆依队伍而立，甚是严整，专待谢、牛二仆射到来。少顷，听得炮声响处，前呼后拥，谢举、牛进已到。众文武官员一齐打躬，迎入演武厅上。行礼罢，同上将台。左位谢举，右位

牛进，其余官僚，文东武西，各依职位序坐。众多将士，一字儿排列两旁。果然是弓上弦，刀出鞘，旗帜遮云，刀枪灿雪。众将躬身听令。三通鼓罢，宣令官上将台，跪请枢密老爷将令。谢举传令：“教合营各卫军士，摆成五方阵势。”宣令官执着令旗，飞也似下将台上马，遍传将令。只见号旗麾动，众军士随着队伍，纷纷绕绕，排下五方阵势。金鼓喧天，演阵已毕。牛进传下将令道：“目今朝廷多事，变故日生，武备久荒，将士不堪任用。近日妙相寺被定远剑山大寇焚劫一空，本院奉圣旨发兵征剿。今日操演将士，择日起兵，奈无智勇之士为前部先锋，特于诸将中，挑选武艺拔萃者，挂先锋印，统领三军，征讨贼寇，功成升赏。”出令罢，教军士在演武厅东首，远一百八十步地上插一长竿，将先锋印挂在竿头；演武厅西首，也远一百八十步地上插一长竿，将一领细锦团花战袍挂在竿上。先射印，后射袍，有能两箭射落袍印者，即授先锋之职。军士打点完备，金鼓震天。

号声未毕，右队门旗影里，闪出一员少年大将，生得面如冠玉，唇若涂朱，眉清目秀，状貌魁梧。身穿一领绿闪红锦战袍，头戴一顶凤翅金盔。腰系柚花金带，脚穿花衬战靴，骑着一匹白马，跃马而出道：“小将无能，试取此印。”不知这将官姓甚名谁。正是：

主帅坛前施号令，将军马上逞英雄。

毕竟这员将官夺得先锋印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夺先锋诸将斗勇 定埋伏陈玉鏖兵

诗曰：

旗帜铺云刀灿雪，将军阵上分优劣。

力堪举鼎显彪熊，箭发穿杨驰骏铁。

挥戈上逼星斗寒，投鞭下使江流绝。

恃强不识有阴符，锦袍应溅英雄血。

话说教场中演武，一少年将官出马。众军视之，却是将门子弟，姓夏名景，官拜金吾卫骁骑将军，惯使长枪，武艺精熟。众军都道：“这将军必夺先锋。”夏景纵马向演武厅东首来立定，弯弓搭箭，飏地一箭，先锋印早已坠下。众军士一齐喝采，鼓角齐鸣。夏景霍地下马，取了先锋印，挂于带上。飞身上马，跑过演武厅西首来，一眼觑着锦袍，扳满弓，搭上箭，口里喝声道：“着！”一箭射去，性急了些儿，射不着锦袍，只听得刺地一声响亮，却中在竿上，众军士也一齐喝采。谢举、牛进在将台上看的分明，笑道：“好箭，虽不中，不远矣。”问宣令官：“那射落先锋印的是谁？”宣令官禀道：“是金吾卫骁骑将军夏景。其父夏振宗，现在朝为直殿将军。”牛进笑道：“不枉了将门之子。”即传令夏景：“虽射不下锦袍，一箭也中竿上，先锋印已夺，宜任此

职。”言未毕，只见左队门旗影里闪出一员大将，身長九尺，腰大十围，方脸阔额，粗眉大眼，相貌堂堂，威风凛凛，攘拳奋臂嚷道：“夏将军，可将先锋印留下，让我来挂。”夏景道：“此印我已夺了，二位枢密大人钧令委我本职，汝何敢来抢夺？”那将道：“适间枢密大人将令，原说先射印后射袍，印袍俱落，方为先锋。今你止射得印，岂可便充此职？你不见那长竿挂的锦袍还在竿上飘扬么？”有诗为证：

莫讶区区一锦袍，先锋阵上显英豪。

弓弦响处随声落，方信将军武艺高。

众人视之，乃是镇国将军施大用。原是辽东军卫出身，因剿苗寇有功，官至三边守备。历年守边平静，升为本职。当日在教场中，见夏景射了先锋印，却射不下锦袍，故来争夺。夏景道：“你虽说得有理，且看你手段如何。你就先射锦袍，射得坠时，就让印与你射。二者中式，奉让先锋。只是射不中时，休怪笑话。”施大用喝道：“不必多言，先锋稳取我做。”将台上二枢密见二将争论，忙传令道：“诸将不许争竞，但能射得袍印者，即是先锋。”夏景闻令，不敢做声，立马观看。施大用得令，纵马到演武厅西首，带住马辔，挽起袍袖，左手弯弓，右手搭箭，一眼觑得分明，对锦袍射一箭来。只听得弓弦响处，锦袍随箭而下。众军士喝一声采，鼓角齐鸣。施大用纵马取袍，披于身上。夏景见施大用射却锦袍，只得把先锋印交与宣令官，依旧挂在竿上。施大用道：“马上放箭，何以为能，且看我平地取之。”说罢下马，走过演武厅东首，离长竿一百八十步，拈起宝雕弓，搭上狼牙箭，对着长竿射去。只见先锋印滴溜溜跌落尘埃，金鼓大震。有诗为证：

百步穿杨技果奇，从今再见养由基。

弓开满月流星坠，夺取先锋金印归。

施大用放下弓，拱手道：“惭愧。”只听得一片声喝采。施大用取了先锋印，飞身上马，向将台上声喏道：“谢枢密大人袍印。”夏景看了，心下不忿，大叫道：“先锋印本是我挂了，如何你搀越夺去？好好将袍印来分了，袍是你得，印是我挂。”施大用道：“将令已出，谁敢有违？你为何不学我将锦袍射落？”夏景怒道：“你偶尔得中，乃分内之事，何足为奇。你敢和我比试武艺么？”施大用笑道：“就和你见个高低，惟恐动手处有伤和气耳。”夏景大怒，手挺兵器，欲战施大用。谢举、牛进见了，忙传将令禁止道：“今日操演将士，拣选先锋，正要出军剿贼，不可自相争斗。二虎相角，必有一伤，倘有疏虞，于军不利。施大用袍印俱得，准为先锋。夏景武艺精通，即令押后，监管粮草。待日后论功升赏。”施大用听令，即弃枪下马，夏景只是不服，喊叫道：“印是小将先射落，怎地反被后射的夺了去，死也不服。今日定要和施大用分个强弱。”争嚷不已。牛进怒道：“吾令已出，谁敢执拗！”叫军士捆下，重责四十。谢举忙劝道：“军法固当如此，只是坏了他父亲夏君体面。我有主意在此，依前另取一件锦袍，着夏景再射，如射得袍坠，再定先锋。射不中，然后以军法治之，使他无怨。”传下将令。夏景听说复射锦袍，心下暗喜。宣令官将一领战袍系在竿上，夏景也不上马，也离竿一百八十步站定，不转睛的看着锦袍，抖擞精神看清射去，锦袍随箭坠地。鼓角喧天，军士齐声喝采。夏景忙上将台听令。

谢举和牛进商议道：“此一节亦为难处。二人皆射中袍印，定谁为先锋是好？定了一人，这一人未免不服，岂不复起争端？”牛进低头想了一会，笑道：“有处了。”传下将令：“施骠骑、夏骁

骑二人箭法皆精，武艺俱熟，手段相等，难以定夺先锋。戎事以勇力为先，今将台侧首插帅旗的石礅，重有千斤，二人之中，有能双手举起，离地三尺者，即挂先锋印。若再不遵，仍前争竞者，定按军法。”施大用、夏景得令，都各卸下盔甲锦袍，摩拳擦掌，赛勇斗力。夏景抄起衬衣，奋勇先向前，双手来掇这石礅，挣得满面通红。掇起石礅，离地尺余，力不能胜，只得放下。施大用见夏景举不起石礅，高声道：“小将军请开，待我老施来举。”大踏步向前，将石礅仔细看了几眼，八字脚立定，用尽平生之力，双手掇起石礅，足有三尺余高。上下将士齐声喝采。大用左右顾盼，然后轻轻放下。牛进对谢举道：“这将的气力，恰也看得过了。”

谢举未及回答，只见黄旗队里，拥出一员壮士，但见；
头戴绿锦抹额扎巾，身穿滚袖蜀锦战袄，脚登黑色
战靴，腰系绣衣裹肚。生得面如赭血，身似金刚，一部
落腮胡，两只铜铃眼。眉生杀气，目射金光。

虎一般拥出来，大叫：“这石礅重不上千斤，举不过三尺，何足为勇，也教众人喝采？待我举与你看，以夺先锋。”将台上牛进看见，问：“这将官是谁？现居何职？”宣令官下将台问了名姓，上台禀覆道：“这勇士姓樊，名武瑞，是国舅王骠骑将军麾下听用旗牌官。”牛进喝道：“无名下将，辄敢来争夺先锋，与我乱棒打出。”谢举道：“用人之际，何分贵贱？看他勇力超群，即当拨用。”牛进默然不语。即传令教樊旗牌试举石礅，看取勇力如何。樊武瑞得了将令，抠衣上前，双手将石礅轻轻掇起，就如提瓦片相似。离地五尺有余，自将台南首走过北首，自北首又转南首，周围反覆三次，依旧轻轻放下，面不改色，气不喘息。满场将士

都看得呆了，不知这勇士有多少气力。《西江月》词为证：

试看精神抖擞，谩夸膂力豪雄。将军八面有威风，
提起山摇地动。

一似卞庄打虎，犹如蒯聩诛龙。子胥举鼎振秦公，
武瑞英名堪共。

谢举、牛进大喜，差宣令官叫樊武瑞上将台来。樊武瑞随宣令官到将台上跪下，谢举笑道：“看你仪表不俗，果是勇力过人，不减伍明辅举鼎之威。你平日精熟那一件武艺？”樊武瑞禀道：“小旗牌惯舞大刀，兼能使飞叉，百发百中。”牛进令取大刀飞叉与他，试看能否。樊武瑞叩头谢了，飞身下将台，跨马提刀，在教场中卖弄手段。初时力法尚缓，后来精神抖擞，前冲后掬，左旋右盘，就如花锦相似。看的人都看得眼睛花了，人人称羨。樊武瑞舞罢大刀，又使飞叉舞了一回。将叉往空中一掷，约高三丈，翻身接入手中，满场人尽皆喝采，真实手段高强。舞罢，下马听令。谢举道：“樊武瑞武勇绝伦，足称万人之敌。赐金牌一面，锦袍一领，取印与他挂了，定为先锋之职。施大用、夏景，为中军左右羽翼，各赐银牌一面，花红金鼓迎回。”次后二枢密上轿回衙，大小将士各自散讫不题。

次日早朝，谢、牛二枢密将所选之将，面奏武帝，择定本月吉日出军。先遣先锋樊武瑞领马军五千，步军一万，克期进发。次后点牛进心腹之人、左将军陈玉，同左右两翼大将施大用、夏景，共领马步军兵三万，一同讨贼。当日起程，但见：

旌旗招展，绣的是神虎神龙；彩帜飘飘，画的是飞熊飞豹。震居甲乙，重重叠叠翠攒青；离属丙丁，焰焰烘烘红簇绛。乾临壬癸，腾腾黑雾锁天涯；兑守庚辛，

阵阵白云升碧汉。中央戊己，高标着金纂杏黄旗；绣袄亲军，手执定皇封传令剑。前面摆千千队画戟钢刀，后面列万万行铜锤铁斧。亮铮铮漫天兵刃，密匝匝遍地干戈。鞍上将雄赳赳勇猛胜蚩尤，步下兵气昂昂英雄欺项羽。压倒韩侯临赵地，绝胜王翦出秦关。

牛进亲自送别，分付陈玉、施大用等，用心剿贼，早献捷书。陈玉道：“不须恩相费心，小将稳取破贼，奏凯而回。”当下陈玉众将等辞别牛枢密上马，领军士取路径渡大江，陆续进发。一路征旗蔽日，杀气漫空，大刀阔斧，杀奔钟离郡来。

再说薛志义、苗龙自从救了李秀，放火烧了妙相寺，杀死和尚，回到山寨，终日饮酒庆贺，不觉十余日。一日正饮酒间，薛志义提起杀钟守净一事，苗龙道：“托二哥妙算，把这些腌臢秃驴杀得尽绝，也替林住持报了冤仇，也泄了我弟兄们不平之气。但只是坏了许多官军，又杀他一员主将，朝廷知道，焉肯罢休？必然发兵征剿。倘一时官军掩至，我这里若无防备，难以抵敌。须是整顿喽啰，准备厮杀。”薛志义掀髯笑道：“贤弟素称量大，今日何以自怯？自古道：‘水来土掩，兵至将迎。’那厮被我们杀得片甲不回，心胆皆碎，谁敢再来？纵有军马，直教他一人一骑，不得回乡。”李秀道：“三弟之言，大哥不可不听。皇都去处，杀伤官军，在你我做皇帝也容不得，岂肯干休罢了？大哥，你看早晚必有大军来也，须要定计待他。先人一着，庶不临期慌乱。”薛志义道：“既如此说，二位贤弟有何良策？”苗龙道：“大哥一面操练喽啰，打点器械，安排擂木炮石，紧守山寨。待小弟去东魏林住持那里走一遭，一则报说烧寺杀钟和尚之事，二则求请他来山寨里帮助解围。大哥心下何如？”薛志义道：“若得林住持来甚

好，只怕他未必肯来，徒劳往返。”李秀摇头道：“不稳，不稳。那林住持若肯来时，当初不苦苦要去了。近来他得了异术，神通广大，但求他的妙计或是法术儿，传来退敌，助助军威也好了。”苗龙道：“你说得是。待我亲去求他，或来或不来，临机应变，再作道理。”薛志义道：“若贤弟肯去，明早就行。”苗龙道：“事不宜迟，明早就动身。”

次日苗龙吃了早饭，换了一套衣服，扮做客商模样，藏了银两礼物，问了沈全路程，辞别薛志义、李秀下山，取路往东魏地界来。一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他原是飞檐走壁的人，不愁关津难渡，已过了梁魏交界关隘。又行了数日，早到石楼山下。苗龙访问林澹然住处，遇一个土人道：“甚么林澹然，我这里不省得。但过此上南去一里多路，张太公庄上，有一位游方和尚，德行清高，莫非是他。你去问看。”苗龙谢了，拽开步径寻到张太公庄上来。走入柴门里面，静悄悄并无一人。苗龙在佛堂门首立了一会，又不见人出来。移步进佛厨边，咳嗽一声，厨后转出一个黄胖道人，问道：“是甚人在此？”苗龙拱手道：“这里莫非是张太公庄上么？”道人道：“正是，公有何话说？”苗龙道：“贵庄里有一位林长老可在么？小子特来拜望，有烦转达。”道人道：“林老爷虽然在庄，只是今日有些薄事，不暇接见，足下另日来罢。”苗龙道：“小子不远千里而来，求见长老，岂有不见空回之理？烦乞引进。”道人道：“足下高姓？既是远来，且在佛堂侧首厢房里暂坐，待晚上替你通报。”苗龙谢道：“若得如此甚好。在下姓苗，建康人。”那道人开门，领苗龙转入佛堂东首厢房里坐下。道人进去不多时，捧出一盏茶来。苗龙吃了，道人接盏，依旧进去了。

苗龙独自个坐了一会，甚是寂寞，暂且踱出厢房外来闲看。转湾抹角，走入禅堂，穿过西廊，直出香积厨外，见一个小小弄儿，苗龙走进观看。趺出弄口，只听得隐隐喊杀之声。暗想道：“却不作怪么？这庄子里为何有喊杀之声？来得跷蹊。”抬头一看，只见弄侧有墙门一座，门儿紧紧闭着。苗龙捱近在门缝里张时，惊得魂飞天外。原来墙内有空地一大片，约五六亩开阔，中间一座土山上坐着林澹然，身披火焰偏衫，赤着一双脚，右手仗一口金镶宝剑，在那里作法，指麾五百余个壮士厮杀。身穿红绿二色，全副披挂，手执青白旗号，各分队伍，奋勇鏖战，因此呐喊。苗龙悄悄在门缝里张望，埋头伏气，不敢转动。看了半晌，只见林澹然将剑尖指着，口里喝道：“两军暂歇。”这些大汉，各依号色分立两边。林澹然又口中念念有词，喝道：“五雷真君律令敕。”倏忽之间，众军士无影无形，尽皆不见。有诗为证：

秘篆有威灵，能藏百万兵。

胸中多武库，试动鬼神惊。

苗龙暗想道：“这法术实是玄妙，不要冲破了他。”抽身复进弄里，依原路走入厢房等候。傍晚方见道人出来问道：“适才足下何处去了？教我遍处寻你不见。”苗龙道：“方才我去闲玩，故此失候。殿主可曾通报么？”道人道：“林老爷看经完了，我已说知，足下就随我进来。”苗龙随着道人同行。道人先入厅里禀道：“外面姓苗的远方人，特来访老爷，等候半日了，现在门外。”林澹然知是苗龙，教请进。苗龙走进厅门便拜。林澹然忙扶起道：“不须行礼。”苗龙立起来唱了诺，禀道：“久别恩爷，心常悬念，今得一面，足慰渴想。敢问林大爷向来安乐么？”林澹然道：“贱体粗安，常感你弟兄们厚情，每恨无由相见。前承厚礼，受之未

答，今日为何得闲到此？”苗龙道：“小人弟兄们久仰大恩，未伸孝敬，日前差沈全问安，蒙赐华札。今有一事，特来拜求，兼有些须礼物奉献，聊表微意。”说罢，打开包裹，取出一个赤金钵盂来，双手捧上道：“别样金银宝物，谅住持爷是不受的。小人费了一片心，寻得个巧匠，打就这钵盂，送恩爷早晚盛斋供佛，伏乞笑留。”林澹然接了道：“贫僧本不该受，难得你一片好心，若不领时，反拂了你的美意。权且收下。”苗龙见林澹然受了，不胜之喜。

林澹然令厨下办酒饭相待，自己陪着饮酒。苗龙问道：“向蒙恩爷灵符救出李季文来，今已在山寨中坐第二把交椅，感激恩爷不尽。这法术果然灵验，不知还有甚奇术，使小人一见么？”林澹然笑道：“这过街老鼠又来调谎了。适才在墙外门缝里张望的是谁？却假来问俺。”苗龙失惊道：“这等说，恩爷已看见小人了？”林澹然道：“贫僧早已觑见是你，故演完了这场戏法。若是他人窥觑，俺即收了，不与他见矣。”苗龙道：“好妙法，此是撒豆成兵之术。”林澹然笑道：“此乃小术，何足为异。日前李秀若不是俺用那法儿救他，怎到得你山寨里来入伙？如今山寨中兴旺么？”苗龙道：“感承住持大德，敝寨甚是兴旺，钱粮颇有。只是目下惹出一场大祸，小人特来见恩爷，求解救之策。”林澹然道：“老僧再三嘱咐，待时而动，为何又惹甚大祸出来？”苗龙将放火烧妙相寺，杀了钟寺净及满寺僧人，沈全杀了黎赛玉、赵尼姑，又杀败了官军，备细说了一遍。林澹然大惊，埋怨道：“你这一伙卤汉，忒也大胆。皇都禁城内，好去放火杀人的？真是寻死之事。怎地逃得出这龙潭虎窟？”苗龙道：“都是李季文定下计策，离城钟山风尾林蒋侯庙中，埋伏伶俐，内外夹攻，因此官军犬败，杀

了他主将一员。”林澹然道：“钟守净这厮，贪财好色，谄佞小人，自取其祸，杀之不足为过。可怜这一寺僧人，贤愚不等，尽皆死于非命，这冤孽如何解释？又杀死官军若干，朝廷必用大军至了。”苗龙道：“山寨中兵卒虽精，不过数千，怎生样敌得官军，保全得性命方好？”林澹然思了一会，对苗龙道：“这山寨幽僻去处，前后并无接应，又无城廓可据，大队军马一到，如泰山压卵。倘团团围住，放火烧山，如何处置？只绝了汲水之道，也是死了。如今没甚么妙计，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你快回去，教薛判官众人收拾金银财物，烧毁寨栅，打发喽啰散伙。汝弟兄三个快逃入东魏来，再图事业，庶免此祸。”苗龙道：“小人来而复去，往返路程遥远，倘官军已至，如之奈何？”林澹然道：“这也说得是。待俺揲一蓍，以占凶吉何如。”遂乃焚香点烛，请圣通诚，揲得离卦之九四爻。看爻辞云：

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林澹然大惊，拍案道：“罢了，罢了，此大凶之象。九四臣位也，与六五君位相逼，恃强凌主，猝制君威。是以阳迫阴，刚而犯上，非顺德也。过刚太激，取祸必惨。故焚而死，死而弃，何所容其身乎？正应在目下数日之中，主众人丧身殒命。”苗龙惊惶无措，慌道：“此事恩爷怎地设个法儿解救得么？”林澹然道：“大数已定，虽诸葛复生，不能救矣。”苗龙道：“既然如此，待小人急急赶去，探看消息何如。”林澹然道：“去亦迟了。若去必遭其祸。此数应在七八日之间，决有信息。你只在梁、魏交界地方紧要路口等候，必有人到，切不可过界口去。若有人至，即可同到俺庄里来，再作计议。”苗龙听罢，两泪交流，跌足痛哭。林

澹然劝道：“哭亦无用，今夜且安宿一宵，明早起程，打听消息。”苗龙只得收泪在厢房里安歇。那里睡得着？翻来覆去，眼也不合，巴不得鸡鸣。正是：

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

捱到五更，起来梳洗，道人已打点饭食停当，伏侍苗龙吃了，辞别林澹然，出了庄门，依旧取路而回，不在话下。

再说薛志义、李秀打发苗龙起身之后，即在寨中亲自操练喽罗，打点器械，分付紧守四面隘口，整顿迎敌官军。不数日之间，探马飞报，朝廷发军五万，漫山寨野，杀奔前来。薛志义也自预先准备，即分拨喽罗下山对敌。却说陈玉、施大用等军马已到钟离郡，将军屯扎城外，分立五营。太守邵从仁迎接入城，到公厅相见，设宴相待。陈玉问道：“剑山乃本郡所辖地方，既有大盗，为何不早驱除，以致蔓延日久，恣行杀害？目今天威震怒，钦差下官等前来剿戮，郡守有何良策，乞请见教。”邵太守道：“卑职无能，滥叨厚禄，临任未久，民情不能尽谙，军旅之事，一无所知。只是此盗假仁借义，买结民心，其志不小，故卑职请天兵早行除剿。幸得老大人列位将军到来，此贼合休，必在指日奏凯矣。”陈玉道：“大军初临，未知此盗虚实，明日先着樊先锋试探一阵，然后用计破之。”邵太守道：“大人主见甚明，正当如此调遣。”当夜席散，送陈元帅等诸将出城回寨。

次日陈玉出令，着樊武瑞先领马军五千，步军一万，进兵定远，直捣剑山贼寨。樊武瑞得令，催军奋勇杀奔剑山来。陈玉等大军随后进发。伏路喽罗，早已报入大寨。薛志义分付李秀谨守寨栅，自领三千喽罗，全身披挂，杀下岭来。两边排成阵势，射住阵脚。樊武瑞立马于门旗下。只见对阵门旗开处，鼓声震天，

拥出一员贼将。怎生打扮：

头戴鎗铁凤翅盔，身披锁子连环甲。骑一匹高头乌
锥劣马，拿一杆铁柄蘸金大斧。

那将出阵大叫：“那一个讨死的贼敢来挑战？”樊武瑞骤马当先，大叫道：“吾乃陈元帅部下先锋大将樊，奉圣旨特来擒汝这伙小贼。天兵到此，不下马纳降，更待何时？”薛志义大怒：“汝等无道，百姓遭殃。可恶你这班不思尽忠报国，老爷正要兴兵吊民伐罪，今日却自来送死。快下马免汝一斧。”樊武瑞大怒，舞刀跃马，杀过阵来。薛志义横蘸金斧迎敌。两个一来一往，战了三十余合，不分胜负。樊武瑞暗暗喝采。二将又斗了数合，樊武瑞虚砍一刀，拨转马佯输而走，薛志义不舍，赶入阵来。樊武瑞看薛志义来得渐近，背取飞叉，照心窝一叉刺来。薛志义早已看见，侧身躲过，遂不再追，回马跑入本阵。樊武瑞大喝：“泼贼走那里去！”放马赶来。薛志义笑道：“我放你去罢了，如何又来纳命？”两个又斗四十合，薛志义回马便走。樊武瑞赶来，薛志义斜拖大斧，拈弓搭箭，看得清切，射一箭来，正中樊武瑞的马头。那马就回跑到门旗边，负疼前足跪倒，将樊武瑞掀翻地上。薛志义飞马轮斧，拦头便砍，却得牙将奋死救了性命。薛志义大杀一场，施大用、夏景左右两枝救军到，接应去了。薛志义得胜，收点喽啰回寨。李秀接着大喜，设宴庆贺。

樊武瑞进入中军请罪，陈玉道：“据你武艺，不在那贼之下，为何挫动锐气？”樊武瑞道：“小将和那贼交战，也不见高下，正追赶间，不提防战马被他射倒，故有此失。明日再战，誓杀此贼，以报今日之仇。”陈玉笑道：“胜败兵家之常，何足为罪。我向闻人说剑山大盗薛判官，英雄无敌，今日果然。必须施计擒获此人，

其余小寇不足破矣。”发付樊武瑞回寨将息，谨守营寨，不可出战，待我设计破之。众将听令，各自回营，按兵不动。次日黎明，薛志义领倭倮下山挑战，陈玉传令：“众将士不可出营；妄动者斩。”薛志义教倭倮裸衣辱骂，至日晏方回。一连三日，不见一军出来。薛志义心下疑惑，和李秀商议。李秀道：“大哥不可轻敌。彼大军到此，按兵不动，必有诡计。况苗三弟往林住持去求计，未见回音，我和你深沟高垒，谨守四面关隘，待三弟回时，另作良图。不可挑战，落他机彀。”薛志义笑道：“二弟说话太懦。看彼先锋，不过如此，其余将士可知。总有雄兵百万，吾何惧哉！我只要杀得他一人一骑不回，方遂吾愿。”昔贤有诗叹曰：

兵骄必败从来有，将在谋而不在刚。

盖世英雄何所恃？试看项羽丧乌江。

薛志义不听李秀之言，次日平明，又率倭倮，擂鼓呐喊，杀下岭来。不见敌军，倭倮依旧裸衣赤体，千般辱骂。巳时直至未末，众心已懈，正欲回军，只听得一派鼓声振地，官军寨中旗帜皆起，万余军士拥出一员大将，乃左翼将军施大用也，大叫：“何等泼贼，辄敢大胆骂战！”薛志义定睛看时，却不是樊先锋，另换一将，生得英勇。但见：

头戴销金兽口扎巾，身穿团花绿锦战袍，外罩铁叶
龙鳞锁子甲，腰系釵花柳叶黄金带。左肋下挂一张雀画
铁胎弓，绣袋内插数枝利镞狼牙箭。身骑惯战枣骝马，
手执纯钢丈八枪。

那将跃马而出，薛志义并不打话，横斧杀来。两员将战至数合，施大用架隔不住，拨马而走。薛志义骤马赶来，约走里余，施大用回马战了几合，拨马又走，薛志义怕有埋伏，不敢追赶。正待

抽马转身，只听得鼓角齐鸣，夏景从东南上斜刺里杀来，手执方天画戟，纵马喝道：“狂贼至此，快下马受缚！”薛志义大怒，挺斧来迎。两个战上三十余合，夏景力怯，虚刺一戟，放马往西而走。薛志义杀得性起，大喊一声，紧紧随后追来。约赶半里之地，夏景勒转马头，往北落荒而逃。薛志义单骑急追，赶过前山谷口，不见了夏景，勒马复回旧路。正走之间，又听得金鼓喧天，树林中闪出一员猛将，却是樊武瑞，笑道：“铁判官到此也要化了，不要说是雪判官。快下马投降，收你为部下小卒，不然，顷刻即为无头之鬼。”薛志义喝道：“胡说！你是我手里败将，走的不算好汉。”樊武瑞道：“今番决不饶你！”舞刀劈头就砍。薛志义持斧架住，拼命相杀。正是：

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

不知二人胜败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古嶠关啜守存孤 张老庄伏邪皈正

诗曰：

敢死英雄已作神，存孤今复有程婴。

诡言悲切能酸鼻，巧语凄其最动情。

赚渡古嶠离大厄，潜修禅室乐余生。

邪魔侮道欺真觉，正法维持一坦平。

话说樊武瑞和薛志义两个奋力战有百余合，樊武瑞卖个破绽，跃马沿山而走。薛志义大喝：“败将休走！”奋勇追来。不上数十步，猛听得一声响亮，如山崩地塌之势，薛志义连马和人，跌落陷坑。四围伏兵齐起，挠钩枪戟乱下，薛志义纵有铜头铁臂，到此如何施展？谅道不能脱身，大叫一声，拔出腰刀，自刎而死。可怜半世英雄，化作南柯一梦。有诗为证：

盗贼全其名，自刎黄泉下。

堪嗟降虏人，遗臭千年骂。

却说众军士抓起尸首，送入陈元帅寨前来。陈玉令取下首级，尸骸抬在一边，即时传令：“三将并力一齐攻上山去，剿除余寇，洗荡山寨，不可迟延。如能先登者，算为头功，退后畏缩者斩。”樊武瑞、施大用、夏景听令，三将合兵一处，摇旗呐喊，

鼓声振天，奋力杀上岭来。

再说败残倭倅逃得性命的，奔回山寨，报说薛大王败阵而死，官兵顷刻就到寨中。倭倅听说，魂飞魄散，你我不能相顾，各自逃生。守关倭倅望见大队官军拥至，如波翻浪沸一般，尽皆抛枪撇剑，弃关而走。官兵拥至岭上，放起连珠号炮，陈元帅大兵掩到。山寨里倭倅东逃西窜，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李秀听报薛志义已死，官军杀来，大哭道：“薛大哥不听良言，致有此败，我留这残躯何用，不如死休！”正要投崖，忽见沈全忙来抱住，哭道：“二大王，不走更待何时！”李秀道：“薛大王既死，我岂忍独生？今愿相从于地下。你当快走，不要为我耽搁，误你性命。”说罢，投山侧深崖而死。

沈全救之无及，只得含泪逃出后山。正奔走间，见一个大汉，右手执剑，左手抱着一个孩童，慌慌张张，走入树林中去。沈全叫道：“前面走的是谁？”那汉子回转头来，沈全认得是薛志义随身心腹勇士胡小九。原是陕西人，昔年为一友落难，不顾家业，起身救之。后来这友负义，反唆人告害，因此小九忿怒，将他杀了，逃至剑山，投在薛志义部下。薛志义见他识些拳棒，做人忠直，收留帐下为一名头目。当日见官军上岭，正慌慌逃走，奔出后寨，忽见一女子，弃一小儿于地。胡小九看时，原来是薛志义的儿子贞儿，年方二岁。那女子原是掳掠来的，弃子而逃。胡小九想道：“大王爷有恩于我，今死于非命，止有这一点骨血，我若不救他，就是负义之人了。宁可我舍命，不可使薛大王绝后，逃不脱时，情愿同死。”即忙抱了贞儿，拚命逃窜。树林中却好遇着沈全，慌忙道：“沈大哥快来，同你一处逃命。”沈全道：“你抱着公子，怎么行得动？不如弃了好走。”胡小九垂泪道：

“大王爷待你我不薄，可怜他半世飘零，止存这点骨血，若临难忘恩，弃他自走，禽兽不如了。你要自去，我必须救小主人，生死愿同一处，以报薛大王平日之恩。”沈全道：“你既有救主之心，我岂无存孤之意？适随所言，乃是探你之心。我情愿和你舍命救小主，一处逃生。”胡小九大喜道：“既如此，快走快走，官兵入寨了。寻条活路，再作道理。”沈全道：“四面喊声大震，官兵围裹将来，若走不迭，必遭杀害。快随我来，有一个僻静去处，尽可藏身。”

胡小九听说，随着沈全，趑入树林深处。傍着一座土山、跳落山岩，却是一带石礮。礮边有一大土洞，石块堵住洞口，外窄里宽。沈全领胡小九忙掇开石块，抱着小主钻入洞中，甚是深邃，山隙透入亮来，又不黑暗。仍将石块塞了洞口，转入深处，二人拂地坐下。喘息既定，胡小九将些干粮果食，与小主吃，两个也自吃些。胡小九问道：“沈大哥，你如何知此处有这土穴？”沈全道：“小弟时常有些掳掠的金钱，或是大王赏赐的物件，屡屡失去，没处安藏。闲时寻得这个去处，山野僻静，足迹不到，并无人知。此洞甚是弯曲，藏风纳气，天生成的。所有财宝，都埋在这土里，我掘起你看。”说罢，双手去掘开泥土，只见一块石板盖着。沈全揭起石板，取出两三包金银，与胡小九看，说道：“有此金银，尽可度日。”胡小九道：“小弟正思量身边没有分文，怎生逃得性命，今大哥有了财物，放心可以逃难。”两个不敢高声，商商量量，在土穴中藏身，不在话下。

且说陈元帅定下计策，将薛志义诱落陷坑杀了，驱兵扫荡山寨，就如风卷残云，把这些喽杀得七零八落。一面收拾金银财宝、粮食货物，装载上车，送入营中，一面放火焚烧山寨。又差

军四围远近，搜杀余党。即日班师，回至钟离郡。知府邵从仁迎接入城，府厅上饮太平宴，庆贺大功，赏赉军卒。数日已毕，军马奏捷回京。一路无话，直抵建康，陈玉率领樊先锋等，入省院参见谢、牛二枢密。陈玉将征剿薛志义功劳细陈一遍，递了功劳簿，进上财货等物。谢举、牛进大喜。次早朝见武帝，备奏此事。武帝传旨，升陈玉为都督府左督大将军，先锋樊武瑞、施大用、夏景，知府邵从仁等，各升三级。随征军士，俱备犒赏不题。

再说沈全、胡小九和贞儿在土穴中藏身躲难，怕有搜山官兵，不敢出洞，忍饥受饿，存了数日。幸而荒僻去处，无人寻到。打听得官军退去了，方才敢离穴，一步步担着干系，取路往北而行。出了村口，两个上饭店吃些酒饭又走。胡小九道：“如今和你计议，往那里去安身是好？”沈全道：“我已筹画在此。他处难以藏身，不如奔入梁州，东魏去投林住持。寻着三大王，另作生计。”胡小九道：“我也是这般想，只恐关隘有阻，怎的过去？”沈全道：“自古说，有钱十万，可以通神。若有人拦挡时，用些钱财，自然脱身过去。”二人穿了破损衣服，装做乞丐模样，抱着贞儿，一路小心而行。

走了数日，已近古崤关口，乃是梁、魏两国交界去处。胡小九抱着贞儿，沈全提着破篮，拄了竹杖，正要过关。两个管关军士，劈头拦住，喝道：“站着！我看你二人身上虽然褴褛，规模生得雄壮，决不是求乞的。莫不是不良之人？解开衣服，搜检明白，方才放你出关。”胡小九垂泪道：“小人两个原不是乞丐之人，负一身莫大冤枉，逃难至此，望乞二位长官怜悯，放我过去，实是再生之德。”一个军士喝道：“胡说！有甚冤枉？决是奸细。拿去见关主，查问端的，方可放行。”沈全哀求道：“小人两个不是

奸细。因无生理，投托吴郡一富户为门客，家主石音，是一奢遮豪杰。大妻乔氏无子，娶一妾名为似兰，生下小人手中抱的小主，年方二岁。不想家主病亡，主母乔氏，听弟乔三唆哄，将妾似兰药死，乔三谋夺家财，又要将小主暗害。小人等拚死救出逃难。乔三知觉，用钱买嘱官吏，告小人两个盗财脱逃，出牌逮捕。若被捉去，小人等死不足惜，只是可怜见小主被他害了，绝了石门后代。望二位开天地之心，救拔小人三个性命。”说罢，泪如雨下。胡小九就在破衣袋中，摸出两小锭白银，约有三两多重，递与军士道：“没甚孝顺，止有这两锭银子，是小人救命之物，奉与二值长官买酒吃。我等自沿路求讨，度口而逃，乞求方便则个。”那两个军士见沈全说得苦楚，心里也有些动情，又见了这两锭银子，一个接上手，一个道：“可怜他两个倒是义士，舍生救主。自古天上人间，方便第一。”取一锭银子递与沈全道：“看你苦恼，还你这些去做盘缠。快走，快走。”沈全、胡小九谢了，拽开脚步，径出关外。二人暗暗说道：“好干系，险些儿露出事来。不是我两个这张嘴，怎能彀脱离虎穴！”二人不胜之喜。

走了数里，却是荒僻村坊，觉得有些饥渴。只见路口一座酒饭店，且是住得好。但见：

前流溪水，后植桑麻，四围垂柳绕低墙，见树娇花迎酒旂。鸡鸣屋角，打柴樵子初回；犬吠篱边，沽酒游人突至。炊烟直上，新醪未熟酒先香；炉火偏红，烹宰方完肴味美。当炉村妇，虽不比文君，也浓画两道远山眉；掌灶酒生，辱没了司马，也单吊一条犊鼻裤。正是门临冲要生涯好，路达通衢车马多。

二人抱着贞儿，奔入店里，拣副洁净座头，将贞儿放在桌上。叫

酒保先打几角酒来，摆下菜蔬鱼肉之类，开怀对饮。又拿几样果子，与贞儿吃。二人吃酒说话间，听得壁边有人酣睡，鼻息如雷。胡小九道：“青天白日，如何这等好睡？”站起脚来，在窗眼里打一看时，见一人面壁睡着，将一幅旧布被盖在脸上，浓睡不醒。两个且一递一钟吃酒。少顷酒保盛饭来，胡小九问：“间壁睡的这个汉子，莫不是你店里使用人？灶上正忙，怎地这般好睡？”酒保道：“不是本店用的人，是外方客官。因等一位相识同买货物，赁我房儿借宿，一连住了八九日。早晚到关边伺候相识，日间无事，只是打睡哩。”

酒保说话未完，只听见那睡的人已醒了，打几个呵欠，高声问道：“店小乙哥，这时分却好放晚关了么？”酒保答道：“这时候将大放关了。”沈全、胡小九听得这人声音，都失惊跳起身来，打窗眼里窥觑：“呀！原来不是别人，却是三大王。”胡、沈二人心下暗喜，怕人知觉，不敢做声。只见苗龙走出店前来伸一伸腰，双手擦着眼睛，周围一看，认得是沈全、胡小九并薛志义儿子贞儿坐在那里，吃了一惊。不好说话，对二人丢个眼色，出门上南去了。二人早已会意，即算还酒饭钱，抱着贞儿奔出门来。向南走不多路，苗龙已立在前面路口，正要问故，见胡小九与沈全包着两行珠泪，来往人多，又不敢交言。苗龙引着二人转入山弯，到一座冷庙里来。四顾无人，苗龙忙问：“你两个来此，莫非大王爷有些不测之事么？”胡小九、沈全拜倒哭道：“自从三大王起程之后，至第四日，官军已到。初次薛大王领兵交锋，不分胜负。二大王谏阻，要谨守山寨，待三大王回来再行对敌。薛大王不听，次日引战，被官军用计掘下陷马坑，三将轮流挑战，诈输诱落坑中，人马皆亡。随即驱兵入寨，尽皆洗荡，鸡犬不留。二大王已

投崖而死，想夫人亦不可保。小人两个拼命，救得贞公子逃脱，在此得见将军一面，实是万死一生。”苗龙听罢，顿足捶胸，不胜痛苦，大哭一声，昏绝于地。胡小九、沈全慌忙搀起，叫唤多时，方得苏醒，哭道：“薛大哥，李二哥呵，指望兄弟三人同成大业，永远相依，谁想死于非命，半途而别，怎能够再得相逢！”哭啼不止。胡小九再三劝解。苗龙接过贞儿来抱了，垂泪道：“贞儿恁的福薄，父母双亡，教你如何存济！”展转悲思，泪如泉涌，带泪道：“天色已暮，前途难行，不如且回店中安歇，明早动身，到林住持庄上去商议安身之处。”三人复身回到关口饭店中来。吃罢晚饭，苗龙和贞儿同榻，胡小九、沈全自在外边床上歇宿，一夜无话。

次日鸡鸣，三人起来梳洗，算还房钱。沈全抱着贞儿，胡小九背了包裹，三人出门，取路往张家庄上来。数日已到。苗龙领着二人，径入佛堂内，正值林澹然在佛座边念佛，见苗龙领着两个人走入来，心里已明，却问苗兄打听剑山消息何如。苗龙向前，领胡小九参拜了澹然。沈全是见过的，亦行礼毕。苗龙将薛志义、李秀败死情由，哭诉一遍。林澹然垂泪道：“可惜豪侠之士，死于非命，可怜，可怜！”胡小九又将救薛志义公子逃难，撞见沈全缘由，细细陈说。苗龙嚎啕痛哭，吐血满地。林澹然劝慰道：“大数预定，不可逃也。死者不复活，哭之何益？今幸苍天垂祐，使他儿子得生，薛氏一脉不绝，此乃万千之喜。”教胡小九抱贞儿过来，坐在膝上，展转细看。生得鼻高眉耸，眼细口方，两耳垂肩，顶圆额阔，果然容颜出众，骨格非常。林澹然看了半晌道：“此儿相貌不凡，非等闲人也。异日长成，必为大器。”又对苗龙等道：“你三人不必烦恼，就在俺庄里过活罢了。用心看取此子，

日后有所倚靠。”就在佛案前焚香点烛，替贞儿改名，寄与如来案下，叫做佛儿。苗龙道：“小人看了薛大哥这等英雄，未免无常之苦，今日情愿削发为僧，皈依佛教，早晚伏侍住持爷，寻一个好结果。”沈全、胡小九一齐道：“小人等作了无边罪孽，今日也愿同大王皈依释道，修一个来生因果。不知住持爷容纳否？”林澹然道：“善哉，善哉。汝等肯悔前愆，回头是岸，一念之悟，便证菩提，何所不容也。”苗龙、胡小九、沈全听说，满心欢喜。林澹然道：“今日凑巧是个吉日。”分付道人安排素食，斋供天地诸佛，又请一个剃头待诏来。林澹然教苗龙等三人跪于佛前，宣扬忏悔，摩顶受戒。削发已毕，对佛取名，苗龙法名知硕，沈全法名性成，胡小九法名性定。三人拜罢诸佛，转身又拜林澹然为师。当日斋宴，尽欢而散。次日备办祭礼，设薛志义、李秀神位，望空遥祭，苗知硕等痛哭一场。自此已后，苗知硕三人在张太公庄上出家，随着林澹然修持，将这佛儿如掌上真珠一般看待。

正是寒暑代催，昼夜相趲，不觉又是三个年头了。有词为证：

钟送黄昏鸡报晓，昏晓相催，世事何时了？万虑千愁人自老，春来依旧生芳草。忙处人多闲处少，闲处光阴，几个人知道？独上小楼云杳杳，天涯一点青山小。

这佛儿年已五岁，极是聪明伶俐，百般乖巧。张太公父子常到庄上来探望闲耍，向已备知佛儿和苗知硕等来历，敬重他们能仗义救主。佛儿又生得容貌异常，必大有福气，甚相爱惜，每每馈送布帛钱米、果品点心来抚养他。忽值残冬已过，又遇新年，张太公和大郎同到庄上来，与林住持贺节。相见礼毕，林澹然留住张太公父子饮酒。佛儿出来闲耍，林澹然叫佛儿过来，见了太公并大郎，佛儿即过来唱喏。张太公父子回礼，笑道：“佛儿不要去

顽耍，在此陪我吃杯酒。”佛儿就和太公一凳儿坐了。太公问道：“佛儿新年却是几岁？”林澹然道：“交新年是五岁了。”太公合掌道：“阿弥陀佛，日子这等过得快。向年小儿幸遇老师救了性命，就是那年冬底完亲，娶媳令狐氏。感神天护祐，至次年秋间生一小孙，新正却好也是五岁了，正与这佛儿同庚。南无佛，南无观世音菩萨。”林澹然道：“向日令郎恭喜添丁，不觉又是数载。正是只愁不养，不愁不长。令孙好么？贫僧未得一面。”太公道：“托赖老师福庇，小孙亦颇聪敏。且是生得面庞丰厚，体态魁肥，不似小儿懦弱。”林澹然道：“生此好令孙，皆出长者积德所致。”太公称谢，又道：“今春老朽意欲延一师长在舍，教小孙读书。如成馆时，佛儿可到舍下与小孙一同攻书，饮膳之类，寒家甚便。”林澹然道：“如此甚美，惟恐搅扰不安。”太公笑道：“说那里话，既是相知，何扰之有。”说罢，吃斋而别。闲话不题。

光阴荏苒，又见青梅如豆，桃李争妍，早是二月初旬。有古词为证：

燕子呢喃，景色乍长春昼。睹园林万花如绣，海棠
经雨胭脂透。柳展宫眉，翠拂行人首。向郊原踏青，
恣歌携手，醉醺醺尚寻芳酒。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
处，那里人家有。

林澹然手扶藜杖，庄前闲看花卉，远远见一个童子走近庄来，却是张太公家僮。林澹然问道：“大哥远来，有何话说？”家僮道：“太公拜上老爷，目今家下请得一位门馆先生，特着小人传简来，接佛官进城，和小官同师学业。”林澹然道：“日前太公已曾说及此事，果蒙见招。烦你拜上太公，待俺选择入学吉辰，送他来也。”留家僮吃些酒饭，写一回帖，发付回城里去了。林澹然细查历日，

二月十五是个开心入学吉辰。选定此日，备办酒菜帖礼之类，着道人挑了，唤苗知硕送佛儿入城。又嘱付佛儿：“不可顽劣，要听先生训导。”佛儿随知硕来到张太公宅上，太公迎接进去，领佛儿拜了先生，送上礼物，留苗知硕宿了，次日方回。佛儿取名薛举，张太公孙子取名张善相，两个年纪虽然止有五岁，却喜天资颖悟，聪敏过人，读书经目成诵，言辞答对如流。先生与太公说：“令孙和薛举，皆是非凡之器，异日必当大贵。”太公暗喜，将这薛举看待如至亲骨肉。

不觉又是半月。忽一日薛举思念林住持，猛然啼哭起来，定要回去探望。张太公令一老仆送回城外庄上来。二人携手，迤逦行出城门，陡然阴云四合，骤雨倾盆，老仆抱了薛举，闪入凉亭避雨。亭侧有一玄武阁，阁前有一头陀，赤眼大鼻，黑脸兜颐，身披破衲，胸挂戒刀，耳坠金环，足穿草屨，盘膝坐于蒲团之上，手击木鱼，口里诵着番经。老仆问傍人道：“这师父在此打坐，布施些甚么？”一人答道：“这头陀是个番僧，来此月余了。不化米粮斋供、布帛金银，要化一位真施主。众人问他化甚么真施主，又笑而不答。疑他是痴颠的人，并无肯斋供他的。虽然数日不食，亦不肚饥，却也是一桩怪事。”二人正说间，那头陀诵经已毕，忽抬头见了薛举，猛然惊骇。熟视一回，欢喜道：“在这里了。”即收拾木鱼经袱，藏于袖中，立起身来，对天呆看。

少顷云开雨散，现出一轮红日。老仆撩起衣服，将薛举背在肩上，赤着脚，乘湿而行。随后那头陀也出了亭子，跟着同走。行至萧侍中庄前，老仆觉走得力乏，放下薛举，街坡上坐了暂歇。那头陀忽然突至面前，对脸上吹了一口气，老仆仆倒地上，半晌方醒。开眼看不见薛举，心下惊慌。四下叫唤寻觅，杳无踪迹，

只得复进城来，见太公备言此事，举家惊愕。太公同老仆连夜出城，到庄上来见林澹然，告诉薛举被番僧摄去情由。苗知硕、沈性成、胡性定三人张惶痛哭垂泪。林澹然道：“不妨。这番僧既有如此手段，必是个法家，等闲不肯害人性命。明蚤俺亲自寻访，决有下落。”宽慰太公等安寝。

次日黎明，林澹然一行人同到玄武阁中，询问消息。原来这阁内止有女尼师徒二人，师名碧霞，徒名自解。碧霞貌美多能，与邻僧私通，淫欲过度，双目失明，朝夕悲啼嗟怨。忽闻自解说：“阁前打坐头陀，生得奇异。”特设盛斋相待，头陀送药点眼，三日后两目复明，敬之如神。当下师徒二人，迎林澹然等入静室献茶，澹然细问头陀来历。碧霞道：“头陀在此月余，终日危坐诵经，数日不食亦不饥。医目如神，等闲不与人说话。不知何故，摄去小官？”林澹然道：“俺已谅这僧家，是一异人。但不知他在何处挂锡？”自解道：“昨傍晚时，我点佛前琉璃，听得阁外二人私语，说可到叶贵人香火院来。莫非是他的安歇处？”张太公道：“有一个叶贵人香火院，又叫着永龄庵，离此西南上十数里，地名半亩塘便是。但此院本来兴旺，近来出了妖怪，白昼迷人，因此僧众散了，屋宇僧房无人敢住。”林澹然道：“若如此说时，可以推寻这头陀毕竟是个妖怪无疑。快去，快去！”

众人别了二尼回庄，令苗知硕、胡性定两个藏了短刀，到半亩塘打探。二人至院前，日已流西，但见四围墙垣坍塌，房屋歪斜，山门紧闭，十分寂寥。苗知硕对胡性定道：“你往前进，我从后入，里面相会，看果有人否。”苗知硕抄路到院后来，后门也是关上的。一带土墙甚高，却不甚坏损。苗知硕用出那旧时手段，跳入墙内一望，茅草过人。分开草莽而进，便是厨房。转过

天井，将近方丈，忽见里边隐隐灯光，听得有人言语。苗知硕暗想，这样荒凉去处，何人敢在此藏身？悄悄捱近壁外张望，只见薛举和头陀两个，席地而坐，薛举居上，头陀侍侧。一个黑脸行童，手执酒壶，站在边傍。那头陀斟酒，双手高擎道：“主公请酒。”薛举推开不饮。头陀笑道：“主公宽怀，臣自锡兰山国泛海南来，寻觅真主，共图大业。十载不能际遇，岂料主公在于此地。今日君臣相会，莫大之喜。臣等行囊已备，明早随主公渡海去也。”薛举垂泪道：“我只要回庄去见林老爷，谁和你去渡海。”苗知硕见了暗喜，算计道：“不要冲破了他，且去与林住持商议，乘夜间来取人，迟必行矣。”轻轻溜出墙外，急至前门来。塘口被物一绊，过头跌了一交。爬起看时，却是胡性定横睡在地。苗知硕扶起问时，胡性定摇头道：“唬死我也，几乎与师兄不得相见。适才我从墙缺里遁入去，行至金刚殿侧，突然跳出一只锦毛大虎，扑将过来。我拚命急走，跃出墙外，幸那虎追至墙边便回去了。多分胆已惊破，手足酥软，故睡在这里等你。”苗知硕扶着同行，把所见之事，亦说一遍。二人急急回庄，见了林澹然，备说前事。林澹然道：“既如此，事不宜迟。”令众人吃罢酒饭，留太公主仆二人管庄，点起十数个火把，带了枪棍刀杖弓箭。原来澹然初进庄时，已打下一条浑铁禅杖防身，当下一同取路往半亩塘来。到时五更已尽，林澹然手持铁杖，和胡性定守住前门。苗知硕、沈性成率领道人僮仆，围定后门。

将次黎明，只听得门钹响处，一个行童开出门来，见了林澹然，跌转身跑入去了。胡性定就欲赶入去，林澹然止住，不许进去。只见里面托地跳出一只锦毛大虎来，摆尾跑蹄，径扑林澹然。澹然倒拖铁杖，望后跳退数步，那虎却扑了一个空。复扬威大吼

扑来，澹然侧身闪过，便双手直挺铁杖，向着虎口。那虎又掀起两爪一扑，澹然乘势举铁杖戳入虎口，借力一捺，那虎扑的便倒，胡性定举刀乱搥。近前细看，却是一只纸虎，二人大笑。林澹然持杖撩衣，大踏步踏入院门，高喊道：“何处妖僧，辄敢白昼摄人！快快送还，看佛面饶汝残生，不然杖下无情，死期顷刻。”一路喊将入去。只见殿内闪出一个番僧，生得十分勇猛，有《丑奴儿令》词为证：

脸如锅底眉如剑，眼似铜铃，手似钢针，怪肉横铺
处处筋。耳带金环头卷发，丑赛幽魂，猛赛天神，叱咤
风雷顷刻生。

那头陀奔出甬道上来，手舞两口戒刀，直取林澹然。澹然见他来得凶，不敢轻敌，将铁杖架定，退出门外空阔平坦处，方才交手。二僧斗上百余合，不分胜败。胡性定心凉，又不敢助战。忽闻人声喧嚷，苗知硕等将行童绑缚了，绕出前来。那头陀看见，万分恼怒，奋力恶战，又斗四五十合。头陀逞生平手段，将两把戒刀幌一幌，掷起半空，径从林澹然顶门上劈将下来，势名“二虎投崖”。林澹然见戒刀飞起，忙抢向前一步，斜挺禅杖，接着戒刀，咕叮当皆打落尘埃，势名“单龙搅海”。头陀见刀砍不中，急取流星锤飞掷过来，林澹然用杖隔开，滚将入去。头陀弃锤而走，澹然飞步赶上，头陀奔至半亩塘口，踊身跳入塘中，倏然不见。随后胡性定等拾了戒刀，一同追来。澹然说：“头陀已跳入水中。”苗知硕道：“塘水甚浅，这厮决无去处。”便要下水去捉。澹然道：“这头陀休小觑了他。入水必然远遁，任彼自去。”且押了行童，回转永龄院来，问行童讨取薛举。行童道：“主公藏在方丈中笼子里。”众人齐入方丈，打开竹笼，果然薛举在内。薛

举见了澹然，扯住衣袖啼哭。澹然垂泪，忙唤苗知硕抱了。林澹然将行童拷问头陀来历，行童供招道：“咱名马哈笃，师父麻旭刺，原系西番锡兰山国僧。因见国王无道，上下离心，国中皆欲推尊咱师父为主。师父自言福薄，难以承受，又说本国气数未绝，不可妄举，亲至中华，觅一有大福者，立为国王，以安百姓。游方数载，未得真主。昨见薛主公，不胜欢喜，故请至院中，意欲渡海回国，共举大事。不知冲犯太师法驾，乞留革命。”澹然又问：“麻旭刺通何武艺，精何法术？”马哈笃道：“师父上通天文，下知地理，阴阳术学，无所不精。善能役鬼驱神，呼风唤雨，深明遁甲，平地能飞。戒刀两口，静夜常鸣，削铁如泥。又有连珠箭一枝，并不空发。游遍九州，未逢敌手。”澹然笑道：“今日俺是个敌手了。”令道人带了行童，同出院门，取路回庄。

行有二里之路，猛听喊声如雷，大叫道：“还我行童来！”喊声未绝，只听得弓弦响。林澹然急抬头，箭已飞到，忙将禅杖拨去。未及回射，又复一箭来，正中眉心。澹然望后便倒，右手已将箭接住。麻旭刺见澹然跌倒，放心赶来，不提防林澹然暗扯弓弦，一箭射去，射中麻旭刺左耳，穿入金镮。麻旭刺吃那一惊，带箭而走。林澹然不赶，一行人径从官道而行。约至十余里，前阻一条阔溪，过溪来，就是张家庄了。溪上有一根木桥。林澹然正要上桥，忽然阴风惨惨，黑气漫漫，迷了去路。耳中只听得神嚎鬼哭，大浪汹涌之声。众人心慌，林澹然大笑道：“众人勿惊，无事。”手仗宝剑，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一霎时云开风息，依然日色光明。

澹然率领众人过了木桥，回至庄前，远远见庄门大开，苗知硕抱着薛举，先入门里。转过竹屏，只见张太公和老仆，皆背剪

绑了，吊在树枝上。张太公高声叫：“快来救我！”林澹然看了大恼，急向前解下太公，苗知硕将老仆放了。太公说：“适才庄外走入一个黑脸头陀来，把我二人吊在这里，那头陀抚掌大笑，见老师来了，将身一闪，不知何处去了。”澹然扶着太公道：“可恶这厮，若还拿住，也请他在树枝上一耍。”正说话间，禅堂里闪出头陀，手持利剑，喝道：“林和尚快来纳命！”澹然撇了太公，舞铁杖栏头打去，头陀杖宝剑砍来。二僧恶战良久，头陀剑法渐缓，被澹然一杖，破了剑法。头陀心慌，收住宝剑，踊身一跳，跃起屋檐，寂然不见。澹然令道人闭上庄门，将马哈笃带入后园关锁，同太公等进方丈酒饭。张太公道：“天下有这样怪人，若不是禅师法力浩大，怎么是了？”林澹然备将赌斗夺回薛举一事，与太公说知，太公甚喜。苗知硕道：“头陀虽然败去，必要复来缠扰，这番林爷施大法力，开除这厮便了。”太公道：“老朽看这番僧亦有神通，急切恐擒他不住。”林澹然笑道：“看此僧还能复来否，来则必入俺圈套矣。”大家商议一回。倏尔天色已晚，令苗知硕等陪侍太公禅房安寝，二道人停灯守护。林澹然带剑坐于佛堂之内，秉烛诵经。

将及初更，只见一只紫燕，从窗眼中扑将入来。飞鸣数声，倏忽变成利剑二口。初长不过一尺，佛堂中旋舞，渐渐长至丈余。二刀冲击，铮铮有声，疾如飞电，闪烁生光，只在澹然跟前盘绕。澹然端坐不动，看看逼近身来，将次刺及咽喉，澹然大喝一声，二刀铿然坠地，化成两股青烟，飞空而散。澹然暗暗发笑。猛地里起一阵怪风，佛堂门无故自开，倏地一声响，见黑丛丛匾大一个蝙蝠，飞将入内。眼射金光，口吐黑气，展开两翅扑向前，要伤澹然。澹然唱念神咒，伸开右手二指，将烛焰剔将过去，落在

蝙蝠身上，焰腾腾烧着毛羽，蝙蝠便回身飞出门外。林澹然仗剑追将出去，蝙蝠扑落天井中，现出原相，却是一领蓑衣，被火烧毁半幅。澹然复进佛堂，依旧禅椅上盘膝坐了，凝神静养。一时间禅椅咯咯地动将起来，似有人抬的一般。移下天井中，又移进佛堂内，往来数次，摇得澹然坐不安稳，几乎跌下。澹然由他自移，只不睬他。忽然椅边立着一个死尸，披发赤身，面色丑恶，双眼反上，舌头吐出数寸，捱近澹然身边。澹然正欲拿他，被那死尸一把抱住，紧紧扣定不放。又且腐烂，臭气难当。此时澹然虽言不怕，也觉心内有几分悚惕。连忙默诵灵咒，喝声：“值日神将何在？”忽有两个黄巾力士，手持烧红铁炼来擒死尸，这死尸鬼叫一声，忽然不见。澹然分付道：“有劳二位神将，侍立吾侧，为俺护法。凡有邪魅来侵，即便擒拿，勿使近吾法座。”二力士应诺，立于两傍。澹然正欲安心跌坐，不觉连椅便倒。椅后忽有一大深坑，黑洞洞，气腾腾的，澹然连椅陷于坑内。亏了两个力士，将澹然提出黑坑，头脸都磕伤了。澹然大怒，命力士下坑捉怪。力士正欲下坑，倏然地裂复合，澹然也无如奈何。仗其剑念了一遍净法界真言，发付力士且去，力士领法旨去了。

澹然凝神静养一会，早听四野鸡鸣，于是垂目低眉，返观内照。坐至天明，令道人汲水烹茶，邀太公等同坐禅堂内，谈说夜间变化之事，众皆悚惧。又闻庄外人声喊叫，澹然急出庄来，见几个邻舍，哭啼啼道：“侵早有一丑脸头陀，一面行过村口，口中喃喃的骂着林爷，猛可里将手一招，不知何处来了几只大虫，当路哮吼，我等不能行走，乞林爷救命。”林澹然道：“不妨。”走进佛堂，取纸画符十余张，密念真言，付与邻人：“将符去紧要路口贴了。人家门前并转弯处，俱把石灰画成大白圈子，自然无

事。”邻人拜谢，依此而行，群虎果然不见。至今有虎处都画白圈，是这个传流故事。

林澹然送众邻出庄，回转方丈，正要举箸吃饭，忽闻臭气逼人，原来碗中饭粒，变成大蛆。澹然怒道：“叵耐这厮无状，被他吵恼一夜，俺不与他计论罢了，他反戏弄于俺。”正恼怒间，猛然一阵心疼，几乎晕倒。澹然定神正性，急诵驱邪梵语，方得疼定。忙开书筐，取出一个花纸做成的虾蟆，头上四足，俱画了一道符，将针钉于地上。大笑道：“俺本不欲与这厮相斗，奈何屡犯于俺，不得不报之耳。”于是赤胸裸身，仗剑作法，口中念念有词，将剑尖指着虾蟆，那纸虾蟆忽然自动。张太公、苗知硕一班人，正在那里看澹然行法，猛听得大喊救命，这头陀从屋脊上骨碌碌滚将下来，跌在天井中。头与四肢，如有绳索缚缚的一般，向上趋做一团，高声叫痛，恳求饶恕。澹然正色道：“汝从何处盗来邪术，妄欲害人？白日拐骗，纸虎拦截，五谷变蛆，种种不善。俺与你素无仇隙，何忍盅毒相欺，无端降祸？若非俺正法自持，险些儿命遭毒手。尔且讲这幻术是何人传授？初入旁门，辄敢与俺赌斗。今已被困，有何解脱之术，任汝施展。”麻旭刺道：“咱家神通，俱系天心正法，乃护法韦驮尊者传授，遍游四海，未遇对头。今逢高手，破了咱法，命悬禅师之手，乞看禅门共教之情，大发慈悲，宽恕赦宥。”林澹然笑道：“这厮又来胡讲。那韦驮佛是释门护法显圣正教辟邪尊者，岂有传法于汝妖僧之理？这不是打诳语了？”麻旭刺道：“咱家西番并无诳语，禅师如不信时，可放咱礼请尊者即刻现身。”林澹然道：“汝果能请得尊者金身下降，即便与汝拜为兄弟。”张太公阻道：“老师不可轻信其言，彼是脱身之计。若放他时，又要作怪。”澹然道：“不妨，任彼腾那

变化，出不得俺手里。”便拔起虾蟆之针，口中念了解咒，麻旭刺依然好了，立起身来，对澹然稽首，澹然答礼。麻旭刺整衣肃容，叩齿念咒，踏罡步斗，观想凝神。倏忽之间，数道金光从西而至，半空中彩云之上，现出韦驮尊者法像。有《西江月》为证：

凤翅金盔耀日，连环锁甲飞光。手中铁杵利如钢，
面似观音模样。

脚下战靴抹绿，浑身绣带飘扬。佛前护法大神王，
魔怪闻之胆丧。

林澹然见了尊者金身，欣喜无限，率领太公等焚香顶礼，麻旭刺亦俯伏于地，齐声念佛。半晌后，渐渐彩云散去，韦驮不见。林澹然邀麻旭刺同入禅堂，对佛立誓，拜为兄弟。忙整素斋款待，放出行童同坐吃斋。二僧各诉衷曲，互相敬服。澹然又问：“永龄庵内，向有妖怪迷人，贤弟可曾见否？”麻旭刺道：“有一小怪，弟已除之。”张太公问：“是何怪物？”麻旭刺道：“咱初入庵，夜间打坐，忽听小徒马哈笃叫喊，急出瞧之，见一黄鼠，嘴尖耳大，其形若豕，遍体黄毛光亮，追逐小徒。幸小徒有些膂力，拿一条木棍，与他厮斗，被咱一剑斩之。小徒剥其皮，剔其骨，炙其五脏，烹其肉。其味似饴，其色如玉，饱食一月，便宜了哈笃。”众人抚掌大笑，方知是老鼠作怪。当晚留住麻旭刺庄内宿了。次蚤麻旭刺作别，林澹然捧出戒刀还了，劝化道：“俺等皈依三宝，但宜谨持道法，以作梯航，岂可恃此妄行，轻慢衣钵？况争王图霸，非俺僧家之事，一有差跌，难免轮回。贤弟速宜灰却雄心，涤除旧染，逍遥西土，无灭无生，也不枉出家人证果。”麻旭刺感悟，稽首道：“承禅师良言，敢不佩服。自此打破迷关，永不受恶缠矣。”林澹然送出庄门，麻旭刺师徒二人飘然去了。后来麻旭刺

隐居西番山岛中修道，将法术武艺尽传与侠士徐洪客，扶助张仲坚里应外合，夺了扶余国，做了国主。数年之后，张仲坚复举大兵，助徐洪客杀人锡兰山国，逐出国王，自立为主。此是后事，别有传记不题。

且说张太公主仆别了林澹然，入城去了。这近庄邻人，个个赞叹林澹然法力无边。自此远近传扬，名驰四海。有诗为证：

大道从来不可贪，贪嗔正亦入邪关。

慈悲却乃真威武，荡涤魔心上法船。

林澹然自此无事。一日见天色晴和，春光明媚，备办了酒果素食，令道人提壶挈盒，和苗知硕带了薛举，一同出城北踏青游玩。但见士女往来，纷纷不绝。正是：

香生逐车马，美酒醉笙歌。

有词为证：

郊原春透，花压垂堤柳。满目繁华如旧，正是清明时候。轰轰宝马雕轮，纷纷翠袖红裙。一样寻芳拾翠，何妨僧俗同伦。

三人闲玩，沿溪信步而行，同进一座花园内石凳上坐了。举目观看，端的好景致也。但见：

新篁池阁，花雾楼台，几多曲径护幽栏，数处小桥通活水。假山高耸，下面有石洞玲珑；亭榭精奇，中列着翠屏宝玩。色铺锦绣，生香不断。树交花韵奏笙簧，乐意相关禽对语。转过了桃花径、杏花坞、梅花庄、李花弄，方走到雕檐斗角百花亭；穿过这牡丹台、芍药栏、蔷薇屏、茶蘼架，才显出净几明窗千佛阁。双双白鹤长鸣，两两鸳鸯交颈。荷花池内，鱼翻玉尺戏清波；来凤

轩前，鹦吐人言称佛号。烂柯岭岩峣寂静，春宴堂金碧交辉。阴阴古木欲参天，灼灼娇花齐向日。果然在在堪歌舞，正是人人可举觞。

林澹然等三人坐于石凳之上，门首忽见一人，头戴逍遥巾，身穿豸补鹤氅，随着十余个家僮，牵着一匹白马，吆吆喝喝，走入花园里来。众人见了，尽皆回避。林澹然心里已省得是个旧相识了，只是不动身，看他怎的。正是：

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

不知这人是老林甚么相识，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梁武帝悔谏纳降 虞天敏感妻死节

诗曰：

忠言逆耳拂君机，暗里藏奸国祚移。

纳土降书初上献，渔阳鼙鼓即相欺。

旗旗蔽野飞禽绝，杀气横空烟树迷。

抗守孤城弓矢竭，虞公大节感贤妻。

话说林澹然北郊游玩，偶于花园内遇一故人，对苗知硕道：“这人来得跷蹊，俺们偏坐着不动，看他如何施展。”知硕道：“弟子也看这人不得。”林澹然故意眼观他处，只不动身。那汉走近石凳边，见林澹然等三人端坐不动，发怒道：“官长至此，谁不回避？汝两个腌臢秃驴，恁般大胆，兀自坐着不动。”林澹然道：“你这官人，好生多事，俺们出家人云游至此花园一乐，与汝有何干涉，要回避你？甚不知趣。”那汉愈恼，喝家僮：“打这秃厮。你还敢光着一双贼眼看我，决是不良之辈，挖出他这一双眼珠。”家僮正要动手，林澹然笑道：“且住，有话讲。俺出家人遨游四海，那一个英雄豪杰、贵戚朝绅，不钦敬俺来？谁似你这厮油嘴花子，反来呼喝人。”那汉大怒，喝教跟随人：“与我痛打这秃贼一顿，锁了去。”家僮向前来打，被林澹然双手架住。一

个赶入来的，澹然飞起右脚踢中肩窝，倒在地上。又一个撞近身来，澹然将左手一点，翻觔斗又跌倒了，其余人役不敢向前。那汉亲自动手，伸拳攘臂，赶近前来，提拳便打。苗知硕见了，正要放对，林澹然呵呵大笑道：“侯大哥不须如此。你记得当初在太原高丞相府中相聚时么？”那汉听了，即忙住手，将林澹然仔细再看，拍手道：“足下莫非是林参爷么？”林澹然道：“小僧便是，大哥久违颜范了。”

那汉不是别人，乃高欢部下一员大将，姓侯名景。自幼习文，屡因不第，弃文就武，投于高欢麾下为谋士，最是贪婪凶暴，诡谲多谋。习学得一身好武艺，屡立功勋，高欢用他为帐前管粮大使、奋威将军。因思林澹然英勇出众，每每虚心交结。林澹然见侯景心术不端，惟是面交而已。侯景自从林澹然避难离魏之后，用钱贿赂朝中臣宰，不数年升为尚书左仆射、南道行台总督大将军，与高欢品职止差一级，甚有权势。以前高欢在朝时，侯景畏其材智，不敢妄行。当时高欢已死，无人制御，纵意横行，位兼将相，势倾朝野。高澄袭父之职，名行素亏，又且短于材略，欺侯景是他父亲部下出身，屡屡侮慢侯景。侯景又恃官高爵大，不以高澄为意，因此有隙，两下结怨，不愿同朝。侯景贿嘱近臣蒋旌在魏主面前赞襄，奉旨差往河南镇守，掌握兵权，以观内变。当日便道赴任，却遇清明令节，乃稳住人马，独与家僮辈郊外寻春取乐，偶至花园，遇着林澹然。此时侯景炎炎之势，把谁人放在心上？况酒后糊涂，林澹然又做了僧家，将言语激恼着他，怎生认得？因澹然说出旧交，方省得是林时茂，不胜之喜，笑道：“林大哥许久不会，竟不相认了。别后心常感念，今得相会，实出偶然。向闻大哥云游梁国，何幸又得在此？”林澹然道：“一言

难尽，从容细诉衷曲。久仰足下执掌兵权，名重东魏，今日为何闲暇，到此游玩？”侯景道：“小弟之事，亦容细剖。大哥如今宝刹在于何处？”林澹然道：“贫僧不居寺院，亦非庵庙，暂栖止在本县城南张太公庄上。因见景物撩人，故往郊外踏青遣兴，幸会吾兄。”侯景道：“既然大哥寓处不远，小弟毕竟要到贵庄奉谒。”林澹然不好推辞，答道：“尊驾枉顾，蓬荜生辉。”二人携手而行，同到庄上来。后面知硕、佛儿家僮等众，牵马随入庄里。

林澹然侯景重复叙礼，办斋款待。侯景问及林澹然到梁朝出家事，林澹然将妙相寺为副住持，因钟守净贪淫忤谏，反生讎害，逃难至张太公庄上情由，细说一遍。侯景叹息不已。林澹然问道：“目今高丞相辞世，公子高澄比乃尊德政何如？”侯景摇头道：“大哥不要提起高澄那厮，说起来令人切齿。他那已往的奸淫恶迹，大哥尽知，自从高丞相捐馆之后，无人拘束，纵意妄行，把父亲向日赶逐去的无赖棍徒，依旧招集部下，放僻邪侈，无所不为。有一个奸险膳奴，姓兰名京，原是衡州刺史兰起之子，高澄待为心腹，生杀予夺之权，皆出其手。其弟高洋，屡屡劝谏不听。目今招军买马，积草屯粮，其意要篡魏以图大业，只畏小弟一人，不敢轻发。况兼宰辅、台谏，各为身谋，朝廷大事，悉委高澄。见弟掌兵，心怀妒忌，暗暗劝主上削去小弟兵权。小弟谅来终须有祸，故此暗用贿赂，谋差出外，镇守河南，离却此人，以图后举。高澄这厮，度量浅狭，我虽出镇外延，料他不久必然生情害我。小弟渴欲请教，不知大哥踪迹何在。今日偶尔相逢，实乃天赐其便。今者梁武帝朝政何如？臣宰才能比东魏何如？”林澹然道：“梁、魏之政，兄弟也。当时武帝初登大宝，励精图治，恩威兼著。朝中文武，各展其材，甚有可观。自天监已来，皈依释

教，长斋断葷，布衣蔬食，刑法太宽。文臣武将，俱从佛教。小人日亲，君子日远，四方变故渐生，据险为乱者，难以屈指。况兼岁歉国虚，民不聊生，梁国不日为他人所有矣。”

侯景听了，拍手大笑不止。林澹然心里暗想：“梁朝无道，此人鼓掌而笑，决非好意。”就问道：“足下闻武帝政乱而喜何也？”侯景四顾无人，低言道：“小弟有一桩大事，存心久矣，因无机会，不敢妄行。今闻大哥谈及梁主酷信佛教，变乱日生，谅此事只在反掌间，故不觉喜形于色。弟之出镇河南，本欲据地叛东魏以归梁国，只虑武帝拒而不纳，故一向犹豫。今闻梁主可以蒙蔽，正合我进身之机会。我魏主宠用高澄，不日必有内祸。小弟别兄而去，即差使献土降梁，以图大事。事成之后，发兵灭魏，剿除高澄，然后迎请大哥同享富贵，岂不美哉！”林澹然道：“足下此计虽妙，只是背主降仇，非大丈夫之所为也。既与高澄不和，不若弃职归山，守田园之乐，怡养天年，清名垂于不朽。何必驱驰名利之场，以为不忠不孝之人也？”侯景道：“大哥不知，当今之世，顾不得名节，说不起忠孝。桓温道得好：‘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若是胶柱鼓瑟，眼见得家破身亡。”林澹然暗想，这人平素奸巧，劝之无益，就随口道：“足下才猷素著，德誉日隆，况能驾驭群雄，保安黎庶，何虑大事不就？但俺与兄间别多年，今幸一会，只且开怀畅饮，重聚旧情，不可言及世务，以混高兴。”侯景笑道：“大哥见教甚妙。且尽今宵之乐，另日求教。”二人说罢，称觥举爵，吃得酩酊，当夜就留侯景在庄宿了。次日侯景吃了早膳，辞别林澹然之任，早已车马骈集。澹然送出庄外，侯景附耳道：“小弟昨晚所言之事，只可你知我知，切莫轻泄于外。”林澹然点头道：“不必叮嘱，后会有期，再得请教。”

二人分袂而别。

侯景跨上雕鞍，带领人众，往河南莅任，整理军务，抚巡地方。甫及数月，忽探马飞报朝廷有旨到来，天使已临驿馆，侯景忙排香案迎接。大使开读圣旨，侯景听读到“念卿汗马之功，更兼才堪鼎鼐，岂可出镇边隅？旨意到日，驰驿回京，同理朝政大事”，心下已知是高澄之计，暗想：“我未莅任之先，预料有此宣召，今果然矣。”谢恩毕，整备筵席，管待天使。饮宴之间，侯景问道：“皇上差下官出镇河南，甫及数月，为何又宣下官回朝？这是大臣荐举，还是皇上圣意？”天使道：“是高丞相推举老大人回朝，同理国政，故特旨而来。老大人急整行鞭，趋朝面圣。”侯景道：“边关要害，不比寻常去处。军粮未散，且无镇抚代职之臣。待下官调停了此两桩，即便回京。”天使道：“君命召，不俟驾而行。老大人就行才是。”侯景高声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里是边关紧要去处，不时敌人侵扰，若委托不得其人，必误朝廷大事，岂可造次去得？天使先回，下官在各衙门考选有才能者权掌本镇，即便趋朝。”使臣不敢再言，告辞去了。

侯景心下不安，请心腹谋士丁和商议。这丁和是一个辩士，极有胆量，亦通武艺，在侯景帐下为参谋官。向前见了道：“主公唤小官，有何使令？”侯景道：“我有一件大事不决，和汝商议。目今朝廷重用高澄，遣我出镇边地，未经数月，仍复召回。此是高澄那厮定计害我了。若回京，有凶无吉；若不回，又逆了君命。这事何以区处？”丁和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既是高爷要害主公，不如先下手为强。明日即矫诏，称说高澄有篡位之心，发本省军马杀奔京城，先除高澄，后灭魏帝。主公身登大宝，小官执掌兵权，谁敢抗拒？岂非一举两得之计？”侯景道：“举兵

图业，亦是一计。但魏朝人物还多，兵粮尚广，只恐拥一镇之兵，以敌通国之众，犹如以卵击石，岂能万全？此计不妙，再寻万全之计方好。”丁和道：“主公之言甚当，小官另有一计。除非是据守本境，遣一辩士到梁国献土纳降，梁武帝决然重用主公。那时从容定计，待时而举，有何不可？”侯景大笑道：“参谋此计，甚合吾机。事不宜迟，明日即烦卿赍降表舆图，往梁朝纳降，以避此祸。”次早写下降书，收拾金珠宝贝并地图，交与丁和，取路到梁国来。把关将认得是侯总督部下将官丁和，不敢拦阻。过了关隘，梁国守关将问了来历，亦不阻挡。一路无话，直至京师。

丁和一路打听得武帝宠用的心腹大臣，却是大司农朱异、司空张绶，二人当权，朝廷听信。丁和藏了金珠等物，先闯入朱异府里来见朱异。朱异问其来意，丁和道：“敝主是东魏总督大将军侯景。久仰老大人盛德，欲见无由。今因与本国高澄不睦，特差小官献上河南十三州地境，归降大国。犹虑圣主不容，先差小官，恳乞老大人鼎赞，玉成其事，必效犬马之报。无甚孝顺，有些须薄礼献上，望乞笑纳。”即奉上金珠礼物。朱异见了大喜道：“你主将既有美意归顺大梁，此是背暗投明，知机之士。明日早朝，待我先奏圣上，引你朝见。”丁和叩头而退。又将了金珠到张绶府中来，同前一般献了，说侯景纳降一事。张绶也大喜收了，发付丁和，早朝伺候。

丁和次日五更，赍了金珠宝物、降表、地理图，到阁子门外等候。朱异、张绶会见，先议定了。少顷武帝临朝，众文武朝见已毕，朱异执简当胸，俯伏金阶，启奏道：“东魏镇守河南尚书左仆射、南道行台总督大将军侯景，差使臣一员，献土投降，未得圣旨，不敢擅便。以臣愚意，邻国之臣，纳土来归，乃我朝一

统之机也。伏乞圣鉴。”武帝令宣和入朝，至殿前山呼舞蹈，俯伏阶下。武帝道：“卿是何官？侯总督何故叛魏来降？未审真伪，难以准信。”丁和奏道：“臣姓丁名和，职居侯总督部下参谋。主将因见魏主昏蔽，听信丞相高澄谗言，屡屡杀戮大臣，主将虑祸及身，故有此举。窃计良臣择主而事。方今大梁皇帝圣武仁慈，德过尧舜，不归何待？专遣微臣，敬献河南十三州地土，以为进身之阶，伏乞圣仁容纳。”武帝道：“卿且暂退，待朕商议。”丁和谢恩而出。

武帝与众臣道：“今东魏侯景献上来降，朕意得景，则塞北可清，寰宇可平，此机会亦为难再。卿等以为何如？”尚书左仆射谢举出班奏道：“近岁以来，与魏连和，兵甲不兴，边境无事。若纳叛臣，又生衅端，非国家所宜也。”言未毕，大司农朱异上前奏道：“皇上圣明御宇，南北归心，今若拒而不纳，后来贤路闭塞，裹足不入梁矣。今天下无不宾服，止有东魏跋扈不臣。彼国材兼文武者，惟有高欢、侯景二人。幸高欢已死，侯景来降，魏国虚无人矣。得景则彼国虚实我尽知之，乘隙加兵，东魏之地，反掌可得，此正一统天下的大机括，岂可不纳侯景之降？”司徒萧介连声道：“不可，不可。”武帝道：“卿主意若何？”萧介奏道：“臣索闻侯景为人，不忠不孝，奸佞谗谄。虽有微才，受高欢大恩而致重位；高欢初丧，坟土未干，即怀叛心。假镇关西，宇文泰不容，故复投身于我。此等奸佞之徒，不可使之入国，收用必生后患。”武帝道：“也见得是。”正欲听信，不受降表，又见左班中一员大臣踊跃而出，众人视之，却是司空张绶，近前奏道：“圣主驭世，惟以收揽人材为先。久闻侯景才优学富，智勇足备。东魏如重用之，非我国家之利也，边境岂得安宁？今幸彼君臣不

和，上下猜忌，侯景来降，天假其便，此是至难得之机会。古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能臣输赤来归，天下可指日一统。若不收其降表，不受其土地，彼必转而投献于他国。土地非我有，能臣为彼用，生起衅端，我国焉得太平？失算甚矣。陛下受其降表，任之大爵，景必尽心竭力，以报陛下。臣断以纳降为是。”武帝道：“朱卿与张卿之言，其理最胜。若不纳其降，是闭贤路也。”当下命收了降表、舆图，御笔亲书圣旨，封侯景为大将军，爵河南王。又赐锦袍玉带。宣丁和进朝，发付回河南，约日来降。丁和叩头谢恩出朝，拜谢司空张绾、大司农朱异，赍了圣旨钦赐袍带，取路回到河南。进府参见侯景，先将见朱异、张绾之事说知：“武帝欲待不受降表，甚亏朱、张二人竭力赞襄，武帝方允，封主公为河南王。”细说一遍，即将锦袍玉带呈上。侯景大喜。戴了金冠，穿了锦袍，紧了玉带，拜谢天地祖先，升丁和为左军耀威将军。河南十三州地界，俱差心腹将士把守，不服魏朝统辖。

话分两头。却说高澄要害侯景，屡次在魏主驾前谗言：侯景拥重兵在外，必有歹意，速取回朝诛戮，以除大患。故魏主颁诏，召回京师。此时使臣已回，说侯景要给散军粮，择官交代，方得回朝。高澄心下疑惑，差人打听消息，不数日，边郡官表章雪片也似到来，奏陈侯景据河南十三州叛魏归梁，乞圣上早发兵擒剿。次后打听的将士俱还，说侯景果实归梁，早晚必兴军马犯境。高澄心下惊惶，忙集众文武同会都堂，商议此事。众官齐道：“既是侯景反叛，宜奏过主上，作急调遣人马，征讨叛逆，此为上计。”高澄道：“发兵讨叛，固不必说，但众将之中，无侯景敌手。况连年饥馑，军粮不足，何以处之？”使军司杜弼离座道：“吾有一计，管教东魏有泰山之安。不必兴兵发马，只消一纸

书到梁，使梁主与侯景自生猜忌，边境无足虑矣。”高澄道：“先生有何妙计，离间梁国？”杜弼道：“东魏西梁，两相侵扰，因此结仇。近十余年，梁武帝皈依佛教，以清净慈悲为本，不乐征伐，故久不动刀兵，两国无事。丞相莫若一面发兵，侵他边境，一面遣人致檄于梁，以求通好。武帝若肯仍旧议和，则落我圈套中矣。”高澄道：“两国相和，莫非武帝便不受侯景之降了么？”杜弼笑道：“非也。丞相明烛天下，些须诡计，怎么不知？侯景那逆贼，包藏祸心，据守河南，意欲自图大业，非真心降梁也。若武帝与我国连和，景意不安，必生变乱。彼时梁国与侯景自相攻杀，我这里高枕而卧，坐观成败，以逸待劳，有何虑哉？”高澄道：“先生高见甚明。”当下奏过魏帝，一面赍诏，命边塞统兵官发军攻梁；次后修书，差护军都尉郑梓臣往梁国来。

再说武帝当日临朝，枢密院司农卿傅岐奏道：“目今东魏发数万之众，侵犯边界，攻打城池甚急。文书申呈本院，伏乞圣旨。”武帝道：“既魏国有兵犯境，卿等檄本处官员谨守城池。若军马缺少，钱粮不敷，卿等斟酌调停，亦须添军增饷，何必奏请。”傅岐领旨，正欲退朝，只见近臣奏东魏丞相高澄，差官赍檄，午门外伺候。武帝即传旨宣魏使进朝。郑梓臣到金銮殿山呼舞蹈已毕，将高澄檄文献上。近臣接了，展开御案之上。武帝看檄云：

侯景自生猜忌，远托关陇，凭依为奸，献土伪降，狼子野心，终成难养。今陛下乃授之以边缺，假之以兵权，未有不忠于魏而尽忠于梁者也。时堪乘便，则必自据淮南，亦欲称帝。但恐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不若梁、魏修和，使景无隙可乘，诚为两利之术。愿陛下察之。故檄。

武帝看罢，对众臣道：“适才傅司农奏说魏兵犯境，今高丞

相复有檄来，以求和好，或战或和，卿等以为何如？”傅岐道：“高澄起兵，侵我疆上，军强马壮，兵未交而奉檄求和，必是离间之计。因陛下重任侯景，侯景必竭力以辅我朝，故发书连和；欲使侯景怀疑，必生祸乱。若许通好，正中其机。陛下斩其来使，传檄侯景，令谨守边城，何虑高澄入寇。”武帝道：“卿言甚善。”喝军士簇下郑梓臣，斩首报来。武士正欲动手，朱异忙止住道：“不可。”便奏道：“臣闻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今高澄虽然侵边，未曾损我一民寸土，又奉书求和，是以礼来讲信修睦。我堂堂大国，反不能容物，使陛下失礼于小邦，召天下人非议，是何道理？自古静寇息民，和好为上，何必靡费钱粮，惊扰百姓，以兴兵结怨哉？况兵家胜负难期，倘有挫失，反伤中国气象。依臣愚见，连和者，久安常治之策也。伏乞圣鉴。”武帝踌躇了半晌道：“卿言有理，岂有大国而反失礼于小邦？和之是也。”遂不听傅岐之言，教光禄寺办宴相待。修下国书，发付郑梓臣回魏，于是两下罢兵息战不题。

却说侯景自从降梁之后，心下不安，不住使人打探梁、魏两国消息。当下有人报说东魏发兵十万，攻打边城紧急。侯景正欲调兵出关拒敌，不数日，又见探子报说，高澄有檄文连和中国，梁主已许和好，魏国回军，两边罢战。侯景心中惊疑，忙请丁和商议道：“我当初叛魏降梁，只指望梁主东征，我好于中取事，不期高澄那厮移檄连和中国，武帝许诺，两国和好，梁主必然生疑，不重用我了。倘夺我兵权，削我爵禄，那时进退两难，岂不坐受其毙？请君计议，何以处之？”丁和笑道：“主公熟谙韬略，区区小事，何足为虑。当今之时，主公掌握兵权，拥数十万之众，扶魏则魏捷，助梁则梁胜，如韩信在齐之时，成败之机，系此一举。

武帝重释轻儒，贤人隐遁；承平日久，武备荒疏。主公乘此兵精粮足，武士乐用，猝起大军，直捣建康，迅雷不及掩耳，势如破竹，攻破京城，夺其大位。那时再除东魏，一统天下，乃帝王之业也。若迟延不决，梁、魏同心，或左右夹攻，则我进退无路，岂不束手待死！”侯景大笑道：“先生陈说利害，使我顿开茅塞。事不宜迟，就此点兵前进。只有一件，前叛东魏，今又反梁，名分不正，难以服人。怎地设一个名号才好？”丁和道：“目今临贺王正德，贪婪犯法，得罪于朝廷，武帝屡屡责罪，因此临贺王愤恨，阴养死士，蓄积粮草，专待内变。主公何不修书一封，奉之为主，诱他同起军马，共伐武帝。事成之后，缓缓图之。这是临贺王为乱首，罪不在我，何虑人心不服，大事不成？”侯景大喜，慌忙写下云笺，差丁和星夜去见临贺王正德，分付如此如此。

丁和领了言语，辞别侯景而行。不则一日，已到京师，日间不敢进见，捱至夜间，叩门请见。管门官道：“黑夜之间，大王饮宴，有事明早来罢。”丁和道：“有机密重事，要见大王。烦乞通报。”管门官见说是报机密事的，只得通报。临贺王即教丁和进密室里相见。丁和参拜已毕，将侯景书双手奉上。正德拆开细看，书云：

臣河南王侯景，敬启殿下：今天子年迈政荒，所为颠倒。大王属居储贰，仁政远孚，四方景仰，执掌权衡，声名赫奕。反被一二奸臣所谮，重遭废黜，人心共愤，四海称冤。大王何不乘此天与人归之时，奋勇除奸，早正大宝，以副亿兆之望。景虽不才，愿效一臂之力，若有驱役，万死不辞。诚千载一时之机会也，臣景执鞭以待。

正德看罢，未能决断，差内臣连夜召长史华一经议事。华一经承召来见正德，礼毕，临贺王请华一经至后殿，将侯景之书，与之观看。一经观毕，临贺王道：“此事还是如何？”华一经道：“殿下尊意若何？”正德道：“狐屡被朝廷叱辱，此恨未消，患无羽翼，暂且隐忍。今得侯景相助，正孤扬眉吐气之时，如何不允所请？”华一经道：“殿下尊意，虽然如此，自臣观之，乃是侯景诱殿下之术耳。”正德道：“何以见之？”华一经道：“侯景叛魏归梁，非其本意，正欲使梁、魏交兵，就中取事。不意魏与我国连和，侯景大失所望。事梁不屑，归魏不能，手握兵权，焉肯俯首听命于人之下？意欲大举；又恐人心不服，故借大王之名，以自行其志。殿下不可为侯景所愚。”临贺王道：“孤与侯景，素未相识，彼焉知孤心中之事，敢来愚惑？今孤正欲借侯景兵力，雪我心中之忿，长史不必多疑。”华一经见正德之意已决，不敢再谏，唯唯而退。正德不听长史之言，出殿对丁和道：“孤有此心久矣，奈无隙可乘。今得侯将军相助，深遂孤愿。多拜上你主，早晚发兵，孤当内应。机事在速，不可迟误。”教内库官赏丁和银五十两，彩缎四匹，发付回去。

丁和领赏，拜辞临贺王，径回河南。见了侯景，将上项事备说一遍。又道：“临贺王专等主公早晚起军，彼为内应。”侯景遂调选人马，择日起军。马步军兵共三万七千，战将五十员，用丁和、马之俊二将为左右羽翼，浩浩荡荡，杀奔建康城来。是时承平日久，民不习战，闻得侯景起兵寿阳，军马骤至，远近惊惶。一路守城官将，望风而逃。侯景兵不血刃，夺了二十余处城池。当日丁和率领军马，杀到睢阳城下，只见城门紧闭，城上四围，遍插旌旗。丁和回马，至中军报说：“睢阳城有人把守，难以前

进。”侯景大怒，号令众军，用力攻城。金鼓喧天，喊声大振。

却说本郡刺史姓虞，双名天敏，举孝廉出身，为人廉能清正。已知侯景作反，杀进关来，一面急申朝廷，请兵救应，一面调拨军兵，把守城池。当日闻得侯景军到，分付军士四门谨守，自上城楼观看。只见侯景骑着黄骠马，穿绣锦战袍，金盔金甲，耀日光明。领一班部将，在南门下耀武扬威攻打。其余将士，分攻四门，团团围住。真个是杀气连天，旌旗蔽日。虞天敏见兵威甚锐，心下忧道：“我这城池，是紧要地方，若被他得了，到京都如破竹之势。欲要出战，兵微将寡，力弱难支；待要固守，奈何钱粮缺少，米谷不敷，又恐坚守不住。”心里烦恼不决，只得回衙，和夫人史氏计议。夫人道：“相公主意，还是如何？”虞天敏道：“拒敌不能，守城无力，不如弃城而走，再做区处。”夫人大怒道：“相公素读圣贤之书，不知忠孝之道？朝廷大俸大禄，除你为一郡刺史，身享富贵，荫子荣妻。今一朝贼至，即欲弃城而走，岂大丈夫之所为也！妾不忍见君为不忠不孝之人，请先死以报国恩。”虞天敏听夫人所说，满面羞惭，谢道：“承夫人指教，下官岂敢背国忘君？无奈孤城难守，食君之禄，自当死君之事。”史氏道：“相公此言，才是为臣之道。城中粮食尚可支半月，朝廷若知侯贼作乱，早晚必发救军。君当尽力守城，激励军民，或者可以保全，不可知也。”

虞天敏大喜，亲自巡城，督军守护。城外军士临城攻打者，皆被擂木炮石打伤，因此不敢逼近，远远围定，放炮呐喊不息。虞天敏昼夜不得寢息，严督守城。侯景见数日攻城不下，遣一辩士进城来说虞刺史投降，大封官职。虞天敏大怒，将辩士斩首，掷下城来。侯景见了大恼，号令将士奋力昼夜攻城。务要打破。

虞天敏多方守护，一连又困了十余日。城里粮米已尽，百姓啼哭，忍饿守城，心坚不变。

虞天敏只指望救军到来，终日悬悬而望，那里见有一个军卒。原来表章到枢密院，都被朱异、张绶藏下，并不奏闻，因此无人救应。虞天敏见势已危迫，百姓惶惶，尽皆饿倒，城池将陷，对夫人恸哭道：“贼势甚大，城内绝粮，军民饿困，城必破矣。下官早寻自尽，岂可受辱于狂贼之手？奈何累及夫人，怎生是好？”夫人道：“相公差矣，此时正是你我死节之秋。尽忠报国，成万代之美名，有何虑哉！”夫妇两个抱头大哭一场，双双悬梁而死。李府跟随人役，半日不见刺史出来料理，都到内衙看问。只见家僮丫环等哭做一处，说老爷夫人同缢而死。见者无不垂泪。外面军士并百姓，闻本官和夫人已死，都弃枪撇剑，各顾性命，城内一时鼎沸。城外将士见城里哭声震天，已知有变，三军一齐奋勇，攻破城门，杀入城来。杀人如切腐草，放火焚烧，掳劫睢阳一空。军威大振，遂杀奔丹阳郡来。前有横江阻截去路，虽有舟船，俱小不能渡江。侯景着人从旱路抄过丹阳，见临贺王正德，说无大船，难以过江。正德即发大船百余艘，诈称载荻渡江，来接侯景。侯景大喜，即时渡江，至采石歇马。次日率领三军，摇旗呐喊，杀奔丹阳，将城四面围住。

却说城内公卿士庶见侯景兵至，个个惊骇，人人惶惑。临贺王正德于晚间写密书一封，扎在箭上，射下城来。军士拾得，献与侯景。书上说：明日午时，可领军攻打东南二门，自有内应。次日平明，侯景号令众将：“午时三刻，一齐并力攻打东南二门。先上城者为头功，退后者斩！”平明呐喊攻打，看看午时将到，只听得城里一片声喊，东南二门大开。侯景策马先入，随后诸将，

一齐进城。满城士女军民，乱窜逃亡之声，山摇地动。嚣扰之间，恰好到张侯桥边，远远见桥左三五百军士，簇拥一员大将，坐在马上。两边排列牙将，俱全身披挂，刀剑森森，甚是严整。侯景纵马向前迎敌，那边牙将高声问道：“来将莫非是侯总督么？”侯景答道：“孤亲身在此，前面大将是谁？”牙将道：“三殿下临贺王是也。既是侯将军，何不下马？”侯景听得是临贺王正德，慌忙跳下马来，上前相见。临贺王迎入府里，朝见已毕，一面出榜安民，诸军不许妄杀，禁止掳掠，谨守城门。号令一出，安堵如故。一面摆列筵宴，款待侯景。当下临贺王坐了上席，侯景侧坐。

二人酒至数巡，临贺王道：“孤才菲德薄，屡被主上之辱，久欲雪此冤忿，奈无羽翼。今得侯将军大材辅佐，是天以将军赐孤也。今日之事，富贵共之。但主上军马尚多，钱粮广大，孤与卿军不满数万，将不过数十人，只虑大事难成，反招类犬之诮。贤卿有何高见？”侯景笑道：“臣在东魏，闻殿下尊名，如雷灌耳，故不避斧钺，冒死来归，以辅真主。殿下今出此言，何太懦也。臣从寿阳起兵至此，兵不血刃，先声到处，望风而降。所谓兵家胜败，在主帅之谋略，不在士卒之多寡。此处至台城不过咫尺，取天下只在旦夕。殿下早正大位，移诏各处，历数武帝昏觔，以致天下大乱之罪，伐暴吊民，奠安四方。臣等分兵守住险要，不顺者夷其三旌。则反掌之间，天下定矣。”临贺王大喜道：“孤之大事，全仗卿运筹决策，断不负卿。”二人尽欢而散。

次日即改造皇殿，大赏三军。诸事完备，临贺王就于丹阳城即皇帝位，建号龙平元年，众臣朝贺。封侯景为太宰寿阳王，总督中外诸军事。丁和为枢密院右仆射，王朝为左司农，其余文武官僚，各各升用。下诏旌表死节忠臣虞天敏夫妇，命建祠立祀，

春秋二祭。诸事已毕，侯景奏道：“陛下已登大宝，梁主虽然年老无用，天无二日，民无二主，须及早攻破台城，除却外患，方保万年天位，贵富无疆。倘再迟延，各镇勤王兵至，岂能无虑？伏乞圣鉴。”正德道：“卿言最当。有烦卿率领三军前去，朕为后应，务要万全必胜。”君臣二人商议已定，随即起兵前进，一路杀奔建康。军势浩大，无人敢当，将城围困。

却说梁武帝改元太清三年，寿已八十六岁。此时谢举等一班老臣，俱已挂冠致仕去了，朝廷政务，尽委朱异、张绶，自惟终日念佛修行，持斋吃蔬而已。当初在妙相寺讲经说法，自从被薛志义烧毁，复在同泰寺谈经念佛。时值正月中旬，武帝在同泰寺和道众拜忏诵经，只听得隐隐金鼓之声。问近臣何处喧声不绝，近臣道：“万岁不闻，臣不敢奏。一向闻得侯景作反，与临贺王正德同谋。临贺王已僭称帝号，这金鼓之声，想必是侯景军马来也。”武帝怒道：“何得妄言！若侯景为乱，如何镇守官员无一通表章奏来？”近臣道：“自从东魏高丞相差使移檄，与陛下连和之后，侯景就作乱起兵。河南至京都一带地方，告急表章雪片也似到枢密院来，请发救兵，急如风火。张司空、朱仆射二人，只是隐匿不问，瞒昧陛下，以至如此。陛下急宜差官探听消息。”武帝道：“焉有此事？朕待侯景不薄，岂敢造反？况朱异、张绶，朕之社稷臣，焉肯为欺君罔上之事？”

正不信之间，又听得方丈外人声喧闹，原来是司农卿傅岐见侯景围城，飞马到寺，撞入方丈里来，俯伏地下，连称：“祸事！祸事！”武帝大惊道：“有甚祸事？卿且平身说来。”傅岐道：“日前臣曾谏陛下，东魏求和，是反间之计，陛下不听，以至侯景逆贼作反。自河南起兵杀至丹阳，势如破竹，无人阻挡。各镇请救

表章，皆被朱、张二仆射隐匿不闻。臣虽闻得消息，恐皇上不信，未敢妄奏。今侯景辅临贺王正德登了帝位，僭号龙平，军马不知其数，喊声震天，已将京城围得铁桶，早晚城已将陷，陛下还在此念佛看经，如何是好！”说罢大哭。武帝道：“事已至此，哭之何益？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忙上銮舆，与傅岐等还朝升殿，召文武百官商议战守之策。

众官齐集殿庭，武帝宣朱异、张绶，当面叱道：“向日侯景归降，是汝二人劝朕收纳，后来东魏高澄求和通好，又是汝二人力主连和，以致侯景逆贼，心疑作乱。各处告急文书申院，二人又藏匿不闻。今日贼军围城，破在旦夕，你二人有何退敌之策，速宜裁处。不然不必见朕矣。”张绶、朱异二人，满面羞惭，顿首伏罪，半晌不敢回言。傅岐道：“朱仆射、张司空瞒蔽圣聪，招引叛贼，本宜问罪。但今贼寇临城，势若泰山，且理战守之策。退贼之后，再行区处。”武帝怒气不息，叱退二人。宣傅岐近御座前道：“今日之事，全仗贤卿筹画，救朕危急。”傅岐俯伏道：“臣才浅识薄，惟恐独力难支。伏乞陛下速选大将，统领羽林军士，背城一战，以决兴亡，岂可束手受困。”武帝道：“朕闻兵戈之声，心胆皆碎，方寸乱矣，不能主持。择军选将，任卿为之，生死存亡，决于天命。”说罢，两眼垂泪，口中念阿弥陀佛不辍。众臣怏怏而散。傅岐辞了武帝出朝，径到教场中，调遣军将。选施大用为先锋，樊武瑞、陈胜为左右救应使，自为主将督军，打点出战。正是：

马临险地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

毕竟此一阵胜负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司农忠愤大兴兵 梁武幽囚甘饿死

诗曰：

愤发捐躯报国恩，何期天不佑忠贞。

山河指日归他姓，社稷须臾没虏尘。

幽闭深宫愁莫识，节裁御膳渴难禁。

最怜一代兴邦主，至死方知佛不灵。

话说傅司农奉旨发兵出战侯景。次日平明，全身披挂，手持长枪，坐下乌骓马，率领先锋施大用等，马步羽林军三万，大开北门迎敌。侯景见城里有兵出敌，即退一箭之地，排成阵势，立马于门旗之下。左首丁和，右首马之俊，两阵对圆。傅岐亦排成阵势，争先出马。怎生打扮？有《鹧鸪天》为证：

金甲金盔衬锦袍，乌骓马上骋英豪。忠贞贯日三秋烈，壮气如虹万丈高。藏豹略，隐龙韬，赤心为主敢辞劳！只因不忍金瓯坏，双手擎还归圣朝。

傅岐大喝：“侯景逆贼何在？”侯景纵马出阵，应道：“你是何人，大胆骂阵？”傅岐见侯景身躯魁伟，相貌堂堂，盔甲鲜明，声音响亮，乃喝道：“看你一表非俗，受朝廷大恩，不思尽忠；反为叛贼。今日天兵在此，快下马投降，姑饶一死。”侯景大笑道：

“你等狂徒，不知天命。主上佞佛。烟尘四起，百姓受其涂炭，西北有倒悬之危。我今日应天顺人，特来吊民伐罪，诛戮奸邪，神人共快。速宜倒戈卸甲，迎接大军入城，不失封侯之位。倘或执迷，打破城池，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傅岐大怒，回顾道：“谁人与我擒此逆贼？”已见鸾铃响处，先锋施大用舞刀跃马出阵，大喝道：“小将诛此狂贼。”侯景更不打话，挺起长枪，直取施大用。施大用将大杆刀劈面砍来。两个一来一往，杀至三十余合，不分胜败。樊武瑞在阵前见施大用赢不得侯景，舞动浑铁九节钢鞭，拍马夹攻。那边丁和见了，手持大斧，喝一声，跃马接住樊武瑞厮杀。四员大将，奋勇鏖战。只听得金鼓之声震地，施大用阵后大乱，军士奔走，却原来是临贺王正德，率领三万余军，抄过城西。傅岐首尾受敌，不能救应，只得单骑奔入城内。临贺王不追傅岐，催督三军，抄施大用、樊武瑞阵后杀来，杀得梁兵七断八续。施大用见阵势已乱，不敢恋战，败阵而走。侯景不舍，奋勇赶来，施大用兜住马，拈弓搭箭，觑侯景来得渐近，一箭射来，正中侯景左腿。侯景大怒，带箭骤马赶来。施大用措手不及，被侯景一枪，刺于马下。樊武瑞见施大用败走，也牵转马头，奔回本阵。丁和背后紧紧追赶，却好两个马尾相连，樊武瑞回身，将鞭照头劈下，丁和躲闪不迭，一鞭打伤左臂，丁和弃斧而走。樊武瑞见兵势已败，不敢追袭，鸣金收军进城。背后侯景拥大军压来，势如山倒。樊武瑞只领得一半军马入城，将城门闭上，其余尽被杀散，降者不计其数。侯景大胜一阵，依旧将皇城四面困住，喊杀之声，震动天地。

却说傅岐单骑进城入朝，到了金銮殿上，喘息不定。武帝惊道：“贤卿为何如此狼狈，莫非出兵不利么？”傅岐俯伏哭道：

“臣力竭矣！被逆贼侯景，叛臣正德，前后夹攻，因此大败。施先锋等不知下落。”武帝道：“朕从早至今，日已过午，不退朝以待卿报捷，却原来大败而回。此天亡我也。”傅岐道：“臣初督军出战，施大用与侯景舍命厮杀，未见胜负。樊武瑞奋勇助阵，那边一少年将迎敌。正厮杀之际，不期临贺王领生力军，从城西抄路杀来，将臣军马冲作两截，锋不可当，因此抵敌不住，臣只得退回。施、樊二将陷在阵内，不知生死若何。”武帝跌足道：“早不听贤卿之言，以致今日众寡不敌，非卿之罪，实朕之过也。快打探施、樊二将消息，速来覆朕。”只见飞骑来报，施大用阵亡，樊武瑞战败而回，俯伏午门待罪。武帝教快宣进殿。樊武瑞进得殿上，大哭道：“施先锋被侯景所杀，军马三万，折其大半。非臣不肯尽力，奈彼众我寡，势不能当，以致大败。”武帝叹道：“此乃天败，非人力所能支也。朕今已年老，死不足惜，只是遗笑于后世，岂能无恨？目今贼势猖獗，城内军少，难以再战。勤王之师，一时未集，傅司农与卿等用心督军守护，待朕静思良计，以破此贼。众卿暂退。”傅岐、樊武瑞和众文武，俱辞帝出朝，分头守城，不在话下。

却说侯景杀败羽林官军，刺死施大用，军威大振。丁和打伤左臂，侯景着人抬入营中医治，亲督军士昼夜攻城不息。守城军士因赏罚不明，粮食不继，渐渐逃亡去了。傅岐又在阵上吃了惊，回衙呕血斗余，卧床不起。梁武帝只在后殿弥陀阁上吃斋诵咒，看弥陀经、消灾忏，拜斗禳星，以求佛力护佑，观音菩萨救苦，止望暗退敌兵，保安社稷，再无他计。

却说朱异、张绶被武帝面辱一番，心怀惭忿。当下见侯景布云梯飞炮，攻城甚急，看来城已将陷，势不可支，两个私身计议。

朱异道：“即今贼势浩大，国祚颠危，城破只在旦夕。我两个见机而作，守些甚么？不如令人出城暗通消息，献了城门，迎接军马入内，庶不失富贵。不然城破之日，不见得你我为侯景出力的好处，徒死无益。”张绾道：“仆射主见极高，宜速为之。”连晚写下降书，差一个心腹健儿，装做卖柴村民，夜半吊下城去，被侯景军士捉住，送入寨里来。健儿道：“小人是朱仆射差来见大王的，有机密大事相报。”侯景见说，即教去了绳索，问：“朱仆射差你来，有甚话说？”健儿在头发里取书献上。侯景拆开看时，写道：

君侯起仁义之师，吊民伐罪，四海引领而望，孰不归心？今城内兵粮两尽，惟赖傅岐筹画守御，又遭病剧不起。君侯可于明日辰时，驱兵大进，不佞开宣政门以迎大驾。非为身谋，特救满城生灵之命耳。薰沐恭候，切勿失期，以误大事。枢密院左司农朱异、司空张绾再拜。

侯景看罢大喜，重赏健儿。分付道：“拜上你主人，明早攻城，不可失约。事成之后，不愁富贵。”健儿叩头谢赏，出得寨门，到原吊处，已有人在彼伺候，复吊上城来。见了朱异、张绾，将侯景言语说了，二人大喜。

次日平明，侯景号令众军，摇旗呐喊，金鼓震天，攻打宣政门甚紧。只听得城里炮声响处，城门大开，朱异、张绾驱家僮并本院军士助力，迎接侯景军马入城。侯景纵军掳掠，放火杀人，满城百姓，尽遭荼毒。侯景率领猛士五百，径入朝堂。正殿上不见武帝，急搜太极殿中。此时武帝盘膝坐于禅床上，合掌念佛，见侯景来到，安坐不动。侯景稽顙拜于殿下。武帝道：“朕待卿

不薄，何以至此？朕年已九十，视死如归。卿欲篡位，何不斩朕首去？”侯景俯伏地上，不敢抬头，汗流满面。连声道：“臣该万死。今日臣起军马，非敢为叛，欲斩不忠负国之臣，以清殿陛，并无他意。”武帝道：“贤卿如此忠孝，虽周公、伊尹，何以加焉。朕年迈力衰，不能理政，得卿辅佐，实惬斯怀。”侯景道：“臣暂告退，清理军务。明日早朝，再见陛下。”说罢，叩头退出朝门外来。正走之间，御道上遇着朱异，幞头象简，身着朝衣，足穿朱履，见侯景来到，慌忙跪下道：“小臣失迎大王龙驾，伏乞宽宥。”侯景双手扶起，笑道：“朱仆射不须如此。孤与公总是朝廷大臣，何出此言，使孤含愧多矣。”

将士簇拥侯景，同入枢密院中。堂上坐下，即出号令，救灭城中余火，禁止军士剽掠，犯令者斩。军令遍示城中，稍得宁贴。侯景又聚集满朝文武，如有一人不到，枭首示众。文武官僚，畏惧侯景威势，悉到枢密院中听令。侯景在众官中看了一遍，问道：“司农卿傅岐怎么不见？”张绶道：“傅司农不知进退，抵拒大王，战败受惊，今早大军入城之际，病重身故。”侯景呵呵大笑道：“却便宜了这厮。先锋樊武瑞何在？”朱异道：“想已逃窜，乞大王遣军追获，明正其罪。”侯景道：“这厮乃网中之鱼，无能鼠辈，何足介意。你众官在此，孤有一事和尔等商议，不知合众论否。”众官齐躬身道：“愿听大王钧旨。”侯景道：“孤兴兵到来，非有他意，只因主上重佛轻儒，朝政废弛，境外干戈日竞，盗贼蜂起，国家危在旦夕。孤故不远千里，欲除君侧首恶，选诸太子中有才尚德尊者，早止大位。主上听其修行自便。众官以为何如？”朱异、张绶当先谄佞道：“大王之论极是，乃伊尹、霍光之举，名正言顺，大合人心，有何不可！”众官也只得齐道：“随大王主裁，

谁敢不服。”侯景又笑道：“孤欲除君侧之奸，汝等以为何人？”众官面面相觑，不敢回答。侯景正色道：“朱异、张绶，背主忘君，滥叨爵禄，卖国市恩，苟图富贵，天地间第一罪人也。此等奸臣，留之误国。”喝军士将二人绑出，枭首示众。号令才出，只听得一声喊，将朱异、张绶簇下，绑出斩了。须臾间两颗首级献上，众官惊得股栗不安，俱面如土色。侯景道：“诸君不必惊惶。孤除此佞臣，以儆其余，与众官无预。”当下大小公卿，尽皆散讫。

侯景暂于枢密院中住扎，聚集一班儿将官谋士商议。丁和向前道：“主公今欲何如？”侯景道：“孤自从征战以来，千军万马之中，枪刀密布，剑戟如林，生死须臾，不以为惧。今见萧公，使人自慑，不敢仰视，岂非天威难犯？自今以后，不可再见之矣。”丁和、王僧贵一齐道：“主公攻破京都，取天下已在反掌，何不杀了武帝，早正大位？”侯景道：“孤有此心久矣。奈武帝牙爪未除，须索缓缓图之。”众人道：“主公所见甚明，臣等不及。”自此之后，侯景将心腹亲近之人，布满诸路，据守各处紧要关隘。朝廷政务，皆自掌管，故旧大臣，黜退不用。从正月至五月，将武帝幽囚于静居殿中，拨四名亲随牙将看守。凡宫人侍卫，一概不许近前。饮食衣服之类，亦各裁节，不能应用。武帝每日暗暗垂泪，只是念佛以捱朝暮。侯景拥甲士横行街市，每出外，家家闭户，为之罢市；入朝，百官俯伏以待。武帝受尽凄凉，苦楚万状。

当下却值太清三年五月十八丙辰日，武帝受饿数日了，早晚止吃得一碗糜粥，并无他物。心下忿怒，只觉心膈饱胀，咳嗽不止，又无一个心腹之臣问候，亦无一个宫人伏事。武帝叹气道：“朕当初多少英雄，赤手打成天下，身登九五，威倾朝野。也只

为孽海无边，冤愆有报，故此皈依我佛，要图圆寂后，径归西方净土极乐世界，莲花化生。谁想遭遇侯景逆贼，将朕幽闭在此，求衣不得衣，欲食不得食，历尽艰难。昔日英雄何在？想必天地有所不容，佛教亦无益也。”说罢，泪如雨下，愈觉心头饱闷，咳嗽喘息不止，倒在御床上。回头问庖人道：“朕口甚渴，有蜜水可将一碗来暂解。”庖人道：“宫中止有血水，焉有蜜水！陛下要止渴，只有一杯浊水在此。”武帝道：“就是浊水，聊且将来解渴。”庖人将半碗浊水，递与武帝。武帝喝了一口，但觉秽气触鼻。仔细看时，却是半碗浑泥浆，内有两头虫盘跳。一时怒气攻心，将碗掷于地上，愤怒道：“一代帝王，却被小人困辱！早知今日佛无灵，悔却当初皈依道。”再欲说时，神气昏聩，口已含糊，舌头短缩，不能言语，但道“荷…荷……荷……”，遂气绝而崩。可怜立国英雄，饿死十台城之静居殿中。有诗为证：

梁君崇释斥儒风，岂料身空国亦空。

作俑已无君与父，又何执法责臣忠？

后贤义有诗叹曰：

于戈四境尚谈经，国破家亡佛不灵。

覆辙满前殊未警，浮屠犹自插青冥。

当下庖人传出外来，言圣驾已崩。侯景闻知，一面委官整理丧事，亲率群臣入殿，奉太子世赞即位，是为太宗简文皇帝。改号大宝元年，加侯景为相国，封二十郡。侯景心下不足，自称汉王。自此朝政皆属汉王所掌，文武百官，凡事先禀过汉王，然后奏知文帝。

临贺王正德见侯景奉太子即位，心下大怒，聚集众文武商议道：“叵奈侯景这贼，将书激朕起兵，原说诛戮主上，事成之后，

朕登大宝，共享富贵。不期逆贼破城以来，不得一面，今又立世赞即帝位，全不是起兵初意。朕被其所卖，甚为可恼。不诛此贼，何以泄忿！但恐众寡不敌，众卿有何妙策？”长史华一经道：“昔日侯景致书陛下，臣已谏阻，莫堕其术中，陛下不听，以致今日。此贼不久必篡大位。臣闻鄱阳王贤能英武，有精兵数万，谋臣极多。陛下何不修密书，连合鄱阳王，两下起兵，共诛国贼，何愁大事不济？”临贺王大喜道：“卿言甚善，朕当从之，逆贼合当授首。”于是修成密书，差心腹都尉羊琰赍书送至鄱阳王处，暗合连兵，以剿叛逆。

羊琰藏书发内，径出南门。行不数里，只见前面一簇人马，远远行来。羊琰立定看时，乃是汉王侯景，带着数百军士，吆喝而前。羊琰路次难避，终是心虚，慌张不定，急闪入路口庵院中回避。侯景坐在马上，远远看见一个将士探头张望，行步惶惶，心下疑惑。正欲查问，只见闪入庵中去了。即着军士唤出来看，却是羊琰，跪于马前，面色变异。侯景问道：“汝为何事慌张如此？”羊琰战栗不能答应。侯景笑道：“必有奸谋。”令军士搜检，发内搜出书来，呈上汉王。侯景拆开看时，书云：

叛贼侯景，凶狡奸伪，欲图篡逆，反以弟为奇货。

初诱合兵，以除君侧之恶，不期城破之后，幽上于静居殿中，绝其饮食，饿死台城。此贼怀不良之心久矣，终必篡位。今特致书于贤王，求起一旅之师，共诛逆贼，碎尸灭族，以祭先灵。乞兄早正大位，副兆民之望，国家幸甚，天下幸甚。

侯景看罢大怒，双手加额道：“感皇天庇佑，得获奸谋，不然孤三族皆休矣。”即将羊琰斩了，带领军士，火速进城。当晚发精

兵三千，部领家将，径将临贺王府门围住，亲自杀入府中，满门良贱尽皆诛戮，席卷财帛，寸草不留。又将临贺王押入景阳楼内绞死。有诗为证：

宗党阴谋骨肉欺，岂知一旦亦诛夷。

从来善恶谁无报，为子为臣宜鉴之。

话分两头。再说林澹然自从侯景相别之后，光阴迅速，不觉又更了几遍的寒暑。终日修禅炼性，返本還元，容颜倍加光彩，身体更觉精神。苗知硕、沈性成、胡性定三个不离左右，早晚随着林澹然看经念佛。薛举依旧送在城里张太公家，和张善相同窗肄业，共习诗书。当下年已十岁，二生天资相等，性格不同。这薛举悟性最高，只是不肯读书，候先生不在，翻筋斗，打虎跳；扯拳拽脚，嬉耍喊叫。年纪虽小，气力颇雄，举一二百斤之物，如同等闲。这张善相秉性聪明，读书三五遍即能默诵，古书坟典，过目不忘，下笔成章，雅爱清静。先生每每责罚薛举，致书与林澹然，说薛举不肯用心，比初进学时大不相同。林澹然已识他是个好人，只是护短，不十分拘束。

闲话休题。却又是初夏天气，但见乳燕飞华屋，新篁遍丽园。林澹然和苗知硕在庄后小园中槐下闲坐，苗知硕问西天天竺国我佛如来修行得道根源，林澹然将如来辞父归山，苦修证道的事，细说一番。自下午讲起，不觉红轮西坠，冰镜高悬，并无纤毫云翳。林澹然道：“初夏光景，清和可人，难得这般皎洁的月色。良宵美景，莫要辜负了。”教道人移桌椅在茶蘼架边，摆出酒肴，对月而坐，苗知硕侧坐相陪。二人饮酒谈笑玩月，遣兴怡情，许久，又早夜深更静。林澹然正举酒杯在手，仰面看月，忽见东南上一星，其大如斗，自南而西，色煌煌欲坠。林澹然道：“知硕，你

看此星为何如此？”苗知硕抬头看时，失惊道：“住持爷，此星却也大得利害，为何一步步流过西来？”林澹然道：“此星不比诸星，乃北极紫薇之象。今自南向西，其光将坠，多应在梁武帝身上有些不祥，或被侯景所弑，未可知也。”知硕再欲问时，只听得一声响亮，大星已坠，其光四散。两个惊骇叹息。林澹然道：“紫薇星已坠，武帝休矣。只是百姓遭于涂炭，何时四海清平？”叹息了半晌，苗知硕将手指道：“那月边随着这两颗星，其光闪闪烁烁，比诸星大而且朗，正照本城之内，是何星也？”林澹然笑道：“天机玄妙，非汝所知。此二星乃大贵诸侯之象，正照本城，应出英雄豪杰。然而星光带杀，黎民必遭荼毒，天下安得太平。”

林澹然又将星象一一指点与知硕道：“凡星者，精也。万物之精，上列于天，各属分野。二十八宿以经之，金木水火土五星以纬之。如星宿一离次舍，即有灾难。又如流星入斗口，主有刀兵。五星入斗，秦地不安。天乌星现，上人失德，辅臣为祸，干戈离乱。三台为宰辅，妖彗来侵，主大臣谪贬，小人得志。天盖星现，国有阴谋，君弱臣强，天下兵乱。天汉星、地汉星若有光芒，人主宜修德以禳之。毛头星其光烛地，大水为灾，夷狄侵中国。太白入南斗，君王下殿走；若经天，主变乱。毛头星有七八名，一名搀枪，一名煞星，一名武联，一名扫帚，一名文班，一名招摇。此星总不宜现，现必有灾。辰星原在月后，若在月前，期年之中，防兵革。天狱星现，兵火立应。天雁星其光青色，三四丈长，现必生殃，主兵荒贼盗。天兽五星，不宜明亮，若还皎洁，天下刀兵。若贼彗同现，十年方可安宁。天秤亦七星，如仲夏之夜明朗，主大雨，平地行舟，年荒米贵。南箕老人六星，立夏半夜起看，如皎洁，年丰太平；如昏暗，岁歉乱生，不能尽述。

大凡天下将治，文宿当空；天下将乱，恶煞出现。成败兴亡，皆由天命。星象先呈其兆，贫穷贵显存乎其人。俺与你历尽艰难，受遍险阻，在死生关里逃得出来，亦是气数不绝，非关俺辈之能也。”苗知硕点头嗟叹道：“承住持爷指教，顿开茅塞。”二人一面吃酒，一面谈说，又早见斗柄横斜，月轮西转，三更已尽。林澹然令道人收拾杯盘，各回房歇息。次日着苗知硕、胡性定二人，到梁国去打听武帝消息，顺便访问杜都督家眷安否如何。二人辞别起程，不在话下。

一日，林澹然因天气炎热，在庄前竹阴中乘凉，见一个婆婆，年逾七十，头鬓皓然，但见：

蒙头霜雪，瘠体龙钟。眼昏不见光明，耳重那闻谈笑。面皮多皱，荷包打就折纹多；牙齿全无，口瘃何曾言语朗。欲啖未沾先出唾，无因独自只摇头。

这婆子领着一个女童，生得面阔口方，身躯雄壮，携手径入庄里来。林澹然看时，是近邻专做媒的潘妈妈。走近前来对林澹然万福道：“住持老爷，一向不会，尊颜越发清健了。”林澹然答礼道：“妈妈贵冗，许久不面，一向兴头得利么？今日有何事，到俺敝庄来？这小官可是你的令孙么？”潘婆道：“老身穷忙，不曾到贵庄望得住持爷。这小厮不是我孙子，来路远哩，小儿日前在梁国带来的。今日为这冤家，特来见老爷。”林澹然笑道：“见俺有何话说？”潘婆道：“这小厮今年十一岁了，自小父母双亡，寄养在邻居。因侯景作反，掳掠民间子女财帛，自河南直到京都，尽遭焚劫。这小厮收留的人家，也被劫掠一空，只得将这小厮出卖。小儿为商，打从那里经过，见他生得有些古怪，就买他回家使用。不期这小厮惫懒，镇日和小孙们厮打相闹，几番欲要赶他出去，

又可怜他是外国人，伶仃孤苦；欲要留他，又被他闹吵不过。老身淘不得这许多气，想主持老爷曾说少个扫地闭门的童儿，老身思这清闲去处，没有与他一辈的厮闹，可以安身，故将这厮送与老爷使用。若说起粗用，却也做得。不知老爷肯收留么？”林澹然道：“难得妈妈一片好心。小厮儿俺这里尽可用得，若是这等顽劣，不肯服性，惟恐难以教训。或有逃亡走失，如之奈何？”潘婆道：“老爷但放心，虽是拗劣，慢慢地训诲得好。走失之事，决不妨的。目今离乱之世，柴如珍宝米如金，嫡亲父子，兀自不能相顾，那有闲钱养别人？不怕他飞上天去了。”林澹然道：“妈妈说得是，贫僧便收他不妨，但不知多少身钱？”潘婆道：“小儿买来时，说道身钱连盘费共用了三两有余，又养了他两个多月，这也提不起了。任凭老爷见赐罢。”林澹然道：“岂有此理。公平交易，如何少得你了？”即抽身到房里，取出白银三两递与潘婆，又留住吃了酒饭，潘婆千欢万喜，作谢别了林澹然就行。

那小厮将潘婆衣裳一把扯住，睁着两眼道：“老妈妈，好呀，你得了银两，把我撇在此间，就去了咦？”潘婆道：“我儿，我送你在住持爷这里快活，只像落在蜜缸里，好不受用哩。”那小厮道：“我只同妈妈回去，不要这光头受用。”潘婆喝道：“胡说！你在住持庄上，享的是清福，住的是高屋，穿的是好衣，吃的是陈谷。小心伏侍老爷，大来决有长进日子。我另日再来看你。”那小厮道：“寺院中有许多不好处，妈妈要钱，却将我断送在这里。”潘婆道：“寺院中有何不好？”小厮道：“光头们吃的是冷斋饭，咬的是硬馒头，穿的是破衲衣，嚼的是蔬菜食。不见荤腥面，那里讨酒喝？答有些儿差错处，还要打两个大头搭。若还俊俏些，就要把沙弥来解渴。只是同妈妈回去的好。”林澹然笑道：“这顽皮，

却会油嘴，一发溜撒。你只见庵观寺院的和尚贫财好色，明蔬暗荤，遮人眼目。俺庄内须与他们不同，荤酒俱有，待人甚恕。只是你肯小心勤谨，管得你暖衣饱食，逍遥快乐。”那小厮才笑道：“若恁的说时，将就可以度日，慢慢再寻出头日子。”林澹然道：“妈妈请回，小厮留在这里，不和他一般见识。”潘婆道：“老身告回，这猢猻拗劣时，住持爷不须打得，只拿去剥皮揼草便了。”那小厮喊道：“老猪皮止可将去鞦鼓，那里还揼得哩。”潘婆怒道：“今日既送与住持爷，就是住持爷的人，不好打你。快快改过，休得如此尖嘴伤人。”那小厮瞅着眼道：“酒醉食饱，骗了钱钞。只怕你尿急，那厢去放闸是好。”引得林澹然也忍不住笑起来。潘婆恼道：“这小泼皮胡言乱语，我骗了谁家的钱钞？我是走千家踏万户的，老实为本，谁与你小猢猻放屁辣臊！”说罢，提起手中扇子，劈头就打。林澹然拦住相劝。那小厮笑嘻嘻地钻来钻去躲避。潘婆有几分酒醉，被小厮混了半晌，却有些眼花了，倒将林澹然打了一扇。那小厮一直跑进佛堂里，拍手笑道：“妈妈忒也惫懒，上门来打和尚。”林澹然怒喝道：“你再如此胡缠，我就要开棒了。快进去！”那小厮见林澹然发怒，把舌头伸了一伸，走入佛厨后面去了。潘婆气得喘吁吁地道：“小不死，气杀我也！”林澹然教行童拿一杯苦茶，请潘婆吃了，送出庄门。潘婆作谢，别了自回。

林澹然转入方丈里坐定，令道人叫那小厮过来。小厮听唤，即忙走进方丈里站着，问道：“老爷叫我有何分付？”林澹然道：“适才你冲撞潘妈妈，甚是该打。初次饶恕一遭，以后改过，不得如此无状。言语要谨慎，行动要小心。”小厮道：“老爷分付，下次再不敢了。只是气这潘妈妈不过。他的儿子何曾将银子买我

来？原是个专一设骗的拐子，坑害人家儿女。拐我来时，瞒着我，只费得两个烧饼，麻了我嘴，说不出，就领来了。在他家过了两个月，做了许多事，还要小猢猻、小短命不住的骂，并不曾吃得一餐饱饭。今日将我卖与老爷，他又白白地骗了银子去，细想其情，甚为可恼。”林澹然听罢，心里暗想道：“看这小子容颜古怪，相貌稀奇，言语甚有经纬，决非落后之人。”当下因他生得面阔口方，取名叫做阿丑。

至晚，苗知硕、胡性定从梁国而回，放下包裹雨伞，对林澹然稽首毕。苗知硕抬头见侧首立着一个小厮，生得异样，便问道：“住持爷，这小厮是何处来的？”林澹然道：“适才潘妈妈送来，卖与俺庄内使用。难得他老人家一段好情，收留在身畔伏侍。”说罢，就叫阿丑过来见了苗师父和胡班首。阿丑向前唱了两个喏。林澹然令苗知硕、胡性定且去洗了尘土，吃些酒饭，慢慢地来讲话。二人出方丈去了。阿丑走近林澹然身边，问道：“方才来见老爷的那一个矮和尚，老爷快烧一道黑符，遣他出去。”林澹然喝道：“这狗才，又来胡讲。以后不许叫和尚二字。唤那矮的长老做师父，那瘦长的长老做班首。你初进得门，怎么就教俺遣苗师父出去？”只见阿丑将手指着自己的眼睛，说出这句话来。正是：

有智不在年高，无智枉活千岁。

不知阿丑识得苗知硕是甚么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都督冥府指翁孙 阿丑书堂弄师父

诗曰：

人生如梦寄尘中，梦觉尘缘总是空。
浪荡形骸同泡影，浮沉踪迹似飘蓬。
魂游地府方知父，宿借禅门始认翁。
戏术弄师堪绝倒，将军原不类儿童。

当时阿丑将手指着自己的眼睛道：“老爷，那个矮师父何处来的？却是一双鼠眼，有些要偷东摸西、挖墙撬壁的勾当。俛日后做出事来，岂不连累老爷？”林澹然喝道：“咄！你小厮们省得甚么，如此胡说？师父知道，活活打死。快不许多讲。”阿丑拍着手，呵呵地笑出方丈去了。林澹然暗想：“这小厮恁般乖觉，为何就识苗知硕会做贼？这都是他的灵根宿慧处。”自此以后，遂纵放阿丑顽耍，不甚拘束。

苗知硕吃罢饭，走入方丈里来，林澹然问打探梁国消息和杜都督家眷下落何如。苗知硕道：“侯景自别住持，即投梁国。不期东魏高澄用反间计与中国连和，激变侯景，反入台城，将武帝活活逼死。朱仆射、张司农、临贺王等，俱遭杀戮。目今是武帝太子世赞即位，封侯景为相国，兼平章事，又称为汉王。这天下

不久是侯景篡了。那杜都督身丧之后，其妾冯氏，耽孕十七个月，生下一子甚好。岂知不数年间，大母、次母俱患疫症，相继而亡，家业又被火焚，其子不知下落。果然是家破人亡，实为可怜。”林澹然听罢，潸然泪下，悲叹不已。

且说这阿丑无拘无束，每日山前山后顽耍，没兴时跳在溪内洗浴，千般百样，在水里嬉戏。不觉月余。当下时值炎天，十分酷热，薛举在城内张太公家读书，先生见天气暑热，告别回家去了，张太公着人送薛举回庄上来。林澹然教他早晚温习书史，薛举那里肯读，终日和阿丑耍拳舞棒，踢飞脚，跳四平，庄前庄后，左右邻舍，家家搅遍。有几个村老，走到庄里告诉林澹然道：“贵庄这两位小官，十分顽劣，村前村后几家邻舍，被他搅得不耐烦。溪边鱼网时常扯破，园中花果屡次偷吃，若小厮们阻挡他，就寻相打。况兼力大，谁敢抵手？狗若吠时，即提起尾来搠死便是。我们老人家说他几句，他也不听，一味鸟娘鸟爹的乱骂。村老们因住持老爷的人，又不好伤触他，只得忍气。今日特来见住持，望乞美言教诲，戒他下次，省得坏了邻舍之情。村老无知，斗胆冒渎。”林澹然道：“贫僧隐居于此，竟不知这两个畜生在外如此生事，乃贫僧之罪也。列位老丈请息怒，待山僧重责这厮，容日请罪。”众老一齐道：“住持如此忠厚，却是我等得罪了。”起身告别，林澹然留茶，送出庄门去了。

澹然自回禅堂里念佛。直到天暮，方见薛举和阿丑笑嘻嘻地回来。林澹然喝教二人跪下，两个不知是何缘故，在禅堂佛厨前跪了。林澹然提竹片在手里，骂道：“好两个畜生呵，一个不成主，一个不成仆，相呼厮扯，那里去生事来？打搅得村坊不宁，大胆冲撞邻里父老。先打这狗才，后打这畜生。”薛举道：“我一

向不曾顽，阿丑指引道：东园果子好吃，西池鱼儿好摸，打人骂人，都是他教我的。冲激邻舍，也并不干我之事。”阿丑争道：“大叔，你在城读书不曾回庄时，我也镇日价遍处闲耍，为何不曾有一个人来告舌？自你回来，日逐引我去打搅东邻西舍，就有许多唇舌，如何却都推在我身上？”林澹然怒道：“这狗才还恁般花嘴巧舌，如何说得过！”提起竹片，将阿丑打了十数下。次后来打薛举，打得两下，苗知硕、胡性定、沈性成一齐来劝。林澹然骂道：“以后若再如此，两个俱是一百竹片。今晚不许起来，直跪到天晓才放。”林澹然带怒入方丈里去了。

薛举、阿丑跪在禅堂里，你我互相埋怨。未及一更天气，苗知硕自悄悄来领薛举进去睡了，阿丑却独自一个跪在那佛前，不见有人出来放他。心里烦恼，想道：“悔他娘鸟气么，薛大叔引我惹了邻舍，却把我两腿儿熬打，双膝儿受跪；他却苗师父领进去睡了，留我一个，冷清清跪在这里，守着琉璃灯。呸！这都是那潘婆害我。不如趁今夜无人知觉，悄地到他门首，放起一把火来，烧得那厮人离财散，净净光光，才消得我这一口怨气。”忙忙的寻了引火纸札，带了火种，溜出庄前，爬起靠墙杨柳树上，往外一跳，出了庄门，取路径奔潘婆家来。走过村场，又过了两重岗子，正落山坡，猛地起一阵旋风，豁喇喇树叶，如雨点般满头飘下。行不数步，又起一阵风，刮得满山树木飒飒地响。阿丑打了一个寒噤，远远见两盏灯光从侧首山坳里闪闪烁烁射出来，阿丑笑道：“月色不甚明亮，正好借此灯光，顺路同下山去。”低头急走，忽然平地起一个霹雳，振得地动山摇，原来是一只吊睛白额大虎。见了阿丑，将口拄地吼这一声，扬威竖尾，径来扑人。阿丑见了，叫声“阿呀！”急转身复跑上山。回头看那虎时，已

扑近身边，阿丑就钻入树林中。那虎也赶入来，阿丑慌了，急急溜上一株大松树，蹲在顶上。那大虫昂头向上看了半晌，两爪揸地，将头拄着树根，猛地吼了一声，树枝振动，阿丑险些儿跌下来。两手紧紧抱住大枝，看着下面那虎，又将树根啃啮。阿丑暗想：“这畜生若咬断树根，如何是好？”心生一计，扯开裙裤，放出溺来。口里念道：“撒了惊尿，免生疾病。”那尿热腾腾浇将下去。大虫仰面看上。阿丑取出腰间火种，点着纸，劈头丢下，刚刚撒在大虫的左眼里。那虎烧得眼疼，打个滚，跳过对山去了。

阿丑欢喜，忙忙溜下树来，不期踏着枯枝，括地一声响，树枝连人滴溜溜跌落尘埃。树高势重，阿丑跌得昏晕而死，一点灵魂，飘飘渺渺，独自而行。一望时尽是荒郊旷野，但见阴风惨惨，冷雾昏昏，并无一人来往。阿丑心下惊疑道：“这光景不是潘家去的路了。”放着胆，趱向前去。行了十余里，前面见一座城池，城顶上数道黑气冲起，四周并没屋舍人烟。看看走近城边，蓦然城门开处，突出数个夜叉，生得鬼形怪状，面目狰狞，种种奇异之像。手执钢叉刀棍，将阿丑擒住道：“这厮来得甚好，大王的福也。造化，造化！”阿丑心慌要走，奈何挣扎不脱。两下正自扯闹，忽见一老者，皂衣幅巾，须长鬓白，手拄拐杖，飞奔前来，喘吁吁喊道：“留人还我！留人还我！”夜叉喝道：“尔是甚处毛神，敢在此大呼小叫？”老者道：“我是小蓬山土地。有一大贵人，误来汝处，我一路追寻，原来在此。快快放他转去，免受天谴。”夜叉道：“我这枉死城无屈死的鬼，无放还的人。这小子既已到此，再无放理。”说罢，扯着阿丑驱入城去，土地一手拖住不放。两下里扯来拽去，终是双拳不抵四手。你道矮矮一个白须老子，怎能扯得过这几个长大凶鬼？弄得这老儿一面咯咯地呛，拖着阿

丑，满地打滚。阿丑心中大恼，奋力跃起，夺过夜叉钢叉，向前乱搥。土地挺拐杖，没头没脸打将过去。夜叉一齐举兵器相迎。倏然一骑马飞到，马上那员大将，口称是直日巡察功曹，奉东岳并城隍之旨，特来留杜贵人回去。夜叉大咤道：“我等奉五殿阎罗天子圣旨，守此城中，岂有容易转去得的？”功曹大怒，拔出腰间宝剑，也杀将过来。夜叉不能抵敌，奔入城内去了。功曹将阿丑抱于马上，策马而走。只听得后面喊声大振，回头见数百牛头马面，鬼卒夜叉，簇拥着一员鬼将，骑着黑龙来追，旗号上书“无厌大王”四字。怎生模样？有《西江月》为证，但见：

疙瘩脸泽如泼靛，狮子口一以朱砂。铜铃突眼露獠牙，赤发鬍髯可怕。头戴金冠耀日，身穿绛服飘霞。手持大斧跨龙蛇，声若巨雷叱咤。

功曹忙将阿丑放下，交与土地道：“这鬼王极是凶恶，若贵人被他抢去，万无生理。汝等急往南走，我自单身迎敌。汝等去远，我才回马。”说罢，截住鬼王厮杀。这土地引着阿丑急往南走，后面鬼卒，又飞步来赶。二人十分危迫，忽听得呵道之声自东南而来，见百余战士，旌旗羽盖，相继拥至。中央彩舆之间，端坐一位王者，又有数十个军士，肩驮钱串，跟随车后。土地正欲喊叫，那大王早已先知，唤土地领阿丑相见。又令战士大呼功曹停战，功曹拨马去了。鬼王厉声问：“来者是何冥官，阻我战阵？”大王道：“孤乃冥曹总司掌案，忝居王位，足下岂不相认？孤家九世积德，蒙上帝恩赐一子，今偶误来至此，足下何相迫乎？”鬼王听说，意欲收兵，众鬼卒一齐喧哄道：“大贵人误来，正大王代生之日，我等亦好出头。千载奇逢，非同容易，若一错过，后会难期，大王岂可轻轻放过！”鬼王听了，又复来抢阿丑。

大王喝车驾退后，令军士将金钱百余串，撩掷过去。那鬼王见了钱，笑嘻嘻忙将手接，堆叠满肩，回身入城去了。众鬼卒喧哗不息，军士将银钱四下抛撒，鬼卒们攘臂争夺，乱抢一空，尽皆满面堆笑而散。

功曹、土地等随车驾回府。进了大殿，大王慰劳二神，侧殿设宴相款。手抱阿丑，垂泪道：“我儿这般长大了。今日若非东岳牒文传报，此时汝已堕落孽城之内。”阿丑道：“大王，你何人，这样爱我救我？”大王道：“我非别人，乃汝亲父，杜都督名成治的便是。”阿丑听了，扯住杜成治衣襟，大哭道：“你既是我父亲，在此做官快活，如何将我流落，伏事别人？”杜成治亦哭道：“我儿，可怜你命薄，遭此流离颠沛。幸喜林禅师收养在庄，不致受苦。顷者游弈大使接得岳府牒文，报称汝入冥司，已近枉死城，故我亲来救你。又赖土地、功曹已先在彼相援。”阿丑道：“我要到潘婆家去，路遇大虫，上树躲避，不期失足跌下，心忙意乱，错走路径，撞见这伙凶鬼，缠了这一会。那生得丑恶怕人的，是甚么大王？十分可恶”杜成治道：“这魔王自从有地狱，即据枉死城，收录一切横死伤亡魂魄，暴虐贪利。凡冥府诸曹官，典殃满转生阳世，为官清正。惟此魔罕得托生，数百载间，倘有大贵灵魂自入枉死城者，方可代位。然后此魔得生阳世，位极人臣，欺君罔上，蠹国害民。若吴之伯嚭，秦之商鞅，汉之董卓，皆是此魔转世，荼毒生灵。自汉末到今，将及四百余年，彼大数又当转生阳世，故今要抢汝入城代职。但此辈小人，惟利可动，故我不惜数百万冥钱，救你性命。”

阿丑道：“我听得人说，世上恶人，死后决落地狱，受诸苦楚，不知真假？若真有，我要看一看耍子。”杜成治道：“地狱阴

险，汝不可观。但人心一念善，在在天堂；一念恶，种种地狱。比如我为父的，生前正直，死后为神。上帝复怜忠义，赐汝为子，以昌后嗣，这是做好人的报应。”阿丑道：“我今只跟你做官，接续后代，不去伏事那林和尚了。”杜成治道：“我儿，你不知这林禅师，乃是救你公公的大恩人。我为报恩，救了林禅师性命，反把自己性命送了。我生前不曾孝养得你公公，故今不能托生。有一事嘱咐你，月余之后，你公公到庄来，你可认他，留公公在庄上，小心孝顺，就如孝顺我一般。”阿丑道：“我并不曾见公公面，如何认得？”杜成治道：“你公公名唤杜悦，今年八十二岁了。须发皓白，手拄拐杖的便是。”阿丑道：“莫非方才同我来的老头儿么？”杜成治道：“不是。你公公生得瘦长清健，左手背上有三点寿痣，右脚面上有一颗黑痣，以此为认，决然不差。你的生日，可记得么？”阿丑道：“我从小没了爹娘，那里知道？”杜成治道：“你是太清元年二月初七日亥时生的，乃遗腹之子。因你生母冯桂姐耽孕十七月所产，故名过儿。你今快快回去。”阿丑扯住不放，哭道：“我只是随你在此快活，不回去了。”杜成治道：“此处是阴司地府，你不知道，况是梁国地方，你若不去，就不得活了。”阿丑方才放手，垂泪欲行，杜成治道：“我儿且住，还有一句至紧言语，几乎忘了。若你伏侍公公归天之后，你已成人，千万将公公骸骨归家，葬于祖坟上，尽我之心。我的骸骨，已沉埋梁国，须日后还乡。族中尚有亲人，你可归宗认取。暂时落籍，久后必然发迹。我阴灵暗中护你，你当切记于心，不可忘了。”

父子们正要分别，忽殿后转出二位夫人，将阿丑抱住，号咷痛哭。阿丑认得两个母亲，也放声恸哭起来。功曹、土地突至殿上道：“天色酷暑，日已过午，贵人作速回阳，迟则房舍欲坏，有

误大事。”杜成治也催促快去，这母子三人，牵衣执袂，不忍分离。杜成治将手指着殿外道：“兀的不是鬼王来也！”阿丑急回头看时，倏然不见了父母，但见一片长江，阻住去路，滔滔大浪，从脚跟边滚来。功曹抢阿丑上马，腾空而起，但闻风雨之声。远远见山顶上人马攒绕喧嚷，功曹对阿丑道：“为你一人，惊动了诸处神祇，都在此守护。”言毕，骤马奔至山顶。土地将阿丑撮着脚，颠下马来。阿丑大叫一声：“颠死我也！”

此时林澹然合庄人，都在那里看守。原来当日林澹然因庄门不开，不见了阿丑，着人四下寻觅。有人报说，有一小厮，如此模样，跌死在山上。澹然带了人从，亲自来看，果然是阿丑，跌死在松树之下，一齐啼哭。澹然将阿丑浑身抚摸一遍，忙拭泪道：“不妨，不妨。此子相貌端厚，决非夭折者，汝等不必悲啼。”忙打点茶汤药饵，又令人倚树张盖遮蔽，众皆环立看守。将及申刻，忽然阿丑大叫一声：“颠死我也！”众人惊喜。胡性定忙将阿丑扶起，澹然即调定神散灌下咽喉，渐渐回神，手足活动。开眼看了众人，方知是死去还魂。此时村邻过往来看的人甚多，都与林澹然贺喜。澹然谢别众人，雇轿抬了阿丑回庄，用药调治。数日后，阿丑精神复旧，依然好了。澹然细问跌死根由，阿丑将前后事一一诉说，只不讲出父亲分付之言。澹然方才放心。

阿丑依旧顽耍，心下只恨那大虫几乎丧命，对薛举道：“我这条性命，险些儿落在那山猫口里。怎么拿住他，打死这孽畜，方泄此恨。”薛举道：“不难，我帮你去捉。只是没器械，难以近他，又不识大虫穴在何处，惟恐寻他不着。”阿丑道：“那山猫谅只在此山前后，容易寻的。若要器械也有。”薛举道：“器械在何处？”阿丑溜入苗知硕房里，偷了一条铁尺，一把短刀，又问邻

舍借了两枝笔管枪。两个径到小蓬山上来，只向峰峦曲拗、树木丛杂之处，寻了一遍，不见踪迹。看看天晚，阿丑将器械寄在山下人家，取路回庄。

次日，二人吃罢午饭，复往山上来，穿东过西，走遍深岩穷谷，又寻不见。二人疲倦，暂在石蹬上坐了歇力。阿丑道：“那夜毛虫被我烧伤了眼睛，看他撵过隔河山上去了，莫非窝穴在对门山里？”薛举道：“既然如此，决有下落，快快寻去。”二人下山，头顶衣裳，手拖枪杆，渡过河去。爬上岸，拭干了身上，穿了衣服，飞奔上山。蹇过山顶，恰是一片平阳地，周围都是大竹。二人穿入竹林，只见地上一带鲜血，两个随着血迹而走，行不上一箭之路，忽见血淋淋一只人手，吊在树根上。阿丑道：“大叔，你见么？”薛举道：“这毛虫又在此伤人，决在左近了。”二人直寻出山弄，不见有虎，复回原路，走出竹林，下山行近洞口，猛听得淙淙水响。急抬头看时，正是那大虫，口里衔着一只黑犬，渡河过来。二人抖擞精神，挺枪布定。那虎不知，爬上岸，放下黑犬，把身子抖了几抖，双爪按住狗颈正要动口，不提防阿丑大喝一声，一枪刺来。大虫急舒右爪一抢。那枝枪杆，早被搭折，阿丑倒撞下去，跌在坡下。大虫欲张口来咬，被薛举一枪戳去。大虫弃了阿丑，兜转身来扑薛举。薛举刺不着，忙闪入树傍，大虫扑了一个空。薛举复挺枪乱刺，大虫将前爪按一按，向前扑来，被阿丑跳起身，拔刀向虎臀上乱砍。大虫哮吼，翻身来扑阿丑，薛举乘势尽力一枪，刺入虎颊。那虎两爪向上一搭，刮地一声，又将枪杆断为两截，反把枪头击入肉里。那虎负疼振怒，奋力跃起，从半空扑将下来。薛举乖滑，忙转入树后躲过。此时心下也觉有些慌张，急招呼阿丑下水回去。

二人跳入河内，那大虫也踊身跳将下来，没水扑人。对岸樵夫见了，喊叫：“那两个孩子，快没上流逃命！”不知这两个顽皮是一双水葫芦，大虫落水，正中了一人之机。阿丑见虎赶来，钻入水底，抄转虎后，浮出水面，双手将虎尾揩住。大虫虽然力猛，水中四足悬空，不能着力，反被阿丑拖住。薛举走水如登平地，从侧首划拢，飞身跨上虎背，两手揪定虎耳，尽力按下水去。大虫性发，吼一声翻身乱滚，将二人滚落水底。岸上人跌脚叫苦，呐喊驱逐。那虎昂头掉尾，浮水奔转东岸。只听见潺潺水响，二人翻波踏浪，跳出水面，一齐跨上虎背。阿丑紧抱虎颈，薛举例扳虎尾，用力按住。大虫不能转动，又复钻下水去，二人复滚落虎背。大虫跃出水面，奋力没近岸边，又被阿丑、薛举赶上，拽定长尾，倒拖转河中。虎挣去，人扯来，两下挣扎多时。那大虫头垂爪慢，骨都都水灌入口内，顷刻间沉落河心，这二人兀自死命扯住不放。两岸的人，都看得呆了。有几个渔翁胆大的，下水来没入水底摸那虎时，四爪拳拢，侧卧水内。忙唤二人放手，一同游过河西上岸，取两件好衣，与二人换了，送酒食压惊。本村邻近人，听说两个孩童，打死了一只大虎，都来围住了看，个个摇头咬指喝采。众渔户驾舟，摇至河中，打捞死虎，令四个健汉扛抬，随后有一二百人，同送阿丑、薛举回庄。此时日已平西，林澹然正立在庄前，见这一伙人闹丛丛抬着一只大虫前来，惊问其故。众人将阿丑、薛举打虎之事说了，合庄人尽皆骇异。林澹然又惊又喜，即令猎户将虎开剥了，虎肉、五脏散与众人，虎头、四爪送与张太公，止留虎皮自用。邻众作谢散去。后人诗，单赞杜、薛二子幼年打虎之勇。诗云：

天生豪杰年幼冲，徒手格虎人中龙。

此日崢崢露头角，四海烈烈扬英风。

阿丑自打虎之后，每每思念冥中父亲所嘱公孙相会之语，不敢远出，只在庄前伺候。一日午饭后，身子困倦，坐在槐树阴下打盹。一觉睡去，直至将晚未醒。正鼾睡间，被人叫唤惊觉。站起身，擦着眼睛，口中咽咽啾啾骂道：“是那一个鸟娘养的，惊醒我的睡头。可恶，可恶。”只见一个老者，立在面前，笑道：“小官儿这等嘴尖骂人。我老人家因贪赶路程，天晚遇不着饭店，到贵庄借宿一宵，因此惊醒你，休得发恼。”阿丑仔细看时，这老者生得白净面皮，长髯似雪，身躯瘦健修长，容貌清古。头戴一顶漆纱道巾，身穿青绢沿边黄布道袍，腰系绒绦，脚着多耳麻鞋，手执龙头拐杖。阿丑心下大惊道：“异事！阴府父亲所言，果然不虚。”忙应道：“老公公，里面请坐。适才睡梦里，失口冲撞，莫怪。”老者道：“多谢，多谢。好一个乖觉官儿。”阿丑领老者进庄内禅堂椅上坐下，走入方丈，见林澹然禀道：“外有一位老者来借宿，不知老爷肯容他么？”林澹然道：“是单身，还有伴当？”阿丑道：“止是一个老儿。生得极其清健，像道人打扮，并没甚伴当。”林澹然道：“既是孤身老者，留宿一宵不妨。你去掌起灯来，待我出去接见。”阿丑即在佛面前点琉璃，又烛台上点起一对红烛。

林澹然步出禅堂看时，两下俱吃一惊。原来老者不是别人，就是杜成治之父杜悦是也。当时林澹然认得是杜悦，杜悦认得是林澹然，两下不期而会，心下大喜。叙礼已毕，分宾主坐定。林澹然道：“自从老丈分别之后，经今十余年。贫僧深感厚恩，未尝顷刻敢忘，不意今日偶尔相逢，真是奇遇。老丈一向何处栖身？目今为何事，打从小庄经过？”杜悦道：“一言难尽。老朽自与老

爷拜别后，屡屡在边庭打探小儿成治消息。闻人传说，小儿已为都督，老朽打点行装，欲赴梁国任所，希图一会。不期命蹇，染了疯疾，满身麻木，不能行动，几乎命染黄沙。又亏永清僧弟接入庵内，请医调治，整整在床睡了数年。不意客岁永清又已弃世。闻人传说，小儿为救游僧，被朝廷提究，一时惊死，人离家破。老朽恨不得身生两翅，飞去寻觅，无奈染此恶疾，止好朝夕悲哭而已。去冬方得病体痊愈，可以行动。今措置盘缠，要到梁国访问的实下落，不想得遇老爷，实出望外。”说罢，两泪交流。林澹然亦垂泪道：“令郎官为总兵都督，仁威远播，朝野皆钦。小僧向年曾与相会，言及老丈传与家报，都督见书大恸。临别时托小僧传上老丈，或得会面，速至武平圆聚。不期令郎为释放小僧，贻累身死，是小僧害了令郎。每思及此，肝胆皆裂。日前已着小徒到梁打听宝眷消息，都说道令郎身死之后，有妾冯氏，生得一子。不幸令媳夫人和妾，相继而亡，家业又遭回禄，令孙不知下落。小僧拳拳在心，正欲着人寻访令孙踪迹。今得老丈至此，实为天幸。但可伤永清老师早已归西，未及一吊，贫僧负罪实多。老人家不须远涉风霜，只在敝庄安养罢了。”杜悦听罢，苦切不胜，哭道：“我那儿，我那孙子呵，却从何处得见你也！闪得我老骨头无投无奔。”说罢，跌足痛哭。

正哭间，屏风后转出阿丑来，将杜悦衣襟一把扯住，叫道：“我的公公，今日方才得见你面！”杜悦悲苦不禁，被这阿丑扯住，没作理会处。林澹然喝道：“这畜生又来疯颠作怪，甚么模样！”阿丑喊道：“阿丑不颠，今日认公公也。”林澹然怒道：“这畜生，谁是你公公？不放手时。活活打死。”杜悦道：“老爷且慢打，其中必有缘故。小官，你为何就认我是你公公？”阿丑放手道：“前

月那夜跌死，见我父亲杜都督，哭说林老爷救我公公杜悦性命，如此这般，细细嘱咐。说公公月余后，必来庄上，教我相认。又说我是遗腹子，妾冯桂姐耽孕十七个月生的，名叫过儿。适才公公和老爷说及借宿缘由，与冥府父亲说的无二，不是我公公是谁？”杜悦道：“莫非你听得我与林老爷所讲，就捏出来的？”阿丑道：“我自小不认得爹娘，又不知前前后后的事，如何捏得出？公公你不信时，将左手出来看。父亲说，公公左手背有三点寿痣。”杜悦笑道：“这小官忒也灵变，见我左手拿着拐杖，有三点痣，就说是父亲教的。”阿丑争道：“这寿痣是我看见了，父亲还说公公右脚面上有一颗黑痣，难道也是我看见了谎说的？”杜悦听了，愕然大惊，对澹然道：“果然老朽脚面上有此黑痣，真是我的孙儿了。”林澹然笑道：“世间有这样异事？阿丑初来时，俺便觉有些心动，不想公孙今日于此相会，真乃千古奇逢。”杜悦将阿丑细看，声音笑貌，实与杜成治有几分相似，不觉扑簌簌泪如雨下，一把将丑儿抱住，悲喜交集。阿丑也扯住杜悦叫公公。林澹然道：“老丈不须发悲，公孙奇会，莫大喜事。”杜悦谢毕，林澹然教道人摆下酒食贺喜。杜悦上坐，林澹然下陪，阿丑打横，仍旧改名过儿，三人尽欢而饮。林澹然道：“一向感承令郎救命之恩，奈无门路可报，今得老丈与令孙在此，实惬俺怀。”杜悦称谢不已。林澹然心下大喜，酒阑席散，着道人掌灯，送杜悦耳房安歇。

当夜林澹然想起杜成治释放致死情由，今幸公孙相会，于此养其老，抚其孤，亦可以报其德了。但永清长老代俺祝发皈禅，复赠礼物，心常感激，欲见而不可得；今又仙游，不胜伤感，一夜不能安寝。次早起来，备办祭礼香烛，设立神位，请杜悦为祭

主，向西遥祭。林澹然跪下，亲读祭文云：

维大齐天保八年七月望日，沐恩剃度弟子林太空，
谨以香花蔬食，清供于圆寂大恩师永清住持之灵曰：唯
师菩提早证，彼岸先登。舍慈航而普度群迷，转法轮而
弘施戒律。念太空尘俗武夫，荷蒙济拔。棒喝之下，收
转雄心；摩顶之余，顿开觉路。恩同天地以无涯，欲报
涓埃而莫罄。敬陈菲供，用展鄙私。尚飨。

读罢，涕泪交流，恸哭一场。杜悦、过儿和苗知硕等，无不垂泪。
祭毕，杜悦拜谢，方才散了祭余。

是夜三更，林澹然入定之际，恍惚见两个青衣人带着一个和尚，项上系着铁索，向前稽首道：“承法师盛祭，特此相谢。”林澹然跨下禅床看时，正是永清长老。林澹然执手悲咽，问道：“吾师戒行清高，立心正直，既已谢世，即当往生净土，何至于此？”永清道：“贫僧出家以来，谨守清规，毫忽不敢妄行。只因昔年盖造观音堂，缺少钱粮，写一纸借契，往山下万员外家贷银二十两。那员外是一位好善长者，不收文契，照券兑银与我，说道不取利息，止要还本。不期那长者半载之后，抱疾而亡，其子幼小，贫僧延捱未还，负此一件钱债。临终之后，将我押至冥司。阎罗天子大怒，喝骂出家人不持戒行，瞒心昧己，负债不偿。本当押赴阿鼻，幸不犯酒色，尚有可解。暂禁本狱，待填还此债，方转轮回，托生阳世。贫僧久系囹圄，无便可出，昨感法师祭礼，阎罗天子放我出来，道：普真卫法禅师祭汝，乃是汝一条托生门路。着这二人引我至此叩谢。烦法师令家兄往问月庵，对徒孙卜了性说，取我那一纸北山弄口的田契，原田五亩，价值四十余银，送至万员外家里。说此一段因果，其院君必然收领。若得如此，

则贫僧有托生之机。乞法师留神，万万莫误。”林澹然听罢，惕然惊骇，应允道：“明日即使令兄前去，不必忧虑。”又与青衣人役道：“看山僧薄面，去了绳索。”那二人道：“禅师严命，焉敢有违。”即取下铁索。永清长老千恩万谢，作别回去，林澹然方才醒悟。

次早就对杜悦说知，杜悦悲惨不已，打点行囊，就央苗知硕作伴，即刻起程。不一日来到泽州析城山下，径进问月庵，却好卜了性迎着见礼，问道：“杜老太贵恙痊可，说往武平郡寻觅令郎，何以至此？”杜悦将永清长老负债托梦，与林澹然取契情由说了一遍。卜了性大惊，一面整饭管待，一面取契，与杜、苗二人，同至万员外家，对院君拜还，说此情由。院君欢天喜地，收了田契，再三留住酒饭。杜悦等辞谢回庵，与卜了性作别，取路回庄，覆了林澹然。林澹然大喜，夜间又梦永清长老来作谢，眉开眼笑，不是以前愁苦形像。向前道：“贫僧荷蒙法师救度，今将托生四川青州府中富家为男，向后还有相见之日。”林澹然再欲问时，早已惊醒。自此以后，杜悦留在庄里过活。

时序易迁，光阴迅速，又值仲秋天气。城内张太公着家僮来说：“先生开馆，接薛小官读书。”林澹然即打发过儿与薛举同进城去攻书。杜悦欢喜，自送孙子到馆中来。与先生相见礼毕，献上礼物，求先生与过儿取名，先生即取名为杜伏威。杜悦自回庄去，不在话下。

却说这杜伏威行动百般伶俐，但到读书，瞌睡就来。况兼甚是顽劣，只待先生回去，就和薛举扑交耍拳，攀梁溜柱。先生频频责罚，二人烦恼，暗中商谈。薛举道：“叵耐先生无状，屡屡责我两个，此恨何以报之？”杜伏威道：“有一妙法，弄这老杀材，

管教他命在须臾。”薛举道：“这老猾贼焉能彀摆布得他死？”杜伏威道：“要他死何难，但系师长，于心不忍，止令他死去还魂，泄我二人之气。我识得一种草药，甚青翠可爱，是一牧童教我的，生在城外一座土山上。他说这药名为鬼头塞肠草，第一厉害。譬如怪这个人，将这草抹在他溺桶上，那人放溺时，这草的毒气就钻入肚里去，立刻肚腹作肿，前后水火不通。不消三二日，断送一条性命。或擦在他裤子上也好。我问他，害人性命，也不是妙药。牧童说，另有解药。如若骗人胀了一二日，要解时，用粪清汁吃下，登时可解。我把这药草紧紧记在心里。如今老死囚苦苦与我作对，不如将此草奉敬他一奉敬，即报了此恨了。”薛举道：“药草却在城外，怎地一时取得？”杜伏威道：“趁今晚赶出城，明早取了药草，登时奔进城来，尚不为迟。”薛举道：“果然如此甚妙，快去快来。”杜伏威即抽身拽开脚步，临晚闯出城外。时天气尚热，在山凹里蹲了一夜，待天色微明，上岭拔了草，藏在袖里，依旧取路奔入城来。

却说先生侵早起来，不见杜伏威，问张善相：“杜伏威何处去了？”张善相道：“不知。”问薛举，也道不知。直到辰牌时候，杜伏威喘吁吁地来了。先生喝道：“你不读书，却往何处去闲耍？”杜伏威道：“学生昨晚在门首，见庄内道人来城里买水果，说我公公身子不健，学生心下计念公公年老，连晚出城探望，幸而已好。今早林师太着我进城来。昨晚心慌，不曾禀过先生，乞饶恕这一次。”先生道：“瞒我出城，本该重责。闻公公有病，连晚问安，尚有孝顺之心，今次饶你，快去读书。”杜伏威将脖项缩了几缩，舌头伸了两伸，且去哼哼地读书。捱到日午，先生吃饭，杜伏威趑入先生卧房里，掀开马桶盖，将袖中药草揉烂，涂在马

桶四围沿上，依旧盖了，复身入学堂来。心中暗想：“这草药未曾试过，不知有灵应否？且看何如，再做计较。”半日无话。

看看天色将晚，先生进房里去方便，坐在马桶上，只觉得腿和阴子屁孔就如有物辣的一般，刺得生疼。先生立起身来看时，马桶又是洁净的。复坐了，欲大解时，挣了半晌，挣不出一些。要小解时，挣得面红耳胀，撒不下一点。先生心下大惊道：“这又是作怪，为何水火俱闭了？”不多时，陡然阴囊肿大如斗，腰腹作疼，两脚移动不得，只得上床睡了。捱至更深，愈觉疼痛不止，渐加沉重。正是：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暂时祸福。

毕竟先生性命何如，且听下回分解。